

道家杂家神仙家

故事集

马景新



主编●龚方震 副主编●陈秉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读《庄》、《列》了解它们的故事，
又懂得它们的智慧，才能悟出其中的
趣味；

知道《庄》、《列》内容，不知道
一点杂家《吕》、《淮》的思想，总不
免有点缺憾；

读了《吕》、《淮》，再稍微晓得
一点玄学和神仙，就略知什么是荒诞
不经，什么是获知之乐。

ISBN 7-80618-066-4



9 787806 180662 >

ISBN 7-80618-066-4/I · 125

定价：15.8 元

序 言

龚方震

道家文化和杂家文化是我国两支古老的本土文化，两者在华夏民族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较而言，道家文化先于杂家文化，所以要介绍本故事集的三家思想，首先要谈道家。了解先秦老、庄道家的思想，杂家、玄学及神仙的思想也就了然大半，俗话说，管钥在握，以搏其键。即是这个道理。

道家文化，本源于“道”。它的初始形态，亦即“道”文化的本始形态最早揭橥于“道德论”，“道德论”的创世作为《老子》，亦称《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末期的隐士老聃所著。

老聃倡“道德论”，从历史的迹象反映很可能与“隐学”有关。隐学，顾名思义，“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算不上阐论立说的学术，而是“不求闻达”的潜在思潮，属于前学术形态。谓其思潮，自非清澈细流可喻，恰似大江般的席卷，夹杂形形色色的意识。像“老聃问师”的商容（常枞），“子路答对”的桀溺、长沮，“卫王问政”的蘧伯玉等隐士、隐君子，并非如后人说的那么洒脱，而是寄迹山林，不甘寂寞，一只眼睛瞄着人间，一只眼睛瞄着自然，经过长期的社会观察和自然认识，逐渐形成已有的入世政见与出世哲理。奈何类似“无为而治”的政治见解和“道法自然”的哲理，比起儒学的“仁政”、墨

学的“兼爱”不甚急功好利，不易取得统治者赏识，便锁在一半云遮、一半烟埋的“自隐”状态之中。至于“自隐”的学问与“道”有何关系，尽管无从概知，但却发人联想：来自隐士中的“道德论”，不会离“隐学”太远，抑或乃其一元大武的头角。退一步说，“道德论”并非一个隐士的匠心独运；没有老聃函谷之行，或许会有“王子”、“张子”的倡道说。

老聃倡“道”，除了上述必然的社会因素外，还有直接的文化因素。

地处三苗的荆楚，相比中原属于边鄙区域，它的原初文化一直未被中原认可，及至战国还被视为“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的野路子。（《孟子·滕文公上》）然其火耕水耨的农穡，“小国寡民”的生产方式，却决定了荆楚文化崇尚自然、简约质朴、信仰原始宗教的特质。当然，以此立足中原，并与儒墨显学颉颃是不够的，它必须吸取中原诸如天事、地事、民事等内容，改造成为“忠于民而信于神”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这类的吸受、改造，既是文化嬗变现象，也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荆楚、中原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前为渔猎为主，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随各自物质、精神文明不平衡发展，它们的意识、文化形态，因其延续性而成为发展中的一部分。又，传统同新颖的思想文化，都不满足自我领域的表现，力图追求绝对的时效价值，将已有独特印记烙在整个文化领域和精神生活上。它们在彼此冲突（互黜）中或以融合（互补）、或以独立的形式而产生、而发展。（参考卡西尔：《语言与神话》，第213页，三联版）本原的“道”之所以能从“隐学”和荆楚文化中派生，并且吸取中原文明而立足华夏，就是受着这个规律支配。

初始形态的老聃之“道”（下称“老道”），固然底定了“道”文化君临政事和本体宇宙观基本范畴，但又因其开拓、融贯和兼容性造就“老道”多歧的属性。

“老道”的多歧性,有的论者将它视为主体把握对象缺乏明晰界定的“模糊性”,这是可取的。但将这类直觉思维“模糊性”换个角度考察,“老道”作为实在客体(道体)作用于主体的对象,“模糊”或系“道”本体的一种具象(Evidence Phenomenon)。具象是近些年来颇热门的话题,为不涉学术上的雀角鼠齿,于此则强调一点:具象作为本体外在状态,能够作用于主体的感知,但不能直接显示存在自体的实质。所谓的“模糊”,它是感知中“朦胧”的实际存在(Hazy Exist 亦可译为“模糊的存在”),或说是“浑沌”的实际存在(Chaotic Exist)。此等存在为人所认识时予主体思维的活动可能导致两种走势:一种为直觉抽象思维、演绎的认知,如“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一种为形象思维、想象或隐喻的认知,如“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前者是截然的、可知的。后者“婴儿”、“未孩”,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中的说法,在空间领域以及不同知觉范围内,儿童最早活动既显示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分化,又显示出一种根本的自我中心。这种中心缺乏与分化的联系,因而基本上是无意识的。皮亚杰讲的无意识(Unconscious)的意识,是一种知觉(Conscious),又是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因此,“未孩”相对于前者是设如的、无所知的。

“道”初形态由于予主体判断有“可”(浑沌学谓之决定论)和“不可”(概率论)的两介属性(广义的多歧),它犹如有机化学反应中的游离基,因化合价不平衡具有自由、不稳定的活性:糅合于名教变之为玄学,加上黄帝冠冕变之为黄老学,兼容儒墨名法变之为汉初杂学(有人称为淮南学、新道家,似不妥)和庄学。无怪乎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人将整个中国文化框入“道”文化的藩篱;今天又有人把它说成是中国哲学史的“主干”。

二

老聃创道以后，“道”初形态在先秦时期得以充实和光大，主要赖于庄子和稷下学宫的诸位夫子。庄子的贡献侧重在“道”的整体综合(Entirely Constitute)，此谓整体综合，并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予“老道”以深化与广延；稷下夫子的贡献，则侧重“道”范畴关系的概括与反映，表现为儒墨名法的融贯、糅合(《史记》的说法是“本于黄老”)。前者步趋老聃的思维走势，以模式维持完成“道”观念内涵的外延(Pattern maintenance—goal attainment)；后者着重从感觉形式入眼“道”与诸子的关系状态(Forms of relation—synthesis for relationship。本文于后者不作展叙)。

处在转向完全封建社会形态前夕的战国时期，随着手工冶炼科学技术普遍使用和自然经济的初步发展，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面临势在必改的变局。群雄拟“吞天下，称帝而治”，或是“挟天子、案图籍”以事“王业”，(《史记·苏秦、张仪传》)致使中央天子同群体诸侯关系名存实亡。地方对中央疏远，地方同地方抗衡，都企图建立以本集团为中心的政治机体和新的集权制度。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建立何等样政权，却是个悬而待决的议题。对此，不只诸侯、政治家很热衷，同时也引起一些智者的兴趣，并且伴着后者活动及逞才露智的设计，出现宗旨、主见分野的“诸子百家”。“百家”，泛称也，真正以政论、学术思想独树一帜的尚属寥寥。“诸子”，却很实在，又因学说价值和社会影响而有显有隐，有知名有无闻。事实上，显与隐，知名与无闻俱乃“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的产物，儒、墨、名、法、阴阳、纵横诸子，除政治信仰、学说主体观有畛域外，在阐事叙物的命题、范畴等方面不乏相似和交叉。比如，儒家讲“人”，墨家讲“爱”，道家讲“物”，名家讲“实”，法家讲“刑名”，阴阳家讲“五行”，纵横家讲“离合”……。讲“人”的说：“人者，仁也”。“仁”必递及“爱”，说到“爱”少不了同墨家“兼爱”相应、相对，末了又归结到“治”。“治”，既有“刑名”的手段，又有“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的“正名”手段。所以在那个“诸子百家”时代，其文化有个显著的特征：有着彼此互异、相融与多歧的一面，又有着互构、相补与同一的一面。庄子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挥“老道”的。

庄子的“道”（下称“庄道”）于“老道”的发挥，主要在“老道”所属万物、自然、时空性的外延。“老道”是个“有物混成”、“独立不改”的本体，因循自然法则“周行不殆”的运动，庄子基本上同它保持一致，所不同的：“庄道”更强调“道”的超然的绝对性和“道法自然”的物质性。

“庄道”超然之绝对是相对“道”的时空与物而言的。《庄子·大宗师》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道”以无为无形的状态占有时间和空间，这里的空、时：在以“不为高”、“不为深”否定原来“高”、“深”的同时，将“道”所占上下空间拓展到无形莫测的无极；在以“不为久”、“不为老”否定原来“久”、“老”的同时，将时间的跨度推向“先天地生，自古以固存”的无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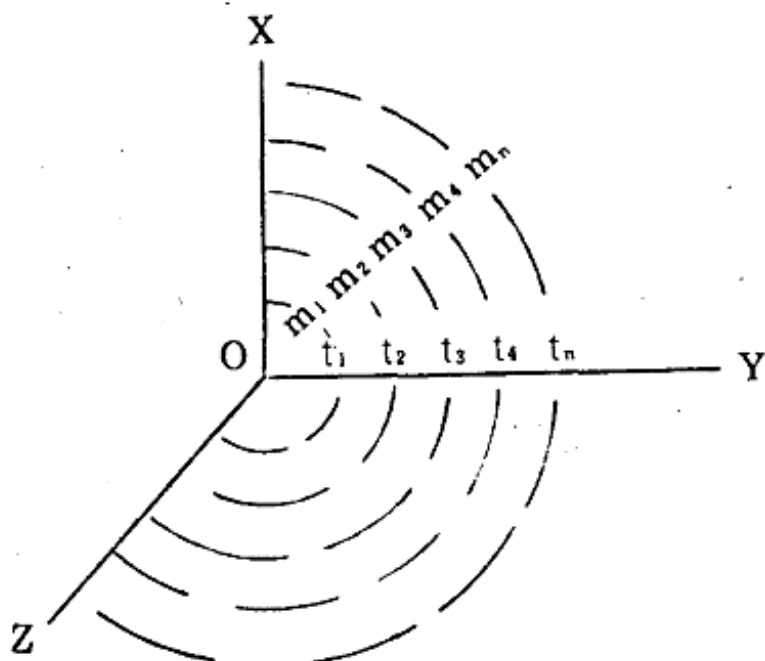
空间和时间原就无甚绝对意义。在存在主义哲学那里，尽管奢谈空间与存在，但始终不承认空间被当着存在的容器。（参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26页，三联版。）同样，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宇宙观中则更明确：时间和空间都不是宇宙的容器，物质是宇宙的内容；空间和时间的存在，离开（事）物的运动和相对静止，想象的时空是不可能的。（Lincoln Basnett: 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P101, 1984, by, Harper and Brothers）唯有相对于物质的存在及其运动，尚能确立时空存在和形式的意义。循此，“庄道”单凭“无形”和

“先天地生”确立不起时间和空间形式的，必须有以相应物及其运动。所以，《太宗师》和《秋水》云：

狶(豕)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羲)氏得之，以兼
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

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兼怀万物。
……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物之
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狶韦氏、伏羲氏、北斗、日月俱是时空中的(事)物；开天辟地、
调摄阴阳、罗列星位、运行不息，又都是物存在的运动形态。据此则
构成了“道”的时空物三者的关系状态：空间，“四方之无穷”；时间，
“时不可止”。而“无穷”、“不可止”的绝对，又是基于相对的“兼怀万
物”及其“消息盈虚”为前提，为条件。如将“兼怀万物”、“消息盈
虚”与“无动”、“无时”的关系用时空平面图反映，则如下图所示：



※ 图据《太宗师》、《秋水》文意模拟

X、Y、Z 分别为三度(维)空间的轴，O 为 XY、YZ、ZX 三轴

交点,由此构成一个 $O-XYZ$ 长宽高的感觉空间 (Sensational space);在感觉空间的 $X、Y、Z$ 三度轴上再加上一度时间轴 T (为考虑清晰起见此用弧表示),由 T 轴所及而构成几何图形 $T-XYZ$ 即是一个知觉时间 (Perceptual time)。有了感觉空间和知觉时间,从而构成一个作用于主体的时空连续体 (space—time continuum)。时空连续体客观存在于时间、空间之中是具有绝对意义的始终存在。但是,连续体不发生任何事物或相对静止、运动的矛盾,即不构成感觉空间、知觉时间的统一,连续体便丧失了存在意义。当时间轴上出现物 (m) 的运动或静止,其时在三度空间显示为 $s、t、m$ 三者的统一,意味着有个即时的相对存在 (forthwith compare Exist)。时空连续体是通过物质运动的即时相对存在予以体现的,据此而言,“庄道”的高、深和久、老是以“自本自根”的物占空间与“自古”的物占时间的连续体为依据的。或者说,“庄道”的时空内涵、结构本身即寓有一个连续体。其间“自本自根”的物,随着 T 轴推移显现为“消息盈虚”的运动。“消息盈虚”: m_1 , 狻韦氏开天辟地; m_2 , 伏羲氏调摄阴阳; m_3 , 北斗列星位; m_4 , 日月始终运行; …… 及至 m_n 。 $m_1 \rightarrow m_n$ 时空轴不断交叉,“道”的连续体便“不位乎形”地“一虚一满”而出现 m_1-t_1-XYZ 至 m_n-t_n-XYZ 即时的相对存在。此中的 $1 \sim n$ 显示为状态变量, $1 \rightarrow n, n = \infty$ 是无极限 (无穷大)。无限、无极相对于 (事) 物的变化 (运动) 是持续不断的。至此,可以认为:“庄道”的存在是赖于时间、空间以及物三者的存在;其所强调的绝对,乃是基于时空物及其运动的相对绝对;其所显示的超然和包容,又是时空物浑然一体 ($S_n、t_n、m_n$) 的超然与包容。

老、庄都是以“道”为思想体系最高范畴,且用它统摄、支配“道”的所有观念。然而它的统摄又是通过核心思想“法自然”予以体现的。“庄道”因赋予时、空、物相对的绝对意义,它的“本然”自然 (即法则性的自然,下称“本然自然”或“本然”) 则是时空相对化、物

化的“自然”(material 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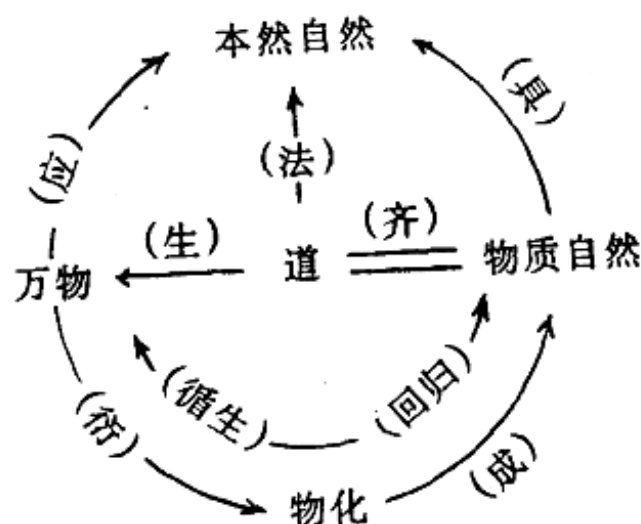
诚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庄道”的“自然”不是物质自然,其“本然”自然是被“天”的概念所取代的。然而,从事物本质和“庄道”的具体阐述而言,“庄道”任其自然的法则离不开宇宙时空、万物的物质自然;“庄道”的“天”更迭不了“本然”自然。因为任何法则或规律俱以客观物质、事物的矛盾为依据的,寻求和概括物质、事物同外部的本质联系,离不开外部自然条件和内在依据。前引“四方之无穷”,“无穷”的空间是个感觉空间;“时不可止”,“止”是个知觉时间。“感觉”和“知觉”的空、时抽象为数学思维则分别显现为相空间(phase Space)的流形(manifold)空间和几乎周期(almost periodic,又称殆周期)时间。流形和殆周期在万物自然中又为“自然空间”(nature Space)和自然时间(Nature time)。自然空间中有物,自然时间瞬息万变的也是物,比比皆物(兼怀万物),时时物变(消息盈虚),充满着物的存在及其运动的自然界,任其自然的“本然”法则,乃物与物质自然的本质联系的理性认识(经过实践证实,或说是经验的)。这个认识既然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就只能反映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性。(参考《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70页。)比如《至乐》篇中的“鼓盆而歌”和《知北游》所叙:

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春夏秋冬夏四时行也。

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

“鼓盆而歌”涉及有三:物质自然(nature)、“本然”自然(Instinctual)以及(人)物。“芒芴之间”的物质自然中有着气、形生命和无生命之类的物,物在“芒芴之间”随着阴阳、四时有规则、有序列并始终以“不故”新的形式“沉浮”。此间,一、“芒芴之间”的存在,正是因为有其相辅相成的气、形之类的万物,否则不成其物质的物质自然;二,物质自然所寓法则的“本然”自然,既体现万物与物质自然

互构关系,又体现万物存在方式的法则与“本然”自然共具的统一性。法则性吐故纳新的“不故”和万端变化的“沉浮”:它是“道”属物自体在时空中或相对静止、运动的规律,又是物质自然所具的“本然”自然;不啻为物自体受阴阳、春秋夏冬制约的规律,同时也是物质自然依据万物而蕴含“本然”而然的法则。这法则系于人的理性判断,即主体从物质自然中抽绎出的“道”同物质本原关系、趋势的揭示。合上所述,要考察“庄道”必须考虑体现“自然”法则的实体自然。如付之形象则如下图所示。



※ 图据《大宗师》、《齐物论》、《天道》、《天运》部分文意模拟。

该图抑或有不以为然者,因有些学者对《庄子》中“法自然”习惯于抽象为“天”。其实“庄道”的“道兼于天”,并非“老道”完全用以统摄一切的效能命题。它的“天”,如“天籁”、“天钧”、“天理”、“天机”等等,不全是体现效能和规范行为上的;又如《天地》篇中的“人”、“天”、“天理”、“自然”皆是并列使用的。由此表明其“天”与“自然”的观念尚未像荀子明确区分为物质自然的“天”和“本然”法

则的“神”。

此外,这里主要像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主张的“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论述庄子思维认知的形式与老聃的异同,力求对“道”思辨意义的理解。

“庄道”的本然自然离不开物质自然,万物就成了本然自然映示的本体。它又如《至乐》所讲:“种有几”;“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其源于“芒芴之间”,滋生之始就呈以普遍、无以计数的状态,并且因循物质自然的任其自然之规律,最终又任其自然地回到已有的归宿。由生而长而回归的整个过程,却是因循“本然”由始至终造化的完成,也是“本然”作用于本体的一个映示周期。映示包含有两个内容,一个是物本体变化形式方式,一个是变化的条件。《至乐》篇讲:

种有几,得水则为~~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蚘~~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鷃~~,陵~~鷃~~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蛭螭,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鴝~~鵒~~。鴝~~鵒~~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

这里的物,其初始是如丝缕状的苔类植物,受到水的滋育,俟后向高处蔓衍成为车前草。车前草从粪土中获取养料,变成乌足草;乌足草的根,在地下的化为土蚕,在地面其叶子上的衍化为蝴蝶;蝴蝶不久又变化为虫(灶马);灶马在灶壁或灶脚下蜕变,千日以后衍变为叫做干余骨的鸟,……鸟后来又变成豹类;豹类变为马;马生成为人;人又返归到造化的最高境界自然中去。

从形态的变化看,由丝状的苔类开始→车前草→乌足草→金龟子幼虫土蚕或蝴蝶→灶马→鸟→……豹→马→人→归于自然。

由物类发展的质量看,先是由濒水的低级植物开始,然后向陆地衍变为昆虫、鸟类、爬行动物,向高级阶段发展。

于此,且排除这个衍变过程有着像斯宾塞否定量和质、渐变与突变的干扰,仅就生物界进化原理讲,这类演变结果是存在着自然力量的选择。达尔文曾经指出:“我当时思想中有两个清楚的目的:第一是,我曾指出,世间的物种当初不是逐个逐个地创造出来的;而第二是自然选择曾经是一种生物变迁的主要力量。”(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第81页,商务版。)进而言之,生物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的选择,其经常发生细微不定的变异,有着“生存竞争”的内在因素。通过累代选择作用,适应于外界环境的,就得以生存,并且逐渐积累有利的变异成为新的种类。由低级的苔类植物向高等哺乳类形态衍变,变化形式的方式固然很重要:滨水地带的植被(滨水衍化);陆洲陂地的车前草(山丘衍化);地下的土蚕(土下衍化),地面上的蝴蝶(土上衍化)。但决定其变的是物自体具有“生存竞争”的本质及其适应自然选择的能动因素。本质及能动因素与外界选择力量两者同时确立,便构成本然自然作用于本体的映示。进一层说,自然选择力量始终是背反的力偶,其力偶一端投向“生存竞争”变化的本体,一端系之提供“生存竞争”变化的条件。车前草和灶马,由粪土为它们变化提供了条件,也是自然力量赖以存在物质原。粪土滋养了车前草,车前草被作为自然力量的选择对象,从而衍化为乌足草;灶脚或灶壁,也是这个道理,它们作为自然力量向灶马提供了蜕变环境,蜕变也即自然力量所作的选择,使灶马衍变为鸟。无疑,粪土和灶脚都是本然自然作用于物自体的条件;乌足草和鸟俱是车前草、灶马依循本然自然法则转化的结果,是一个由始及终的造化周期。从这个例子看,“庄道”的“法自然”实际表现为物类世界中“自然力量的选择”法则。

其次,“庄道”中的“道”与“自然”、“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同义齐等的,言其是齐等关系,因为一,如前所述的物质与“本然自然”是不容彼此缺一的;二,“物”在庄子的哲学的范畴里占有突出

的地位,仅在《庄子》一书中,共有三十三篇论述和叙述的文章,除《养生主》、《说剑》两篇以外,其余三十一篇都论及和涉及个“物”字,叙物、论物成了全书的中心,而且“物”在该著中很多处都是与“道”并列为相同的范畴,“道”即“物”,“物性”就是“道”。像“道”的“非物”性,实际显示为物性的互换及兼两意义。《齐物论》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庄子认为,事物无不存在与其自身相对立的彼方,又无不存在与彼方相对立的此方。彼方出于此方,此方也依存于彼方,彼此是相互并存的。要了解事物自身的一方,从与此方相对立的彼方去了解是办不到的,只能从与彼方相对立的此方去了解。意思是:彼此中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肯定中有否定因素的转化,否定中有肯定因素的转化;由此而得非,由非而得是;于此不必究诘孰是孰非,而是要看任其自然的本质,即所谓“莫若以明”。显而易见,“庄道”中的物是很讲究两个方面互相并存、互相依赖统一性的。在对立的并存中且又是依托于正确的一面,同时也因循谬误的一面;依托于谬误的一面,同时也因循正确的一面,类此固然是物性,但归根结底还是落到“枢始”的“环中”。“道”性中的“齐一”性,也就是说“环中”包含有二,一是非物性,一是齐一性。齐一的蕴义是指物物尽管千差万别,终了而合趋为“一”、为“无为”。从而又否定了物物因自性存在的差别。比如像庄周化蝶的物化,就不是通常狭隘理解为精神、物质发展、变化。因庄周→蝴蝶,庄周、蝴蝶都是物,其中的变有个过渡的精神媒体:梦。梦中庄周不知自己是庄周还是蝴蝶;梦醒以后庄周不知自己是蝴蝶还是庄周。似此不可知,用庄周形体、精神冥合说是齐一的,一致的。一致和相似用现代精神学解说,庄周为A,蝴蝶为B,精神的梦所表现出来的蝴蝶B,当是庄周A、蝴蝶B

集合的统一体,同时又是物质显示的 AB 复合形式。(参阅弗洛伊德《释梦》篇,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第 63 页,三联版)复合形式肯定人、蝶俱是物质形态,且是物质在发展、运动过程中不发生根本冲突的一种暂时(相对的)、和谐的(统一的)静止状态。当然这种“物化”不是黑格尔所讲的从观念到自然的客观唯心主义“外化”。

“庄道”的物既然有着相对的静止状态,则必会有着物在变化或运动中有着与其相应的“节律”过程,此即物物、物我“有分”的差别以及“有成”“有毁”的运动形式。《达生》篇说:

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

《天地》篇说:“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此处合散,并非“老道”的日损观念,而是形和体、精神和物质作神奇臭腐或臭腐神奇般的形式转化,且合与散、荣与枯、生与死必须与物质自然保持一致,遵循“自然”的法则或“有成”的聚合,或“有毁”的离散。“有成”、“有毁”又是形与体、精神与物质任其物质自然的法则,有节律地从形到形全、从精虚到精盈而转换。这种成毁自非“生成”、“生生”可喻,乃是物质运动中的节律形式。形体同精神处在副合的节律,则生则荣;分离的节律,则枯则死。生死、枯荣同状不意味物质从根本消失,而是转换成另一状态作为“不故”的新开始。这点《大宗师》说:

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 将奚以适汝? 以汝为鼠肝乎? 以汝为虫臂乎?

子来面临“死”的造化形变,适是物质运动中出现的一个节律,变肝脏或肢爪都是赓续前个节律的新起点。庄子的这种不创不灭的观点,比之“老道”的“芸芸众物,各复归其”,或是“能敝而新成”,确实是一个认识的飞跃。

“庄道”在认知运思的方式上也有不同于“老道”的方面。老聃

的思维多系总体与逻辑推演的方式,是种朦胧、恍惚的认知思维和日益渐损的思维等。庄子则多系整体形象和跳跃递进的思维方法。整体形象和跳跃递进的思维,为立体和发散相结合的思维。这种思维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再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所谓“完整的表象”,就是由抽象进入到“感性具体”,由发散转向立体的相对集中。比如他的时空观、与万物齐一观,即是由立体承接了发散的方法;在具体的认知、分析、判断方面,如山木与材,鸣雁与雁乃至共相与殊相等都是主体思维中相对集中的归纳思维。诸如此类,这里不一一展叙。

三

庄子对“道”的充实、外延和光大,使“道”的思想益形丰满,不只使“道”更直观、更形象,而且更接近人们生活,这是肯定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庄道”于道性、自然性、物性过于渲染依循和适从的一面,忽视乃至否定诸者因特性有进取与能动的另一面;在认知方法论上有朴素辩证的一面,而在分析宇宙、人生的观念上又有着主观机械的局限,以及形而上学的唯心、唯识的另一面。也正因此,庄子的思想到了魏晋时期成为玄学中的有机部分。

《庄子》以今天的学术观念看,它不是纯粹的道家著作,而是属于杂家著作的形态。所谓杂家就是《汉书》所言的“兼儒墨、合名法”。而在《庄子》诸如《人间世》颜回与孔子对话,《田子方》中田子方与魏文侯答对,《说剑》中庄子同太子悝交谈,《齐物论》论儒墨得失等等,明显地具有儒墨的思想。此外,就当时的文化背景言之也不可能使其成为纯粹的道家思想著作。首先战国时期自老聃倡道以后,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学脉可按的道统。有云稷下夫子本于黄老

之学,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学派的大气候。若黄老之学成为道家学派,势必学有所宗,脉有中坚,其即使有损,当不致有秦一代即荡然中绝。(此以确认现今所见稷下先生著作是汉魏伪托为前提的)其次,前叙战国的学术活动是在“一致”的条件下,致力于“百虑”的争鸣,在思想驰骋的氛围、新的学术思想涌现,原来学派面临挑战,乃至离析而重新组合为儒分八等,墨离三家以及十二子的划分。在诸学之间“取舍相反不同”,融汇各异,趋向再组合的态势中,其文化相对于原来的显学、隐学是一个“杂文化”的形态。于此诸子取向不易把握的情况下,要确立有系统的道家学说,尚缺乏必要和坚实、独立的理论基础。再次,即使在此“杂文化”大背景下,庄子别于“老道”自立一说,但其说还可进而研究:荀况在《解蔽》篇中说他“蔽于自然而昧于治”;司马迁在《史》中称他“鄙儒”、儒家的小肖。荀况、庄子处的时代很接近,几乎是同龄人,他站在儒学立场上从治国之道角度评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不是维护“老道”的道说,而是言其做儒家的学问突出了自然观,淡化了务实精神。同样的道理,司马迁在《荀卿传》中也从这个角度说他是“小拘”,背离、扭曲了儒学,将他的思想学说纳入“道德之言”。“道德之言”不意味是正统的“老道”观,所以,汉初尽管崇尚道家、黄老之学,庄学却遭冷遇。冷遇,无非是怀疑“庄学”的道统性:非道非儒。

从上面的三点原因,我们似可认为《庄子》这本著作从其开始就是一本注有杂家基因的著作。其形式或许不像秦汉杂家著作有条有序和分门别类具有严格规范,但在兼采儒墨、名法方面和阐述的风格上两者距离不远。同时也表明继《庄子》以后,先秦末期出现以儒家思想为重点的杂家著作《吕览》,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对此就不进而叙述了。

这本故事集是集体的成果，它自去年年底孙克勤先生策划开始，其间数易其稿，及今成帙正好是一年。这一年间：孙克勤先生始终抱以热忱和支持；陈耀庭先生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临近汗青，陈如江、徐侗先生对本书稿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对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此外，我们还要谢谢上海图书馆的顾文韵、章瑞娟等女士，她们为本书的资料咨询、搜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最后这里还向为本书封面绘图、做插页的闵敏、邹亦非先生致以谢意。

1994. 12

道家与杂家、神仙家之关系(代序)

陈耀庭

道家 and 儒、释两家，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道家是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因此，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对这一点，无论社会上，或是学术界认可的已经越来越多，不过传统的偏见并未得以消除。所谓传统偏见，就是独尊儒术。由于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的提倡，历代儒生的鼓吹，长期以来，似乎说到中国文化就是指的儒家文化，把道释两家撇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也是不公正的。

道家的代表作是《老子》。《老子》的作者是老子，老子是孔子的师辈，这在《史记·老子列传》中已经有过记述。《史记》云，“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若是而已’。”司马迁所述，必有依据，因为先秦典籍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的甚多，其中有道家典籍《庄子》、儒家典籍《礼记》以及杂家典籍《吕氏春秋》等等。

据陈鼓应先生《老庄新论》的统计，《庄子》中提到老子的共有十六条，其中八条记载孔子和老子的对答。《礼记》的《曾子问》篇，有四处记载孔子说到老子之事，《吕氏春秋》中明确提到老子有五

处,《当染》篇说“孔子学于老聃”。(《老庄新论》第46~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从先秦和汉初的三大学派典籍以上共同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一事实,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老子是孔子的师辈基本上是可信的。

至于《老子》之成书早于《论语》,也早于先秦各家的著作。孔子生平“述而不作”。《论语》不是孔子自己编的,也不是他的弟子们编记的,而是汉初儒生编辑成书的。而《老子》的成书很早,张岱年教授以《孙子》推断《老子》成书于春秋之末,称“《孙子》十三篇是春秋末年的著作。《老子》与《孙子》文体相近,既然《孙子》一书可以肯定春秋末年的著作,则《老子》一书出现于春秋末年,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了”。(《老子哲学辨微》,《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1辑)至于《老子》书中有些章节可能出于战国,那是古代门人弟子传抄中删句增字、变动章句所致,这在文献考订中屡见不鲜。但是断不可由此而将《老子》成书定于战国之时。先秦和汉初各家典籍,如:《庄》、《荀》、《韩》和《吕氏春秋》中,多有直接引用《老子》原文或评述其思想的。因此,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当是《老子》先于《论语》。

世称先秦有诸子百家,那是俗称。在学术发展史上,第一次对先秦学派作出分类,当是西汉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司马谈有《论六家之要旨》,文存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区分先秦诸子为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道德即道家,位虽置于最后,但在各家中当最为司马谈所重视。司马谈认为:“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由于道家能择各家之精华,因此,道家之学,“圣人重之”。汉代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六家之外,又增加了纵横、杂、农和小说家等四家,从而增衍为十家。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书名、卷数、作者

和简略的说明来看,先秦至两汉共有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卷。因为十子之下,弟子各立门派,“儒分为八”(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墨析为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另外还有歌诗家、兵家、数术家(包括天文、历法、五行、蓍龟、杂占等)、方技家(包括医家、药家、房中、神仙等)。这些学术流派在发展过程中,有些相互联系、相互包容,分合变化。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中指出的诸子中能采择各家之长,融为一身的,不是其它,唯有道家。道家和阴阳家、五行家、神仙家及方技家们,原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发展中又相互包含,于是道家也成了杂家。汉初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包含着很多的道家因素,但历来被视为杂家的代表。这说明道家先于杂家。

中国自古就有神仙之说,不过有神仙不等于有神仙家。《汉书·郊祀志》说到古代负责祭祀神鬼的巫祝,称:“民之精爽不貳,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现,在女曰巫,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使先圣之后,能知山川,敬于礼仪,明神之事者,以为祝;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以为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巫、现、祝、宗”都是祭祀之职官。只有出现了长生不死的思想以及不死的神仙故事,并且出现了以专事不死神仙之务的方士,才出现了神仙家。其著名的代表人物,在战国末年为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等人;秦始皇时有徐福(即徐市)、韩众(即韩终)、侯公、石生、卢生等人;汉武帝时有李少君、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等神仙方士。他们宣扬长生成仙的信仰,声称黄帝长生成仙的榜样而备加宣扬,奉为祖师,提出了多种修炼成仙的方术。以神仙家出现的时代,与道家形成的时代相比较,无可怀疑的事实也是道家先于神仙家。

道家学说有一个发展过程。秦汉时期的道家思潮,习惯上称呼黄老之学。《史记·乐毅传赞》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

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从河上丈人至盖公，就是黄老道学的师承系统。

作为黄老道学的思想代表，那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等四篇古佚书，据唐兰先生的研究，此四篇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黄帝之说和《老子》合卷并存，世称黄老帛书。黄老之学的兴盛，既是西汉初期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需要，又是道家 and 神仙家融合的结果。

黄帝，这个中华民族的始祖，有人言其虚无，有人言其实有。黄帝是个史前的人物，对于黄帝的史料，人们不能要求有准确的文字记载，确凿的考古遗迹，因为，那是我们的始祖。史前时代，祭祀和政治合一，历史和神话不分，祖辈和神灵沟通，因此，黄帝的子孙们赋予黄帝各种神奇的故事传说，毫不为怪。据前辈专家王明先生的《道教通论序——兼论黄帝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关黄帝的记载，自古以来有三大系统：一是古史传说系统；二是神话系统；三是道教仙传系统。古史中在《左传》、《国语》、《世本》里，都有关于黄帝的记载。太史公编《史记》，将历史和神话区分得很清楚，但在开卷之篇《五帝本纪》中就将黄帝列为帝王之首。神话书《山海经》和汉代纬书中多有黄帝的神话，称黄帝食白玉膏，生子为海神等等。道教创立后所编的各种仙传里都有黄帝传记，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在《微旨》、《金丹》和《极言》中都有黄帝的记载，称黄帝服九鼎神丹，乘云登天，述及黄帝论道养、精推步、讲占候、著体诊、审攻战、究神奸、相地理、救伤残等等，极言其道术修养之高超。应该说，道教仙传系统同古史传说系统是一致的。王明先生曾经指出：“黄帝做为《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位民族统一的帝王，建立了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接着在道教学者综合撰写的传记里，

胪列了许许多多创造发明的业迹,使黄帝这个历史伟人更加煊赫,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时期文化荟萃的代表。千载以下,我国亿万同胞莫不认同黄炎子孙以为荣,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内在的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这个黄帝历史的传述,主要是我国道家和道教学者的卓识和贡献。”(同上)

黄老连称,一般认为是在后汉时的事。《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等一般也认为是托名黄帝的后人所作。马王堆帛书将《黄帝四经》附于《老子》之后,可见后汉时人认为黄学和老学原是一会事。《老子》一书有不少引用前人的语句,如第 57 章云,“古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据胡孚琛先生统计,《老子》一书提到“圣人”之处凡二十六句。这里“圣人”极有可能指的就是“天下王”的黄帝。黄帝的面南之术,作为老子以前的道家思想,在《老子》一书中被记载了下来,传承于后世。只是作为我们民族的始祖,当时没有文字,没有记录的工具,因此黄帝之学才未形成,而融会在《老子》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黄帝四经》等,可能包含着老子前的道家思想,也就是黄帝之学的内容。西汉初年,朝廷以黄老之术治国,其术就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到汉武帝黜黄老尊儒术以后,黄老之学遂转而与杂家、神仙家相融合。其后又有与术数家、内丹家等相融合的。如此一种融合的历史现象,一方面是道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一切的特点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道家集先民思想之大成的表现。

道家思想具有“包容性”或者“容纳汇合”的特点,这是当今学术界都在议论的问题。包容性指的就是兼收并包,容纳吸收各种思想。有的研究者认为:“对内主要是指中国内部的各文化思想流派之间和各兄弟民族文化之间的互相融合、互相吸取、互相渗透,造就了我国古代的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对外主要是指我国有着吸

取外来文化的思想传统,对外国文化不是一概的拒斥,而是加以选择、吸取和改造,使之与我国本有文化相融合。”而这一中华民族文化包容特性,“最能体现、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当首推道家和道教”。(《道家文化研究》第4辑,242页)道家思想被吸收在杂家之中,杂家又具有如此多的道家内容,正是这样一种包容性的表现。

《汉书·艺文志》对“杂家”的定义是,“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又列《淮南子》于杂家。就《淮南子》的思想内容来评价杂家的特点,《汉志》定义明显地失之偏颇。汉高诱在《淮南鸿烈解·叙》里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高诱的评价更符合《淮南子》的实际。事实上,杂家类的著作,其要旨大多可以“归之于道”,按梁启超的说法,杂家之谓只是“杂采诸家之说”,“非漫然糅祭而已”。(参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杂采诸家之说,统一归于道家之旨之下,这种情况的出现当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们视《老子》先于诸子,黄老之学是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乃至哲学等知识的最早的总结,那么,自然而然的是黄老之学本身就是一种杂学。历史上有人将《老子》归结为人君南面之术,或者归结为兵书,或者归为哲学著作,这些都只是抓住了一个方面。黄老之学包含着我们的先民对于自然界、对于社会发展、对于人际关系等丰富而复杂的认识内容。正是这样一种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作为其包容性的基础,它才可能敞开胸怀容纳各家学说之长,并统一在其道家思想的体系之中。

《老子》中谈到的道,既有天地自然的道,万物化生之道,社会

动变之道，治国南面之道，治身理家之道，也有“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老子》说，“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避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五十章)这里的“长生久视”和“摄生”都是长生不死的意思，对于摄生的方法，《老子》认为要“载营魄抱一能无离”(十章)达到“谷神不死”(十六章)。道家的“长生久视之道”既是先民宗教观念的反映，又是企图认识人自身寿命的科学愿望的表现。正是从这一先民思想发端，神仙家和道家又相融合，而作为前科学的方术家们和道家也相互融合。

以后者而言，古代的医家、养生学的著作多依托于黄老。《汉书·艺文志》就著录有《黄帝内经》18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黄帝杂子步引》12卷、《黄帝歧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和《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等。到东汉时则出现了以修道长生解说《老子》的《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即《老子河上公注》。

以前者而言，黄老则逐渐被神化和仙化。《庄子》的《大宗师》就称：“黄帝得之(引者注：指“道”)，以登云天。”《在宥》中则有广成子向黄帝传授“至道”的故事。西汉至东汉时期，老子由凡人升华为神仙。《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就有“祭黄老君，求长生福”。中国最早一部神仙传记《列仙传》正式列黄帝和老子为神仙，并且增加了许多神化的情节。早期道教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以黄老为神仙，《后汉书·皇甫嵩传》称，“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五斗米道有《老子想尔注》行世，这些都表明道家和神仙家、乃至道教融汇在一起了。

宋代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到“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如果人们不以此为贬的话，它倒是恰如其份地说明，道家的复杂内容及其与百家、特别是杂家的密切关系的。由此，人们也不难联想到，

道家人物的多种多样的面貌。道家人物与儒家冠巾、佛家缁黄的清一色面目大不一样。在道家人物中，有精深博大的思想家，也有一技之长的方术家，也有起死回生的医家和药物家，也有献身内外丹术的丹家，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家人物也是“杂而多端”的。黄老至今，世称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五光十色，光辉灿烂。诸子百家，本身就是“杂而多端”。具有包容特点的道家，不杂倒是件怪事。但是，不论这些历史上的人有多么怪诞，他们都是崇道和信道，并在某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道家之术。当今，在我们这些有现代科学观点的人，自然能正确地认识这些人物的真实面目，并给予客观而恰当的历史评价的。

1994. 12

序 例

我国的文化，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它丰富多采、博大精深，素以开拓精神的观念形态和兼容并蓄的多维体系，一代一代地传承与发展。这些观念和形态有史可稽的大约发端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时期，并在儒、墨、道、名、法、阴阳诸家的互黜互补之中循序发展、日臻完善。故事集寓目于此，为弘扬民族思想文化，选辑有关内容裒辑成册，敬献给读者。

一、本故事集以道家思想文化为主，旁及儒墨名法诸家思想。道家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形态，魏晋以降有神道家、玄学、杂学、庄学、老道等等。为此，本书辑成两编：上编从先秦到魏、晋，侧重介绍道家的智慧思想，包括政治学说、思想方法等；下编除个别文学作品外，大都为晋末至唐宋时期，侧重介绍古代神话、道家人物的传说、趣闻逸事和民间传说。

二、本书以知识性、趣味性并重，熔思辨直观于一炉。智慧思想编，道家、杂家的著述占多数，兼及儒、墨、名、法等家。神仙编，道家神仙人物占多数，兼及古代神话、山海异闻。前编启人睿思，后编娱人耳目，取材有的根据史著列传，有的采撷经、子之集片断，有的取于文艺作品，有的选摘自大型类书。为了确保选材典型意义及故事的完整性、可读性，在尊重原作基础上作了适当的修改，个别的作品像《楚辞》、《洛神赋》等作了必要的改写。至于为人熟知的一些道、杂家寓言等，本集基本不录。

三、道家、杂家、神仙家的思想合为一辑是一种尝试，为考虑读者的阅读方便，上编分列认识、治世、处世三个篇目。下编按时序和

主题结合,也分若干篇目。本集行文,不拘泥于直译,而取意、直兼顾的方式,并且酌情借鉴历代注家成果,尽量靠近道、杂家的本来思想面貌。

四、本集由集体撰写,力求语言文字的通俗、生动和风格的基本一致。此外,对部分荒诞不经,有欠健康的内容和因主题关系作了一些删节、增饰的处理,或许斧痕不免,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4.10

目 录

序言	龚方震
道家与杂家、神仙家之关系(代序)	陈耀庭
序例	
上编 道家、杂家	
一、认识篇	
惠子砸葫芦.....	(3)
天籁、地籁	(4)
庖丁解牛.....	(5)
螳臂挡车.....	(6)
匠人之梦.....	(7)
熔炉与造化.....	(9)
鱼和水,人和道.....	(10)
壶子相面	(11)
黄帝问道	(13)
灌叟抱瓮	(15)
孔子藏书	(17)
河伯自大	(18)
问 猪	(19)
鼓盆而歌	(20)
山木与杀雁	(22)
螳螂捕蝉	(23)
无言可谈	(24)

鲁国少儒	(25)
中看不中用的神箭手	(26)
知北游	(27)
道在尿溺	(29)
问福哭泣	(31)
匠石运斤	(32)
神龟失算	(33)
黑牛白角、黑牛白额	(34)
讳疾忌医	(35)
邻人失斧	(36)
无材而可得材	(37)
澄子失衣	(38)
列子学射	(40)
夜闻磬声	(41)
师旷辨音	(41)
九方堙相马	(42)
溢而招损	(44)
读书之道犹如伐轮	(45)
晏子论征兆	(46)
晚年好学	(46)
土偶与木偶	(47)
说的人和做的人	(48)
焦头烂额座上客	(49)
行歌拾穗	(50)
杞人忧天	(51)
列子师师	(52)
因梦争鹿	(54)

小儿辩日	(55)
学习长生之术	(58)
歧路亡羊	(59)
“白马论”与楚王遗弓	(60)
老子悟道	(61)
弃名得实	(62)
名字、名称	(63)
老子问疾	(64)
传 讹	(65)
大人先生传	(65)
达庄先生说	(66)

二、治世篇

畋猎问政	(71)
探病求贤	(73)
齐恒公见鬼	(75)
相狗、相马的徐无鬼	(76)
蜗角之争	(78)
柏矩哭尸	(80)
渭水垂钓	(81)
黄帝与牧童	(83)
说 剑	(84)
孔子、渔父问答	(87)
马体人心	(90)
大器晚成	(91)
自见之明	(92)
伊尹陪嫁	(93)
不察之察	(94)

攻原得卫	(95)
先知与征兆	(95)
昏庸君主奸佞臣	(97)
至死翻悔	(99)
任座直言	(100)
取信于民	(101)
“天下”是天下的天下	(102)
恶梦的启示	(103)
以仁治政与以道治政	(104)
唇亡齿寒	(105)
夯歌与郑声	(106)
饭(wei)牛得主	(107)
知荣守辱	(108)
蹇叔哭师	(109)
三家分晋	(110)
万世之谋、权宜之策	(111)
西门豹治邺	(112)
踩田夺牛	(113)
愚公谷	(114)
齐宣王的爱好	(115)
穷人的傲然	(116)
以吊唁代庆贺	(117)
长寿、富足和显贵	(118)
常新不旧	(119)
用人唯贤	(120)
健忘症	(122)
晏子窃笑景公	(124)

朝穆论政·····	(125)
郯(qiè)雍治盗·····	(126)
胜利的忧虑·····	(127)
三计妙用·····	(128)
稷下先生难邹忌·····	(131)
三让天子·····	(133)
治政如治病·····	(133)
君主应为民师·····	(135)
爱士而无士·····	(136)
三年毁、三年誉·····	(137)

三、处世篇

秦失吊丧·····	(140)
流水不能影射·····	(141)
华封三祝·····	(142)
称牛称马的人·····	(143)
乐而不返·····	(144)
情人眼里出西施·····	(145)
杀猴儆人·····	(146)
卫灵公之“灵”·····	(147)
登屋看车·····	(148)
阳朱问错·····	(149)
曹商得车·····	(150)
不学之学·····	(150)
石破、丹轹·····	(151)
建宗庙与攻城·····	(152)
知恩图报·····	(153)
长不掩短·····	(154)

好隐(yīn)、善匿	(156)
亡戟得矛	(158)
殉师、殉友、殉职	(160)
贤师让衣	(161)
腐肉朽骨与剑	(162)
楚王挨鞭子	(163)
伍子胥渡江	(164)
以德报怨	(165)
枭鸟食母	(166)
忍辱负重	(167)
大勇反而无勇	(168)
吴起论政	(169)
三不罚与三赏	(171)
盗也有道	(172)
祸福互转	(173)
逞智与义行	(174)
弦高贩牛	(175)
子路放赈	(176)
以礼相待	(177)
齐王嫁女	(178)
佞幸之道	(178)
国氏善盗	(180)
老农谈道	(181)
主仆异梦	(183)
燕人哭晋	(184)
季梁请医	(185)
东门吴丧子	(186)

杨朱的名实·····	(187)
生死之道·····	(188)
治大不治小·····	(189)
饥不受粟·····	(190)
好文与好武·····	(191)
腐鼠之祸·····	(192)
子思见老莱子·····	(193)
骗宝献主·····	(194)
宋襄公的仁义·····	(195)
蔺相如抚虎·····	(195)
孔子送礼·····	(196)
百问卜疑·····	(197)

下编 神仙故事

一、异闻

郑穆公梦仙·····	(201)
大禹妻室·····	(201)
高唐云梦·····	(202)
巫山神女·····	(204)
夸父逐日·····	(205)
鹄国小人·····	(206)
江妃二女·····	(207)
宓妃水神·····	(208)
盐神之死·····	(210)
黄帝战蚩尤·····	(212)
人乳喂石·····	(213)
母系社会的女祸·····	(214)

水仙·····	(214)
汉水吹笙女·····	(216)
柳、元传宝·····	(217)

二、搜神

圯(yí)桥拾履·····	(221)
白鹤供食·····	(222)
亦凡亦圣·····	(223)
东方朔的不知之知·····	(224)
“淮南操”·····	(225)
斗酒片肉·····	(225)
小霸王不信邪·····	(226)
喷饭化蜂·····	(227)
织女来归·····	(228)
玉女思凡·····	(229)
文士行骗得妻·····	(231)
郭璞受戮·····	(232)
嬴政之死·····	(234)
江神娶妇·····	(234)
目不斜视·····	(236)
干将莫邪·····	(236)
人神交往·····	(238)
相思树·····	(239)
谢非拆庙·····	(240)
发簪分酒·····	(241)
猴子偷黍·····	(244)
“广陵散”·····	(245)
符坚兵败·····	(248)

治病先治德·····	(249)
唐玄宗碰壁·····	(252)
蚕头马尾·····	(253)
祖度孙婢·····	(254)
李白与白龟年·····	(256)
浮席泛舟·····	(259)
“霓裳羽衣曲”和“天师渠”·····	(259)
罗公远戏唐明皇·····	(263)
韩愈续诗·····	(266)
守“一”可治天下·····	(269)
剪帛化蜂蝶·····	(270)
要道不要官·····	(272)
画像代人·····	(273)
章察注《太玄》·····	(274)
笑而坠驴·····	(276)
五龙听《易》·····	(277)
麻衣相骨·····	(278)
陈抟传《易》·····	(279)
不爱美色爱睡觉·····	(281)
佐臣当以天下为重·····	(284)
神 笛·····	(285)
李靖施雨·····	(289)
芙蓉峰上说神仙·····	(292)

三、神仙

玄女授法·····	(296)
务光辞相·····	(299)
彭祖传道·····	(300)

钩翼夫人.....	(303)
负局先生.....	(304)
点石成羊.....	(305)
叔卿教子.....	(306)
伯阳制丹.....	(308)
返老还童.....	(309)
圣母显灵.....	(310)
玉子修道.....	(311)
沽酒寻师.....	(312)
指下奇功.....	(313)
鸡犬升天.....	(314)
夫妻斗法.....	(315)
文帝受海.....	(316)
壶公授徒.....	(318)
介象施法.....	(319)
起死回生.....	(321)
张广定弃女.....	(322)
石人治病.....	(323)
桑李嫁接.....	(324)
赤雀衔书.....	(324)
捕獐得鲍.....	(325)
赵瞿服松脂.....	(326)
逼 妻.....	(327)
终南山毛女.....	(328)
邳伯夷刺鬼.....	(329)
山精神用.....	(329)
安期生与秦始皇.....	(330)

断食治病·····	(331)
蹈水而行·····	(331)
观奕烂柯·····	(332)
情深谊长·····	(333)
蓝采和踏歌·····	(334)
砍树升仙·····	(335)
张果老装死·····	(336)
相亲必相离·····	(338)
姓“人”叫作“人”的人·····	(339)
乘犬游洞·····	(340)
少女学道·····	(341)
画地为池·····	(342)
踏龟遨游·····	(344)
管革讥讽张果老·····	(345)
被仙家遗弃的人·····	(347)
“黄帝好色”、“彭祖九妻”·····	(348)
书生与女神·····	(349)
旅店女主·····	(350)
吕洞宾为仙·····	(351)
非时之花·····	(353)
观画还乡·····	(355)
仙家外丹·····	(356)
黄粱梦·····	(358)
游稚川·····	(359)

四、神道

伏神产盐·····	(363)
东海恶神·····	(364)

重阳登高·····	(365)
兄弟得道·····	(365)
“三虫”、“三尸”·····	(367)
不入仙班为宗主·····	(368)
许逊除蛟·····	(369)
栖岩遇仙·····	(370)
胡长仙·····	(372)
志在精诚·····	(373)
遁井西川·····	(375)
落魄仙人·····	(377)
不识真人·····	(378)
沉浮武陵·····	(380)
神游扬州折琼花·····	(381)
浮笠渡江·····	(382)
身外有身·····	(383)
壁牛食草·····	(384)
宋徽宗执迷不悟·····	(385)
求神招死·····	(387)
樊夫人求雨·····	(388)
风马牛不相及·····	(389)
长臂招祸·····	(390)
修静喜静·····	(391)
撰稿书目及参考资料·····	(393)

上编

道家 杂家

一 认识篇

惠子砸葫芦

惠子名施惠，做过梁惠王的相国。一天他见到庄子，便说：

“魏王曾经送给我葫芦良种，种下之后，结出的葫芦大得能盛五石水。但是，如果真用它来盛水却不够坚固。把它剖开做瓢也太大，实在没地方可放。这样的葫芦真是大而无当，我就把它砸碎了。”

庄子听了后说：“你真不懂得物尽其用。宋国有一户人家，世代以漂染丝绸为业。他家有一种祖传秘方，能调制防治手脚皸裂的药膏。有位游客听说后，出价百金收买这种药方。漂丝人全家商量，认为一家人辛辛苦苦漂染丝绸一年，只不过得数两银子，现在一下子可以得到上百两银子，于是一致决定把药方卖给了那位游客。游客买下药方，来到吴国。吴国正与越国交战，时值隆冬腊月，北风刺骨，吴国水军士兵的手脚都开裂了，无法持戈作战。游客献上药方，吴王封他为将，调制药膏治愈了士兵的皸裂，打败了越军。吴王赐封给游客大片土地作为奖赏。同样是治皸裂的药膏，漂丝者只为一家人在冬天漂丝用。游客用于两国交战，结果得到大片封地，这就是对一物不同用法而得到不同的效果。你得到一只可以盛五石水的大葫芦，没想到把它改制成一艘小舟，浮游于江湖之上，却认为它长得太大而无处可容，可见你的脑子还没有开窍。”

惠子又说：“我家有棵大树，人们称其为樗，其树干歪斜臃肿，无法截直成材；其树枝扭曲，也无法锯刨成型，它长在大路旁，木匠走过看都不看一眼。大家都认为这棵树正符合你所提到的大而无用的意思。”

庄子说：“先生可否见过野猫和黄鼠狼捕食，它们匍伏于地，等

待出洞觅食和嬉耍的小动物。一旦发现猎物，东奔西跑，上窜下跳，十分灵活。但它们却不曾想到会落入猎人的陷阱，死于猎网之中。再说那牦牛，身躯大如天际浮云，本领很大，但它却无奈于小小的老鼠，万物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今你有这样一棵大树，认为它没有什么用处，为何不将其移植到荒野中，以它奇异的姿态点缀景色，你可以无忧无虑地徘徊于树旁，逍遥自在地躺卧在树影下。大树不会遭木匠的砍伐，也不会受到其他伤害，虽然没什么大用途，但也不会带给你忧烦。”

《庄子内篇·逍遥游》

天籁、地籁

子綦是楚庄王的弟弟，住在南郭，人们称他南郭子綦。一天，他静坐于案旁，仰面朝天，呼吸吐纳，悠悠然仿佛灵魂出窍的样子。

子綦的学生颜子游在一旁伺候，见状便问：“老师你怎么啦？人的躯体可以像枯木一样，但是思想也会像死灰那样静止吗？你今天静坐的神情和往常大不一样。”

子綦回答说：“子游，你的问题提得很好。你知道吗？刚才我确实觉得自己消失了。子游，你见过吹籁，但你可曾知道地籁，又可曾知道天籁？”

子游说：“请老师教我。”

子綦说：“大地之气称之为风，它有时不发作，一旦发作，其声四起像万籁齐鸣。你看那崇山峻岭中百年大树上的孔穴，有的像鼻子、像嘴巴、像耳朵，有的像凹坑、像圆圈、像白穴，又像深深浅浅的池子。它们发出的声音好像湍急的流水、疾驰的箭簇，像大声的呵叱、像细细的呼吸、像怒吼、像哭泣、像山谷的回响，又像小鸟的叽

喳。有领唱、有和声，徐徐清风是悠扬的轻声，呼呼长风是澎湃的高音，当大风停止时，孔穴中的声音也悄然而止。你难道没看见风涛中大地万物随之摇曳晃动时的情景吗？”

子游说：“原来地籁是从大地上成千上万的孔穴中发出的声音，就像人们吹籁从长长短短的竹管中所发出的声音。那么请问天籁是什么？”

子綦说：“天籁与人籁、地籁相比，虽有万种不同，但它的发作和停止也是靠它自己，谁也无法替代它。”

《庄子内篇·齐物论》

庖丁解牛

庖丁为梁惠王服务，他有一手杀牛的绝技。你看他用手抓，用肩倚，用脚踏，用膝抵，腾挪起伏，姿态就像是在跳舞。手中的尖刀在牛身上运行，那剥皮削肉、剔骨敲髓的声音，犹如吹奏管箫中的音乐，庖丁好像不是在杀牛，而是在表演一场舞乐。转眼间，一头活牛就被肢解完毕。

梁惠王看完之后不禁赞叹道：“啊，妙极了！你的技艺怎会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

庖丁放下刀，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凡事都喜欢钻研其规律，掌握了事物之道，再来指导技艺，便能够得心应手，技高一筹。我刚开始学杀牛时，一眼看去整头牛站在面前，不知如何下手。三年之后，我便熟知牛的身上何处是骨、何处是肉、何处是筋、何处是脏腑，已不再是一头整牛了。而今，我已经能做到不用眼睛而以感觉来判断，即使闭上眼，也可操刀自如。顺着牛身上器官间的缝隙和经络，按其天然的纹理切割，连软骨、筋腱都不会硌[gè]着，何况会

撞上大骨头呢！”

“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在割牛。普通的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们使劲在砍牛。而我手中的这把刀已用一十九年，肢解过一千头牛了。你看这刀刃仍然像刚磨过的那样锋利。在我看来，牛的骨肉虽然长在一起，但其间是有缝隙的。薄薄的刀刃插入缝隙，切割回旋有余，怎会损伤刀锋呢？所以用了一十九年无损毫发。虽然如此，每当我遇到牛身上筋骨交错，盘结牵连的地方，便全神贯注，屏气摄息，缓缓进刀，找准要害，轻轻一割，牛的骨肉立刻分离，如泥土般地崩落于地。我这才如释重负，持刀而立，大功告成。然后擦拭刀锋，细心地收藏起来。”

梁惠王听完后，深有感悟地说：“妙极了！我听完庖丁所谈，领悟到不少为人养生的道理。”

《庄子内篇·养生主》

螳臂挡车

蘧伯玉是卫国的贤人，卫灵公当政时，请鲁国人颜阖做太子的老师，颜阖问计于蘧伯玉：

“有人天性暴戾凶残，如果不用法规礼仪约束他，就将危害国家的利益；如果用法规礼仪规劝和教育他，规劝者自己会引来危险。这样的人只能看到别人的过错，而不知过错形成的根源，以及自身行为的得失。对这样的人我该怎么办？”

蘧伯玉说：“你问得不错。对此情况，首先要戒律和谨慎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流露出对立的痕迹，要显得亲切、随和；神态不可厌恶和鄙视，要以诚相待。但是，随和、亲切和诚恳都要适度，过份则有害。举止随和若进而发展为狎谑，祸害将临；态度诚恳若变成奉

迎，就会败坏名声，带来灾难。如果他的行为像儿童那样纯朴，你也可以纯朴的态度对待；如果他对你没有戒备和猜疑，你也可以无戒备地相处；如果他对你不拘贵贱尊卑，你也可以无拘束地相待，逐渐潜移默化地教育和感化他。”

蓬伯玉稍稍思索后继续说：“你可见过以纤细的臂膀去阻挡庞大车轮前进的螳螂吗？它自恃勇力和才能，去做根本无法实现的事，结果自取灭亡。所以，你要切记戒律和谨慎？经常炫耀才能而冒犯别人是很危险的。你看那养虎的人，不敢拿活的动物喂虎，是恐怕引发老虎凶残的兽性；也不敢拿整只牛、羊喂，是恐怕引发老虎贪婪的野性。养虎人了解并控制老虎的饥饱，因为他们知道老虎暴戾凶残的秉性。老虎与人并非同类，而养虎人能够驯养它们，因为掌握了老虎的秉性。那些被老虎伤害的人，是因为他们逆虎之性，才招来大祸。

再说，有些爱马的人，用精细的竹筐盛马粪，用大蛤壳盛马尿，看见牛虻钉在马身上，赶紧驱赶扑打。未曾想到反使马受惊，咬断勒口，挣断轡头，撕裂胸络。这些原想爱马者却适得其反，处事怎可以不谨慎啊！”

《庄子内篇·人间世》

匠人之梦

有位姓石的木匠人们唤他匠石，有一次到齐国去，途经曲辕，看见路边一棵硕大无比的栌树，被当地人尊为土地神。这棵栌树的树冠可以遮蔽数千头牛，树干周围有百尺粗，八丈以上才分出枝杈，树顶与山顶比肩。此树如果锯开造船的话，至少可造十艘大船。树下聚集的观赏和朝拜者如集市般拥挤和热闹。匠石走过树旁，对

其毫不在意，自顾向前走去。他的徒弟站在树下看了半天，然后跑步赶上师傅问：

“师傅，我跟随你学艺多年，从未见过这么高大的树，这么好的木材，你为何看也不看一眼，脚步也不停一停？”

匠石朝徒弟微微一笑说道：“你不必说了，这是一棵废材，什么用也没有。造船会沉没，做棺材很快就会烂掉，做器皿不牢固，做柱子容易被虫蛀空，是无用之材。正因为它无用，所以长在路边多年无人去砍。”

木匠回到家中，半夜里忽然梦见栢树神前来，树神对他说：“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论我？你拿我和那些所谓有用的树木比较吗？山楂树、梨树、桔树、柚子树等都是有用的果树，每年果子熟了人们就来摘取，摘完了果子，树干和枝叶也被折断、打落而慢慢地枯萎死去了。果树因为它有用而遭受苦难，往往很快地死去而不能享受天年。世间万物有许多灾害都是自身招惹的，我多年来一直寻求无用来保护自己，几经危险，才达到今天的境界，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大用处。如果我也有用的话，还能保证活到今天吗？你我都是上天造就的生灵，怎可以用你的标准来评论我呢？你只是一个将要死亡而没有用处的人，又哪里知道什么是没有用处的树木呢？”

匠石醒来后，仔细回忆梦中情景，恍然大悟，把栢树之神的话告诉徒弟。徒弟不解地问道：“一棵追求无用的树，怎么能成为树神呢？”

木匠叱责道：“闭嘴，不许胡说！它在追求自己的目标，却招来不理解者的批评和指责。倘若它不是社树的话，岂不早就让人们砍倒了吗？这是它为保全自己而采取的特殊方式，与普通人的看法当然是格格不入的。”

《庄子内篇·人间世》

熔炉与造化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个人志同道合，常在一起论道说玄。彼此约定：必须把“无”当作头，把“生”当作脊梁，把“死”当作尾椎；懂得生、死、存、亡是一个整体的道理，才够得上是我们的朋友。约定以后，各自神会，相觑而笑。

不久，子来病了，且病得气息奄奄，他的妻子急得在旁边哭泣。子犁得到消息赶忙去探望，到了子来家，子来的妻子仍不停地哭泣，他安慰一番后，劝她回避不要惊动将要变化的丈夫。俟后，子犁倚着门对子来说：

“你遇上造化真是有幸。唯不知你将变向何处、何等模样。变成老鼠的肝脏呢？还是变成昆虫的肢爪？”

躺在病榻上的子来说：“作为一个儿子，不论在东西南北什么地方，他对父母是必须孝顺和服从。人于阴阳造化，无异于儿子对待父母。它要人死，人不听从等于忤逆不孝。阴阳造化乃自然大道，大道不会有差错，有差有错的是人不悟大道。天地造我形体，原本以生为劳役，以老为清闲，以死为安息。生是高兴的事，死也是高兴的事。譬如铁匠铸铁冶炼，如果被铸冶的铁从炉中跳出来，一定要铁匠将它炼成莫邪宝剑，铁匠必定当它不祥之物。人同此理，天地偶然赋予他的形体，他却违拗生死或执著要做出类拔萃的人，就像炉中跃出的铁，也属不祥之物。所以人在天地的大熔炉里，造化当由大道主宰，不拘不泥，到哪儿都可以。况且，方外之人，视生视死犹如做梦一般，一会儿觉醒，一会觉迷。”

子来说完，阖然而逝。

《庄子内篇·大宗师》

鱼和水，人和道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个是意气相投的朋友。他们有个共识：朋友间应当灵犀相通，交往在不疏不亲之间，互助于平平凡凡之中；追求超脱世俗和寄寓无极、忘我、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境界。

几年以后，子桑户染病逝世，还未入殓。孔子闻耗，叫子贡去助理丧事。子贡踏进子桑户的家门，看见孟子反和子琴张，一个在弹琴，一个对着子桑户的遗体唱道：

“桑户呀，桑户呀！你已安然地归本返真，我们还在做人啊！”

歌罢曲尽，两人哈哈大笑。

子贡看他俩唱歌、弹琴已不理解，听见他俩的话更加懵懂，他上前问：

“请问两位先生，面着遗体弹唱、言笑，合乎礼仪吗？”

他俩看子贡一眼，也不解释，只是反问子贡：“你懂得礼的意义吗？”

子贡纳闷不语，事后将经过一一告诉孔子，还问：

“他们是哪方的人物？如此不讲情理，置桑户的遗体于度外，脸不变色地歌唱，实是弄不懂是什么名堂。”

孔子慨然地说：“你怎么理解？他们是邀游方外的人，你我是方内之辈，方内同方外是不尽相通的。我按常理唤你去吊唁和帮助料理丧事，本身就显得鄙陋入俗。他们不同于凡夫俗子的见识，讲究同造物者作伴，与天地共游，合阴阳为一体的；视‘生’为劳身的累赘，‘死’为痼破疽溃般的解脱，‘生’‘死’一体，不存在‘生’‘死’有别。除外他们还将‘形体’当着精神寄托的异物，不在乎‘形体’，或

有或无或忘掉肝胆，或多或少或遗失耳目，反正是一个样。毋须记住‘生’，也毋须想到‘死’。所知只是‘生生’、‘死死’的循环或反复；无从开端，也无从终结，飘飘然尘世之外，逍遥于无所作为之中。试想他们又怎会恪守方内世俗的礼仪法度呢？”

子贡点点头，进而问：“那末，老师所依的是方内之道，还是方外之道？”

孔子仰天而叹：“我是天的戮民，虽然受世俗桎梏，但很希望同你一块共之于内，求之方外。”

“这话如何解释？”

孔子说：“鱼，生活于池中的水；人，适从于方外的自然。生活于水的，在水里游弋就安适了；适从于方外自然的，无事相安就算是天性怡然。俗语说，鱼游在江湖之中，忘记一切便是悠乐；人游于大道之中，忘记一切便是自由和快乐。”

子贡又问：“这不是人们常说的‘畸’人吗？”

“不错，‘畸人’者奇人也。他们效法天道，不同于世人。‘天之下小人，人间的君子；人间的君子，天的小人’，就是‘奇人’的意思。”

《庄子内篇·大宗师》

壶子相面

郑国有一个神巫，名叫季咸，他擅长相术，算人生死存亡、祸福寿夭能推到何年、何月、何旬、何日丝毫不爽，灵验得像神仙一样，郑国的人见到他深恐道出自己的隐私和不吉利的话，都远离回避。唯独列子为其倾倒，很推崇他，还对老师壶子说：

“我原以为老师的道行高深莫测，没料到还有一个道行更高的季咸。”

壶子笑笑，毫不介意地说：“我传授给你的道行仅仅是刚入门的，还未涉及道的深层妙谛，凭你的浅薄就以为得道而可妄加评论吗？为什么不想一想，一群雌鸟如无雄鸟的深层结合是不会有生命的道理。你舍弃大道，捡取道的皮毛同世俗计较轻轩，自然就相信季咸了。我就不信！不妨让他来为我相相。”

第二天，列子果然同季咸一起见壶子，片刻，季咸走出内屋对列子说：“唉！你的老师面带怪相，额上泛现晦涩气色，恐怕活不了十天。”

列子伤心地哭了起来，泪水湿透衣襟，他走进内室把季咸的话告诉壶子。壶子却笑着说：

“他怎知其中玄妙，刚才我显示阴盛阳弱的地文相，其象为不动又不止，所以他断为杜塞生机的危相，讲我不久于世。”随后，壶子要列子请季咸来重相。

次日，季咸见过壶子对列子说：“幸运，幸运，你的先生亏遇上我才有转机，原来闭塞的生气已逐渐萌动。”

列子照旧将话传给壶子，壶子说：

“我刚才显示的阳盛阴弱的天壤相，他说不出名堂，道不出天壤相的所以然。只是从我的脚根有股气息上升而判断有生还的希望。如果他再来相的话，同样也会说不出道道。”

列子遵照壶子吩咐，第三次将季咸请来，季咸一见壶子就出来说：“你的先生变化不测，我没有法儿给他相了，等他稳定后我再来。”说完告辞而去。

壶子对列子说：“我刚才给他看的是太冲之相，此象没偏倚，阴阳匀和，不可捉摸，所以他说变化不测。其实，气机有九渊，太冲之气占有三渊。一是鳃鱼回游垣内由激波构成的渊；一是静滞水面之下由潜流构成的渊；一是由水涡构成的渊。他不辨此道，也无所可言。明天再去请他。”

这天，列子陪同季咸一起入内见壶子，季咸一见壶子惊慌失色而逃。壶子要列子追上去问个明白，列子出门，季咸已不知去向。

壶子说：“刚才我给他的相，未出以大道的根本。我不执所宗，以虚靡而顺应逗机，以无心而随其物化。他看不出名目仓猝地走了。”

至此，列子方知道的高深莫测，自愧浅薄浮夸。于是杜门不出帮他的妻子烧水做饭，饲养牲口。三年以后，他净除世俗的尘垢，恢复淳真本性，独立于世俗之外而享尽天年。

《庄子内篇·应帝王》

黄帝问道

黄帝在位十九年，教化政令普施天下，民间百姓无不拥戴。后来，他听说广成子即老子隐居在空同山（崆峒山）就去拜访他。两个相见，黄帝说：

“我听说夫子已经到达至道的境界，请问至道的真谛是什么？可否借此化育天地间的精华以助长五谷，供养百姓？此外，调和自然阴阳，顺应万物的性情，当如何地去做？”

广成子说：“你问的，是究诘万物的本质；你想做的，是求万物成形的器末。自从你治理天下，云气不聚，雨水霖霖；禾木庄稼不待时节，自行剥落。这是因为天时不正，日月晦明失和造成的。至于你问道求真，凭你胸怀人间倖幸的狭隘心念，我讲了你也不一定理解。”

于是黄帝返归不再过问天下的事，自己修筑一间清静静室，终日坐在洁白茅草的垫子上修炼。三个月过后，黄帝再拜会广成子。这时广成子正朝着南向卧憩，黄帝居下首跪地膝行，匍匐叩头

而问：

“前次问道没有成功，不知今日肯不肯传授我修身之道？”

广成子闻言起身叫黄帝靠近他，并说：“这次你问得对题了！听我告诉你。至道的境界在遥远的冥漠，恍恍惚惚的不可穷根究蒂；至道的真谛，在细微的寂寥，冥冥灭灭不能明见详闻。对于它不求目视，不求耳闻，但求精神专一；专一就会清净无为，形体自然而然得正。形体正，精神定，心境洁，毋需劳动形体，也毋需摇曳精神；眼睛不见，耳朵不闻，心无积虑，精神则同形体合一。形体长生于外，心志坚固于内，不识、不知、不受外物的影响，道德尔后可全。多用心智必致形体衰败消耗。我愿意带你去太虚，体验一下至阳的感受；再送你到幽冥，体验一下到阴的感受。经此以后，或许你会得到日月星辰的自然、滋生万物和阴阳各得其所、固物府藏的完整体验，从而悟出形体、万物的自然而然，不必劳心费神的道理。我就是按此处恬淡、中和的境界，如今活了一千二百岁，尚未显出形体衰老的现象。”

黄帝叩首再拜，钦羡地问：“这岂不是与天同体了吗？”

广成子说：“万物变化没有穷尽，世人也认为万物的变化不可测度，但以为有始、有终、有极限。得我之道，上可为皇，下可为王；不得我的道，懵然无知，活着只见日月之光，死时化为土壤。如同万物一样，昌盛出自于土，衰蔽之后又复落于土。得我之道，能够离开人间遨游在没有极限的旷野，又能够反归冥寂无穷的所在；同日月一样的光明，与天地一样的长久。他的心像明净的镜子，机当感发，应感冥符。远离我的道则前机不发，昏然而不识。所以，世人说有生有死，生必然要死，而我道说生死不二，死生如一，知此就能永远的存在了。”

黄帝默然不语，若有所悟。

《庄子外篇·在宥》

灌叟抱瓮

子贡到南方的楚国去，回途中经过晋国汉水南面的一个村落，见位老人正在菜园里凿一条通往井底的隧道用瓦罐盛水灌溉。子贡想这法儿耗力很多，功效却很差，就问种菜的老人：

“现在有抽水的机械，一天可以灌溉百亩菜地，用力少，见效快，你为什么舍弃不用呢？”

灌溉的老人仰面看着子贡问：“你讲的是什么机器？是怎样吸水灌溉的？”

“凿木头的一端作为机械，使它重心朝后压着前面轻的，汲水倾入，水就像抽出来一样源源而流。这机器就是常说的桔槔嘛。”

老人听完子贡介绍幡然变了脸色，然后又笑着说：“我的老师告诉我，用机械的必须设置机关，机关之务必会生有计谋巧变的心机，心怀机巧，就有损本然纯洁的天性，~~纯洁天性遭玷污~~，势必心态不平衡，心态不平衡心神惴惴不宁，心神不宁则不能抱一还真，离天机越来越远。我怎不知使用机器，只是不做道视为~~羞辱~~的事而已。”

子贡面生愧色，低头不语。

隔了一会老人又问：“你是谁的门生，进修什么学业？”

“我是仲尼夫子的门生。”

“噢，原来如此，不过我要问一句，你为什么不求取广博的学问，比拟圣人德行超越众人，学那为博取名声而鼓琴哀叹地遍行诸国，取悦于人的事业呢？也许你还不知推行此业的连遗忘神气、隐匿形体的治身之道都不懂，怎能治理教化天下呢？后生请便吧，不要再耽搁我的正事了。”

子贡难堪不已，自惭形秽，茫然若失，别离灌叟走了三十里后心情才算平静下来。他的弟子见他很不自然，就问他与灌叟谈些什么，又为什么闷闷不乐。

子贡说：“当初我仅以为天下只有孔夫子祖师一人，不知道天下尚有个灌叟。夫子说过，事以适时为可，选择一定的时机，求得一定的功业即是成功，以用力少，成就多，擎用百姓的心力做事才为圣人之道。现在方知不只如此，执守大道的人，其德行才具完备，德行完备他的形体不会有损，形体无损，精神尚能专一，精神专一，方才具备圣人的道德。那个长者托生同世，寄迹人间，与群物同行，和普通人一样。然而他却不趋流附势，我对这等愚顽劲儿实在不可思议。他秉性纯朴敦厚，节物寡欲，不务有为，不存功利、机巧的念头。凡遇事不合心志不为，不合意愿不干；想做的不管可行与否，漠然天下毁誉。这种不为非议、批评所动却可说是道德品性完全了。古人说‘水性虽澄，逢风起流’。同他相比，我心不定，终日匆匆，像是处在风波之中。”

几天以后，子贡同他的弟子回到鲁国，将遇灌叟的事告诉孔子，孔子慨然而言：

“你错了，那位老人是在修炼浑沌氏之术！你只知他抱瓮修古的一面，而不知因时易物、顺势而变的另一面；以为他只知修内，不知顺时因势变易的治外。实际上，内在的心清洁明净，终了必归于质朴的本源，即自然无为的虚。这称作‘悟真性而抱淳朴’。具此形体、精神合一的人，处在喧嚣的世俗，确能超脱、遨游世俗之外。话再说回来，浑沌之术在此为此，在彼为彼；妙绝智虑，非你我能够认识它的玄妙，即使有所知道，所知的也是一点常识，一点迹象，而不是实质的所在。”

子贡俯首听训后遂走了出去。

《庄子外篇·天地》

孔子藏书

孔子要想把他的书保存于西周王室的典库，子路帮他出点子说：“听讲曾任周室管理典库的史吏老聃，已经退隐归乡，先生要藏书典库，我们顺道之际何不先听听他的意见呢？”

孔子猛然省悟，连连称好。

这天，孔子带着他的书籍拜访老聃，不想老聃当着孔子的面不言与否。孔子急忙翻检自己的书籍加以解释，老聃才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语说：

“你讲得太烦琐了。我很希望听些至关紧要的。”

孔子说：“好、好，这些书紧要之处在于它们讲的都是仁义之道。”

老聃听后反问道：“请问先生，仁义之道是人的本性之道吗？”

孔子点头称是，并接着说：“君子不仁，则不能有他的事业成就；君子不义，也就不能立身于社会。仁和义是君子处世品性，也是人的本性，离开了和背离了仁和义又能做些什么呢？”

老聃又问：“那么仁义，是怎样具体体现的？”

孔子答道：“中正而没有偏私，公允而孚人情，这便是仁义的实在含义。”

老聃不以为然地说：“噫戏，此莫非笑话，你说没有偏私和公允的人情不嫌迂阔吗？要求别人没有私，就是允许自己有私。按先生所要求的，天下的人都不失去教养和有着仁义的本性，这同天地已经存在，日月民经发光，星辰已经有序，禽兽已经成群，树木已经成林而否定它们存在有什么两样？所以先生还是仿照自然规律行事，顺着自然法则进退，不必违背人性去标榜或鼓吹什么人性之外的

仁义。你要将宣扬仁义之类的书籍送到周室借以远播，这同擂鼓吹号去追捕逃亡的人，鼓声越大，逃亡的人越跑得远有什么两样？你越是鼓吹仁义，仁义就离你越远，岂不是反而蛊惑人心，迷乱了人的本性？”

《庄子外篇·天道》

河伯自大

水，发生在春天，浩淼于秋天。秋天，阳开始衰弱，阴日渐旺盛，霖雨不断，潮汐来急。山川百流汇集于黄河，黄河河岸为此又寥又阔，举目对岸牛马也分辨不清。

这天，主司河川的河伯出府巡视，望着浩淼水势欣然自傲，以为天下的壮观没有能超过自己的，于是他兴奋地顺流而东，向北海而去。然而当河伯出了江口东观沧海，茫茫不见尽头的海水，远胜于自己，便沮丧地对着来迎的海神若说道：

“‘闻得大道，就忘乎所以’像是针对我说的。当初我一直认为仲尼删定六经是博学多闻；伯夷让国是清廉和仁义，对于那些通人达士批评伯夷之举不足取，仲尼见闻不足信，却不以为然。现在见到你崖际无垠，尚知水外有水，人中有人，他们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幸亏你才开了我的眼界、长了见识。否则我刚才自得自喜的样子，永远成了方家耻笑的话柄。”

北海若说：“井底的青蛙，不能同它讨论天地大小，因它局限在区域的空间；夏天的昆虫，无法与它讨论寒冬的冰霜，因它受制于季节的时间；偏执于一隅一曲的人，很难与他讨论大道，因他被束缚在名教、礼义之中。你走出家门，摆脱了河神架势，又看到大海的实际，修正了偏狭的观念，我们就有共同的话题和讨论的余地了。”

说起天下的水，若以海论之，没有可与其匹对的，天下所有河水都要倾注大海，日以继夜，无止无息。海，任何时候不会因满而外溢，也不存在从尾闾泄漏而涸竭。春夏秋冬、水潦干旱都不受其影响。在我这里，年年月月有多多少少水汇注于此难以计数，但我未尝因此自大、自喜。我懂得如果同天地相比，还不及它们的万分之一；同禀受阴阳二气化育的万物相比，我仅是其中之一，实在太渺小，小得犹如小石子、小木块散落在大山、森林中一样。既然小到一点一滴又有什么值得自夸、炫耀的呢？何况海有四海，我处其一，纵然四个海加起来，它们在天地空间也只相等于大泽中的一个蚁穴。

至于说到人。人生活在四海之内的一块神州，这块神州比之天地，已无可言喻，充其量是大粮仓中的一颗米粒。在这米粒般的神州上，物的种数约以万计，人为一物，又为万分之一。万物聚集于陆洲：百谷、禾木生于土壤；舟船、车辆行于水陆。万物之一的人及其所占的空间，比之万物、比之九州及宇宙空间实在微乎其微，微得像马身上一根毫毛之末。马体的一根毫毛已不足介意，那末毫毛之末般的如五帝揖让、赧续，三王兴师、争夺，仁人忧于社稷，达士劬劳任职等等琐碎小事，又何以值得称道？再说到底，伯夷让天下所获的美名，仲尼论六经所博得美称，都是小肖之辈夸饰自我。这同你先前自夸有何两样？”

《庄子外篇·秋水》

问 猪

主持祭祀的祝吏穿着黑色礼服、礼帽来到猪圈旁边，隔着猪栅对猪祷祷地说：“猪啊！你为什么厌恶死亡呢？我将用精饲料喂养你三个月，肉壮膘肥后，还要化十天时间为你洁净内脏，俟后再为

你斋戒三天，请你到白茅编织神座上，肢解成胾、臀供在雕饰的祭祀容器内。如此以礼相待，你为什么不乐意呢？”

这话后来被庄子知道了，庄子说：

“祝吏倘为猪着想，是情愿吃着糟米和糠粃活在猪圈内；如按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设想，是荣华富贵地生活于世，死后盛殓在文饰的灵车和棺槨中。试问为猪设想要去掉的殊荣和为自己设想求取的富贵，两者究竟有着什么不同，是不是愚痴颠倒，超出了达生之性呢？”

《庄子外篇·达生》

鼓盆而歌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唁，他看见庄子盘膝踞坐，敲着瓦瓮歌唱。惠子不高兴地说：“尊夫人与你生活这么久，养儿育女，总算有点感情吧！现在她年老故世，不伤心落泪也罢了，反而鼓盆唱歌，不觉有点太过份了吧！”

庄子说：“你的话就不对了，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未尝不悲？后来想到于事物要妙达相本，观察本始也就转悲为喜了。我的妻子本自无，没有生命；未生之前非但没有形体，甚至连气息也无。以后在恍惚、茫然的天地里和杂清浊阴阳二气而生有气息，再由气息萌生形体始有生命。她是从无出有变为生；又自有还无变而死。无出有，有还无，从无生命到有生命，再由有生命到亡故。这像春夏秋冬循环一般，代序不尽。现在她顺从自然，安然地返归、憩卧天地苍穹，我何必学那种不通达性命演变的世俗之辈，而嗷嗷痛哭呢？又为什么不为她造化祝贺鼓盆讴歌呢？”惠子听了，不语而退。

《庄子外篇·至乐》



山木与杀雁

庄子偕着弟子在山里行走，看见一些伐木的工匠站在一棵枝盛叶茂的大树下面，手持斧子却不砍伐。庄子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不砍伐这棵树，工匠说这株树木虽很大，但不堪为材，伐之无用。庄子点点头说：

“这株树因为质地不好，不堪成材，所以它才能尽情地享受天赋的寿年。”

庄子从山里出来，落脚在一个朋友家里，他的朋友见到故人来访，高兴而又热情，吩咐童仆杀鹅款待客人。

童仆问主人：“家里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该杀哪一只？”

主人说：“杀不会叫的那一只。”

第二天，庄子告别友人，途中他的弟子问：

“昨天在山里看见的大树，因为它不材，得以享受天年；在先生的友人家里，主人杀的那只鹅，因为不才被主人烹食。先生你说说，同是不材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命运，又如何区分是材和不材？”

庄子笑着说：“材，有用的才称材，是材则有可为，可为，为有为；不材，是没有用而不可为，不可为，为无为。倘若我取之中间，即在有用、有为的材与无用、无为的不材之间，两者之间犹如中道，中道近似大道，却又不是大道，所以它不免有牵累。但是一个人与道德化合，逍遥物外则不会遭到牵累。所谓道德化合，逍遥物外，就是忘掉荣辱，不计较讥评。或像龙升腾，或像蛇蛰居，都顺着时势的变化，不掺杂已有的意识。于此尚能在万物动静不息状态中驾驭万物，而不被万物所役使、所牵累。这是神农、黄帝处世的法则，自然

万物的准则，又是人事变化与万物关系的规律。

此外，事物总是有合则有离，有成则有毁；物不能泛和滥，泛和滥就自我廉贱，自我廉贱就自形贬损，贬损不堪造化，反而遭受挫折；材又不能自以为贵，自贵则生自尊，自尊之材则自以为荣，荣耀之材不堪玷辱，反而会招訾议。同样的道理，材是有为者，有为便遭损。仁者贤，贤者志高在有为，这种人必受人暗算、图谋；不肖者黜，无识无知而想有为，这种人不量力而遭人凌辱。你问我如何区处，我想这样的对待比较合适，不必求有为和偏执于一端。且记住，处世要与时俱化，适应变化而变化，这是道德的境界和本旨。”

《庄子外篇·山木》

螳螂捕蝉

有一天，庄周在一所叫做雕陵的园林里游玩，看见一只奇异的鸟从南方飞来。该鸟展开的翅膀约七尺之广，眼睛直径足有一寸，它碰到庄周的额头，飞进栗林。庄周奇怪，这是一只什么鸟？翅膀宽大而不遨翔，眼睛圆睁却无寸光。于是他撩起衣裳赶上去用弹弓猎取。正当他选择方位的时候又发现一只知了和一只螳螂。知了，流连一席美好树荫，忘掉自己的身体，全然未察觉螳螂正在逼近它；螳螂，看见知了，一心以树叶为掩蔽捕捉知了，忘记自己的身体而不虑还有个异鹊在后面窥伺。同样异鹊只顾捕捉螳螂，忘掉了自己的性命，没有想到持弓拈弹要射击它的庄周。彼此徇利忘身的局面使庄周怵然心惊，猛然省悟：“物物皆知相互逐利，而不知道在利后面潜在的祸害，又不知道谋利于别人，别人也从中攢利，利与善始终互相对应。”想到这里，庄周弃弓拔腿就跑。果然未走几步被管理园林的人看见，管理的人看他仓猝奔跑样子，怀疑他是偷栗子的

贼，便追步上前责问他。

庄周回到家里，想到被人责问无限羞愧，一连三月足不出户。他的弟子蔺且问他为的什么。庄周说：

“人生活在世间常有平安和危险，但人往往只推测安危立足于世，而不考虑世上人之所在的环境适宜与否，这就是通常所言的守形而忘体。在雕陵我只顾到形体同外物接触，忘掉了身处的环境，犹如看惯了混浊的河水，对清泉迷漾起来一样。我的老师老聃曾说，随乡问俗，到一个地方要弄清楚和尊重那个地方的习惯风尚。这点我却忘了：既然游雕陵就该弄清楚那里的习俗和所处的环境；异鹊碰到我的头颅，我随之追入栗林，进了不该去的地方，犯了意在异鹊，不知栗林有禁忘身遭辱的错误。这便是我不悦、反省足不出户的原因。”

《庄子外篇·山木》

无言可谈

温雪子是个有道行的楚国人，有一次他到齐国去，中途经过鲁国，孔子的门人去拜见他，他杜门不见。仆从问他为什么？他说：“鲁国是中原地方，中原人好读书、崇尚礼仪，却昧于人性的了解，所以我不想见他们。”

温雪子从齐回楚，返途再次歇宿鲁国，孔子门人得到消息再次找上门。温雪子想：

“先前被我谢绝，如今又来，是不是有什么要感动我呢？”

于是他就会见来客。第一天客人走后，他回到内室不言不语，只是连连叹息。第二天，他会见客人后，回到内室，还是唉声叹气。他的仆从不明白地问：

“先生两次会见他们，每次回来不言不语，一古儿叹息，不知是为了什么？”

温雪子说：“我曾经同你们谈起过，中原的人明礼仪，不善于了解人性。前两天来拜见我的人，进退举上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但说话的神态个个如龙似龙；诲人说教的语气简直像老子对儿子一样。碰上如此的无故受辱我受不了，因此叹息不已。”

过了两天，孔子亲自来拜会温雪子，两个相见，孔子只言不发而归。回到家里子路问孔子：

“夫子以前很想见温雪子，今日相见为什么一言不发而辞呢？”

孔子说：“你哪会知道，像温雪子这样的人，外表就显示出很深的道行，容不得我再用言语交流了。”

《庄子外篇·田子方》

鲁国少儒

庄周去拜见鲁哀公，鲁哀公对他说：

“鲁国是儒家的策源地方，比比皆是儒士，他们很少相信先生的道。”

庄周说：“我看不然，鲁国虽为儒乡，但儒士不多。”

鲁哀公说：“你没见到吗？在我鲁国境内穿戴的都是儒士的服饰，你怎么说鲁国少儒呢？”

庄周说：“我听说儒士多识饱学，在他们当中头戴圆帽子的能够精通天文；穿着方头鞋的能够了然地理；腰系着彩色丝带且佩着玉饰的能够遇事明察果断。但是大王要知道，穿儒服的不一定都是真才实学的人，真正有才智、有本事的君子，也不一定都穿着儒服。假如不相信的话，你不妨下一个命令：穿儒服必须要有真才实学，

否则，处以死刑。”

于是鲁哀公号令天下，果然不出庄周所言，五天后鲁国中几乎没有人再穿儒服，只有一个人穿着儒服站在朝门之外，听候鲁哀公召对。鲁哀公召他进宫，先是征询治国大略，再是百般诘难。但见他从容不迫，对答如流。鲁哀公、庄周很钦佩，当面承认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

事后，庄子对鲁哀公说：“你看这么大的一个鲁国就只有一个儒士，怎么可以说鲁国儒士很多呢？！”

《庄子外篇·田子方》

中看不中用的神箭手

列子为伯昏无人表演射箭，左手把弓，还在左臂肘上放上一杯水；右手拉弦，弓弦如同满月。当第一支箭射出还没有到靶，第二支箭已经拈在弦上，第二支箭飞出，第三支箭却上了弦。列子全神贯注，像个木偶似的。伯昏无人看后对列子讲：“看你射箭好像是为射箭而射箭，不是为了实用。如果你随我上山，脚踏山颠，面临悬崖峭壁，还能不能像这样的射箭？”

无人说完就上山爬上高峰，身临百丈深渊，然后背着身子小步朝悬崖后退，一直退到峭壁边沿，脚尖踮着边沿、脚根悬空，拱手招呼列子上前。列子见无人如此，早已胆颤心惊，吓得汗流浹背，伏地而行。伯昏无人说：

“至圣之人，上能窥识青天，下能了然大地，意气风发于宇宙八方，精神不被外物动摇。看你现在样子差不多吓得头昏目眩，还谈得上拉弓射箭吗？”

《庄子外篇·田子方》

知北游

知，是一个有志于道的人，但对道又不甚了了，所以他逢人就问。

有一天，他北游于幽冥不辨的玄水之上，登上郁郁难辨的隐分(fēn)山山冈，正好遇到无为谓。知问无为谓说：

“遇到你很高兴，我正要向你请教：一是如何地思考、如何地观察才能认识道；二是如何地区处、如何地修行才能致心于道；三是从那一条途径、用什么办法才可以得道。”

无为谓面对知的三个问题默然不言。他不是不想回答，只是无从答起，也不知道怎么个回答法。

知，得不到无为谓的回答，便向清澈晶滢的白水南面走去，登上空洞无物的狐阙山，巧得很狂屈也在那儿。知不等狂屈打招呼，就把向无为谓请教未遂的问题问狂屈。狂屈停了一会若有所思地说：

“你提的问题我知道，待我告诉你。”

他刚要开口，心里却忘记了要回答的内容。

处于幽冥恍惚、郁郁不辨的无为谓，对于道不知怎么回答；处于大道清滢、空洞无物的狂屈，欲答却又忘记所答的内容。知，一无所获地来到黄帝的宫阙，再向黄帝求教。

黄帝很干脆，以“一无”回答了他的“三问”：“无需思考，无需观察就能认识道；无术区处，无术修行就能致心于道；无有途径，无有方法即可以得道。”

知不解地问：“道原来是如此的简单明了，现在我与你都知道了。那么，你我都知道道，无为谓和狂屈不知道道，究竟是我们知道

道的对呢，还是他们不知道道的对？”

“那无为谓是‘真’，‘真’者不知；狂屈是‘似’，‘似’者似知，中途而忘。我同你既不是‘真’，也不是‘似’，尚未接近道，只是言乎道，求之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圣人行的道德仁义当是不言之教。道，在自然，不是言语可以传述，可传述的则非道。德，在于不失德，不失德可以称德，称德不是嘴巴上说德而得的。仁，真正的仁是无亲无疏的，今天的仁是仁者爱人，爱人由亲疏、偏倚所致，并非无为，而是有为；义者义(yì)也，即是裁断，裁断必有亏损，亏损出自完整；礼，从来是互有往来，往来而生浮伪，浮伪滥于华丽辞藻，辞藻华丽德必乱。可以说，‘道’，隐蔽不显，‘德’才会出现；‘德’，衰微丧失，‘仁’于此而出；‘仁’遭到破坏，‘义’会接踵；‘义’，受之摧残，‘礼’便兴起。凡是道失之于浮离，弃本逐末，散朴为伪时，方才行之有礼。为道的必须摒除浮华虚伪，摒除浮华虚伪是贬损有为。经此有为净化而进入无为的境界。这个前前后后就是所谓无为而无所不为。

除外，物，失其所乃会有物，要想使它回到本原是不容易的，唯有圣人体合变化，方能做到化物。比如，生和死：道视生，气聚尚有生，生为死的赓续；死，气散尚有死，死为生的开始。生死聚散，往来来，变更不息。人如解得个中的意味也算是有道了，不会有甚忧虑或患得患失。

进一步说，生死并非为二，万物莫不死生枯荣。它们的归结不会为二，而归于一。且物本来没有美恶，之所以称美恶是人的情感取向。情，以为美的，就是神妙奇特；情，以为恶的，就是腥臭腐败。殊不知物有性，物性不同，情感向背各异，所视美恶也不尽相同。为此，神妙奇特，有被当着腥臭腐败的；腥臭腐败，有被当作神妙奇特。单就道言，道，不见美恶，但见天下万物出于一团和气的‘一’。圣人持‘一’为‘真’，为本体，以‘真一’而冥合万境。”

知，听道听到这里仍然疑惑地问：“我问无为谓，无为谓不答复我，他不是不想答复我，而不知如何地答复我；我问狂屈，狂屈心里想告诉我，末了没有告诉我，并非不想告诉我，而是心里忘了想告诉我的内容。现在我请教你，你讲了这许多，为什么还说你我尚未接近道呢？”

黄帝说：“无为谓是‘真’，真正知道道的人，体妙无知不可言述；狂屈是‘似’，近似是‘道’，但非‘真道’，他说也未必说得清楚，想说的只能欲言又止，中途而忘。我和你只不过是运用智慧为道作理性的诠释。道由自然，自然之道不是言语所能说的，能说的不是真道，甚至还没有接近道的边缘。”

知和黄帝的论道，全部被远处的狂屈听到，狂屈掂量自己，十分信服黄帝的言论。

《庄子外篇·知北游》

道在尿溺

从前有个人叫顺子，他同庄子住在一个城邑，并且住在城廓之东，人们称他为东郭子。有一天，东郭子向庄子问道：

“道家所讲的虚通至道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先生可以告诉我吗？”

“道，随处皆有，无所不在。”庄子说道。

“先生讲得具体些。”东郭子要求地说。

“在蝼蛄、蚂蚁的身上。”

“啊！道如此的卑下？”东郭子惊奇地问。

“不光是此，还混杂在米堆稗子里。”

“这又等而下之了。”

“还在瓦甃内。”

“岂不是下而又下了吗？”

“何至于此？还在尿溺粪便里哩！”

东郭子原以为道虽然卑尔却很清高，未料越问越卑下，不敢再问了。

庄子说：“夫子所问的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从前有个叫获的集市小吏，问一个杀猪的大户如何判断猪的肥瘦。大户告诉他要看猪腓和猪腿之间的肉膘，越接近腿的下部肉越少，脂油越不足，肥瘦俱视此而定。我说道在溺尿里也是这个道理。道，原无卑下、高尚之别，你所谓的‘清虚之道’的问法，本身就是偏执错误的命题，不切道的实际。

再说，天下没有离开物来说道的，论道是这样，高谈教化也是这样，譬如我们平时说某是‘周’、某是‘偏’、某是‘全’一样，‘周’、‘偏’、‘全’三个词的概念不一。但它们具有同一的意义，都涉及物所存在空间的际。际的极限，大，大到无限，小，小到无有，终而归结是一。试想在那缥缈遥远、无垠无际的空间，‘周’、‘偏’、‘全’已失去相对性，哪有甚周，偏、全和高卑、上下、多寡可言呢，还不是旷然无怀，或是冥灭得无形无尽了。

至于无为的道，其性冲淡安宁、寂静清虚、和谐闲逸，使人的心志寂然虚空。出去，不知要到的地方；回来，不知何处是归程。来来往往，往而又返，全然不解何谓始，何谓终。当然，徜徉于这虚廓的境界，并非人人俱可体验，唯有能够逍遥、不知穷尽的大智者有所体验。他们驾驭着物的变化，随同物化而变化，不存在物与物、物与我的畛域观念。方内世俗以为物与物之间，因不相冥合而生有界限。方外则不然，它不以为有界限，但没有界限的道寓于有限的物物之中，物物冥化则变成无物，道即寄于无物、无界限之中。再说，物有充盈、空虚、盛衰、消杀的变化现象，道，寄托在充盈或空虚之

中,其本身却不会充盈或空虚;寄托在衰退、消杀之中,它也不会由衰由消而退而杀。亦可以说,道的本身不存在根本和末梢;道是物的聚集和消散,聚集和消散的不是道的本身。”

庄子讲完就辞别东郭子走了。

《庄子外篇·知北游》

问福哭泣

司马子綦有八个儿子。有一天,他召齐儿子一平排地站在自己面前,然后请善相术的朋友、隐士九方堙(yin)为他们算命。他对九方堙说:

“你看看我这八个儿子,谁的福气最好?”

九方堙一个个看下来,说:“梱最有福份。”

子綦惊喜的说:“他有什么福份?”

九方堙说:“梱将来同君主一起饮食而了终生。”

子綦听说是这个福份,一下子哭了起来,并伤心地说:“我的儿子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命运!”

九方堙倒懵了,奇怪的问:“跟君主一起饮食恩泽三族,自是少不了你们父母,今夫子如此痛哭流涕,莫不是拒绝天赐福禄?看来还是儿子有福气,你有福也不会享。”

子綦说:“堙兄,你不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你以为梱有吃喝就是福份吗?置身酒肉当中,只知食物由口鼻穿肠而过,不知食物从何处而来。等于我未曾牧羊,羊羔出现在我屋的西南面;我未曾打猎,鹌鹑却挂在我屋的东南方。对于不事而获的怪事为什么不以为怪呢?本来我同我的儿子快乐地生活在天下,并同他们取食于地上,我不求他建功立业,也不为他献谋策划,更不想奇出花样。但求

和他们在一起顺应天地大道，不因外物悖理逆情；同他们在一起顺从自然，不被外物潜移默化。现在是不是因我的想法而受到世俗的报复呢？有怪异的征兆，必生怪异的事情。完了，完了，这不是我和儿子的过错，是老天降罪于我们，为此我能不伤心哭泣！”

后来没有多久，子綦着遣柩到燕地去，被人贩子抓了去。人贩子想，假如直接将柩卖出去，他有两只脚会逃，没有顾主肯买，不如断了柩的脚再卖容易些。于是断了柩的双足带到齐国去卖。齐国渠公正需一个巡街的吏正，便买了柩，因此终生当差而有肉吃。

《庄子杂篇·徐无鬼》

匠石运斤

庄子为人送葬，经过生前善言巧辩的惠施墓地，庄子有感地向一起送葬的人讲：“在楚国都城的郢有个人，他用白垩泥涂抹在自己的鼻尖上，泥干后变成苍蝇翅膀上纹丝般的白点，随后他让一位姓石的匠人用斧子砍除这些白点，匠石操起斧子，十分自如，随之呼呼的运斧声，白点纷纷下落。郢人站在那里，神态自若，不失常态。不一会郢人鼻尖上的垩泥完全清除。后来这件事被宋元君知道了，就召见匠石。他对匠石说：‘你有手绝活，不妨也为我试试。’

匠石说：‘不错，我是有手绝技，能够用斧子吹削鼻端上的泥点，但是我使绝活必须有个知心会意的搭档，如今我的搭档已经死了，绝活也就没有了。’”

庄子讲到这里感慨地看看惠施的坟墓讲：

“如今惠子已经离开了人间，他就似郢人一样，使我失去匹对，再也没有一个能同我辩论、明理的人了。”

《庄子杂篇·徐无鬼》

神龟失算

宋国的君主宋元君，在半夜里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人站在宫室的曲门外面向他哭诉：“我原是宰渊路潭的守司，作为清江的使者到河神伯那里去，途中被一个叫作余且的渔夫捕获了，望大王救我一命。”

元君惊醒，觉得奇怪，即刻叫人为他详梦。详梦的告诉他托梦的是宰渊路潭的守司，乃是一只神龟。元君问捕鱼的当中有没有叫作余且的。左右回答说有这么一个人，以打渔为生。元君要他们天明领余且来见。

次日，元君上朝问余且：

“近日打渔，捕到什么没有？”

“昨日我捕到一只大白龟，它的直径约有五尺左右。”余且答道。

“能不能把它献给本王？”

“可以。”

龟被献上，元君一看果然神奇，心里犹豫起来，是杀掉它呢，还是放它一条生路？疑虑良久，最后他命卜人决断。卜人告诉他：

“据占的判断，杀白龟用作占卜的神器，大吉。”

元君从言，杀白龟占卜。前后共占了七十二次，每占都很灵验，没有一次失误。

宋元君梦龟杀龟的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传到孔子那儿，孔子不无感叹地对學生说：

“神龟能够托梦向宋元君求救，而不能够避免余且的网罗；它的智慧能够使七十二次的占卜应验无误，却不能算准宋元君非但

不能救它，反使它不免被刳的厄运。看来，万物虽然能够居静以尽其所能，而不能经营于外而求周全。智慧有穷尽的时候，神明也有不及的地方，唯有忘记形神知虑，任物冥合造化方能相安。智者纵然有千虑，却不敌万人的图谋和算计；鱼不怕网罟捕具，而畏惧以鱼为食的水鸟。网罟无情常常捕有所获，水鸟有心往往徒劳无功。圣人不攻于心计，所以天下远近庶民来归。小智自私，取舍于心；大智任物，物物无别。抛弃小智而就大智，大智越趋完善，优良本性也益易体现。大智的陶冶，譬如刚面世的婴儿，已具有语言的本能，不假师教随着年龄增长自然而然也会言语、讲话。讲话，不是他有心于学习语言，而是同父母在一起和与人的交往中促使他本能的潜移默化，并非有意识运用心智学习后成的。”

孔子言毕，众弟子散去。

《庄子杂篇·外物》

黑牛白角、黑牛白额

当事情、道理还未发展的时候就已有所行动，这在众人看来是一种先见。这种先见实际是人们尚未明了事情的原委、本质，而作的主观臆测与判断。此话怎么讲呢？

战国时期，在楚国有一个术士，名字叫做詹何。有一天，詹何坐在屋内讲学，一个弟子坐在他的旁边听着他讲。忽然，门外传来了牛叫的声音。他的弟子听见后，就对詹何说：

“外面叫的牛，它是一头黑牛，牛的额头是白色的。”

詹何听了弟子的话，看了他一眼说：

“是的，这头牛是一头黑牛，但它的角是白色的。”

随即詹何差人去看个究竟，果然是一头黑牛，不过在牛角上却

裹着白布。

詹何擅长方术，并且以此蛊惑了不少人的心。但是这种伎俩实在是到了没落的地步，正如花开之时，倏忽又是花落之日，并非大道所取或称道的。所以老子把这类的方术称作“道之花巧”、道的浮伪。

退一步讲，假如让一个五尺、还没有启蒙的孩子去看一下那头牛，凭他的直观也必定知道那头牛是黑色的，头角上裹有白布。詹何用尽老子视为浮伪的机巧、聪明而所得到的“明察”，与蒙童听见所知没有什么两样。这就被称作“愚昧之始”。所以人们说：“所谓的先知先明是一种浮伪的花巧，也是走向愚蠢的行为。”

《韩非子·解老》

讳疾忌医

有一天，神医扁鹊拜见齐恒公，谈了一会儿扁鹊对齐恒公说：“大王，据我观察，您身上有病，目前尚在皮肤表层，若不治疗，恐怕会加重。”

齐恒公不以为然：“寡人哪有什么病啊。”

扁鹊走了之后，齐恒公对左右侍臣说：

“这些医生，为了显示自己的能耐，总喜欢把没病的说成有病的。”

过了十天，扁鹊又去拜见齐恒公，对他说：“大王的病已经进入肌肤了，不治疗的话将会加深的。”

齐恒公对扁鹊的话仍不加理睬。等扁鹊离开后，齐恒公大为不快。

又过了十天，扁鹊见了齐恒公又说：“大王的病已侵入肠胃了，

再不治疗病将严重了。”

齐恒公还不以为然。扁鹊退出去后，齐恒公很不高兴。

又十天过后，扁鹊远远望见齐恒公，也不打招呼便匆匆回避。齐恒公觉得奇怪，派人去寻问扁鹊。

扁鹊便对来说：“病在皮肤表层，用汤药、敷贴可以治愈；病在肌肤，可以针灸、药石进行治疗；病在肠胃，服用‘火齐汤’也能治好；病一旦侵入骨髓这个命府所在，医生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如今大王的病已侵入骨髓，我也无法治了，不便再向大王说什么了。”

过了五天，齐恒公果然周身疼痛。派人去找扁鹊，扁鹊早已跑到秦国去了。

良医治病，都从病兆显露之时入眼，肌肤着手，这是争取于小，而防之于微。对于人事及物，任何事物，无论是祸患或是福利，皆由小发展至大，如是明智的人会在事物发展初露端倪时，尽早采取相应的措施。

《韩非子·喻老》

邻人失斧

于事物的判断，凡凭借语言表述和传闻的，总不免有些偏执和局限，有了偏执和局限，势必影响对事物的正确判断，而产生违背客观实际的错误结论。偏执和局限，就好比一个人只知道有个东方，不知道还有一个西向；眼睛看到南厢，就以为唯有一个南厢，而不看还有一个存在的北方。之所以会这样，全是由他的主观意识上的偏差所决定的。

从前有一个匠人丢失了一把斧头，他想来想去，最后认定被隔壁的邻居偷走了。由于他凭主观意识判定邻居偷斧子，所以，看见

邻居走路，那个走路样子就像是偷斧子时的样子；同邻居照面，看看邻居的脸色，就像是偷斧子时的脸色；看到邻居与别人交谈，那个交谈模样就像是偷斧子时的模样。总之，邻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一不像是偷斧的偷儿。

隔了几天他带着工具去挖坑，出乎意料地发现了失去的斧子。此后，他再见到邻居一反成见，邻居的所有举止、行为没有一点像偷斧头的样子。

斧子有一失一得，邻居的举止、行为却始终没有改变，客观上他没有偷斧子。后来凭主观揣度的失斧者原来的偏执和局限倒改变了。促使他改变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客观的实际。

《吕览·去尤》

无材而可得材

战国时期有一位道家政治人物田骈，以道家不治之治的理论游说齐王，齐王就问他：

“尽我一切所有的，就是这么一个齐国，我倒很愿意听听你如何治理齐国的办法”。

田骈说：“我刚才同你讲‘道’的道理，虽然没有直接言及理政，但也涉及到以无为之道的政治：就是听任自然，不去理政而可以治理好政事。譬如像森林里的木材，木材出于天然，不是人为培育的，所以能够成材。愿大王从这个道理去理解、寻取治理齐国的方法。”

田骈所讲的道理是从狭隘的意义上讲的，广而言之，他的治国之道何啻指齐国的理政呢？事和物的不断变化有它的一定章法和规律，因循物物的性能驾驭和把握物物，就不会出现差错。像彭祖掌握它，获得了长寿；夏、商、周三代掌握它，获得了昌盛；黄帝、颛

琐、帝喾、唐尧、虞舜掌握它，获得了昭明；神农氏掌握它，获得了天下。

《吕览·执一》

澄子失衣

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人，他丢失了一件黑色的衣服，而来回地在路上寻找。这时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妇女走来，他上前抓住妇女不放，要剥她的衣服，口中还说道：“我丢失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那个妇女说：“你虽丢失了衣服，而我身上的衣服确实是我亲手缝制的。”

澄子说：“你啊还是及早地把衣服还给我，我失去的那件是纺丝制作的黑衣，你这件黑衣是单面布制的。你用单面布质的黑衣抵偿我的丝质黑衣，难道还不值得吗？”

《吕览·淫辞》



列子学射

事和物之所以为“事物”，有它们成立的原委、依据。对于原委、依据认识不足，即使在它发展过程中会偶然出现与客观相适应的变化，但是，末了必会归于失败。先圣、名士和豁达志士，他们所以能够表现出不同于世俗的才干和智能，是他们能够认识和把握事物的依据或规律。江河，源自于山雪的融化而奔向大海，不因江水水性厌恶高山，向往大海，而是由高及低的地势适于水性使其离山入海；稼禾植物生长在田野，终了结实藏于粮仓，不是稼禾植物固有欲望，而是客观外物的人之需要。所以，认识事物必须注意这点。

郑国的列子学习射术，有两次偶然射中目标，他就向道家人物关尹子请教射箭之道。关尹子就问列子：

“你是否知道以矢中的(dì)的道理。”

列子说：“我还没懂得为什么会中靶子的道理。”

关尹子说：“没有了解矢、的这组事和物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传述你要学的道。”

于是列子回去继续苦练。三年以后，列子再去向关尹子求道，关尹子还是像三年前那样问他：“知不知道以矢中的的道理。”

列子说：“我已经知道其中的玄奥。”

关尹子说：“道不可言，既然你知此玄奥就可以了。你须谨守类此矢、的事物的法则，不要丢失这种对物、事关系究诘的方法。”

这个故事不啻讲射箭，而是针对一切事物而言的。对待事物不只是观察它的结果和外在表现的好坏，而要认识、考察事物的内在外在联系及其必然性。

《吕览·审己》

夜闻磬声

春秋时期钟子期在一个夜晚听到敲磬的乐声，其声悲感而又怨忿。钟子期不堪与闻就叫人将敲磬的人找来。

“磬声敲得如此伤感，你莫非有什么心事啊？”

敲磬的人说：“我父亲失手杀人，已经偿命了；我的母亲遭到株连，虽得以生存，但已没籍成为酿酒的官奴；我自己也成了官家的伶工，终日抱磬为生。至今已经三年，我很想念母亲，前不久在集市上看见她老人家一面，打算将来让她赎身恢复原籍，但想到自己也是官奴，哪有什么能力赎老母呢？每念及此，我就绝望、悲伤了。”

钟子期听完他的诉说，长叹一声说：

“悲伤啊，悲伤，人的心不等于手臂，臂也不等于击磬的槌棒和石制的磬。一个人怀有悲伤，存在于心，却能通过木、石等物感应于外。”

钟子期感叹之后，吩咐家人先为击磬的人赎身。

《吕览·精通》

师旷辨音

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有着差异，主要是对事态和物性的显现如或长或短，或显或隐的认识不同。不同是相对的，比如现在看过去的古代，过去的古代考虑现在的后世；现在要考虑后世，后世也当返观古世的今天。所以，观察和认识现在的事物，既考虑现状，还要借鉴古代积累的一些经验，先了解、认识古代的一些规律性的事

物。从本质上讲，事和物不论古今、前后，其法则总是不变的。圣人的智力和常人的智力并没有什么智愚之分，只是圣人能认识事和物法则，据此上知一千年，下推一千年。

春秋的霸主国晋平公铸造一件大型乐器，即由若干组排列的扁钟，铸就之后，平公命乐工校对音准，乐工根据他的辨音能力校准了所有的音高。

几天后，平公请乐师师旷参观和演奏。师旷敲击若干只扁钟，立即对晋平公讲：

“这座扁钟音调不和谐，彼此无法相协，需要重新铸造。”

平公诧异地说：“前两天我刚叫乐工调试过，他把所有的音都调准了，怎说不和谐呢？”

师旷说：“乐工就钟而校钟，辨音又是依据古代的音律。未想到后世如有知音辨律的人，发现音准有差异，就会责怪现在。那时有人会讥笑大王，多也会因大王而蒙羞辱。”

事隔多年以后，另一个乐师师涓果然对该钟的音准和谐提出非议。

师旷很善于辨音，他不只识古通今，而且还想到后来，这就是他不同于常智所显示的差异。

《吕览·长见》

九方堙相马

秦穆公与伯乐商议：“先生年岁已高，先生的公子可否代替先生相马？”

伯乐答道：“判断一匹现成的好马其优劣可以从马的外形、筋骨予以观察。要观察、物色天下的良马，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天下

的良马，或是见到它的外形而见不到它的精神，或者见到它的精神而见不到它的形象。马之形体和马的精神两者必不可少，如失其一，此马决不是善于疾驰的良马。要准确地把握这些，我儿子是不行的，他在相马的才能上，仅是一块下材的料子：只知孰是良马，而不知识别和物色天下的良马。假如大王一定要找一个识别、物色天下良马的人，臣推荐曾同我在一起打过柴的九方堙，他的相马本领不在微臣之下，何不请来一见。”

穆公同意，召九方堙相见，俟后要九方堙寻求天下的良马。

三个月过后，九方堙寻马回都，向秦穆公禀报说：

“臣已经为大王求得一匹良马，现在栓在沙丘的马厩里。”

秦穆公问：“是什么样的马？”

九方堙说：“是一匹黄色的公马。”

秦穆公遣吏役牵回来一看竟是一匹纯黑色的母马。为此他不高兴地召伯乐进宫，埋怨地问道：

“事情办糟了，你为我推荐的九方堙，连毛色、公的母的都分辨不清，还有什么本领去识别、寻求良马呢？”

伯乐听穆公这样讲，喟然地说：“真是这样吗？九方堙相马本领实高出微臣千万倍，他独具慧眼，所见的是常人见不到的天机。天机所在，在于精微而不于粗表；辨察其事其物的内在，而不计较其外表；它的着眼点是在必须要着眼的地方，可看可不看的地方毋须讲究。对马该相的地方，他作出了判断，所遗漏的，只是可相可不相的。九方堙以天机相的马，一定是匹珍贵的良马。”

秦穆公差人将马牵到宫外，仔细地观察以后，再令善骑的骑士试马，结果证实，确实是一匹不可多得的良马。

《淮南子·道应训》

溢而招损

孔子带着弟子子贡拜谒鲁桓公的宗庙，在庙里他看见一只盛水酒的器皿，因它供在案的右侧，被人称为“有卣”。孔子高兴地说：

“真有幸！我终于见到了社稷的宝物。”

孔子仔细的观摩，随后唤弟子取水灌进酒器，当水灌到酒器的一半时，其器四平八稳，端端正正。当水灌满酒器的时候，酒器辄然倾倒。孔子脸色陡变，猛然省悟，他对子贡说：“对呀，满贯的‘持盈’就是这个样子。”

子贡在旁不解地问：“请老师告诉我，什么叫做‘持盈’？”

“‘持盈’是一个道理，完整地讲叫做‘益而损之’，益者，揖也、灌注也。”

“那末揖怎么有损呢？”子贡又继续问。

孔子说：“物都有自明和自用，天然由生开始，而成长、而转变到相反的衰亡；人也如此，快乐到了极点而有悲伤相续。比如，太阳到了中午即偏移西向；月亮到十五又圆又满，俟后日渐残缺。所以，聪明有睿智的人，自己或他人都感觉不到，一直处之于愚钝不敏的状态；见多识广、博学善辩的人，一直处于孤陋寡闻的状态；精于武艺、果毅勇敢的人，一直处之于懦弱畏怯的状态；富而且贵、广积大贮的人，一直处于穷陋节俭的状态；善于以德治理天下的人，一直处之于谦让恭谨的状态。先王桓公在世就是遵循这五点而能够守成、不失天下。如不遵循或反其道行之，没有一个不是危机四伏的。”

《淮南子·道应训》

读书之道犹如伐轮

齐桓公在书房里读书，小憩时候手握着书卷站在厅堂上。制作车轮的轮人（亦名轮扁）在堂下劳作，他看见齐桓公说：“君主读的什么书？”

齐桓公随口应道：“圣人之书。”

“这个圣人至今还在吗？”轮扁又问道。

“已经故世了。”

“噢，如此说来这册圣人的书有点像酒滓、浮米，已经过时了吧！”

齐桓公闻言勃然大怒，厉声斥责：“寡人读书，伐轮的匠人凭什么妄加评论。你说出个道理则罢，不然的话，决不轻易饶恕于你。”

轮扁却不惊惶，从容而言：“不错，我讲这话自有道理。就以我制作车轮说吧，制作车轮时不能操之过急，过急，轴、轮难以契入；同时也不能疲沓怠懈，怠懈，轴、轮松动易脱。唯有不快不慢，做在手上，应于心里，方才至精至妙。然而，至精至妙只能默然于心，并非言语可以表达。因为物本有性，性不是教、也不是学而能成。比如我心里所悟精妙，没有办法可以传授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没有办法从我这里学得精妙的心性。所以我干了几十年，如今七十多岁还得操业制轮。我想君主读圣人书的道理也同于此：古之事已经泯灭于古，即有所传，岂能以古事比效于今天？古已穷尽不返，今事多变，既不适用今天，不就成了糟粕吗？”

齐桓公闻而不知所答，笑笑离开厅堂。

《老子》说：“大道，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述的，能够表述的道，不是大道；名，可以用概念命定的名，不是恒常不名之名。”桓公同老

人的对话就说明这个道理。

《淮南子·道应训》

晏子论征兆

齐景公出宫打猎，上山遇见老虎，进草泽则遇见蟒蛇，他不悦的中途回宫，并随即召见晏子讲：

“今天寡人出猎，上山遇见老虎，进大泽，碰到蟒蛇，这是不是像平常所说的征兆？”

晏子回答说：“一个国家有三件事不吉利，有贤能不被发觉，人才埋没，这是一不祥；君主知道有贤，而不录用，这是二不祥；即使贤才被召，却不委以重任，这是三不祥。人说的三不祥，都是针对此而说的。现在大王上山，山是老虎栖息之处；入泽，草莽沼泽是蛇蟒洞穴所在。大王到这些地方去，不看见老虎和蟒蛇又能看见什么呢？又有甚吉祥与否可言呢？”

《说苑·君道》

晚年好学

晋平公问双目失明的臣子师旷说：“我的年纪已经七十多了，想学习一点知识，只是感到为时晚了，奈何！”

师旷说：“既然知道晚为什么不点烛掌灯呢！”

晋平公不高兴地说：“作为人臣为什么要嘲弄君主呢？”

师旷说：“瞎眼臣子怎敢嘲弄自己的君主？臣听说：少年学习，其时朝气蓬勃，如同早上的太阳；青壮年学习，也正当时，像似正午

的阳光；老年犹好学习，像是燃烛的光明。你不能小看这点光明，试想，它相比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是强多了吗？”

晋平公听到此才悟出师旷话的寓意，并笑着说：“你讲得很有道理。”

《说苑·建本》

土偶与木偶

孟尝君即将西行秦国，幕僚说客百般劝阻他听不进去，并说：“你们用人事道理劝我，我都懂，不必再言，如有用诡谲的鬼道来劝我，我倒要斟酌斟酌。”

孟尝君言毕，家臣来报：“有人要以诡谲鬼道奉告。”

孟尝君吩咐家臣接见。来人见到孟尝君就说：

“我来此经过淄水，见淄水上有两个偶人交谈，一个是土偶，一个是木偶。木偶对土偶说，‘你原先是泥土，由人把你捏成土偶，如果遇到雨水、洪涝一起来，你一定被毁，变成一团泥巴。’土偶不否定地道，‘不错，我遭雨水、洪水会不成形，但我是返朴归真了。而你呢！原是东园桃树被人取干刻成人形，遇到雨水、洪涝一起来，你必定浮在汪汪水面上东流西荡，最终不知归宿。君侯现在入秦，秦是四面闭塞的国家，对中原虎视眈眈地存覬覦之心，如若你去恐像木偶一样，遭不知所终的祸患。”

孟尝君听后在厅堂踌躇一会，然后无言离去，自此再也不讲起西走秦国。

《说苑·正谏》

说的人和做的人

春秋时期，下蔡有个叫威公的，他在家关起门来大哭，一连三天三夜，眼睛都哭出了血。隔壁有个邻居闻声爬上墙窥探，俟后就问他：“先生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

威公说：“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了，怎不伤心。”

邻居问：“你怎么知道的？”

威公回答道：“我听说一个人生病行将死亡时候，任何的良医都无济于事；国家行将灭亡的时候，任何的妙策都莫能挽救。以前我几次劝谏君王，君王就是不纳谏，听不进去，所以我说上蔡灭亡即在眼前。”

邻居听到威公的话便将整个家族迁徙到楚国。

几年以后，楚王果然率领大军征伐上蔡，并一鼓作气取了上蔡城池，而率兵攻城的大司马正是威公的邻居。他进城见到很多俘虏就问手下：

“俘虏中有没有我的旧里乡邻？”

于是他的手下押来了威公，他见威公就问：

“你何以落到如此地步？”

威公应道：“我有什么理由不落到这般地步呢！言和行两者，言者是行动的役使，行者是言者的主人。你能够付之行动，我只能嘴巴上讲，你为主人，我为役使，为什么不是这样下场呢！”

邻居将此禀告楚王，楚王为他松绑，将他一块带到楚国。

后来有人评述这事说：“善于谋划的人，未必能够付之实施；善于行动的人，不一定能善于谋划。”

《说苑·权谋》

焦头烂额座上客

西汉宣宗年间，霍光辅佐有功而势位显赫，并且荫及后代，个个骄奢淫侈。茂陵有个方正徐福说：

“霍氏家族一定会灭亡。他们的势位在万人之上，而且骄奢淫侈，这是自取灭亡的征兆。孔子说奢靡使人不恭，不恭顺必定轻慢犯上，犯上，是叛逆之道。除外，出人头地的人，一定招人犯忌。霍氏集团当道，天下受其灾难的人不知多少，都很忌恨他们，如今又奢靡不已，等于咎由自取。”

于是徐福上书：“霍氏家族奢靡，富甲宫廷，皇上即使感恩其先臣霍光，也应适当地对他的家族有所抑制，不要使霍家走上极端而亡。”

徐福书上，久久不见批复，便再谏，书上依然如故，直到第三次上书，才得到一个皇上“知道了”的批复。

几年后的丙午年，霍氏集团策划外戚宫廷政变，果然被灭，董忠等人平乱有功而得封赏。

董忠等固然因功受封，但也有人为徐福抱不平，他们上书说：

“从前有个人去拜会朋友，他见朋友砌灶，灶头烟囱砌得笔直朝天，还在灶边砌个柴仓。他向朋友指出，烟囱砌成弯曲的才对；柴草的堆仓应搬得远一点，否则会发生火灾。他的朋友朝他看看不予理会。未过几天，朋友家里果然因烟囱遭灾。街坊邻里出于乡谊都来帮他救火。火灭了，这位朋友为感谢乡邻的帮忙就杀牛买酒摆宴，把被火熏灼得焦头烂额的人请为上座，其余按功大小排坐，压根儿未想到曾向他建议改制烟囱的人。这起火灾，如果这位朋友先前听来访者的话，即不会发生火灾，也不会破费杀牛买酒。事后请

客谢恩，却又忘掉真正开恩于己的人，这是不应该的。今天霍氏叛逆，茂陵徐福早有所料，曾几次上书，宜及早防止和杜绝。假使前几年按徐福所说而采取措施，则不会有今天的分封赐爵之劳，朝廷平安无事和现在一样。过去的事既已如此，但徐福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愿皇上明察曲突徙薪的故事，使徐福功不抹煞居于合理地位上。”

书上以后，汉宣帝便赐徐福丝帛十匹，并封为郎官。

《说苑·权谋》

行歌拾穗

林类将届百岁，这天正是春天时光，他披着皮袄，在庄稼收割后的田垅上一边唱着歌，一边拣着别人遗漏下来的麦穗。

孔子在往卫国的路上看到林类，就回头对随行的弟子说：“那个老人倒是可以交谈交谈，你们中哪个人愿意去问问他？”

子贡应声，随即在田头迎住林类，他打量老人一番后，叹口气说：

“老先生捡人残食难道从未因羞而后悔过吗？居然还这般乐意地边走边唱拾取他人的麦穗？”

林类依然歌不住口，行不留步。子贡赶在后面连连发问，他这才仰头说道：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子贡说：“先生少年时不勤奋努力，成年后又不思进取，到老了又无妻儿子女，只有等死的份，什么乐趣可以让您边走边唱地拾麦穗呢？”

林类笑着说：“我感到快乐的原因，人人都有，但他们却以此为

忧。正因为我年少时不勤奋努力，长大后又不争取时运，才会活到这样大的岁数。也因为我老了，既无妻子又无儿女，听任老死将至，才会这般的快活。”

子贡说：“人人都想长寿，人人都畏惧死亡，您却以死为乐，这是什么道理？”

林类说：“死亡与生存，是一个来、一个去；死在这里，说不准会生在哪里。我知道生死不二的道理，怎会知道有人受外界世俗现象迷惑，而苦苦谋求生存？哪会知道我现在的死不是比过去活着更好呢？”

子贡听了这番高论后，还是不解其意。回来后告诉孔子。

孔子说：“我就知道这个老人是可以和他交谈一番的，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过，他所知道的道理，恐怕还没有达到完美尽善的程度。”

《列子·天瑞》

杞人忧天

杞国有个人，整天地担心天会崩塌、地会沦陷，怕自己会因此无处安身。于是他就连饭也不吃，觉都不睡了。另有个人为他的担忧而担心，就赶去开导他。这人对忧天者说：

“天不过是积聚起来的气而已，没有一处是不积聚气而成的，你的弯屈伸展与呼吸，整天都在天空中活动，为何还要担心天会崩塌呢？”

杞人说：“天如果真是积气而成，那么日月星辰难道就不会掉下来吗？”

那位开导他的人说：“日月星辰只不过是那些积气中会发出光

耀的气，就是掉下来，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

忧人又问道：“那么地陷裂开来又如何呢？”

开导者答道：“地只是堆积的土块而已，它充满四处，没有一处是没有土块的。你行步踩踏，整天都在地上走动，为什么还要担心它会陷裂开来呢？”

忧人听罢，解除了疑惧，十分高兴。那位开导他的人当然也因此十分快乐。

长庐子听到这件事后，觉得挺可笑。他说：“虹霓、云雾、风雨、四时，这些都是积聚形成天的气；山岳、河海、金石、火木，这些都是土堆积形成地的。如果知道它们是积聚的气和堆积的土，又为何要说它们不会坏呢？天地在无垠的宇宙中，只是一个细微物体而已，但在实际有限的事物中，它们却是巨大的。它们难以终结也无法穷尽，这是肯定的；又难以被人揣测和认识，也是肯定的。担心天地会坏，固然忧虑得太远了，但说它们不会坏却不正确。天地不得不坏，结果总会要坏的。如果想到天崩地裂的事，怎么会不使人忧虑呢？”

列子听说这些事后，笑道：“说天地会坏者是荒谬的，说天不会坏者也是荒谬的。它们坏与不坏，是无法知道的。既然无法知道天地坏、不坏彼此是这么回事，那末这同人的生死道理有甚两样。活着的人，不知死后之事，死掉的人，也不会知道活着人的事情，将来不会知道过去之事，过去又不会知道未来之事。那么天地会不会崩塌陷裂，又何必要放在心上呢？”

《列子·天瑞》

列子师师

列子拜老商氏为师，又与伯高子结识为友，掌握了这两位高人

之道后，就驾御风云而返。尹生听了这事，就跑去跟随列子，并伴列子居住，以至几个月里都不去探望自己的家。他一有机会，就向列子请求学道，这样来回前后十次，却始终得不到列子的传授。尹生由此生有怨意，就向列子告辞，列子也不作任何表示。尹生返归家乡过了几个月，学道之心不泯，又去寻找列子。列子说：“你为什么来去如此频繁？”

尹生答道：“从前我向先生求道，先生不肯告诉我，当然对先生有所不满。现在我怨气全消，所以又来追随先生。”

列子说：“从前我还以为你通达事理，现在何以浅薄粗鄙到如此地步？坐下吧，我告诉你我是如何从先生那儿学到东西的。自从我事奉先生，与伯高子结伴为友后，三年间，心里不敢想是想非，口里不敢说利说害，这才得到先生斜着眼睛看了我一下。五年后，心里存念的是非赓续不绝，嘴巴上也计较得失利害了，先生这才展颜对我露出笑容。七年以后，或许该想的想完了，该说的也说完了，任凭心中所念，念不出什么是非之分，嘴巴上没有遮拦般地说，也说不出什么利害得失，先生这才开始让我和他同坐一席。九年以后，随心所欲，畅所欲言，不知道我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了，也不知道别人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了；不知道先生是我的老师，也不知道伯高子是我的友人，只感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外界的一切事物都已穷尽了。此后，我七窍贯通，眼就像耳朵一样，耳朵的作用如同鼻子，鼻子的作用又同嘴巴一样，它们已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了。于是心意凝聚，形体消失，骨骼和肉体都仿佛与自然融在一起，感觉不到形体所倚靠的，脚下所踩踏的东西了，就像任风飘拂的枯叶、干壳一般。甚至不知道是风乘着我呢，还是我乘风而行呢？你现在投到我的门下学习，无非这么一点时间，就几次三番地抱怨。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在你的身躯中再小的部分，天地灵气都不会接受它；身上任何一节骨头，都不会为土地所承载，如还想要乘风而行，又如何能达到呢？”

尹生听后,觉得很惭愧,很久他连大气都不敢出,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列子·黄帝》

因梦争鹿

郑国有个人在野地里砍柴拾草,撞见一头受了惊吓的鹿。他迎上去,打死了这头鹿。砍柴人惟恐别人看到这头死鹿,就匆忙地把鹿藏到一条干涸的水沟里,并用柴草将鹿遮盖起来,砍柴的樵夫十分高兴,但没过多久,他却找不到自己藏鹿的地方了。于是他就以为自己刚才是做梦而已。在回家的路上,樵夫逢人便唠叨此事,他总觉得这个梦实在太逼真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旁边有人听到此事后,就按樵夫所说的找到了那头鹿,回家后他向老婆说:

“刚才有个樵夫说在梦里打死一头鹿,可他却忘记自己把鹿藏在哪儿了。我倒是得到了一头鹿,看来他真是在做梦了。”

这个人的老婆说:“说不定是你梦见什么樵夫得到一头鹿吧?难道说还真的有那么一个樵夫吗?现在你真的得到鹿,恐怕是你在真的做梦吧?”

这人答道:“我已有了这头鹿,还去管什么是他还是我在做梦呢?”

再说那砍柴草的樵夫回家后,越想越觉得自己真的丢了一头死鹿。这天夜里,他果然真的梦见那藏鹿之处,又梦见得到那头鹿的人。第二天天刚亮,樵夫就按照自己梦见的途径,找到了那个得到死鹿的人。于是两人为此鹿发生了争执,最后吵到了县令那里,请县令来判断定夺。

县令说：“樵夫，你当初真的得鹿，却妄称是在做梦；到后来真的是在梦里见到鹿，又妄称是实事。他真的把你的鹿取走，你又去和他争鹿。他老婆说是梦里认取过别人的鹿。这么说来，是没人得到过这头鹿了。现在既然有这头鹿在此，那就两人平分吧。”

郑国的君主闻听此事后，说道：“嗨！只怕是县令自己在梦里给人分鹿吧！”

郑王又去询问相国的意见，相国说：

“是做梦，还是没有做梦，我也无法辨别。要想辨别究竟是觉醒还是做梦，只有黄帝和孔丘才有这种本事。现在黄帝、孔丘都已死了，又有谁能辨清觉醒与做梦的差别呢？还是按县令所说的为准吧。”

《列子·周穆王》

小儿辩日

孔子在东游的路上，看到有两个小孩在对辩斗嘴。孔子停下来问他们发生争吵的原因，其中一个小儿说：

“我认为太阳在刚出来的时候离人最近，而到中午时，太阳却离人最远。”

另一个小孩却认为，太阳在早上时离人最远，中午离人最近。

主张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近的孩子又说：

“你看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足有车盖那么大，到了中午时，不过只有盘子那样大，这难道不是近大远小的原因吗？”

另一个孩子也举出例子，他说：

“太阳升起时，人在地上还不会感到热，有点凉飕飕的，但到了中午时，太阳挂在头上，人会热得像在热汤里似的，这不正是近热远

凉的道理吗？”

孔子在旁只有听的份儿，他无法插嘴，因为判断不了他们两个谁对谁错。两个刚才还在斗嘴的儿童，看到孔子的窘相，不禁笑了起来。他们说：“瞧你这副样子，怎称得上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啊？”

《列子·汤问》



学习长生之术

以前曾有一个称自己掌握长生之术的人，燕国国君就叫人去向他学习，可还未等学成，那个自称持有长生不死之术的人却死了。燕王很气愤，拿派出去的使者当出气筒，要将他处以死刑。这时，燕王身边的宠幸之臣向燕王进谏说：

“人们平时所担忧的事，没有比怕死更厉害的了；人们所重视的，又没有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了。这个自称有长生之术的人自己丧失了性命，又怎么能做到让大王长生不死呢？”

燕王听他这么一说，气也平了，就打消了处死使者的念头。

另外还有一个叫齐子的人，也有意要学那人的长生之术。当他听说这人已死的消息后，拍胸长叹，直说自己运气不好，后悔自己不早点去学道。有个叫富子的听到这事后就取笑地说：

“这人想学的是长生不死之术，如今那人都已死了，齐子还要感到悔恨，也不知道他自己要学的究竟是什么啊！”

胡子听说此事后，也发议论道：“富子所说的话也不对啊，凡是能知道道，但却又不能行道的大有人在，能够实际行道，但却又不懂道的人也不乏其人。卫国就有一个善于算术的人，临去世前他把算术的诀窍传授给儿子。可这人的儿子虽知晓算术口诀，却不知如何使用。其他人上门求教，这人的儿子就将父亲所教的口诀告诉了他人。结果上门求教的人就以这口诀来使用这种技术，居然都能做到与其父本事没有多少差别了。既然这样的话，怎说那个死去的人不掌握长生不死的法术呢？”

《列子·说符》

歧路亡羊

杨朱的邻居养的一头羊跑丢了，这人带上全家人之外，还到杨朱处请来两个童仆帮他一道寻找那丢失的羊。杨朱感到奇怪，就说：“哈，丢了一头羊，干什么要惊动这么多人去追寻呢？”

邻居回答说：“外面的岔路实在太多啦！”

这些人回来后，杨子问他们：“找到了那头羊吗？”

邻居答道：“没有找到啊。”

杨子又问：“怎么会找不到呢？”

邻居答道：“我们出去找时，在岔路上又碰到新的岔路，都不知往哪条路去找，所以只好返回了。”

杨子听罢，顿时脸色大变，显出很忧伤的模样。他长久地不说一句话，整天地不露笑容。杨子的学生觉得老师的举止很古怪，就问杨子：

“羊是贱畜而已，况且又不是先生所养的，为何没找到那头羊，却会让您不说又不笑呢？”

杨子听了学生的提问，也不作回答，学生还是不明白杨子的意思，有个叫孟孙阳的弟子出去后，就将这些事情告诉了心都子。

于是心都子和孟孙阳在一天共同走入杨子房间，向杨子问道：

“从前有兄弟三个，一起到齐国和鲁国游学，并在同一个老师门下受业，他仨学到了仁义之道后就回了家乡。他们的父亲问道：‘仁义之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兄弟三人中的老大说：‘仁义使我首先顾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其次才能谈什么名誉’。老二称：‘仁义使我为成全名节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老三说：‘仁义使我既顾惜生命，又看重自己的名誉’。他们三兄弟掌握的方法各不相同，

但却同样出自于儒家一派。那么谁对谁错呢？”

杨子听了，反问道：“有人住在河边，熟习水性，善于泅渡，平时以撑船摆渡过日子，得来的收入可以供养百来人。带着粮食前去就学泅水术的人有许多，但几乎有半数之人下水后就被淹死了。这些人本来是想学泅水之术的，并不是来学被水淹毙的。可是偏有利益与危害的差别与结果，试问据你看又是谁对谁错呢？”

心都子听罢，默然不语地步出杨子房间。孟孙阳跟出来后就责怪心都子说：“先生为什么要绕圈子问，老师又为什么答得这样的怪诞呢？使我听得更糊涂了。”

心都子说：“大道因为多有岔路，而使人们找不到丢失的羊。求学的人，也因治学之道的太多而迷失方向。‘学习’就它本身一面言，压根儿没有差异和不同，因学习内容所宗、所依据不一样，最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只有归于相同，返回到统一的根本上，才不致迷失方向。你是杨子门下弟子中的学长，学习先生的道理，却不能理解先生的譬喻，岂不是太可悲了吗？”

《列子·说符》

“白马论”与楚王遗弓

赵国平原君的宾客公孙龙子与孔子的后裔孔穿相会在平原君赵胜的相府里，孔穿说：

“我很早就听到先生的名声，一起想投入先生门下为弟子。只是我不相信白马非马之论才耽搁至今。假如先生舍弃此说，孔穿就行弟子礼，拜先生为师。”

公孙龙子说：“先生的说法有违情理，差也。龙子之所以有今天这个名声，恰是因为白马非马之论。如先生要公孙龙放弃白马非马

论,那我用什么去教人呢?况且,拜我为师的,总是以他们的智慧和学识不足而来。像先生要我舍弃此论,名为拜师,实际上先为我师。先教我舍弃白马非马说,尔后再拜我为师,这类先教人而后为学于人,也是同情理不副的。

先生出自儒宗孔氏的嫡裔,怎不知白马非马乃仲尼夫子所肯定的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白马论乃正名论实之说。公孔龙曾听说楚王带着‘忘归’良箭射猎蛟龙、虎兕于云梦的林圃,不谨慎遗失了一张‘繁弱’良弓。楚王左右请求去找回来。楚王说:

‘不必了,我在楚遗失良弓,楚国的人得到它,总归为楚所用,为什么去寻找呢?’

孔子知道这件事说:‘楚王有仁义之心,但不完全,但知有利于楚,而不知道有利天下。’并且还说:‘普天下之物,人所失又被人所得,何必单单偏爱于楚呢。’

孔子、楚王都以‘人’为名,其‘实’却不尽然,楚王之‘人’在楚,孔子为‘人’正名在天下。孔子所言同我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名实是没有区别的。

先生还有一个不当之处:修习儒家学术,不学孔子所取的学问;要从我所学,却叫我放弃我所教的内容。这样的学生,即使一百个公孙龙,也没本事当你的老师。”

孔穿至此无言以对。

《公孙龙子·迹府》

老子悟道

老子曾经跟随常枞学道,常枞不以言语传授,但嘱老子自己感悟。老子得到了守柔待刚的古道启发,有时候仰着头看着树木和房

屋脊梁；有时候流连于山川、溪流的两畔；有时候看着太阳，揣摩影子。终于悟出光阴不会停驻，流逝之后不再复返；影子随日光而出，不会早在日光之前。由此他念及到圣人处世的道理：他们像日影一样，依循着虚静的无为，顺其自然地甘居殿后，不逾矩、不抢在它物之先；这样的顺其自然恰如大车装载柴禾一样，后装车的总在先装的柴禾上面成为后来居上，不抢先而又为先。

此外，老子还悟出人要“自惕”：金体木舌会发声音的响铃，因自体发声而自我毁损；膏脂浇制的蜡烛，因自体放光而自我煎熬；文采斑斓的虎豹，因自体珍贵而招箭矢的猎杀；善于攀援的猿猱，因性敏捷好争而互相格斗。人也存在着这个道理，好武斗勇，会因刚强横暴致死；巧辩争诤，会因逞智露能遭困。这是凭恃能耐招致的自害，而不是以能耐自全；凭恃智能招致的自损，而不是以智能自存。道忌匹夫之勇，匹夫有勇，勇于一方，不能抵御大众；道忌曲士之见，一隅之士，仅窥一孔，不知移目视野。匹夫勇、曲士见都不是达道的坦途，只有不要以智得知，而要以智为不知，不局限于一勇、一力、一隅、一见，才能适应大道之道。

《文子·上德》

弃名得实

齐国有一位叫黄公的，为人十分谦虚。他家里有两个女儿，都是天香国色的丽人，但黄公对待丽人般女儿却常常以自谦将她们说得一般，乃至丑陋。日长时久，他的两个女儿渐以丑陋闻名遐迩。几年以后，女儿过了及笄之年，没有一个人敢上门求婚问聘。

卫国有一个丧失妻子的男子，不顾貌丑与否娶了黄公的一个女儿，迎到家里一看却是天仙般的美丽。此后他逢人就说：

“黄公生性谦卑，造致两个国色天香的女儿背负丑陋之名。”

卫地鰥夫的话一传十，十传百，黄公女儿又以美名传播远近，来黄公家求婚的络绎不绝，争相用厚礼聘娶未婚的女儿，他们都是钦慕其女的殊丽而来。

女儿，具有天姿的美貌，这是个实在；黄公谦卑，被讹传为女儿丑陋，这是名声。名虽出之实，但不一定合乎实，只有破除不实之名，才能还实在的真实。

《尹文子·大道上》

名字、名称

庄里地方有位老人为他的两个儿子取名，长子取名为“盗”，次子取名为“殴”。有一天，长子盗外出，刚出门，他的父亲因有事召他回来，就在盗后面追赶，一面口中叫唤其名：“盗、盗。”正巧公门的吏役打此经过，听到“盗、盗”呼唤声，以为捉盗，就将他的长子盗捉住，捆绑起来。他的父亲看见长子被捉，忙叫次子殴向吏役解释。但是心里一急，语调也转不过来，嘴里只管中嚷“殴(打)、殴”。殴以为父亲叫他打吏役。于是对吏役拳脚交加，差点将他们打死。……

郑地的人，对未加工剖理的玉石，称为“璞”；周地的人，对未加工风干的鼠肉，称为“璞”。有一天，周地的人袖里揣着璞到市集上去卖，正巧遇上一个郑地的商人，他便向郑商兜售：“你要买璞吗？”

郑商见问，就说道：“你要卖璞，我要。”

周人取出袖中的璞，郑商一看是只风干的老鼠，就很礼貌地回绝了周人。

《尹文子·大道下》

老子问疾

商容生病，而且病得很重。他的弟子老子看到他的病情就说：

“先生有没有最后的遗言教诲弟子？”

“有呀，听我告诉你。回到故乡去，要下车步行，你知道了吗？”
容商说道。

“是，老师，离开故乡时是步行，回故乡时也应步行，这不是老师常说的不忘故旧嘛！”

“回到故乡遇到高龄的老人，要躬身让路，你知道吗？”商容再说道。

“是，老师，尊者为亲，长者为贵，这不是老师常说敬重老人嘛！”

商容接着张开嘴巴，问老子：“你看看我口中的舌头还在吗？”

“是，老师。老师的舌头还在嘞。”

“你再看看，我的牙齿还在吗？”商容继续问。

“是，老师。老师的牙齿没有了。”

商容随即问老子：“个中之道你理解吗？”

“是，老师。这就是老师常说的：刚强，容易折失；柔软（弱），不易招损。”老子回答。

商容点头，满意地说道：“嘻，天下之事，其道尽在这刚柔之中。”

《慎子·外篇》

传 讹

从前宋地有一个姓丁的人家，家里原来没有水井，为此专门安排一个人每天到外面汲水灌溉和日用。因为不便，丁家主人就在庭院里挖口井。这天挖井竣工的工匠爬上地面，丁氏家中的人相互说道：

“现在我家井挖好，得了一个人。”

不想这句话传开了，几经辗转，街坊里都说：“丁家挖井，从井底下得到一个人。”

话越传越远，从街坊传到都城，都城的人无不称奇，争相与闻：“丁家凿井，从井底得到一个人。”

话传于宫廷，宋国的君主诧异，传令丁家主人进宫问个清楚。主人告诉宋君说：“臣自挖井 那天竣工，家里不需再派人每天到外面汲水，因而增加了一个劳力，从未讲过从井底里得到一个人。”

《子华子·阳城胥渠问》

大人先生传

大人先生是位长者，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他来去无踪，又没有固定居处，为追求大道，不辞艰辛的四处飘泊。

有一天，先生经过神宫停下来休息，看见一位砍柴的人在山冈上，他问道：“你就在这里以砍柴养终吗？”

砍柴的人说：“以砍柴终老怎样？不以砍柴终老又怎么样？事物一盛一衰，变化无常，树木挺拔而树枝伸展得很远，树叶茂盛而

花朵不免凋落。寿命无穷的死，如同短暂生命的生，自身所得多多少少，何必萦怀心间？”

接着樵夫又说道：“太阳在西方沉没，月亮在丹渊升起，太阳的光芒被遮蔽，月亮的光辉虽是普照大地，但在天空之中只有停留一会儿，便慢慢地向西方移去。一离一合好像云雾，一往一来如同飘风，富贵总是短暂的，贫贱的状况又怎么会始终如此？留侯曾是逃亡的囚徒，后来却功业煊赫，召平曾被封为东陵侯，后来下降为普通百姓。大树的枝枝叶叶，都寄托在根部，死生有时与盛衰相同；人得志时，随同命运一起上升，失败了随同时间一同逝去。严寒与酷暑往往彼此替代，事物的变化更是互相推动，祸与福这二者不可能常常追求同一个主人，人们又何必忧愁没有归宿呢？由此想想，砍柴又何必要感到悲哀呢？”

先生听了这一番话，笑着说：“这些话虽然还没有达到崇高的境界，但也可算有一个境地了。”

说完，他便唱道：“天地崩裂呀上下四方齐豁开，星辰下落呀日月坠跌，我飞腾天上，不穿外衣仍然很美，不加修饰品仍然炫耀。天上地下往来徘徊呀，谁又能认识我的真面目？”

据《阮嗣宗集·大人先生传》改写

达庄先生说

当太岁从卯过渡到辰的那一年，大地万物开始生长后，转眼又到了深秋。

达庄先生同一些客人交谈。其中有一个人，算是人群中的豪杰之士，他说：“我出生在唐尧虞舜的年代，成长在周文王与武王的时期，活动在成王与康王盛世。我熟读六经，如今大道的纲要与我的

一套有很大的差别。在此我很想听听你的教诲，启发启发我。”

先生说：“你所感到疑惑的东西是什么呢？”

客人说：“天道重视生命，地道重视贞洁。圣人以天地之道来修养自我，建立各种名目，吉凶有所分别，是非自有规范。同一个物体，把万物当成同一个概念，这恐怕是制造混乱，而他自己还以为很真诚。”

先生悠闲地摸了摸琴，低头微笑，又仰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谈了他的看法：

“从前有个人想在阆峰上看风景，戴了堂皇的帽子，骑了高大的骏马，来到昆仑山下，结果却是一去不返。堂皇的帽子，人间常见的衣冠；高大骏马，人间平凡的乘坐工具。这些物的本身并不能够飞腾在增城之上，或飘游在玄圃的中间。况且烛龙巨大的光芒，不可能仅仅照耀在一个厅堂；钟山的嘴巴，也不会曲折的小室之内谈论，如今我将先要把高大的东西削平，把虚夸不实的言论杜塞，然后等我睡醒以后才能告诉你要了解的全部原因。

天地在自我中形成，万物又从天地间形成，所谓自然，就是它大得没有外层空间，所以用天去称呼它。天地之中有内在的空间，所以万物就在这中间形成。自然界大得没有外层空间，谁认为这是怪异的现象？天地当中又有空间，谁认为这样又有差别？大地上流动着燥热的气流，天空中又在阻挡湿气上冒。月亮从东面升起，太阳从西面下沉，一个随着一个，分开了又合在一起。升起来称之为阳，沉下去称之为阴。在地上称之为道理，在天上称之为文彩。蒸发开来称之为雨，散发开来称之为风。炎热的东西称之为火，凝结的东西称之为冰。有形状的称之为石头，有形象的称之为星辰。夏历初一称之为早晨，夏历月终称之为昏暗。畅通称之为河川，回旋称之为深渊。平坦称之为土，累积称之为山。男女处于同一位置，山与河互相交流气息。雷与风彼此不撞击，水与火互相不接近。天与地

共同体现一种,日与月都发出相同的光。自然界是一个整体,那么万物按照常规的法则运行。降入称之为幽暗,冒出称之为光明。天地间的元气一盛一衰,虽然有所变化,但是自我并不损伤。所以阴气积聚而产生的电雷,并不是一种怪异的现象;天地日月,并不是完全两样的东西。因此说:从差别的角度观察,肝与胆是不同的脏腑,楚国与越国是不同的国家;从相同的角度来观察,千姿百态的万物都是由同一的物质所组成。

因此大道的极端,混成一体,而没有分别,无论是得是失都默默无闻。伏羲把绳子打个结头表示某种记号,神农教会老百姓进行耕种,违反这一套方法则不能生存,遵循这一套方法就能生存。又哪里知道贪污要遭到惩罚,而廉洁会享受声名呢?这样就使大德的纲要,不分内外罢了。造瓦器的转轮十分坚固,而制造的方法则是同一的。要追求清静与寂寞,就必须排除心中的杂念去耐心等待,不必去分辨什么善与恶,不必去争论谁是谁非。故从相反的角度去观察万物往往能获得真实的情况。儒家、墨家之后,名家“离坚白”的主张就应运而生,一旦吉凶与事物挂起钩来,那么心中自然会产生一得一失的念头。大家纠集在一起,形成宗派,然后互相辩论彼此攻击。以前齐国的豪杰,晋国的士大夫,都曾经闭着眼睛鼓起勇气来分别宣扬自己的学说了。他们都认为一百年的寿命难以达到,而平时蹉跎岁月,感到生命无常。他们都把仆人与马车搞得十分堂皇,把衣服搞得很华丽,又准备美丽的珍珠与玉器,同时把家中的幕布及外墙装饰一新,然后出外去取媚君主,归来则欺骗父兄,矫揉造作地显示自己的才能与智慧,纷纷纵横天下追求功名富贵。家族往往由于自作聪明的儿子而遭到残害,国家往往由于自以为才华非凡的大臣的瞎搞而遭到灭亡。因此这些人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结局而自我伤害,原因是由于受到世俗的制约。

所以山中的大树由于质量不佳,虽长得很大,但工匠不会去砍

伐它；大风吹动自然界几万个大大小小的洞穴，发出声音互相唱和，一会儿又没有声响。鹅遭到宰杀，是由于它失去了会叫的天性而只剩下一个混浊的外貌；龟无论是生还是死，它都受到人们的珍视，是由于通过龟卜能够预知吉凶，因此，超俗脱凡的人往往使自己的天性保持一种清明的状态，而不在乎自己的外面显得混浊。

对于各家言论进行吹毛求疵，抓住一点进行繁琐的分析与辩论，这是德行败坏的一种开端。气候的四季变化，容易导致身体患病；不能专心一致，这是芸芸众生的过失。所以说把马车装备得很好的人，他的行程也不一定会顺利；把成败得失考虑得极其仔细的人，往往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庄子看见这些世态人情，所以就论述道德的奥妙。叙述“无为”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编一些寓言推而广之，假托一些事物表达言外之意，怎么可能去贪图进入咸阳大门而与聚集在稷下的一些名人雅士去争论辨说呢？”

在座几位客人，听到此像微风与水波一样摇摇摆摆。吃惊地互相望着，并慌乱地退下，跌跌撞撞地一个接着一个地逃开。后来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扎实的学问，而感到惭愧。

据《阮嗣宗集·达庄论》改写

二 治世篇

畋猎问政

春秋时期，齐国国君桓公执政，他打算游历齐国的东部，问相大夫管仲：

“我准备出游，往东到芝罘，再南转琅琊，可是司马却对我说，应当做得像先王生前出游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管仲回答：“凡国君出游，分为‘游’、‘夕’、‘亡’、‘荒’四种。春出，要留意百姓在农业生产上有没有困难，对有困难的设法帮助，这叫‘游’；秋行，要留心农民的收成情况，对不足的给予补助，这叫‘夕’；如果带上大队人马出行，一路上光是吃喝游玩而开销于民，那就叫‘亡’；如再恣意游乐，留恋在外，长久不归，就叫作‘荒’了。以前先王出行，对人民负有‘游’和‘夕’的责任，而自己却从没有‘亡’和‘荒’的行为。”

桓公顿感明白，拜谢管仲说：“这正是宝贵的法度啊。”

管仲又对桓公说：“声音虽然没有翅膀，可能够传到远方；性情尽管看不见根基，却能够巩固持久。人的心性，也不因地位高低而就有了贵贱之分。大王就该做到感情持久，言语谨慎，以保持心性的尊贵，这才是弘扬‘道’的精神。”

桓公退而称谢，说：“我愿意多得先生指教。”

管仲继续说：“世界万物，若论能负重，都超不过自身；能历险，又比不上口舌；久远，则长不过时间。肩负重任，历经险途而又能长期坚持，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做到。”

桓公大受启发，再次退后拜谢，并急切地说：“先生快把这些道理讲给我听听。”

管仲接着说：“饮食起居，是用以保养人的心性；好恶、喜怒、哀

乐称为人的六气，是由心性产生的情感变化；能聪明地处世待事，是心性培养的功能。所以，圣人对自己的饮食起居都讲究调节，安排得合理而有规律，以控制住六气的变化，严禁美声女色过分侵蚀，并且不作出邪僻的行为，不说背理的言论，静养心性，所以才称得是圣。圣者具有‘仁’和‘义’，仁出自于内心，义施行于身外，要达到‘仁’，就不能利用王位去谋取私利，猎取私名；要做到‘义’，就不可取代他人而自立为王，年过七十就应该交出政务。因此，圣人总是崇尚修养德性而轻视建树功业，重视道而轻视物利。道德在身，就能不被物利所诱惑。即使身居茅屋陋室，也是心中坦然，毫无怨色；或是执掌朝政治理天下，也不会有骄傲之态。这样，才可以成为天下之君王。其之所以被人称作有德，就是不必发动，人们也知道怎样去努力；不用言语，人们也能够理解他的意图；无所为，事情也能办成；不召唤，人们也会来聚集。这就是德的作用。打个比喻来说，苍天、君王和心，三者如同一理，苍天不用发动，经过四季依时的运行，地上万物都会发育生长；君王不必躬亲，通过发布的政令，下面就会万事成功；心虽静而不动，依靠四肢耳目的使用，万事都能顺应其意图。交游虽少，而来亲近的人很多，就是知人；出力虽少，而成效很好，就是会办事；听一言就能贯通万物的，叫懂得道。说话虽多却不得当，不如少说；学问虽广却不能反省，一定会生出邪恶。孝悌是仁之本，忠信是交流的凭借，如果内不修孝悌，外不行忠信，离开这四项法则而空谈学问，就会自亡其身。”

桓公听罢，大为高兴。

《管子·戒》

探病求贤

管仲生病，卧床在家，桓公登门去慰问。询问过病情后，桓公问起国政，说：

“实不相瞒，先生的病很重了，如果不能治好，我把国家大政托付给谁呢？”

桓公又问：“你看鲍叔如何？”

管仲回答说：“鲍叔是个君子。倘你违背‘道’行事，就是让他拥有一个千辆兵车之国，他也不肯接受。但不可把辅政重任托给他。他为人善恶分明，一见到别人有恶行，就会记恨终身，不宜委以重任。”

桓公又问：“那么谁能当此重任呢？”

管仲想了想，说：“我看隰(xí)朋可以，此人眼光远大又能虚心下问。我以为，恩德待人叫做仁，施财舍物叫做良，若要别人心服，即使是用做好事去压服别人，也是不行的，只能通过熏陶感化。对治理国家来说，不必处处都得去管；对管理家庭来说，也不必事事非得知道。隰朋就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他能居家不忘公事，在公也不忘私事；对待国君不存贰心，却也并不因此不考虑自己。他曾经用齐国的钱，救济了五十多户贫困的百姓，而受惠者并不知道是他所为。能称得上大仁的，还不是隰朋么？”

桓公赞同，又发问：

“我如不幸失去先生，诸大夫还能使国家安宁吗？”

管仲随即回答：“您可以自己衡量，鲍叔牙正直，宾胥无善良，宁戚能干，曹孙宿会说，都各有所长。”

桓公说：“这四位都是难得的人材，谁只要能得到其中一人辅

助，就对国家大有好处。然而，现在四人全为我所用，却还未能使国家安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管仲答道：“大王有所不知，这四人之长处，也是他们的短处。鲍叔为人好直，却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直；宾胥无为人好善，也不能为国家而牺牲其善；宁戚为人能干，但不能适可而止；曹孙宿为人能说，也不能取信后就住口不言。依我看来，只有按照消长盈亏之势，与百姓共屈伸，然后才能使国家长久安宁。能做到这一点，还是隰朋才行！隰朋为人，行动举事之前先估计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说到这里，管仲长叹一声，接下去又说：

“天生隰朋，本来是我的好助手，犹如我的舌头。如今，我身体都要死了，舌头还能单独存在么？”

管仲又说：“江、黄两个国家，离楚国很近。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把它们归还给楚国，否则，楚国一定会去吞并的。楚国出兵而我们不去救援，那不好；如果齐国出兵援救，战乱就从此而起了。”桓公称是。

管仲继续对桓公说：“有三个人是齐国的祸根，犹如三只动唇露齿的恶狗，分别住在京城的东、北和西面。一天到晚准备咬人，现在被我用木枷锁着而无法得逞。这三个人就是易牙、竖刁和卫国公子开方。易牙连自己的儿子也不爱，怎么可能爱国君呢？竖刁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爱，也怎么可能爱国君呢？开方是卫国的太子，他舍弃大国太子的地位来侍奉于您，一定有很大的贪欲，希望从您身上得到超过有千辆兵车大国的东西。你一定要去掉他们。”

桓公答应管仲，一定照办。

不久，管仲去世了，十个月以后，隰朋也相继去世。桓公听从管仲的话，把易牙、竖刁和卫国公子开方都罢免了。但是，桓公因为吃东西感到五味不佳，于是把易牙重新召了回来；宫里混乱，又召回了竖刁；又因为长久听不到甜言密语，就把卫国公子开方召了回

来，把管仲的告诫抛在脑后。

桓公晚年失政，内不估量国力；外不重视和邻国修好，而对四邻滥加征伐，国运由强盛转向衰弱。桓公死后，他的六个儿子争夺王位。易牙、开方勾结竖刁，乘机作乱，滥杀大臣，拥立公子无亏当上了国君，这场宫廷争夺闹得宫中大乱，连桓公的尸体也没人管，停放床上六十七天才得入殓，又在大厅中摆置了九个月才入土安葬。齐孝公逃出齐国，到宋国去求救。宋襄公会合各国诸侯，率领军队讨伐齐国。在一个叫鞌(yàn)的地方(今济南历城县境内)与齐国迎战的军队接仗。齐军大败，宋襄公率军攻入齐国都城，杀死公子无亏，拥立孝公为新君，宋军才奏凯而归。宋襄公在位十三年，齐桓公在位四十二年。

《管子·戒》

齐桓公见鬼

齐桓公在大泽中打猎，他让管仲为他驾车，游猎活动刚进行一半，桓公突然反常地拉着管仲的手问：“仲父，你见到什么没有？”

管仲回答：“我什么也没有见到啊？”

桓公就此中止打猎回宫，并且感到疲惫困顿，厌厌生起病来，好几天不出宫门。

这件事情被有个叫皇子告敖大夫知道了，他对齐桓公讲：“大王的病由疑神痴鬼伤害躯体而致，并非什么鬼所损，大王你要知道，在人的躯体内有气在周流，倘若气流不畅就会郁结凝滞，终致气散魄飞，道力不济，而丧失了应变外界的能力。人有郁结之气，如在上而不通达于下，就容易发怒；如在下而不通达于上，就会终日恍惚；如上不上，下不下在人的中躯，就生心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心中有鬼’。”

“那就说说有些什么鬼。”齐桓公问道。

皇子告敖说：“鬼的名堂不少。比如水底下有个叫履的鬼，锅灶下有个叫髻的鬼，在户内有个叫烦壤的鬼，它受雷霆辖制。东北方地下有个中蛙蜃(lóng)的鬼，西北方的地下有个叫洑(yì)阳的鬼。除外，还有水中叫象罔的鬼，丘陵里的峩(xīn)鬼，高山峻岭上的夔(kuì)鬼，荒郊野外的叫彷徨鬼，草莽大泽里的委蛇(yī)鬼。它们无时无刻不危及人身，致人于心病。”

“那你细说说草莽大泽里的委蛇鬼是何等模样？”齐桓公又接着说。

皇子告敖说：“委蛇，它的躯体壮如车轮，高如车辕，头戴红色冠冕，身穿紫色大衫。它最害怕也最讨厌大车的辘辘声，一听这声音他会站立着双手捧住脑袋。但是凡犯上它所染的病人大都是霸主或是即将称霸的人。”

齐桓公忽地哈哈放声大笑说：

“我在草莽大泽中遇到的就是它。”

随即他匆匆地整顿衣帽，并和告敖一起登上大堂继续交谈，全无病容。

《庄子外篇·达生》

相狗、相马的徐无鬼

徐无鬼因女(吕 汝)商的介绍拜见魏武侯，武侯似嘲似慰地说：“先生受苦了，此番来是不是经受不了山林的清苦才下山见我的？”

徐无鬼说：“我有什么劳苦要你抚慰的呢？我是来慰劳大王的。”

大王因要满足嗜好欲望，心生喜好和憎恶，而性命被搅得疲惫不堪。所以我来慰问你的劳苦。

武侯愕然，无言可答，顿了一会，徐无鬼又说：“我还要告诉大王，我懂相术。擅长相狗和相马，能从狗的外形体态观察判别狗的优劣。下等品类的狗，只求果腹饱肚子，习性如同野猫狸狴一般；中等品类的狗意气高扬，其性总是抬着头看太阳；上等品类的狗，像似忘了自身的形体存在。至于我的相狗本领不如我相马的本领。相马很有讲究，视其高矮一定合于绳墨规矩，体拱弯曲必须合于钩弧；该方则方，该圆则圆。这样的马固然全国少见，但还不如天下的良马。天下良马自然成材，似静又似动；似息歇又似奔腾；像是忘掉自身的存在，但奔跑起来，超轶绝尘，不知有所止境。”

武侯听到这里有点高兴，他笑了起来，不像先前惘然。

徐无鬼告别武侯，同女商一起离宫。途中女商问徐无鬼：

“先生说了些什么使大王那么高兴？往常我们也同国君高谈，大到诗、书、礼、乐；细到韬略兵法，奉侍大王有功的人不可胜数，从未见过大王开过笑颜。你告诉我究竟讲些什么？”

徐无鬼说：“我只是告诉他我会相狗、相马而已。”

女商诧异的问：“真是这样吗？”

徐无鬼说：“你大概没有听过有关越地流放人的事吧！他们讲刚离国时，遇见乡人十分高兴；离家去乡十多天，看见国中的故物倍有感情；在国家外呆了一年多，看到家乡的人会欣喜万分。离国去家越久，思念之情越深。至于那些遁逃于荒无人迹的隐匿者，终年累月出没在藜藿野草的丛中，听到人走路脚步声就感到欣慰，更何况兄弟亲戚在身旁说笑谈心呢！大王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亲切的语言，尚且谁也没有用真心诚挚的语言同他相谈说笑呢！我想这是高兴的原因吧！”

《庄子杂篇·徐无鬼》

蜗角之争

魏惠王八年，齐威王二十六年，惠王魏莹和威王田牟结盟誓约：彼此和好，不相征伐。几年之后，齐威王田牟背信弃义，毁约侵扰。魏惠王大怒，准备派刺客刺杀田牟。这事被职掌军队的犀首公孙衍知道了。他以为这是奇耻大辱，便对惠王说：

“大王为一国的君侯，拥用革甲战车万乘不用，却派遣无官无职的一介匹夫行刺报复，实在有些不体面，不如请大王让我率领二十万大军攻击齐国。先破他的城池，俘虏他的百姓，牵走他的牛马，使田牟坐寐不安，忧心忡忡，燥热壅塞其内心，痼疽萌发其背脊，然后乘其卧病不起长驱直入，赶走他的良将田忌，再生擒威王。那时任你发落，猛击他的后背，折断他的脊梁，凯歌旋师，岂不胜于刺客之举。”

公孙衍说完，魏莹另一个大臣季子却不以为然，他说：“常言道‘夫子怀道，不事征伐’。魏齐两国关系比如修建七丈高墙，已化了很多的功夫，眼见城墙建就，因小事将它毁坏，这是劳民伤财的事，人人都会痛心。试想迄止背约之前，两国已经七年没有用兵，修文偃武，干戈静息，这是两国稳定的基业。如按公孙衍所为，基业必毁，肇事滋乱，由此而出。他的话听不得。”

站在魏惠王旁边的华子听了公孙衍、季子的进谏，认为两个人的主张都不可取。他对魏莹说：

“善于巧言，煽动攻伐齐国的人，固然是制造祸乱的元凶。但善于辞令，游说不出兵保护国家基业的，也是祸乱的魁首。他们不能忘言行道，以是非为念，滋扰人心。”

魏惠王有点不理解，就问华子：“按你所说，这件事该如何处

理？”

华子说：“至道在于清虚淡漠，物我兼忘。大王只消舍去欲念，循道行事，或争或夺自会消解。”

魏惠王闻言不语。却启发了在旁的惠施。散朝以后惠施就去见梁国的一个贤人戴晋人，并要戴晋人去见魏惠王。

戴晋人见过魏惠王就问：“大王可曾见过蜗牛？”

“当然见过，那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软体动物。”

“大王听说过吗，就在这微不足道的软体动物头部有个两国相争的故事。一个在左角的称为触氏，一个在右角的称为蛮氏。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土地互相杀戮，动辄死伤数万人，双方常常因互相追逐残兵败将，十天、半月而不罢休？”

魏惠王不耐烦说：“唉呀，这不是实在的事，纯系荒诞之言，不足为信。”

“话虽是这么说，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大王想想，天地四方有没有穷尽？”

“天地无穷无尽。”

“这就对了，知道道的人，心在无穷无尽之外，身体却在四海九州之内的一个彼此通达的国家内，这种情况把它说成似无似有，似大似小，可以不可以？”

“可以。”惠王答道。

“既然可以，那末，以四海九州之大、之有，放在无穷无尽的浩瀚宇宙之中，就显得微乎其微，甚至忽略不计。这岂不是等于小和等于无吗？”

“可以这么说。”

“大王同意这个说法，不妨再想想：魏国是人迹通达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有个首都大梁，大梁内有个大王，一个国家、一个大梁、一个大王，在宇宙中小得忽略不计、等于没有。这个不计、没有，

同触、蛮氏国的不存在又有什么区别呢？”

魏莹始有领略地说：“似无什么区别。”

戴晋人讲完便告辞而去。魏莹若有所失，怅然不已。惠施来见，他对惠施说：

“刚才来的客人真是个大智大慧的人，他讲的一些道理恐怕连古代的圣贤都没法同他相比。”

惠施说：“大王所言并不过分。这同吹孔发音一样，吹管竽排箫的孔，声音宏亮而大，吹剑头的环孔，声音轻微而细。尧和舜人人称誉，但这种称誉和戴晋人的智慧相比，犹如剑头环孔一般，声音细小轻微不足以发聋振聩。”

《庄子杂篇·则阳》

柏矩哭尸

柏矩是老子的弟子，一天他对老师讲：

“老师，我请求您同意我出去周游天下。”

老聃看看他说：“依我看就免了罢！你说的天下，就同这里一样，何必远行。”

柏矩听不进，执意要远游。老聃不再多讲就问他：

“你打算先去哪里？”

“弟子想从齐国开始。”

老聃不语。

柏矩到了齐地，正好看到一具被处死刑的尸体暴于街市，他忙上前将尸体调理一番，然后脱下自己的外衣覆盖尸体，接着仰天大哭，并诉说：

“我说死鬼啊死鬼！天底下的灾难怎么会被你碰上的呢！当道

的说,不要去做强盗,不要去杀人。而他们哪会知道天下有荣辱之分,就会生出各种弊端;有了财富积累,争斗会由此而生。现在弊病已起,争端不绝,人们穷困不已,想要不出现你这样人,谁能办得到?现在世道不如古代时候,那时治理百姓的人,将所得归之于民,所失归咎于己;把对的予以百姓,错的留给自己。遇到百姓受损害,就私下责备自己。而眼下呢?他们掩饰事情真相,愚弄无知百姓;碰上麻烦的事情,不尽心克服,却要处罚他人。这等于要人们去走一条力所不及的远道,还责怪人们不力。除此而外,当民众智穷力竭时,他们又用虚假的东西来敷衍。久而久之,人间怎会不弄虚作假。心力不足就作假,智慧不足则欺骗,财力不足就行盗。而今出现尔等行径,究竟责怪谁才算公平呢?”

《庄子杂篇·则阳》

渭水垂钓

周文王巡视臧地,在渭水河畔发现一个渔夫模样的人在垂钓,但是这个钓者不用钓饵,钓竿上也不设钓钩。文王心里明白,这是一个不经意得失、向往自由逍遥的异人。文王想这个奇人何不推荐他管理政事呢?一会儿他又想到会招致父兄、大臣的非议。于是,第二天早朝,文王召集群臣佯言道:

“昨夜我梦见一个能人,面孔微黑,颊腮有髯,骑着一匹马蹄偏红的良马。他对我说‘你的国政大事必须托付臧地的一个贤者,百姓才不致罹祸遭乱。’”

诸大夫急忙说:“先君王季历面黑多髯,好乘驳马,马蹄偏赤,莫不是先王托的梦吗?”

文王说:“你们所言或许对的,不妨问问天,占个卜吧。”

诸大夫说：“有疑占卜，既已确定先王，何必再占卜呢？”

“既然如此，就这样办了。”

文王说完就到渭水畔迎接臧丈人，并且拜为卿辅，授权治理朝政。

臧丈人辅政，前出典章宪法，按既定的实施，一概不废，同时对偏僻尚未颁布法规的地区不再追加。三年以后，文王巡察四境看见谏诤之士的馆舍全都解散，地方主政官不显功自居，别处的度量也不入境；上下太平，远近同轨协调。文王问臧丈人为什么会这样，臧丈人告诉他：

“现在天下大同，不再需要谏士游说策划，他们无事可做，自然人走馆散；主政官不逞才露能，洁然自成而同心协力，有功不显，则无功可居；度量统一，百姓生活安定，民心凝聚，规趋合一，各地诸侯不敢徒生贰心。所以举国上下、五等守分，四方宁静。”

文王钦佩臧丈人理政有方，嘉奖他为太师，并执弟子礼向臧丈人请教：

“像今天的政治可不可以推及天下？”

臧丈人听了文王的话，显得茫然不知的样子，未予回答。

第二天早上，臧丈人照样处理公务。到了晚上，他毫无眷恋地挂印而去，就此隐遁。

臧丈人是本着无为而治的，无为之治的成功不在于人为，在于由物而化；无为不求名声，事成身退。身退，成于物的，不一定能成于天下之物；能治周初的无为之政，不一定能治天下之政。这个道理并非人人理解。像颜回就向孔子问道：“文王的道和德是不是到了足以令人信服的程度，如果真的人人信服，俗语说‘真人不说梦’，文王又何必借梦喻事呢？”

孔子说：“你不要乱揣摩，文王是委任臧丈人行事，而不用自己的意志影响别人，他是付之物化，并非自任。臧丈人精于妙理，及时

引发百姓倾刻之情在当悟未悟之间，据实引导物物自化，顺从了苍生的愿望。至于文王说梦也是引导物性的一个办法，不足为怪。”

《庄子外篇·田子方》

黄帝与牧童

轩辕氏黄帝一心寄寓玄道，特地到荥阳密县的具茨山拜访大隗。同行的有：驾车的方明，陪在车右的昌寓，先头引马的张若、习朋，随从车后的昆门、滑稽。不想到了泰隗山以南的襄城郊野，七个人都迷失方向，不辨去路。这时正好有个牧马的童子走来，于是黄帝就上前问道：

“请问，你知道具茨山在哪里？”

“知道。”

“再请问，你知道大隗吗？他住在哪儿？”

“是的，我也知道。”

黄帝暗暗称奇，心中思忖：“这个童子真了不起，不但知道具茨山的所在，而且还知道大隗的居处，想必是同大隗有交往的非凡之辈，何不先听听他对治理天下办法呢？”

童子见黄帝问天下的治理之道，就回答说：“拥有天下和治理天下的人就像你我现在这样，各人相安地自理其身，不为有为所役使。无为则无物，无物则无事，无事则民自化，哪里还需求什么法儿呢？”

想当初，我在少年时期，曾经周游天地六合之内的喧嚣尘世，染有目眩迷乱的病症，没法儿体验真道。后来有位长者教我：‘你应乘坐日新月异的车子，昼作夜息地遨游六合之外，逍遥于襄阳的郊野，病就会痊愈’。我遵嘱照做，不只健康恢复，而且还能像今天这

样的心游于物外，浪迹天地四方。我想理国和治身的道理差不多，不必再需我详说了。”

黄帝似悟出一些道道，感叹地说：

“如此看来，治理天下实在不是你我之辈的事，即使这样，我还要冒昧地问，治理天下由民自得自化的道究竟在什么地方？”

童子闻言沉默不语。黄帝再问，童子才说：“治理天下的人是牧养苍生，此非圣人所务。你一而再地问，那我告诉你就如牧养马匹一样，除去其中的害马。害马，是该马不守本份，超出了本份方始为害。治国的人首要在于治理其身，治理自身莫不先于守份，守份便能顺从自然无为而化。不然的话，就不守本份马一样，成为害群之马。”

黄帝顿然觉悟，由衷钦羡，再次叩拜行礼，口称见到了“天师”大隗，率领众人向童子告别而返。

《庄子杂篇·徐无鬼》

说 剑

从前，赵国的国君赵文王很喜欢剑术，他养了三千多名剑客，日日夜夜在宫里比剑格斗，即使为此丧命的剑士年以百计，文王却嗜好不改，乐此不疲。三年后，朝政弛懈，国运日衰，其他诸侯暗中窥伺，准备攻伐取而代之。这件事传到赵王的儿子太子悝那里，他十分忧虑地同左右商量如何说服大王停止击剑。有人建议太子悝找庄子来试试，太子悝从言便派人带上千金重酬去请庄子。

却说使者拜见庄子，说明来意，随后奉上千金。庄子愿见太子，却拒绝收取千金重酬。

庄子见太子悝问：“有事尽可相召，为什么要厚遗千金？”

太子悝彬彬有理地说：“久闻先生明达睿智，才以千金重托，先生既不赏光，我也不敢相求了。”

庄子踌躇一会对太子说：“据使者所言，太子要我去说服大王戒除恶性的嗜好，果真如此的话，我去劝说，上不合大王的心愿，下又不合太子的旨意，已经罪不容诛，刀斧加身，性命尚且不保，留你千金又有何用处？假如我按太子的意思说服了大王，赵国那么大，要什么有什么，谁又在乎区区千金？”

太子觉得庄子的话有道理，不再拘泥酬金之事，但又犯愁地告诉庄子：“大王接见的皆是剑客，且个个都是披头散发，鬓幅不修；帽沿下垂，缨结歪扭；身着短打，后髦横披；逢人眦目怒睁，寡言默语。先生儒服打扮恐无济于事。”

庄子说：“不必犯难，我懂剑术，只管制一套剑服就是了。”

三天过后，庄子穿着剑服与太子到宫殿会见赵王。赵王已经拿着剑等候他俩。庄子见赵王既不俯首碎步，也不拜跪。赵王不悦地问：“夫子有何见教，要劳动太子事先引荐。”

“臣听说大王喜欢剑术，特意烦请太子引见论剑之道。”

“你的剑术有甚精湛独步，敢出此言？”赵王又问。

“不论我的剑道则已，如论我的剑道，它能于十步之内取人性命，且可杀得千里不留一人。”

赵王惊喜地问：“夫子之剑莫非是天下无敌之剑？”

“论剑之道，出手于虚，故露破绽诱敌，动手在敌之后，刺剑却要在敌之先。此谓之忘己虚心，开通利物，感而后应，机照物先的剑道。”庄子说到这里就要同赵王比试。

赵王说：“今于到此作罢，夫子暂回馆舍休息，待本王安排定当再行比试。”

庄子告辞的第二天，赵王选拔剑士，一连七日，死伤六十多人，最终选出五、六人准备同庄子比剑。

这天，赵王召庄子进宫，他指着剑士对庄子说：“夫子与他们比个高下优劣，意为如何？”

“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庄子答道。

“夫子比剑需用什么样式的剑把？长短如何？”赵王问。

“我对此并不讲究，任何剑把皆可，不过我有三柄剑，由大夫代我选择一柄后，再行比试怎样？”

赵王说：“但不知夫子有哪三柄剑，不妨讲来让本王听听。”

庄子答：“一柄是天子剑，一柄是诸侯剑，一柄是庶人剑，大王需我取哪一种？”

赵王奇怪地问：“什么叫做诸侯剑？”

“诸侯之剑，智勇之士为剑端，清廉之士为剑刃，贤良之士为剑背，忠诚之士为剑环，豪杰之士为剑铗。这柄剑效法天地之象，溶冶万物之情铸就。持其向前，无人敢于抵档，刺上，上不能躲，扎下，下莫能逃，四下挥舞起来无敌敢于接近。这柄剑，上镶浑圆苍穹，闪烁日月星三光；下嵌山川地理，顺应四时而藏用，因循民意而举措，具有雷霆之势，四海黎民无不归附。这就是诸侯之剑。”

“那么庶人之剑呢？”赵王继续地问。

“庶人之剑就是披头散发，逢人相击，上斩颈项，下刺五腑。这柄剑和斗鸡没有什么两样，于国于家毫无利益，不足为取。今见大王拥天子之尊，却受此庶人之剑，我深为大王惋惜。”

赵王恍然有悟，忙拉着庄子的手上殿，吩咐内侍设宴。庄子入座，赵王愧疚地来回走动。

庄子安慰道：“大王且请坐下，心情自会平静。今奉大王之命，我已如实奏达了，现下微臣也该告退了。”

庄子论剑以后，赵王闭门思过，三个月不出宫门。那些剑士得不到赵王的礼遇，十分羞愧，纷纷饮恨自杀。

《庄子杂篇·说剑》

孔子、渔父问答

孔子是位周游天下、醉心于圣贤之道、讲求诗书之礼的智者。有一次，他率领子路、子贡漫游在江滨树林，其林葱葱郁郁，蔽日荫地，其内有个四周都是杏树的土冈。孔子登冈操琴高歌，弟子席地阅读，调养心性。顷间有个渔父撑船而来。但见渔父鬓毛衰(cuī)白，长发披肩，不戴冠巾，捋看袖口的双手娴熟地把小舟撑到岸边，然后登岸又利落地系好缆绳，走近土冈而坐。他左手抵着膝盖，右手支着下颏，倾听孔子歌唱。孔子曲终歌毕，渔父便招呼子路、子贡，子路、子贡恭敬地走了过去。

“那位先生是谁，做什么事的？”渔父指着孔子问。

“先生是鲁国的君子呀！”子路自豪地答道。

渔父又问：“那位先生氏何部族？”

“孔氏家族。”子路又答。

“孔子信仰什么？以何学业修行其身？”

子路缄口不答，子贡却说：“家师率性谦和，以忠信为本，力行先圣仁义，整饬礼乐，简选教化人才；且主张上忠于国君，下教育黎民，化物齐等造福天下。这就是家师所从的事业。”

“他是拥有疆土的君主吗？”

“不是。”子贡答。

“那是辅助王侯的佐臣喽？”

“也不是。”

渔父笑着起身，准备回船，一面整理衣衫，一面说道：

“孔氏的主张确实是至仁至善，可惜他无势位的凭恃，非但不能成事，恐怕连自身也难周全。他偏行仁义，劳心伤神，势必迷误真

性。性，人的根本，根本失却就远离本真的玄道，可叹啊可叹！”渔父言毕去解缆上船。

子路、子贡回见孔子，将渔父的话告诉他，孔子惊奇地推开琴，自言自语地说：莫非遇到圣人了。随即走下杏坛去追渔父，赶到水边渔父正撑篙启行。他蓦然回首见孔子追来，就侧身而立。恭谨的孔子面对渔父背着船行方向一拜、再拜。

“先生有何见教？”渔父问。

“刚才弟子转达高言宏论，孔丘愚钝不敏，不解其中的玄奥，特来承领大教，请先生顺风揭示，指点我辅佐之策的不足。”

渔父笑了起来，接着他说：“先生如此好学也太认真了。”

孔子再施大礼，起身而言：“孔丘自幼读书学习，迄今已经六十九岁，虽说勤学不辍，但还未谙至圣大道的教化要旨，怎敢不虔恪虚心呢？”

“‘虎啸风驰，龙兴云布’，自然的规律使其如此。先生志在教化宇内，我是志在方外，大凡物类相同的，自然地聚集在一块；声调相同的，也自然地彼此应和。先生既然有求，不妨就我的见识说说先生经世事业的得失。

先生的事业以仁义教化为宗旨，以治理世间人事为学问。当今天下的人事，不外天子、诸侯、大夫、庶人百姓四等。四等人都能自治、自正的各守本份，那种不治之治是最理想的。假如，四等逾出规矩、上下相冒不守本份，那末世乱由此而滋生，祸咎由此而种植。所以，讲到治世，首在百官各司其职，尽忠职守；百姓自力其务，勤奋劳作。上下左右彼此不相侵袭，世道才会安然无事。不过这是从道理上讲的，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如此，与之相反，存在着种种困扰：

田亩荒芜，民不温饱；苛捐徭役，百姓困苦；家庭不睦，人伦破坏。这是黎民百姓所属的困扰。

论才不胜任职守，部属疏远敷衍，不恤民情，功业不显，俸禄难

凭恃。这是大夫之属的困扰。

朝廷没有忠臣辅政，政纲松弛；官用匮乏，贡物次劣；春秋以来的会盟不按规定进行，与天子离心离德，这是诸侯之属的困扰。

阴阳颠倒失和，四季寒暑不调，天灾频频，万物毁损；诸侯与中央抗礼，擅自杀伐，人祸连连，万物涂炭。这是天子有司、公卿之属的困扰。

面对人间的四种困扰，先生既不像天子、诸侯拥有执政的权势，又不像宰辅卿相拥有职掌的名份，擅自整饬礼乐，造就人才，以人伦教化苍生、正齐群物，岂不是多管闲事吗？尚且人间有八个陋习和四个祸患：

不该由你做的事，你一定要去做，这叫作‘总’；

人不愿听取或采纳你的意见，你不顾他人的意愿，一而再、再而三的唠叨，这叫作‘佞’；

视望人的意气，察颜观色，一味迎合或诱导其言的，这叫作‘谄’；

为了苟且顺物，不辨是非曲折地投人所好，这叫作‘谀’；

另有用心地渲染他人的过错，标榜自己，这叫作‘谗’；

贪图利益，疏远朋友，离析亲戚，乃至反目成仇，这叫作‘贼’；

以己所需结党营私，亲近的，即非善类也要力荐而用，交往不深的，纵有才干而诋毁不用，这叫做‘慝’；

不分原则，两面讨好，暗中引发所喜而攫取其利，这叫作‘险’。

人染此八种恶习，于外，足以乱民害民，于内，足以损害自己人格。君子不会引其为友，开明君主也不会用其佐国辅政。

至于四个祸患：喜欢办理大事，任意更改常制而猎取功名，这种好大喜功叫作‘叨’；

凭借小聪明，擅权行事而损害他人，这种刚愎自用叫作‘贪’；

明知有错，闻过不改却变本加厉，这种闻谏乖戾叫作‘狠’；

相同意见则罢，相左的即使正确也要挑剔、反对，这种仗权势、凭意气用事叫作‘矜’。

先生如能屏除人间的八种弊端，消弭四个祸患，才可以谈到仁义教化，否则只是空想。”

孔子敛容长叹，随后再拜，问道：“我在鲁两次不被重用，在卫被驱逐之耻，在宋遭罚役之辱，在陈、蔡受围攻，至今还弄不清楚因何会落得如此的对待和遭遇？”

渔父惨淡而同情地说：“先生真是执迷不悟！有种人心怀自危，看见自个影子也会畏惧，常会厌恶自己足迹而逃避。没有想到逃得愈快、愈远，留下的足迹愈多，影子也会跟随得愈快、愈紧。愈快、愈紧又总认为跑得慢，感到慢就益发加速，直到因快跑不停心力交瘁而死。这种人就是不懂得蔽阴的地方或站在原地不会出现影子和足迹的道理，不免有点愚昧。今日有幸会见先生谈及道真，只望日后互勉而已。我走了，我走了。”

渔父边讲边撑篙离岸，顺流而下，隐没在芦苇丛中。

孔子凝神佇立，目送渔父，颜渊车头转向，子路执辔侍候，他全然没有察觉。一直等到舟远波定，孔子方才回身。

《庄子杂篇·渔父》

马体人心

赵襄王听说王子期擅长驾御马车，便向他学习。学完后与王子期比试，一连赛了三次，换了三次马，赵襄王总是输给王子期。

赵襄王觉得奇怪，对王子期说：“寡人向你学习驾车之术，比了三次都落后于你，可见你并未将所有的本领传授给我。”

王子期答道：“岂敢！臣已将全部的驾御之术教给大王了。只

是大王在实际运用中有所不当。驾驭马车重要的是将马和车安置协调,然后投入全心,如此方能驾车急驶行远。可大王落后时便急着想追上我,领先时又唯恐被我追上。相互比试,总有先后之分,可大王将胜负之心全用在我身上,而不是一心用在驾车上,这怎么能驾驭好马车呢?大王落后于我的原因就在这里。”

郑国与楚国有过旧怨。一次郑国为邻国所围,危在旦夕。郑国便托晋国向楚国求援。楚王不计前仇,派兵为郑国解了危。楚国王公白公胜的父亲太子建为郑国所杀,白公胜一直怀恨在心,他见楚王出兵相助郑国,心中大怒,生出谋反之心。朝罢以后,白公胜一心想着谋反的事,手持马锥出殿,深思之中马锥刺到脸颊上,血流满地都没有发觉。此事传到郑国,郑国人说:“白公胜忘了脸面被刺,可他谋反复仇的心事是不会忘的。”

因此,一般人对未来之事考虑得出了神,对眼前之事就会忽略,所谓“其出弥远者,其智弥少”。然而智慧高明的人却不会拘泥于一时一事。他既能谋远,又能思近,所谓“不行而知”;能将远事近况等量齐观,所谓“不见而明”;能根据形势做事,依据条件资质成就功业,发挥利用万物的作用,也即老子所谓“不为而成”。

《韩非子·喻老》

大器晚成

楚庄王在位已经三年,这三年里从未发布过一项政令,政治上毫无作为。朝内大臣看在眼里,都暗暗为楚国的命运担忧。

一日,右司马在楚庄王身边陪坐议事,趁机绕着弯子向楚庄王进言。

右司马说:“听说南山上三年前停栖一鸟,三年来既不见它振

翅飞翔，也不听到它引颈啼鸣。一只鸟这么沉默长久，不知大王您有何解说？”

楚庄王听出右司马话中有话，答道：“鸟儿三年里不展翅，那是为了长硬羽翼；不啼不鸣，则是为了观察掌握啼鸣的法则。我看这只鸟不飞则已，一飞必定冲天；不鸣则已，一鸣必定惊人，不知先生明白我说的道理吗？”

又过了半年，楚庄王开始上朝整顿朝纲，先后罢免处死了一批官吏，起用推荐多名新人，整个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后发兵徐州大败齐国；在河雍一带与晋国交战，得胜而归。又在宋国与各路诸侯联盟，一时称霸天下。

楚庄王正因为不受一时的妨害，不急于过早表露自己的治政之道，静待时机、形势的成熟，所以才成就了大的功业和名声。这正所谓“大材积久，才能成器，无声之后，方有大音。”

《韩非子·喻老》

自见之明

楚庄王欲讨伐越国，召集群臣前来商议。

杜子奏道：“大王想出兵伐越，有什么理由呢？”

楚庄王说：“越国政局混乱，兵力衰弱，现在正是打败它的时候。”

杜子听了摇头道：“以臣愚见，大王举兵伐越之事令人担忧。”

“此话怎讲？”楚庄王不解地问道。

“一个人的见解智慧就如他的双眼，能放目远眺，却难以看见自己的双睫。自从大王被秦国和晋国打败后，楚国失地数百里，表明大王的兵力仍衰弱；楚国境内有大盗庄𪔐举事，官吏却奈何他不

得,这说明楚国政局也很混乱。依我看,楚国的兵弱政乱与越国相比可要严重喽。此时大王您却想讨伐越国,这不正如人的双眼能远观而不能自视一样吗?”杜子一口气地说道。

楚庄王觉得杜子一番话有理,便不再发兵攻打越国了。

人要对他事有所认识并不困难,困难的倒在于认识自己,即所谓“自见之谓明。”

《韩非子·喻老》

伊尹陪嫁

传说商汤时期有一个古老的有莘(shēn)氏部落,部落有个女子采桑叶时在一株空心桑树里发现一个婴儿。她便抱回去献给酋长,酋长交给一个庖丁抚养,并责成庖丁弄清楚孩子的由来。

几天过后,庖丁向酋长禀报:

在伊水未形成之前,婴儿的母亲居住在现时伊水成的河道上,因身怀六甲不常出门。一个夜晚,孩子的母亲做梦,有个神人告诉她:“明天起早你看看石臼是不是渗水,如果渗水,赶快朝东面跑,万万不要回头观看。”

第二天清早,她觉得梦里的话很蹊跷,便走近石臼观看,石臼真的四周渗水。她急忙告诉左邻右舍,随后向东面跑去。约摸走出十里以外,她总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于是回头张望,发现家乡被大水淹没。惊骇之下,她木然佇立,终而变成一株中空的桑树。后来人们就叫此树为‘伊尹’。

酋长听了厨师的讲述,也就为婴儿命名为“伊尹”。

伊尹长大以后,很有才能,因是被捡来的,又是庖丁抚育培养大的,地位卑贱而不被任用。这事被邻近的商汤知道了,他差人到

有莘氏部落请伊尹。但有莘氏的首长不同意。汤便想出个与有莘氏联姻的办法，娶有莘氏首长的女儿为妻，伊尹作为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到了商汤。

《吕览·本味》

不察之察

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即位不久，继承父志向外扩张。一天他派遣使者向周天子敬王说：“我君主忽然生病，占龟问神，神说由伊水北岸的三涂山神怪作祟而致。君主派小臣与商天子，借道去三涂山求神祛灾降福。”

周敬王同意，按中央与诸侯的礼节接待他。事后，周敬王的辅臣长弘对周定公之子刘康公讲：“晋国的使者借道向涂山祈福消灾，要我中央用宾客典礼接待他，表面上做得尽善得体。但来客纠纠之貌，暗藏动机，恐怕来者不善，另有图谋。您速速回偃师封地，加强警戒，防止他们的进犯。”

刘康公想想有理，火速返回刘邑调兵遣将，集中车骑严阵以待。

晋襄王征得周敬公同意，以祭祀山神为名率队经过中原，并令大将扬子率领十二万兵马尾随于后。部队出了周天子的都城立即折道向黄河渡口孟津进发，攻取聊、阮、梁三个南方小国，三国领土被划入晋的版图。

《吕览·精渝》

攻原得卫

晋文公当年逃亡在外，沁水流域的原君对他不恭，晋文公回国即位，原地的君主又不肯顺从。于是晋文公率师伐原。

晋文公出师曾同将帅约定，攻原以七天为限。但是原邑将士死守，晋军屡战不克，七天转眼过去。晋文公见将士不能攻取，即下令撤军回晋。

他的几个参谋不理解地说：

“原军眼看不支就要投降，现在撤军前功尽弃了。”

率领兵士的官吏也要求晋文公等待两天。晋文公不同意，他说：

“军令如山，信义第一，这是国家之宝，如对军民丧失信义，固然可以得到原，但我失去了珍宝。得原失宝的事情我不愿意干。”

第二年，晋文公再度攻原，这次他同兵士约定，不攻取原不回晋。原邑得到消息，不待齐军兵临城下就投降了。

同原相近的卫国，知道晋文公讲究信义，比较可靠，主动归顺了晋文公。以前人们说：“攻原得宋”，信义所致，即指这件事。晋文公不是不想得到原，只是以不信得原不为也。诚信所得要比失信所得得到的多，归顺的不啻一个卫国。晋文王是懂得求取之道的。

《吕览·为欲》

先知与征兆

处在天地、东南西北六合之内的物物，都有着利弊关系。彼此

相生、相安就生利，相害、相侵就生危，类此的情况不可胜数。事的事态和发展与否，决定于人，人决定于对外物的欲望；欲望如没有节度，其心也会无限制；其心没有限制，人的所作所为就会变得不可想象。圣人之所以予心不迷或先知，在于能够审察事物的征兆和表象。假如不存在或不能观察事物的征兆和表象，即使尧舜那种大圣人也会像百姓庶民一样，没有什么圣贤可言。虽说征兆容易察觉，但表象的所以然却不易把握。圣人于此两者都不予以忽略或轻率地下结论，因此一般的人误以为圣人拥有神的智慧，或者以为事出侥幸。其实既不是神智，也不是偶然，是他们把握了征兆和表象的内在关系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吴起在魏任西河郡郡守，该地西接秦国，是魏黄河西岸的要塞，由于他治理有方，抑制了秦国向东的扩张，但是却引来了小人王错等的妒忌。他们在魏武侯面前中伤、毁谤吴起，武侯便将他从西河召回。

吴起、使者车骑一行抵达西河郡的岸门，吴起停下车子走上土冈，俯视西河，热泪泉涌不止，惆怅良久，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车轮滚滚，吴起沉浸思绪，他的仆人见他这般的伤感，就问他说：

“平时谈吐，主公必怀大志，视天下如视一只被扔弃的破鞋，并不珍重，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却泣涕涟涟呢？”

吴起擦拭面上的泪水，对仆人说：“你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我在想，现在君主倘是真正了解我，容我尽情地发挥才干和智能，秦国势在必亡，而西河就是魏国称雄立霸的基业。然而，君主不了解我，听信小人谗言，召之都城。要不了多久西河地区就会被秦攫取，魏国失去西河的凭恃，国势必定由此削弱。”

仆人听完哀叹两句，也无言以对。

吴起还都不堪忍受迫害，离魏去楚。此后不久，整个西河果然

被秦国并吞，魏国一天天衰落下去，秦国一天天强盛起来。这个结局，正是吴起看到征兆而哭泣而预言的。

《吕览·观表》

昏庸君主奸佞臣

春秋时期，楚平王熊居身边有个奸佞的臣子叫费无忌，他同楚太子建有怨隙，一心欲去之而后快。

楚平王为太子从秦国娶了一个妻子，其妻有美色，长得很漂亮，费无忌怂恿楚平王占为己有。楚平王占了儿媳无脸面见太子，也逐渐疏远了太子建。

费无忌阴谋得逞后进而陷害太子建，他向平王说：

“晋国能够称霸，是凭借临近的中原华夏地区，而楚国相对华夏比较偏远，所以暂时还不能同晋争霸。与其如此，不如在北部的边邑城父加紧整饬，积聚力量，以求得宋、郑、鲁、卫等中原各国的支持。城父之举，事关重大，可以责成太子从事其事，一旦时机成熟，太子图谋北方诸国，大王进取南方各地，那时楚可以立足于天下。”

楚平王以为可行，即派太子建屯守城父。

费无忌见平王中计，于是第二年再次诬陷太子及其臣属，他对平王说：

“太子建和连尹伍奢准备在方城以北的城父谋反。”

楚平王不相信地说：“这怎么说得通，太子建已是太子，他要谋什么反？”

费无忌说：“这或是以前因妻子引起的积怨，而且他自以为有了像宋那样的独立王国，且在晋、齐的嗾使下将损害楚国。眼下事

情已经清楚了。”

楚平王信以为真，杀害连尹伍奢。太子建不愿留楚而逃亡他乡。

京都左尹令邾宛颇为民众爱戴和拥护，费无忌忌恨要想杀掉邾宛。一天，他对令尹的儿子讲：

“邾宛要邀令尹和你到他家去饮酒。”

其子常就告诉令尹。

费无忌接着又去邾宛的家，对邾宛说：“令尹要来拜访你。”

邾宛奇怪地说：“我是一个贱人，不足以玷辱尊贵的令尹。即使他不怕没辱身价，我又有什么可以接待他呢？”

费无忌说：“听说令尹爱好甲冑兵器，你不妨将良冑利器全数放在门口，让令尹看看也算是招待了。”

邾宛同意，费无忌离去。

到了令尹来的这天，费无忌看见邾宛将兵器甲冑置在门的左右，卑鄙地向令尹报告：

“我险些惹祸害你令尹，邾宛将要杀你，我来时看见门口左右放着兵器。”

令尹忙叫人看个究竟，果然见有兵器深信不疑，大怒之下，冲进内厅杀害了邾宛。

令尹杀害邾宛以后，国内百姓无不愤怒，连得朝廷的卿相士大夫也没有一个不骂令尹的。

楚庄王的曾孙沈尹戌对令尹讲：

“费无忌是楚国专以谗言坑人的奸佞小人，逼走太子建，杀害城父连尹伍奢，屏绝大王的耳目为所欲为。现在又借你的手杀害许多的无辜，而激起民愤，其祸患不久就要落到你的头上。”

令尹的儿子常说：“都怪我不好，是我的罪过，请问大人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终了令尹同沈尹戌决定杀佞臣谢罪天下。次日，令尹逮捕费无忌当即处以极刑，并且灭其九族，以向国人谢罪。

《吕览·慎行》

至死翻悔

吴王夫差行将点兵伐齐，伍子胥反对说：

“现在攻击齐国没有必要。齐国同吴国习惯风俗不同，说话的语言也不相通，如果攻齐，得到土地不能同其共处，得到庶民百姓不便役使。而越国与吴国毗邻相接，疆域交接可以往来，民间习惯风俗相近，语言也相差无几。如果征服越国，土地可为吴所用，百姓可供吴役使。同样的道理，吴国在越国的重要性也是如此，吴和越势不两立，不易并存。比较而言，越于吴，好比要害部位的病灶，即使不发作，总是留在心腹之中，后患无穷；齐在吴，仅仅是皮肤的疥癣微恙，成不了人的致命危胁，要治不耽心治不好，不治尚无多大的危害。大王不正视越，而去征伐齐，等于养虎而杀猪，胜了齐国，对虎般越国的祸患仍无济于事。望大王明察。”

佞臣太宰嚭(pi)马上反对，他说：

“大王不可听他的话。我大王的号令不能够抵达天子所属及其中原诸国，是齐和晋的障碍。攻齐如能成功，吴军迁延晋国的边境，迫使晋国俯首听命。这是大王两全之策，一举而服齐、晋，那时大王的号令必行于天子所属以及中原诸国。”

吴王夫差以为太宰嚭的办法好，不采用伍子胥的谋略。

夫差调集军队，布置停当，准备出师。伍子胥仍劝夫差：

“大王决定伐齐，也只能听命于天了。上天决定吴将灭亡，会让我军大胜而归；上天决定吴将存在，会让我军徒劳无获。”

夫差不理，伍子胥双手撩起袍衿，踏着方步出宫，自信地对人说：

“可叹啊，吴国朝政自此坎坷，荆棘丛生！”

夫差带兵征伐齐国，在莱芜以东的艾陵打败齐军，告捷而归。夫差回国就杀伍子胥，伍子胥对夫差说：“你能否为我留下一只眼睛，让我有朝一日看到越国灭吴？”

言毕自杀身死。夫差将他的尸体抛之江流，并挖出眼睛来悬挂在东面的城门上，还忿忿地说：

“你怎能看到越国灭吴的一天呢？”

十余年后，越人休养生息，国力强盛，攻陷吴的国都，诛灭吴国王族的世系，摧毁夫差的宗嗣社稷，夷平吴王的清庙，生擒夫差。夫差死到临头方始悔悟，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话。临刑时说：

“九泉的死人如果有知的话，我有何脸面去见子胥呢？”

最后他用盖在死者脸上的幘(mì)布自裁。

常言说，智之贵，贵在知化。智者的可贵，贵在他能够审时度势，事先察觉事物的变化。愚蠢的人，祸患未及的时候，怎么开导他，他是不会明白的；祸患一旦酿成，他想避免和挽救，也无济于事了。像夫差垂暮昏庸、愚蠢的人，死到临头才知道愧对子胥，这样的知，还不如不知的好。

《吕览·知化》

任座直言

魏文侯宴请朝中大臣，并要公卿大夫评议自己。有的讲文侯有仁心，有的讲文侯有义气，也有的讲文侯睿知明达。挨到魏文侯的一个宾客任座评议了，任座说：

“大王是个不肖的君主，当年您攻取中山国，论功首在大王的弟弟，论义也在大王的弟弟，但是大王却封给自己的儿子。就此事而言，可知君主的不肖。”

任座言毕，举坐皆惊，魏文侯幡然变了脸色。任座不顾魏文侯如何匆匆离席而出。

接任座评议之后的是翟黄，翟黄说：“我看我们的君主是个贤明的君主。我曾听说，君主豁达贤明，他的大臣敢于或能够直言相谏。刚才任座讲的是直言，且敢于言。就此而说，足见君主的贤明。”

文侯猛然省悟，忙问翟黄：“任卿可以追回来吗？”

翟黄说：“有什么不可？忠臣一以贯之地保持忠心，不会因冒死进言躲避远处。任座不会出宫，恐怕就在厅外。”

翟黄出厅，果见任座站在台阶上。翟黄以魏文侯名义召他回厅，任座从之，文侯亲自迎他上坐，并且宣布请他为终生的上宾。

《吕览·自知》

取信于民

吴起治理西河，为了在民间建立信义，夜里派人到南门外竖起一座象征城邑的华表。第二天，他谕示百姓：

“凡在明天，有人将南门的华表推倒且取来衙前，我任命他为长大夫。”

华表，地方官家的象征，不得任意迁徙和损毁，违者当律究办。百姓谁愿去找麻烦，所以从早上到午后没有一个人来领赏。但也有跃跃欲试的，好心人劝他们：“官家的话不足为信，不要当成真的。”

有个人说：“我想去试试，掀倒华表扛到官衙，大不了不领奖赏，总不会一定要处罚我？”

他到南门扳到华表，扛到衙里见吴起。吴起立即出衙接见，当众委任他为长大夫。

这天夜里，吴起又派人到南门外竖立华表，同样按上次条件谕示城邑百姓。百姓蜂涌而至，围住了南门，互相争着扳华表。这次华表埋得很深，谁也没本事将它扳倒。此后，西河郡邑的百姓知道吴起讲信义，都很尊重、信任他。

《吕览·慎小》

“天下”是天下的天下

荆楚有一个猎手，在一次打猎中丢失了一把弓，失去以后，他也不去寻找就回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找一找。猎手说：“我是荆楚人，在荆楚的地方丢失了弓，当然会被荆楚的人捡取为荆楚人所得。失之于荆楚人、荆楚地，得之于荆楚人、荆楚地，俱为荆楚所用，我又何必再去寻找呢？”

这件事传到孔子的耳朵里，孔子饶有兴趣地说：“‘荆人遗失，荆人获得’，如果将‘荆’字去掉更好了。”

无独有偶，这件事又被另外一个哲人老子知道了，他不同意孔子的说法，而讲：

“‘荆人遗失，荆人获得’，如果将‘人’字去掉，还要好些。”

普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的天下；天下有物物，也不光是人一物。说到真正的公，老聃的“公”则更公些。

《吕览·遗公》

恶梦的启示

晋文公有次出猎，车驾疾驶在一条平坦的大道上，忽然发现有条蟒蛇像条长堤似的横卧在路当中，晋文公见状下令说：“原路返回。”

其时他手下的一个卫士说：“下官曾经听说，凡遇吉祥就去迎接，凡遭灾厄，就予消弭。现在蟒蛇挡道，请陛下允许我去除掉它。”

文公说：“不可妄动。我听说天子梦中见凶，就要修正治国纲领；诸侯做恶梦必须捡点各项政令得失；士大夫做恶梦必须修正为官之道；百姓做了恶梦，应当修身养性。大家若能做到这些，哪会招致灾祸？现在我发觉凶兆，或许是行为有过失，所以上天才以蟒为警告。我如果杀了它，是违悖天意。”

于是文公命令大队绕道而行。回到宫里，他斋戒了一夜。第二天即去堂庙礼拜反思：

“我重耳无德无才，不能遵循天道，罪之一；为政不贤，辅臣欠正，罪之二；发布政令有失慎重，以致百姓不能信服，罪之三；日理政务不勤，祸及百姓，罪之四；斋戒不庄重，祭祀谷物不清洁，罪之五。请苍天允许我启发贤能、修心养性以行善天下，不再重犯先前过失。”

自此他足不出宫，致力于修政。三个月过后，一天夜里晋文公梦见天神诛蟒，并且说：“你竟敢阻挡贤明君主的去路！”

晋文公清晨醒来，令手下去看个究竟，果然看到蟒蛇已经腐烂。晋文公大喜，就此愈加坚信天道，不懈怠地按照天道行事，终于成就了霸业。

贾子说，察觉怪异不祥，能用高尚的行为对待它，不祥反而能

转为吉祥、多福，无非就是这个意思。

《新书·春秋》

以仁治政与以道治政

周武王向周旦问道：“在天下有没有治政一定会取得成效，克敌必能获得胜利，攻战必得城池，守土定能持久的道理？”

周旦回答说：“有的。政书上说：诸侯治国之道，在于晏平于内，振威于外；理政的君主之道，在于修养自身的品行，而取信于百姓庶民。这样地治理国家和百姓所得的治理，仅仅是显于外表的声名，所以诸侯中有以治心者。凡治心的人，必须修炼自己的德性，德性系之于民心，它敬重于民，以此治政方能获得成功。凡想深得民心，并以此角胜负的，必须实施晏平的德政，使义行普及民间。如此地以心为战方能操取胜券。然而要以德使人心服，还必须遵守缔约，开导百姓的信义和声誉感，唯有如此方能有其所得。除外，还要固守人心、坚持和平和晓喻于爱，使之得以完全的信义、仁爱。”

周武王闻言，欣然而说：“承领大教。”

其时，站在旁边的尚父听后，颇不以为然，他说：

“对于天下为政之道，我也曾经听到一个说法。它的意思是广阔无垠的天下，乃一人之所有，芸芸众生的万民乃得以人的治理。所以说天下并非一个人家所有，而是归道德所有。为此，天下唯有用道德来治理，用道德来经纪整饬，用道德来驾馭、役使万民；必须要有适于以道德治理的人才来治理，才能使天下长治久安。反过来讲，不以道德行事，要得天下很困难，即使得到天下也难以稳固，容易复失灭亡。作为一个天下守成的君王，不用道德治国就不得长治。这是治国之道，也是万世之宝。”

周武王说：“承蒙你的指点。”

《新书·修政语下》

唇亡齿寒

晋哀公重臣智伯瑤联合、率领魏、韩两国军队将赵军围困在晋阳。为迫使赵的崩溃，他决晋水堤岸灌淹晋阳。城内军民困于水淹，在树上悬锅支灶，生活、作战都十分艰难。

赵襄子一筹莫展，对家臣张孟谈讲：

“城里的兵力财力快用完了，粮食也很缺乏，大夫精神萎靡，斗志不旺，如此态势怎么办？”

张孟谈说：“事态发展到燃眉的地步，非收拾不可；国家存亡，危在旦夕，此不能不挽救。于此智谋十分重要。眼下我国遭困，臣去魏、韩伺机策反，合力图晋。”

赵襄子同意，张孟谈就出城见韩、魏两个君主。他问两个诸侯说：

“你们听到过唇亡齿寒的道理吗？嘴唇在牙齿的外面，牙齿在嘴唇的里面，两者互相依存而发挥作用。如果嘴唇没有了，牙齿固然还在，可是得不到嘴唇保护，存亡也是迟早的事。现在晋国智伯瑤率领两位君主伐赵，赵国真的被智伯瑤攻取，他的领土欲望更会膨胀，魏、韩两家也势所难免。如今天两君不另图良策，大祸很快殃及魏、韩。”

两个君主听听颇有道理，又怕事情不好办，便说道：

“智伯瑤暴戾而寡情少义，万一我们的计划泄漏出去，事情反而糟糕怎么办？”

张孟谈说：“这件事同意或不同意出于两位君主之口，听到唯

我一人，其他的人和智伯瑤怎么会知道？何况，这件事事关重大，关系三家的日后存亡和利害得失，生死成败捆在一起谁不愿促成和参与此事？”

至此，魏、韩君主决定倒戈反晋，并且具体商定举事日期。

张孟谈游说回赵，同赵襄子商定部署。

到了约定的那天夜里，赵襄子派遣精壮士卒泅渡晋水对岸，打退守卫晋堤的士卒，决开河堤倒灌晋军。智伯瑤下令堵水、疏散，魏、韩两国趁乱从左右侧翼进攻，赵襄子率部反攻，智伯瑤三面挨打，一败涂地。战役结束，赵襄子生擒并处死智伯瑤，由赵、魏、韩三家分割晋地，晋国遂灭。

《淮南子·人间训》

夯歌与郑声

惠施替梁惠王制订法规律令，写得且精且详，面面俱到，文辞又很华丽。他自得地请教于德高望重的长者，表示就正有道的自谦。那些长者阅过以后个个说很好，于是惠施奏上朝廷。梁惠王看到惠施所拟的法令很高兴，就交付大臣翟煎审定。翟煎阅后也绝口称赞。梁惠王看到诸人和翟煎俱无异议，对翟煎说：

“既然人人说好，就可颁布施行喽？”

“且慢。”翟煎阻止地说。

“奇怪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写得好，为什么不付之实施呢？”梁惠王不解地问。

翟煎答道：“大王有所不知，有一群匠人一起扛根大木头，前面的人口中呼‘嘿’，后面的人口中应‘唷’，这种同声相应的号子，用于协调群力举重的一致，当然不是淫逸、纤弱的郑声、卫调所能替

代的。郑声、卫调不能取代，是它不适宜用作鼓劲劝力。惠子拟订律令法规无异于郑、卫之音，可听而不可用。治国立法，在于合乎实行的可行性，不在于繁缛和遣辞的文野之间。《老子》说：‘法规律令越繁、越明，盗贼却是越多。’也就是这个道理。”

梁惠王点头，含笑而去。

《淮南子·道应训》

饭(Wei)牛得主

卫地的宁越，也称宁戚，是一个有才智、有抱负的人，他很敬慕齐桓公的尊贤，很想辅佐他的霸业，只因自己是一个贫穷的布衣无人举荐。于是，他投身于商旅打杂，随商人的车队抵达齐国都城，每夜同商旅厮役宿在城廓之外，喂牛拭车。

有一天夜晚，城门大开，守卒驱开商车，火炬通明，齐桓公坐在车上由许多幕僚、宾客呼拥而出。宁越正在牛车下给牛添饲料，看见齐桓公的车队徒生伤感，情不自禁地叩拍牛角，唱起悲壮的商调歌曲。桓公听到歌声十分吃惊，叩着侍从的手背说：“奇哉！深夜哪里来的歌声，想歌者不是一个寻常之人。”他命令侍从寻找歌者，并载车随行。

桓公迎客以后返回宫中，侍从报告歌者宁越求见，桓公整衣加冕以大礼接见。宁越纵论天下，尽言霸业之道，齐桓公大喜，将用宁越为客卿，辅佐政事。

齐桓公请宁越为客卿，引起群臣大哗，有的说：

“宁越，卫地人，卫离我齐不远，君主先派人到卫打听一下，他确实是贤达的人，再起用也不迟嘛。”

桓公说：“不能这样。若要打听总会找出个短处，你等人也往往

因其一短而淹没大才大德，致使寡人失去天下贤才能人。”

《淮南子·道应训》

知荣守辱

西岐周文王姬昌以德治为政，三年之后天下无不称颂，商纣朝三分之二的诸侯倾心来附。商纣王帝辛忧虑、恐惧地对群臣说：

“姬昌施行德政，我起早摸黑的同他竞争，势必要竭尽心力，疲蔽形体，实在不愿意。如果放纵置之一边，等于养虎为患，说不定那天他的矛头会直接指向我。”

大臣崇侯虎说：“周伯姬昌善于谋略，两个儿子中太子姬发勇敢、果断，次子姬旦恭谨勤俭，精于审时度势。现在父子以仁义道德为治，如果同他泰然相处，祸殃不堪设想；如果明知而不究、不理睬地放任，也会造致危亡。帽子破旧，还要用它戴在头上，眼下事情反正要解决，不如趁西岐还未形成大气候就除掉。”

纣王帝辛听从崇侯虎的话，派屈商将姬昌软禁在河内的羑（yǒu）里。

姬昌被囚，西岐一片惊慌，为救西伯，家臣散宜生用千金搜集天下奇珍异宝：骆虞、鸡斯千里良马；二百块黑色玉佩、玉璧，五百枚大贝；以及黑豹、黄熊、青狗、白虎等皮件一千余合。通过帝辛的佞臣费仲献给纣王。纣王高兴之际放了姬昌，还杀牛赏赐，送回西岐。

周伯回岐并不怠懈，以玉石砌门建立中枢机构，建造沟通神人意志的灵台，日夜以童男童女敲钟击鼓地守护，以待伐纣的天命。姬昌暗地磨刀，但表面看像是粉饰太平，所以帝辛兴奋地对大臣讲：

“姬昌一改以前施政之道，别寻途径，我没有什么忧虑了。”

自此他恣意取乐，设施暴政，对不同政见的横加杀戮，还制造惨无人道的刑具滥杀无辜。终而生灵涂炭，人神共愤，姬昌兴师伐纣，取而代之。

《淮南子·道应训》

蹇叔哭师

秦穆公调集全国兵力袭击郑国，士大夫蹇叔以为不妥，反对地说：

“据臣所知，对敌袭击宜轻装简从，战车戎马运动不出百里之外，将士吏卒行动仅于三十里之内。否则，策略未付之施行，敌人已经发觉；长途跋涉，将士不到战地，业已疲惫不堪，转输艰辛，粮草难以接济战区，不时乏食；长途远征，百姓徭役加重，未战则先厌恶。打仗原以将士、民众的士气和财力物力克敌制胜。部队开出千里之遥，经过几个的诸侯领地，臣不以为可行。望君主三思。”

秦穆公一意炫耀武力，伐郑心切，不听蹇叔建议，如期出征。

蹇叔料定将士生还希望不大，他穿着出丧的礼服送行，而且坐在官道上伤心地号淘大哭。

秦军一路朝郑国开拔，经过周天子的中央地区折向东进。

郑国有个贩牛的商人叫弦高，因贩牛在中原，他看到浩浩荡荡的秦师动向及其秦郑新近的矛盾，判断秦欲犯郑。于是，他假借郑文公的名义将贩的十二条牛犒劳秦军。秦帅吃惊地同军吏商量：

“我军从千里外来袭郑国，刚到此，郑已知道，想其必有戒备。”

军吏以为有理，就挥师转移。

此时另一个霸主晋文公重耳，因病新逝尚未大殓，执政大臣先

轸对刚即位的晋襄公说：“从前先君（文公）与秦穆公的交情天下诸侯没有不知的。现在先君薨驾尚未入葬，秦穆公既不来吊唁、抚慰，大队也不到晋国弯一弯。这分明欺侮我们死了先君和看不起大王。臣请出兵攻击，教训教训他。”

襄公同意，让先轸率领士卒拦击秦军。先轸料定秦军必经过崤山，便埋伏周围。秦军进山，晋军尽出，大破秦师，俘虏三军之帅。

秦穆公得报全军覆没在崤山，口瞪目呆，无言以对。俟后，他身穿素缟到祖庙检讨自己过失。

《老子》说：道不可知，用兵有言。知而不言知，是道所崇尚；不知而强知，是道所不取。言兵在玄，玄在切忌轻举妄动。蹇叔、弦高、穆公、襄公都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淮南子·道应训》

三家分晋

晋国的晋哀公有个得力的大臣叫智伯瑤，向晋属的魏宣子提出领土要求，魏宣子不同意，准备拒绝他。宣子家臣任登却劝他说：

“晋哀公是当今的一个霸主，智伯瑤又是一个颀颀专横的大臣，君臣威势显赫天下。他们求而不给，必行强权攫取，我们成了诸侯中首当其冲的罹祸者。与其这样，不如权且先给他们，以后再图之。”

魏宣子讲：“现在给他们，下次再要，一直要下去怎么办？”

任登胸有成竹地说：“现在痛痛快快地给他们，使他们既感到高兴，又感到不好意思下次再开口。他们在魏开不出口，势必要向其他诸侯开口、伸手，其他诸侯一定竖耳朵、干瞪眼一肚子不高兴，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它。那时贪婪、一心觊觎疆土的晋国，等于被

魏所亡。”

魏宣子听后称绝，做出爽快的样子划了一块疆土给晋。

晋国得了魏宣子的土地，果然不再求地于魏，而向近邻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满心不悦，却又不敢不给。但已引起其他诸侯的惶恐不安。

晋先后索取魏、韩之地后，又向赵襄子要地。赵襄子拒绝不给，智伯瑤采纳家臣智国、张武的建议，联合魏、韩讨伐赵襄子，与赵襄子决战于晋阳。魏宣子、韩康子怀有割地的旧隙，怎肯诚意助晋伐赵？便暗地里与赵策划灭晋，在晋阳之役中倒戈。智伯瑤措手不及，一败涂地，被赵襄子所擒。智氏集团覆灭，晋被魏、赵、韩三家瓜分。

《淮南子·人间训》

万世之谋、权宜之策

晋文公重耳被楚国邀战在卫地的城濮，对于这一仗究竟如何的打法，重耳胸中并没有把握，就问他的舅舅咎犯说：

“这一仗将如何的进行？”

咎犯说：“君主行使仁义的举措，不满足于忠诚和信义；兵家争于攘城夺地，不忌讳于奸诈和伪讹。既然如此，我主不妨就以诈对付它。”

晋文公听后，告辞再去问谋士雍季。雍季说：

“对敌作战，譬如捕猎。如将林子烧掉，猎获的野兽一定很多，但以后就没有野兽可捕获。这次对楚国作战，不择手段地用诈，定能大胜，获得很多的利益。但是，以后像这样的获利不会再有了。我想大王还是以堂堂正正的办法对待之。”

晋文公回去备战，他不理会雍季的一套，采取咎犯的策略制订

作战方案。结果同楚大战于濮城，楚国损兵折将，晋文公胜利而归。

晋文公回师犒劳将士，论功行赏，首先考虑雍季，然后再想到咎犯。晋文公左右的臣僚替咎犯不平，而问晋文公：

“城濮之战能够大捷，是采用咎犯的计谋和策略。论功行赏，君主为什么重雍季而薄咎犯？”

晋文公说：“不错，因为咎犯所言被我采纳实施的，是解决权宜一时之需；雍季所讲虽未涉及战事，但它是万世之虑。我怎能先考虑权宜一时的，而后考虑万全的后世呢？”

在这个故事中，城濮之战获胜，全赖咎犯的战略原则，雍季没有寸功可言。但是重耳论赏却以雍季为先，咎犯在后。他认为雍季之言更可贵，贵在万世之策所体现的“义”，有“义”者是天下共同赞赏，不只是晋文公。当然，群策群言并不是不讲轻重、先后，即使百策百言都是正确的，还要注意一世、一时的择抉，审时度势而行。

《淮南子·人间训》

西门豹治邺

魏国文侯执政任用西门豹为邺地的守令。西门豹治邺施行无为之策，粮仓不存粮食，府衙不存储钱，兵库不存武器，吏役等公人也不要到府衙应卯。西门豹的同僚持有非议，数次在魏文侯那里告状，诉说西门豹过失。魏文侯为证实告发亲自到邺视察，结果诚如所说。他很不高兴地对西门豹讲：

“当初翟璜推荐你治理邺地，万没料到你搞得如此地步。你如能改道易辙就罢了，如其不然，寡人要加罪于你。”

西门豹回答说：“以王道治国，民间很富裕；以霸道治国，民间都崇尚精武；平庸无能之辈治国，一味搜刮，府库里钱粮一定塞得

满满的。君主立志王霸，我就将国需都蓄积在民间。如果君主不相信，就请君主随我到城楼看个究竟。臣击鼓号令，兵士、武器和粮食、钱财顷刻俱全。”

魏文侯随西门豹登城击鼓，鼓敲一通，百姓身披铠甲，背弓挂箭，手持兵刃列队而至。鼓敲二通，有驾牛车的，有肩挑的纷纷将粮食送到城下。魏文侯看完感到无比欣慰，命令解散后，就问西门豹百姓怎么会如此讲信义。

西门豹说：“与民约法建立信义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人为的急就，需要长时而又自然的彼此信任和融洽。如果有一次爽约失信，以后再想修复和确立就不可能了。现在燕国经常侵扰魏的八个城邑，臣请北上抗击燕国，收复被占领土。”

魏文侯听取了西门豹的意见，即日由西门豹率民兵攻燕，不久燕败，魏国收复了北方的地区，凯旋还师。

《淮南子·人间训》

踩田夺牛

陈灵公当政，荒淫无道，践人伦，用小肖，疏忽朝政，引起满朝上下的愤懑。他的侄子夏征舒发动兵变，杀死陈灵公立其子为成公。因夏征舒亲晋，楚庄王发兵攻征舒，不满征舒的旧臣起而内应，征舒兵变失败致死。而庄王借口讨伐有罪，欲占陈为楚有，便遣长子率部驻陈，并且强令楚、陈官吏庆贺。

楚国的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伐陈、庆贺尚不在楚，回楚闻知楚王之举，避不朝见。

楚庄王不悦，召来问之：“陈邦无道，臣下作乱，我率领六军远途征讨，平息暴乱，处死祸首，陈、楚满朝文武都来庆贺，唯你不向

本王祝贺,这是什么原因?”

申叔时讲:“有个人牵了一头牛在田埂走,牛不当心踩到了田里的庄稼,庄稼的主人要夺取他的牛作为赔偿,大王必以为不公。牛踩了庄稼,牛的主人固然有错,但夺其牛作为处罚,是罚不当罪,过重了。大王因陈邦无道,民怨深重而举师伐罪。但伐罪之后,驻军于陈,派公子婴齐掌管陈政,此事传到各个诸侯那儿,他们都会说大王不是平息暴乱、诛伐罪人,而是图谋陈国的领土。君子不应该抛弃仁义而去攫取利益,遣人戍陈,岂不是取利而弃义吗?”

楚庄王连连说对,即刻收回成命,调回驻军,立陈灵公的儿子为陈成公,管理朝政。诸侯见楚庄王义不凌陈,都向楚国朝拜。

《淮南子·人间训》

愚公谷

齐桓公打猎,因追逐猎物,迷失方向而误入一个山谷。他看见一位老翁便问道:“此山谷叫什么地名?”

老者说:“这里叫愚公谷。”

齐桓公问:“为什么称这个地名?”

老者说:“这是因为我的缘故。”

齐桓公说:“我看老先生仪容外表不像愚昧的人,为何因你而名呢?”

老者说:“让我告诉你其中的原因,我曾经饲养一头牛,牛产犊长大我把牛卖了,买回来一匹马驹。有个后生少年对我讲,牛应当产牛犊,怎么会产马驹呢,说完硬将马驹牵去。左右的邻居知道这事都说我太愚蠢。所以就叫此谷为愚公谷。”

齐桓公听完说:“说你不愚还真的有点愚,你为什么让他将马

驹牵走呢？”

第二天，齐桓公上朝，将愚公谷的经过告诉管仲，管仲急忙整理衣帽向齐桓公请罪：

“这个事是我的过错，假如尧舜盛世，或由皋陶制订法律，当不会发生随意牵走别人马驹事情。今天，如果换一个人也遭到老者一样的被人欺凌，他决不会让人牵走马驹。老者之所以被牵走马驹，因为他知道诉讼中有不正之风，而任人牵走马驹。请大王容许我退朝之后就着手修改律法。”

《说苑·政理》

齐宣王的爱好

齐宣王坐在殿堂上，淳于髡在一面陪坐，齐宣王开腔对淳于髡说：

“你揣摩揣摩本大王有什么爱好。”

淳于髡说：“古代的君主有四种爱好，大王占有其中之三。”

齐宣王说：“古人爱好与本王爱好有不同吗？”

“古代君主喜欢良马，大王也喜欢良马；古代君主喜欢山珍海味，大王也喜欢山珍海味；古代君主喜欢女色，大王也喜欢女色；古代君主喜欢贤士，而大王不喜欢贤士。”

齐宣王说：“我不是不喜欢贤士，只是国内没有贤士，有贤士我也会喜欢他们的。”

淳于髡说：“古代有骅骝、骐骥骏马，现在这些良马不多得，大王因喜欢马，便从众多的马中物色寻取；古代有用豹子、大象胚胎烹调的美味，现在几乎没有了，大王因喜欢美味，而从众多的同类食品中选取；古代有毛嫱、西施美女，现已不复人间，大王因喜欢美

色，便从众多的女子中挑选。古代尧舜、禹汤的贤士已经作古，大王以为非其时贤士不贤的话，那么尧舜、禹汤之士也就不喜欢君主了。”

齐宣王看着淳于髡，默不作声，也无言可对。

《说苑·尊贤》

穷人的傲然

魏文侯攻克中山后匆匆赶回魏都安邑，田子方随从殿后。中途，太子击遇见田子方急忙下车，快步走到田子方车前，田子方却不动身子坐在车上对他说：

“烦你转告君主在朝歌等候我。”

太子击有点不高兴，他问田子方：“不知天下是穷人以骄色傲人，还是富人以骄色傲人？”

田子方答道：“当然是穷人以骄色傲人，富贵者哪个敢用傲然的态度待人的？国君傲然于人必亡其国，如今我尚未见到准备亡国而傲人的君主；士大夫傲然于人，必失封地采邑，如今我未见到准备失邑而傲人的士大夫。穷人没有这些顾忌，如不惬意拔上鞋跟走路，什么地方没有贫穷啊？所以，我讲穷人会以骄色傲人，富贵的人不敢。”

太子击不言，赶上魏文侯的车骑就将田子方的话讲给魏文侯听。魏文侯感叹地说：

“若不是你的缘故，或许还听不到这些话。我用礼贤下士的态度同田子方交朋友。自结交后上下君臣的关系亲近了，许多的百姓远道来归，这些成功是我能知友识士。就讲征伐中山，我以武德待之大将军乐羊，三年后他便取得了中山国，这是礼遇武将的结果。

所以，我见到的只是进取，没有发现凭才智向我傲然骄色的。倘若真的让我得到持才骄矜的人，何愁魏的业绩赶不上古人？”

《说苑·尊贤》

以吊唁代庆贺

春秋时期，孙叔敖被楚庄王封为令尹，京畿的官吏、百姓都来向他祝贺。有一位父老穿着粗麻衣服、头戴白色的帽子吊丧般的姗姗而来。孙叔敖闻报，急忙端正衣帽出门迎接，他对这位父老说：

“楚王不知道我是平庸不肖之辈而委以重任，让我蒙受官吏、百姓的骂名。今天众人祝贺，唯独先生吊唁，莫非有什么教诲？”

父老说：“是有言相告：显贵而傲然于民，百姓会弃你远去；高位而擅权独揽，君主会厌恶你；爵禄丰厚而心不知足，祸患随时而至。”

孙叔敖再施大礼说：“我完全接受您老刚才教诲，现在还想进而听听您的教导。”

父老说：“势位高，要多想想下面的民意；官做得越大，越要严谨细心；俸禄厚，要更加小心，万勿妄取。阁下记住这三点，楚国一定能治理好。”

《说苑·敬慎》

长寿、富足和显贵

齐宣王到社山邑打猎，社山地区十三位父老都来慰问齐宣王。齐宣王见到他们很高兴地说：“你们辛苦了。”并且吩咐左右侍从：

“为赏赐各位父老，免去他们的田地税赋。”

父老们很感激地拜谢宣王，只见一个叫做闾立先生的却站立不拜。齐宣王以为父老中有不满足的意思，就问：“是不是少了些？”随即他又吩咐左右：“再免去他们的徭役，作为赏赐。”

父老感激不尽，再次拜谢齐宣王。闾立先生依然不谢。

齐宣王说：“拜谢的人可以离去，不谢的人请他上前。”

众人离去，只留闾立先生。齐宣王问他：

“今天我来巡视，众位父老辛苦而来，为此慰劳他们而免交税赋，父老皆知拜谢，唯你不谢。我以为赏赐不足，所以加赐免去徭役，父老们再次拜谢，先生仍不谢。现在众人已去，请先生告诉我，本王莫不是有什么差错？”

闾立先生回答说：“我们听君主来巡视很高兴，并都来慰劳，希望能从君主这儿获取长寿、富足和显贵的。”

齐宣王说：“人的生死由天安排，这非我所能及而予以的，我无法为先生增寿；国家粮仓虽很充实，它用于防灾的，非我所能给予先生而致富；大官实缺都有定限，卑微细官其地位不足道，我也无法使先生显贵。”

闾立先生说道：“君主你讲错了。你讲的不是我的企求，我只希望大王以家有教养、德有修行的人为官吏，由他们按法行事，使地方少受折腾，这样我们可以多活些时日。春夏秋冬，四时按季放赈，不要为此攘扰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稍有富裕。大王明令教化，让青少年敬重长者，让长者敬重老者。如此的话，我等就显得有点尊贵。今天有幸得到大王的免租赏赐，然免租会使仓库空虚；又有幸得到免除徭役赏赐，然它会让国家的公益无从着落。这些原不是臣民企望的。”

齐宣王说：“你说得对，我愿请先生做我的相国大夫。”

《说苑·善说》

常新不旧

张禄登门拜见孟尝君，说：“衣服不旧，经久保持色泽；粮仓不空，而经常保持充实。这当中诀窍君侯是否知道？”

孟尝君说：“衣服经久保持色泽，是常常整饰的缘故；粮仓保持盈实，那是年年富足充实的缘故。但怎样可致整饰、富足，我不甚了解，你知道就讲来听听。”

张禄说：“显贵时多荐贤者，富足时多济穷人。这样就会衣服常新不旧，粮仓充足不虚。”

孟尝君看他说得有理，又善解人意，第二天便派人送给张禄黄金百斤和彩绸百幅，张禄见后却谢绝不受。几天以后，张禄再见孟尝君，孟尝君说：“上次田文有幸得到先生的赐教；送上黄金彩绸聊充供养，先生为何拒绝？”

张禄回答道：“我讲不旧和富足其目的使你常新和富足。你动用自己府库金钱和打开自己粮食补助士人，末了弄得自己衣衫破旧，粮仓空虚，哪还说得上常新和充盈呢？”

孟尝君说：“那依你看该怎么办？”

张禄说：“秦国四面闭塞，许多游学的人无法进去，但愿君侯为我修封向秦王推荐的书信，秦王如以礼相待，那是碍着君侯面子，如我得不到秦王礼遇，即使再托他人斡旋也无济于事了。”

孟尝君说：“你既有这个想法，我就试试吧！”于是他写了封向秦王推荐的书信。

张禄抵秦，秦王以礼相待。张禄说：

“我来秦进入大王境内，看到荒田有以开拓，庄稼长得很好，吏治搞得不错，但有一件事没有办，不知大王知否？”

秦王说：“你指的是什么事，我不知道？”

张禄告诉秦王说：“齐国有个相大夫孟尝君，是个很有才智的贤者。天下无事则相安，如果一旦有变，他能号召天下英豪，大王为什么不同这样的人结交呢？”

秦王觉得有点道理，便差人到齐送了千金给孟尝君。

秦国的使者到齐国拜见孟尝君，并奉上千金时，孟尝君正在吃饭，见秦王送来的书信和千金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仔细地想了想，猛然省悟地对侍从说：

“这就是张先生所谓的衣服常常整饰，粮食经年盈实的道理。”

《说苑·善说》

用人唯贤

魏文侯攻克中山后令太子击驻守，不久封太子击为中山侯，自此三年父子没有见面。太子的内臣赵仓唐向太子进谏说：“作为人的儿子，三年不向父亲请安，是不孝；作为人的父亲，三年不过问儿子，是不慈。君侯为什么不遣使者回去看看？”

太子击说：“这是我蓄之已久的愿望，只是没有合适的使者。”

仓唐说：“卑臣愿意奉节回魏，但不知君主有什么嗜好？”

太子击答道：“父王嗜好野鸭和北方的猎犬。”

不久，赵仓唐带着野鸭和猎犬回魏都上书求见魏文侯，书中说：

“作为太子击的使者不是命臣，不能作为国使上朝晋见君主，只能待君主退朝闲暇赐见。现奉上野鸭送厨司烹调，献上良犬交内侍看管。”

魏文侯见书高兴地说：“倒底还是我的儿子，他知道孝敬我，知

我爱吃什么，喜欢玩赏什么？”于是退朝后召见赵仓唐，并问他：

“我儿击可安好？”

“很好，很好。”仓唐反复答应两句便接着说：“我家君侯既然外放中山采邑，君王就不要再称呼他的名字了，否则不合礼制。”

魏文侯听了顿时收敛起喜悦的面容，问道：“你家君侯安然否？”

仓唐说：“我来前君侯还亲自审阅这封书信。”

“你家的君侯有我的左右家臣健壮吗？”魏文侯指着两旁的家臣说。

仓唐说：“按礼所规定，比拟必须同伦同类，诸侯尚无第二个人可同他比高低，何况他人。”

魏文侯又问：“那么寡人可否同他比高低呢？”

赵仓唐说：“君王曾将自己穿的皮裘赐给我家君侯，君侯穿着正合体；君王将自己玉带赐给我家君侯，君侯不用改制就能使用。”

魏文侯又问：“君侯平时学习什么？”

仓唐说：“平时学习《诗经》。”

文侯说：“《诗经》中他最喜欢哪一篇？”

“他最喜欢《晨风》、《黍离》。”

魏文侯听说是《晨风》、《黍离》，便自吟：“鸛鹰疾飞而去，北投茂密山林；不见意中君子，胸中郁郁不乐，怎么办，怎么办，是否把我忘掉？”吟毕他问仓唐：“先生的君侯是不是也将我忘了呢？”

“没有，而是无时不想念君王。”仓唐说。

文侯又自吟《黍离》：“一望无边的黍子，破土而出粟苗，我缓缓踏上故土，心神久久不宁。了解我的人，说我心有忧怨，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所追求。悠远高缈青天，你是知我何人。”随后他又问仓唐：“先生的君侯是不是怨忿我把他外放中山，远离故土呢？”

“他没有怨忿，只是时时思念您君王。”

魏文侯不再发问，他吩咐侍臣取一套衣裳交由仓唐，并要求仓唐赶在鸡鸣之前交给太子击。仓唐遵嘱，连夜赶程，在拂晓前把衣服交给了太子击。太子击打开衣筐，看着里面衣裳，完全倒置。太子击见状急忙对左右说：“快备车驾，尽快赶回安邑，君王要召见我。”

仓唐说：“臣来时，君王没有这样说。”

太子击解释说：“君王送给我衣服不是用以御寒，因没有人与他谋划，要召我回去，所以命令先生在鸡鸣之前将衣送到。没有听到《诗经》上说吗：‘东方尚未明亮，穿衣匆匆忙忙，下裳当作上衣，上衣当作下裳，非我不明事理，是公召见于堂。’”

他向仓唐辞别就西去安邑拜见魏文侯，魏文侯见太子击果然赶到，便置酒席为他接风，并对众臣说：“疏远贤能而亲近自己所爱，不是治理国家的长久之计。”

侯后他宣布为己钟爱的次子摯接替击的职位，出任中山君侯，恢复击的太子地位。

《说苑·奉使》

健忘症

宋国有个叫阳里华子的人，中年时得了健忘症。清早取了东西，到了傍晚就会忘记；晚上给别人什么东西，到第二天早晨也会忘得干干净净。在道路上会忘记行走，到屋内会忘记就坐。现在已不知道过去的事，过后又记不住刚才的事。阳里华子的全家老小都为他的健忘感到苦恼。去请史官为他占卜，无法应验；请来巫师为他祈祷，又没起色；把医生找来为他看病，药石也攻不下他的病。

鲁国有个儒生闻听此事后，自称能医治华子的健忘症。华子的

老婆与儿女表示愿以一半家产来换取鲁国儒生的药方。

儒生说：“这病不是卦兆能占验的，也不是靠祈祷能驱除的，更不是用药石能攻克掉的。我来试试看，是否能感化他的心境，改变他的思虑，或许可以治疗他的病吧！”

于是，按儒生的要求，把他放到露天受冻，当感到冷了，他就要求给加衣服；又不给他吃饭，当华子饿了，就求人给他吃的食物；华子还被关在暗处，当他受不了时，就要求光亮。到这时，儒生就很高心地告诉华子的儿子说：

“这种病已可以治好，不过我的方术保密，世代家传，从不告人，你得替我屏退在华子身旁的人，让我单独和他在屋内住上七天吧。”

华子家人听从了他，但并不知道儒生到底在屋里搞些什么名堂，总之，阳里华子多年所患的健忘症竟然一下就得以根除了。

华子恢复记忆后，暴怒万分，又是怒骂老婆，又是惩罚儿子，甚至手拿干戈来赶逐鲁国的儒生。宋国的老百姓们将他抓住，问他何以这样恩将仇报。

华子说：“以前我在健忘时，头脑在一片空白的渺茫空旷中，根本不觉得天地是有还是无。现在却让我一下子回忆起往事，几十年下来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纷纷乱乱，全都涌上心头。我恐怕将来的存亡、得失、哀乐、好恶同样会像今天这样来扰乱我的心，即便我再想要有片刻的功夫来忘记这一切，难道还会做到吗？”

子贡听到此事后，觉得奇怪，就把此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里的奥妙不是你能了解的啊！”说罢，孔子就掉转头，要颜回记住这件事情。

《列子·周穆王》

晏子窃笑景公

齐景公游览牛山，北面正临近他的国城，因而痛哭流涕地说：

“美哉！我的国家，草木茂盛。为何要一个个离开这个国家而死呢，假使古人都不死的话，我将离开这里而到什么地方呢？”

史孔、梁丘据听了后，都跟随着哭泣起来，说：

“臣子依赖大王的赏赐，腐烂的肉，只要能得到的就吃；低劣的马、不平的车，只要能得到的就乘，就是这样，我们还不死，何况你是国王。”

晏子听了景公与两个臣子的言论，独自在一旁笑。齐景公感到不解，边擦涕泪边看晏子说：

“今天游览我很悲伤，史孔与梁丘据都随我一起哭泣，而独有你在笑，是什么原因呢？”

晏子对景公说：“假如贤人常守住这个王位，那么齐太公、齐桓公就将常守着了；如果勇敢的人常守住这个王位，那么齐庄公、齐灵公将会常守着了。数位君王都守着这个王位，那么大王就只能披蓑笠立于田间而当农夫了。凡事都要去安排，那有时间再去想死？君王能平安地得到这个王位而立，是因为先王在位一批离开一批，才到达大王。而独有大王为此痛哭流涕，这是不仁。见不仁的君主，见谄谀的臣子，我见到这两种人，所以才独自偷笑。”

景公听后自感惭愧，就举杯自罚，同时又各罚两个臣子两杯酒。

《列子·力命》

朝穆论政

公孙侨，字子产，任郑国宰相，专政三年国家就得到治理，善良的人服从他的感召，作恶的人害怕他的禁令。郑国治理得好，诸侯各国也很畏惧。

子产有一个兄长叫公孙朝，又有一个弟弟叫公孙穆。公孙朝好酒，公孙穆好色。

公孙朝屋内聚集有千种美酒，积累的酒曲成堆，从百步外望他家的大门，糟浆的气味，直冲人的鼻子。当他迷醉于酒的时候，就不知道世道的安全与危急，人理的悔恨与宽宏，也不知道家中有无财产，九族之间的亲密与疏远和存亡的悲哀与欢乐，虽有水火灾难及战争同时出现在面前，他都一概不知。

公孙穆的后园一并排列着数十间房屋，住满了经他选择来的漂亮少女。当他迷恋于女色的时候，摒弃了与亲人的团聚，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躲避在后园中，夜以继日，三个月出来一次，还觉不满意。乡中有美丽的处女，他以金钱贿赂相召，只是媒介反对、挑动，终而未得到而作罢。

为此，子产日夜忧愁，于是就秘密拜访邓析，商量办法。子产对邓析说：“古人说‘治理自身能达到治家，治家能达到治国。’这句话是从近处说到远处，从小处说到大处。我为国已达到了治理的目的，可是家中却乱了，它的道理正巧是相反。将用什么方法来挽救我的兄弟呢？请你告诉我。”

邓析说：“对此事我也奇怪了很久，一直未敢先说。你何不时常用性命的贵重去开导他们，用礼义的崇尊去诱发他们呢？”

子产听了邓析的话，因而分别去见他的兄弟，对他们说：“人之

所以比禽兽高贵,是因为人有智慧,而统帅智虑的又是礼义,礼义达到则声名地位都会有了。如果情感冲动,沉溺于个人的嗜好欲望,则性命就危险了。你们能采纳我的话,早上感到自悔而傍晚就可以做官了。”

公孙朝、公孙穆说:“这些道理我们知道已久,选择也很久了,岂能等到你说了以后才认识呢。人生是难得一遇的,而死却很容易,用难遇的生等待容易到来的死,谁会思念呢?而想用尊礼义来博得别人的夸奖,用矫正个人情性招来名声,我们以为还不如死了为好。为了尽情享受一生的欢乐和当年的快乐,只怕患腹泻而不能开怀畅饮,又怕精疲力尽而不能肆意纵情,而不急于担心名声的丑恶和性命的危险。如果用治国的才能夸耀事物,想用言语扰乱我们的心,用荣禄讨我们的喜欢,不也是很卑鄙和可怜的呢?我们想进一步与你辩论。善于治理外界的人,事物未必能治理,而自身困苦交织在一起;善于治理内部的人,事情也未必乱,而自身性情安逸。以你的能治外,可以暂时在一国内通行,但未必合于人心;以我的能治内,可以推广到天下君臣之道。我们常用这种方法来开导别人,你反而用这种方法来教导我们了?”

子产听了他的兄弟一番言论后,感到茫然了,无话可以回答他们。过了一些日子,他将兄弟二人的话告诉邓析。邓析曰:“你真与真人住在一起还不知道,谁说你是有智慧的人?郑国之所以得到治理是偶然的,而不是你的功劳。”

《列子·杨朱》

郤(qiè)雍治盗

晋国一直有强盗出没,危害百姓,真叫晋侯苦恼。有个名叫郤

雍的人，称自己能够识别强盗，能从他们的面目、神色间作出判断，从而了解真情实况。晋侯就派他去识别强盗，结果在千百个人中，都没有一个能够漏网。

晋侯极其高兴，他告诉赵文子说：“我用人，得到一个能人就足够了，现在用一郤雍，全国的强盗就被捉光了，还何必要更多的人呢？”

赵文子说：“我的君王啊，您以为靠伺察就能捕尽国中强盗吗？盗匪是捉不尽的。况且，据我看，那个郤雍必将不得好死。”

过不多久，强盗一起商量说：“我们今天落到如此境地，还不就是因为有那个郤雍在吗？”于是，他们就一起设法将郤雍抓到手，并残忍地杀害了他。

晋侯闻听此讯，惊怖万分。他立即召见赵文子，并对他讲：“先生所讲的事果然发生了，郤雍已被强盗杀死了，那么还有什么法子来消灭和对付强盗呢？”

赵文子说：“周人谚语说：‘能看见深渊中游动鱼儿的人，必定不祥；能用计谋知晓隐藏者的人，也必有祸殃。国君今天想使国中没有强盗，不如选拔贤德的人，委以重任，使政治昌明于上，德行教化于天下，让百姓国民都有羞耻之心，谁还会去做盗贼之事呢？”

晋侯采纳赵文子的建议，任用了有贤德之行的随会来主持国家政事，强盗们居然也在晋国无立足之地，成群结队地逃奔秦国去了。

《列子·说符》

胜利的忧虑

赵襄子命家臣新稚穆子攻打翟人，取得了胜利。新稚穆子还乘

胜进占了左人和中人这两座城池，穆子派传递公文的人去向赵襄子报捷。此时正逢赵襄子在吃饭，听到捷报，脸上却露出了忧虑之色。手下人见状，觉得大惑不解，忍不住开口问道：

“一天功夫就攻取了两座城，这是人们听到都会高兴的事啊，怎么现在主公却面露忧色，这是为什么呢？”

赵襄子缓缓答道：“江河涨潮时，最多也不过三天就会退去，暴风骤雨不能整日里下个没完，日如中天到正午最旺时也不过停留片刻功夫。现在我们赵氏并没积下多少德行，却一天里就攻下两城，只怕灾难就快降临到我头上来啦。”

孔子闻听此事后就说：“赵氏要昌盛发达了！”

忧虑担心是成为兴旺昌盛的原因，兴高采烈，得意洋洋便是种下了败亡的祸根。取得胜利和成功并非难事，能保持胜利成果，才是最困难的。贤明君主懂得这种道理，并以此来维持胜利，所以才能使他们享有幸福并延及子孙后代。齐、楚、吴、越等诸侯强国都曾经取胜过，然而终于走上灭亡之途，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国君不明白这个保持胜利的道理。只有知晓和掌握这种道理的君主才是能做到保持胜利的人。

孔子的力气之大，能扛起城门上的臼阂，可他不肯以力气来向世人夸示自己。墨子能制订防守策略来对付公输般的进攻，让对手折服，但他也不愿以自己善知兵法而名传天下。因此，善于保持胜利的人往往视自己的强大为弱小。

《列子·说符》

三计妙用

慎到在楚国任官，拜为太子少傅。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楚悼襄

王，正作为诸侯联盟的人质典押在齐国。数年后，楚怀王逝世，太子要辞别齐王回楚料理丧事，齐王有意挟持，他对太子说：

“你要回楚可以，但你要将楚国东面的五百里划给齐国，如不同意，你也休想回归楚国登基即位。”

太子说：“臣有位师傅，待我回宅问了老师再给你答复。”

齐王同意，太子就与慎到商议。慎到说：

“将地划给齐国是为身子不受羈縻，舍不得划地，仍留于此而不回楚奠悼父丧，这是不义的行为。依臣之见，不如先答应他将楚东五百里划给他。”

慎到讲毕就要太子再见齐王同意予以东地五百里。

齐王放楚太子回国，太子办完怀王的丧事之后即承王位，这就是楚悼襄王。

楚悼襄王登基，齐国派它的使者并五十乘车来楚履约，悼襄王为此与慎到商量：

“齐国使臣来楚取东面的五百里地，当初出于胁迫答应给地，今日来取地怎么办？”

“大王明日召见群臣，将这件事告诉他们，听听群臣有什么办法。”慎到说道。

次日，悼襄王早朝公布此事，令诸臣各献其策。散朝之后，上柱国子良来见襄王。襄王说：

“当初寡人在齐为人质，为了回楚料理先王的丧事和面见群臣共同归复国家祖宗的社稷，以楚国东部的五百里作为交换人质的条件，现在齐国来楚要地，这事该怎么办？”

子良说：“是如此的话，地是不可以不给，大王已亲口允诺予强齐的土地，倘若现在否认就失去了信义，以后无法再同其他诸侯联谊约盟。不如请大王先将地给齐，然后再图谋攻取索还。土地，按先前允诺给齐，是信义之举；日后再攻取，是武德之举。以信义，武

德并行，眼前将地划给齐。”

襄王听后，不作决断。子良走后，昭常进宫见襄王。襄王要听听昭常的意见。昭常说：

“齐国乘先王故世之机胁迫求地，不可以给它。万乘的君主以地大而称为万乘，倘若划去了我国的一半领土五百里，楚国徒有万乘之名，而无千乘之实，这事不可以为之。齐国一定要抢取，臣愿意赴地坚守。”

昭常说完之后，另一个大夫景鲤来求见。襄王征询他的意见。景鲤说：

“不可将领土划给齐国。即使齐国凭借武力强夺，我楚力不能守，臣愿为使臣向西秦借取援助。”

襄王听了三个大臣不同的意见，一时作不出抉择，正好慎到进宫，襄王对他说：

“寡人听了三个人的意见：子良说‘不可不给，先给而后攻取’；昭常说‘不能给齐于领土，并要求赴地坚守’；景鲤说‘不能给齐地，即使齐诉诸武力，楚不能单独抵御，可以联合秦国共同对付它’。这三个办法，依你之见我应采取谁的意见？”

慎到回答说：“三个人的办法全都采纳。”

襄王不解忧虑地说：“这话作何理解？”

慎到说：“臣请大王按他们三人说的办，他们的意见皆是切实可行的。请大王先派上柱国子良为使者，相应齐国礼节也用车五十乘朝北去接见齐使，交割楚国东部五百里领土；等到子良出使的第二天，再拜封昭常为掌兵的大司马，率领楚军赴东地坚守；昭常任司马的第二天，大王再派遣景鲤为赴秦使者，求救于秦。”

襄王十分高兴，立即付诸行动：派子良迎接齐使和交割；拜封昭常为兵部司马，往东坚守领土；派遣景鲤往秦，求救于秦国。

子良到齐地见齐王，齐国使者便以兵甲开赴楚东五百里。齐使

到东地以后，昭常对他说：

“我奉君主之命驻守该地，并且与此地共存亡。贵国一定要动武强占，我只能动员该地五尺童子及至年迈六十岁的所有三十万民众士卒迎战了。”

齐王闻讯接收遭阻，便问子良：

“大夫来齐献地，襄王又派昭常守地，这是怎么一回事？”

子良答道：“臣是奉君主之命来齐献地，昭常是假借君主之命，大王可以用兵攻取。”

齐王听说，就派遣大部队往东地攻伐昭常，但兵马还未踏上楚国的疆土，就被五十万秦兵阻拦在尤壤。景鲤与秦将指责齐王说：

“大王阻挠太子回楚发丧，是没有仁爱之心，挟胁太子奔丧，夺取齐国东地五百里，是不义之举。你若退兵弃地也算了，倘若不是这样，我们愿意等你决战。”

齐王考虑寡不敌众而生疑惧，就叫子良转襄，撤退而去。楚国一兵一卒未用，保住了楚东五百里领土。

《慎子·内篇》

稷下先生难邹忌

阴阳家邹忌挟着古琴去游说齐王，齐王待之以礼。邹忌说：“琴瑟可以比拟于政治，所以我以琴瑟谈论称霸的事业。”

齐王十分高兴，将邹忌留在宫中，专辟一个房间同他纵论天下大事，三天三夜不歇，最后拜他为相大夫。

但是，稷下学宫的一些学者、名士，平日就轻视邹忌，认为他的一套只是嘴巴空谈，不着实际，眼下封为相大夫更有点不服。于是淳于髡、慎到、田骈、接舆、环渊等人结伴去诘难邹忌。

两下相见，淳于髡、慎到等神态傲然，邹忌却谦虚称卑，极不相等。淳于髡说明来意：

“先生是个善于辞令的说客，我等略有不解之处，请教于你。”

邹忌谦虚恭敬地说：“我愿意聆听大教。”

淳于髡说：“琴瑟，如果得到它，它就是完整的，而且能以它的文明而昌盛；如果琴瑟丢失，那随它而来的一切，也就不存在。”

邹忌说：“我当敬领先生的所教，将格外自珍自重，不使它离开我，而且勤操多练。”

淳于髡说完，田骈说：

“猪油涂在棘轮的轴上，轮轴能够自如地滚动，但是，猪油涂在方形的孔眼里，则无济于事。”

邹忌讲：“我领教了先生所言，非圆而方，滞碍来自左右棱角，我应当注意为政的左右两侧。”

接着环渊发言：“良弓是用胶汁粘滞以前的树干而成，但胶不可以用作补苴罅漏。”

邹忌答道：“我这里懂得了先生的意思，日后广开言路，自沉于百姓之间，观察民间所需。”

接下来接舆讲了：“珍贵的狐皮大衣，即使是旧了或者破了，是不可以用狗皮、羊皮补缀的，是不是这样？”

邹忌答道：“我明了先生的意思了，辅佐大王一定选择有德有才干的君子任事，不使不肖奸佞之徒干政。”

最后，慎到发难道：“运载货物的大车，不是经常修理，整饬，是不能载其所载的货物；琴瑟不加以调柱定音，是不可能演奏五音和谐的乐曲。”

邹忌答道：“遵先生所嘱，我应当修订律令法规，监察奸吏的不法行为。”

他们几位诘难以后，一同走出邹忌的府宅，在门口淳于髡对伙

伴说：“邹忌这个人不简单，我们用隐喻譬辞连续发问五个问题，他的回答如物落地有声，反应异常敏捷，是个能人。估计要不了多久将会被齐王封侯赐爵。”

事情果然不出淳于髡所料，一年以后，齐王封邹忌于邳，赐号成侯。

《慎子·内篇》

三让天子

商汤推翻夏朝，流放夏代最后一个天子桀以后回到亳地，召集天下三千诸侯会盟。汤取出象征天子的凭信玉玺，放在天子座位左侧，自己回到诸侯的行列中。他对众诸侯言道：

“那是天子的座位，有道有德的人可以居处其上。我想天子之位不是商汤一家、一族所有的，应该由有道有德的人居之。唯有如此，可以以道德治理天下，使道德得以至上的尊奉。”

三千诸侯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落座，一致拥戴商汤坐天子之位。商汤经过三次推托谦让，最后无法再推托，便登上天子座位，成为诸侯之主。

《慎子·外篇》

治政如治病

楚悼襄王向他的宾客（后为将军）庞涓爰(xuān)问政，他说：“治理天下政事的人，他会有真正的治国之道吗？”

庞爰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过名医俞跗是如何治病的吗？他

发现有病的人会刻意为病人医治，并且手到病除，病魔鬼怪见到他就趋避。楚王君临天下，施政治国，一任以前旧制。犹如当年尧治天下不用亲近友朋，而用有才能的人。这道理好比医病，不一定喜欢名声大的大夫，而是使用对自己病情了解的老医生。过去楚王曾就医于俞跗，暮年得病，必定要等俞跗医治，即此缘故。”

楚悼襄王说：“好，你说得对，不妨再讲下去。”

庞涓接着说：“大王，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以前伊尹治理商殷，姜尚辅助周武王姬发，百里奚佐政秦王，申繻(biao)管理楚国，原季治理晋地，范蠡帮助越王攘夺吴的天下，管仲相国于齐桓公。春秋时期的百里奚等都能够成全君主的霸业。霸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但是达到这个霸业的目标，所行的大道术数却不一样。”

楚悼襄王说：“我倒很想知道这个术数。”

庞涓讲：“大王是否所说魏文侯问扁鹊的那件事，事情是这样的：魏文侯问扁鹊：‘先生兄弟三人，兄弟三个中谁的医道最优异。’

扁鹊说：‘我的大哥医道为最，二哥仅次于大哥，我是三人中最差的。’

魏文侯说：‘你能否讲得详细点？’

扁鹊说道：‘大哥治病，观察人的神色和气色，以防治为主，不待神色气色异状形于外表，就着手为病人治疗，使之痊愈。他医病大都是往来亲友谈笑之间，所以他的名声如同诊断治于不萌一样，不出家门。二哥治病，没有大哥那样的本事，他要观察病人毫毛之间的症象，就是说当病已经出现很轻微的病兆时，就对病人治疗。他的医病对象大都是邻里乡亲，所以他的名声，正如诊断医治于若隐若现一样，不出闾里街巷。至于我扁鹊，既没有大哥的本事，也没有二哥的本领，只会就病医病，一定要病情发展到从气色、毫毛影响到血脉、肌肤表症可见，才对症下药予以治疗。这是表面学问，做的人、行的人也很多，我不过善于把握这种表面学问而不同

于他人，所以名声也大，传布于天下的诸侯之间。’

魏文侯听得津津有味地道：‘说得有理。’就这个故事而言，如果来个换位，让擅长医道的扁鹊代替管子去治国，大王一定会说齐桓公不会获得霸业的成功。这个道理就在于此：当未意识到有病，但病已在无可名状之时就着手医治，使它不变为有形的祸患，而容易取得成效。这是弭之无形的自然之道。对此之道，有能耐的医生可以化而导之，平庸的医生昧然不识、终生误人、害人，受害的人即使不死，但他的精神必致重大的创伤。”

楚悼襄王很受启发地说：“讲得好，我想我治政不免会为民为国造致疮痍，但又有谁会见于秋毫而为我治政呢？”

《吕氏春秋·世贤》

君主应为民师

楚平王问文子：“听说先生得道于老聃，我想圣贤虽然有道，但遭逢动荡年月，凭他一个人的本领教化长年动乱的百姓，办得到吗？”

文子说：“道德的宗旨，是克服邪恶，扶持正义，以其化导颓败的大乱，而还归质朴，最终还是使淳然道德得到恢复和普施。但要道德普施、天下安宁则全赖一个君主。君主是人的师表，君为上，民为下，上面的就是下面的模范，上面爱好的，下面也会接受；上面崇尚道德，下面仁义蔚然。仁义蔚然，就没有淫逸、祸乱危害于世。修炼道德的人，能够统一管理天下；构怨百姓的人，足以贻害败亡天下；堆积砂石，能够成山，汇聚水流，能够成海。倘若不靠修炼、积累想成事是没有的。

道德由修炼积累的，有着苍天的赋予，大地的资助，鬼神的辅

佐。有道德的君主主政，天下一派昌盛，凤凰呈祥，飞翔于庭际上下；麒麟来贺，戏游于郊原沃野；蛟龙归居，蛰伏于大泽渊潭。所以，用大道主宰天下，是天下的最大之得；不用大道主宰天下，是天下的最大之失。作为一个君主不顺从道德意旨行事，即使有长治久安的雄心，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前者像尧舜，他们适从道德而昌明；后者像桀纣，他们一反其道而灭亡。”

楚平王似有感悟地说：“本大王懂得了这个道理了。”

《文子·道德》

爱士而无士

齐王他对尹文说：“寡人很喜欢有才之士，但是齐国却没有，不是为什么？”

尹文说：“大王好士，我很想听听大王所谓的士。”

齐王没有回答。尹文却继续问：“现在于此有这样的一个人：为君做事很忠诚，服侍双亲很孝顺，交结朋友讲信义，住在乡里很恭顺。具此四种德行的人算不算士？”

齐王说：“当然算，这正是我想寻找的士。”

尹文又说：“大王得到这样的人，肯不肯委以大臣？”

齐王讲：“这是我愿望，就是不容易得到。”

其时，齐王崇尚武德，喜欢勇士，尹文又以此举例继续说：“假如这个具有四德的人在广庭大众之下看到侮辱人的行为畏葸不前，不敢与之斗争，这人大王也要引之为臣吗？”

齐王答道：“真正的勇士，见义勇为，否则是一种耻辱，甘受耻辱的人，寡人是不会引以为臣的。”

尹文紧接着说：“是呀！大王现在只想到他受辱不争，忘掉了他

并未失去忠、孝、信、谨的德行。忠、孝、信、谨四个德行是大王原先取士的标准，那为什么一会儿引以为臣，一会儿因其受辱不争而不以为臣呢？由此看来，大王以四德所取的士，乃不是士。”

齐王无言以对。

尹文又问：“现在又有这样一个国君，这个国君管理国家，凡是别人以为错的，他也认为错，别人认为对的，他也要说是错的；对于有功劳的人他给予奖赏，对于没有功劳的人，他也给予奖赏。由于他把是非、功过搅乱了，但却埋怨别人没有精心理政。试问，这个君主以此治理国家可以不可以。”

齐王答道：“不可以。”

尹文却说：“以臣之见，眼下齐国的官吏治政差不多就是按此而行的。”

齐王不以为然，他说：“我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兴许像先生所讲还未获大道，但官吏没有精心理政，也不必去埋怨他们，事情只能如此！况且现在的情况尚没有达到你说的那种地步。”

尹文说：“既然讲了，还是讲个透彻。现在齐国失政，症结还在于大王口中所讲、心里所想的同官吏所行的不一样。你讲是，他行非，赏罚、是非如同前述互出歧异。就是有十个黄帝也未必能将它治理好。”

齐王听到这里便不再同尹文谈下去。

《公孙龙子·迹府》

三年毁、三年誉

晏婴因袭其父之封为齐大夫在平阿治政，不想治阿三年，毁谤之言流于上下。宫廷的齐庄公知道了很不愉快，将他召回要罢免

他。晏婴见齐王，倒很干脆地说：“臣已经知道错了。”并请齐庄公仍让他回平阿继续理政，齐王也勉强同意了。

又是三年，晏婴的“政绩”举国皆知，人人称好，话又传到齐庄公那里，齐庄公这回很高兴要赏赐他。晏婴拒绝不受。

齐庄公不理解地问他：“这从何说起？”

晏婴答道：“三年前，臣在平阿治政，君主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却因此获罪，变成罪咎；如今在平阿治政，按治国的要求，是应当处死斩首的，却变成了功劳而获赏。这种奖赏并非出自臣的情怀意愿，所以我不接受。”

这件事传到子华子那里，他对人说：“晏子可以说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拒绝齐王的赏赐，足可以告诫于人，也说明齐国的荒怠政治势在必然。按照人的常情，称誉出自与己相同的见解；相助来自与己的共识；喜爱，出自与己相同的情感。喜爱的反面是憎恶，有憎恶就别有对立；相助的反面是排挤，有排挤就别有拥立，称誉的反面是毁谤，有毁谤就别有倾向。治国的君主如不加以察觉，左右的大臣就会随心所欲，造成难以遏制的乱政。为此，世上的治政理乱。不出乎爱憎，助挤、誉毁两端之间。齐王未及于此，而有乱政也是正常的。”

《子华子·北宫子仕》

三 处世篇

秦失吊丧

公文轩见到右师后很惊讶地问道：“你怎么只有一只脚？是先天如此呢，还是后天致残的？”

右师回答说：“是天生的，不是后天致残。老天爷让我生出来如此，就好像人的相貌一样，后天是无法改变的。”

荒野沼泽中的野鸡，走十步才能找到一口食物，走百步才能喝到一口清泉。但是它们都不愿被人饲养在鸡笼里，不愿接受那毫不费力便可享受的食物和清水。

老子去世时，秦失前往吊唁，他在灵柩前大哭三声后就转身走了。老子的弟子们十分不解，走上前去问他：“你是我们老师的朋友吗？”

秦失回答说：“是的。”

弟子们又问：“你刚才吊唁时，为何显得如此冷漠？”

秦失回答说：“哎，我原以为你们和老子一样，都是超凡脱俗的人，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我刚才吊唁时，看到四周哀鸣哭泣者，年老的好像失去了子女，年青的好像丧失了母亲。他们此刻在此所为，并非真有无尽的哀伤要痛哭，也并非具有无数的悲伤要倾诉。如此悲痛死亡、惋惜生命是违背自然规律，忘记了死生有命的道理，古人称之为逃避天命的行为。老子的生是应天命而来，死是顺天命而去。生死顺应于自然，他人的哀乐都是与老子无关的，这就是古人所谓上天对凡人所施予的解脱。”

蜡烛会燃尽，但火种却不会因此而绝灭，它会世代代延续下去，永不熄灭。

《庄子内篇·养生主》

流水不能影射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位受过刖刑，被砍去一只脚的人，名叫王骀。他有许多学生，几乎与孔子的学生一样多。孔子的学生常季对此十分不解，便求教于老师：

“王骀是位受过刑的残废人，可是鲁国跟他学习的人跟老师的学生一样多。王骀站不能给予教诲，坐不能议论国家大事。而跟他学习的人却能够腹中空空而来，满腹经纶而归。难道他真有不用言语传授教导，身体残缺而精神完美的本领吗？”

孔子回答说：“王骀是位圣人，我的学识不如他，而且追之不及。我要拜他为师，更何况你们这些学生。不要说鲁国，我还要引天下的人去跟从他学习。”

常季听后又问：“王骀的学识既然超过了老师，对于我们这些庸人而言，距离更远了。既然是如此，他又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孔子答道：“生和死是人生中的最大的事情，但是无论生和死，王骀都能置之度外，不为所动。即使是天翻地复，也丝毫不能改变他。自己坚守的信念，不以外界的影响而变，任凭事物千变万化，始终信守自己的宗旨。”

常季听了之后，仍有不解之处，便问道：“如何解释呢？”

孔子说：“对于一件事物，如果要挑剔它的不同之处，就是身体肝和胆之间的距离，也可认为像楚国和越国那么遥远。如果要看它的相同之处，天下万物也可以看出同一道理来。倘若这样的话，就不知道眼睛该怎样去观察，耳朵该怎样去倾听，而精神和思想也随之飘忽不定。观察事物就会只看到完美的一面，遗漏掉缺陷的部

分，同样也会只看到王骀失去一只脚，便以为他连生活的土地也失去了。”

常季想了一想，继续问道：“王骀用自己的经历和智慧来修炼信念，颖悟真理。又以自己的真理解释世界万物。那么众多聚集在他身旁的学生能否得到他的信念和真理呢？”

孔子缓缓地回答说：“人能在静止的水中照见身影，在流水中不能影射人影，唯有静止的事物才能反映出物的静止状态。花草树木都生长于地，只有松柏能够冬夏长青。世界上的人都由天造，只有虞舜的言行举止最正，幸而有他的楷模，正气才能传播。假如保持原始的勇猛和无畏，那么勇士一人也能称雄千军万马之中。追求功名荣誉的人尚能如此，更何况具有主宰天地、包容万物的思想，把身躯耳目视为外物，掌握了人间的智慧，追求崇高的心灵境界的先知者。他在选择时机登临圣界，世人都追随之，那些智慧和真理的感受力是不必忧虑的。”

《庄子内篇·德充符》

华封三祝

有一次，尧去古华州视察，守辖华地的封宰听说尧有圣人之德，便亲往迎接。见面后华封虔诚地祝尧长寿，不想尧辞而不受；华封改祝富庶，尧也不受；华封再祝他多男子，尧依然辞谢。华封奇怪地问尧：“长寿、富庶、多男子是人之所望，唯你不愿意接受，不知是什么缘故？”

尧回答道：“多男子，子嗣争端，亲疏有间，忧惧陡增，惶惶而不可终日；富庶，则财物货物丰饶，觊觎在所不免，事情烦冗而后果不利；长寿，世间俗务堆积，长年缠身，劳体伤神无从自拔，末了还要

背个骂名。先生三个祝愿不仅不足以养圣人之道，反而致累，所以不敢接受。”

华封淡淡一笑，随后说：“我原以为你是一个圣人，万没想到你仅仅是个正人君子，只怀浅虑而缺深思。天生万民乃天地万物的造化，万物有它的特长，也有它的作用。衡量人的能力授之于责，凭其才能授之于官，多则多授，多授多用，哪有甚畏惧不安？四海丰饶，财物殷实，供黎民分享，遵循寄之于群而不徇私的准则，怎么纷争多事？再则圣人犹如鹪鹩野居，无拘无束、无一定居处，又像幼鸟全赖母鸟哺食，只求一饱而无情于滋味。他们灰心灭智，与物冥合，往来似鸟不留踪迹。如果天下有道，人间相安无事，物来我感，应时昌盛，与万物共存，就君临万民。如果天下无道，遭逢离乱，他就随俗韬光，修德隐居，逍遥避世。大道之用原是隐显自在，或是大用，或是舍弃，随时而定。人有千岁当知穷理之变，生为天行，死为物化。厌恶嚣俗就消匿，乘云御气还于仙都。况且你所顾虑的三患原本虚无，大可驾馭造物而来往、而变化、而自持如常。试问有什么祸殃和侮辱呢？”华封言毕，扭头就走。

尧至此始有所悟，尾随华封打算再请教一二。华封说：“你既然明白这道理，也不必逗留，请赶快回去吧。”

《庄子外篇·天地》

称牛称马的人

从前有个叫士成绮的人一心想见见圣人老聃，一天，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老聃，但对老聃打量一番，对老聃讲：“我以前听说夫子是一个圣人，所以不远万里来拜见夫子。今日得以见面，先生并非是我想象中的圣人，鼠穴里扒出来的垃圾混杂着米粒粮食，先生居处

如此地狼藉食物，是不仁之举，也可想先生吃和穿的应有尽有，而这些说不准是平时贪婪敛取而来。”

老聃看看来的人，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不作任何回答。

第二天，士成绮又来拜见老聃，他说：“昨天我出言不逊，中伤夫子，今天不知是什么缘故有所省悟，改变了昨天的错误想法？”

老聃说：“你是慕我巧智圣人之名而来，我自以为同巧智圣人没有关系，你是听到的名声，我是据实在所言。我还是我，人家以为我如何如何，我不计较。以前有人称呼我谓牛，我就被唤作牛，有人称呼我谓马，我就被唤作马。如果计较名实，人家给你相应称呼不接受，那就会给自己带来祸殃与不测。所以，我不去比眼形实，更不会去顺应别人予我的形名。”

士成绮听到这里很惭愧，不敢正视自己的身影，像大雁侧着身子轻手轻脚走向老聃面前问道：“请教夫子，你的这种涵养我是否可以修炼而成？”

老聃看士成绮的走路样子，说：“看你容貌岸然高傲，目光突视，额头矜相，口齿尖利；身形魁梧巍峨，很像是拴住缰绳奔马，身受羁绊而心志不已。即使你屈于强制地修炼一时，但一旦有隙就像强矢脱弩仍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再加上你遇事善于细察、精审，持才自负，骄矜刚愎，这很类似边塞僻境的一种人，这种人们把他们叫做窃贼。”

《庄子外篇·天道》

乐而不返

庄子到楚国去，在路途的郊野看见一具骷髅，他勒马驻足，用策马杖敲敲它的颅骨说：

“你呀究竟为啥落得个如此地步？是贪欲资生、夭折至此，还是横遭亡国的斧钺之殃？是行为不检点唯恐玷辱门庭自裁至此，还是受自然灾害的冻馁？再不就是你命数如此，天年享尽？”

庄子调侃一阵就取骷髅头枕在自己头下睡着了。

到了半夜，庄子同骷髅在梦中相会了，骷髅说：“你的模样好像是个贪嘴的辩士，白天你所说的尽是人活在世上的累赘，人死了就没有这等事。你想知道人死后的情形吗？”

“好呀，不妨说给我听听。”

“人死以后就到了我们这里。在这里上没有国君的统治，下没有臣子管理，也没有四时的炎凉和劳碌，自由自在地同天地共始共终。要是讲人间的快乐莫过于帝王，它也不足与这里媲美和相提并论。”

庄子不相信，又以诱惑的口吻对骷髅说：

“这样吧，我让掌管生命的神恢复你的本性，为你脱胎换骨，修复肌肤，还你生时的形体，再让你回故乡和父母、妻子、亲戚、朋友团圆。你说好不好？”

骷髅嗤之以鼻，不屑地说：“先生好不明白，我刚讲过在这里胜过帝王的快乐，谁愿意舍弃这里的快乐回到人间去受苦受累呢？”骷髅说完转身隐去。

庄子醒来，天色已明，继续上路赶程。

《庄子外篇·至乐》

情人眼里出西施

阳朱带着弟子到宋国去，将近太阳落山下榻在一个郊区的旅店里。旅店的主人有两个老婆，一个长得很美，一个长得很丑，可是

店主人却宠爱貌丑的，漂亮的反而经常受到冷淡。阳朱就问其中的缘故。店主人说：

“那个长得漂亮的自以为美，但我总觉得她不这么美；那个长得丑陋的，自以为很难看，但我总觉得她并不难看。所以我就喜欢她。”

阳朱听到这话转过身子对弟子说：“你们也听见了吧！要记住，尚德行善不要自以为是，只有屏弃自以为是，所到之处才会受到敬重爱戴。”

《庄子外篇·山木》

杀猴做人

吴王阖闾渡过大江，登上一群猕猴栖居的山上打猎。群猴看见吴王打猎的一行人，惊惶得纷纷而逃，躲进荆林丛中。唯有一只猴子毫不在乎，嬉戏如常，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从那棵树跳到这棵树，像似以智巧显示于吴王。吴王拈箭射它，它非但不逃，反而敏捷地接过飞箭。吴王便命令左右群而射之，这只猴子来不及躲避，最终抱树而死。

吴王回过身子对同来打猎的朋友颜不疑说：

“这只猕猴凭借它的智巧和敏捷而小看我，以至得到这样的结果。人当以此为戒啊，不要用高傲之气待人。”

颜不疑回来后，就去拜访吴国隐士董梧，并请他为老师，帮助他改除自己的傲气矜色和弃绝淫乐及荣尊显贵的架势。三年过后，颜不疑尽除傲色，成为一个举国上下都称颂、赞扬的人。

《庄子杂篇·徐无鬼》

卫灵公之“灵”

有一次，孔子与职掌纪史的大史、伯常骞、狶(xī)韦评论卫灵公。他问三位史官：

“卫灵公平日好饮酒，沉湎声色，不过问国家朝政；或是田猎网捕，走马射箭，也不与诸侯交往接触。如此平庸猥琐之辈死了以后，你们职掌纪史的太史为什么会追谥他为‘灵公’呢？”

大史说：“我想是因循旧制，按周公的谥法，乱而不损则称‘灵’。‘灵’，是有乱而无道，卫灵公无道，所以追谥他为‘灵公’。”

伯常骞说：“我想是灵公因有道有德才追谥‘灵’的。他有三个妻子，一次他和她们在一个浴盆里洗澡，显然他是一个不守礼法的人。然而当贤大夫史鱼手捧御物晋见，他见贤臣自觉惭愧，立即叫侍从赠以钱帛，并且亲自行以大礼，扶持史鱼出宫。灵公男女同浴轻慢，藐视礼法，对于圣智贤人又如此谨肃，恭敬。不拘礼法有道，尊敬长者有德。谥法‘德之精明曰灵’。卫灵公有慢有敬，说得上十分精明。所以追谥他为‘灵公’。”

狶韦说：“物都是先有其命，来事可知可定的，灵公之‘灵’早有先命论定。当年，灵公死后，据占卜所定，一同葬于祖先的坟地不吉利，必葬在盟津河北畔名为沙丘的所在。于是在该处掘地埋葬，没料到掘地数丈发现一个石椁，洗去石椁的泥沙又发现石椁上面刻有铭文：“不依赖子孙，灵公夺之埋葬于此”。这种已然的事出于自然，同物情没有相干，纯系定命安排。凡是应当做的，不可以不去做；凡是不应该做的，不要固执强性去做。灵公追谥并非后人所为，而是命数定论，也是玄道天机。大史、伯常骞他俩哪里能够识破呢？”

狝韦一席话，说得孔子、大弼、伯常騫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庄子杂篇·则阳》

登屋看车

有一次孔子率子路到楚国去，他们到了一个蚁丘所在寄宿于卖浆的人家。卖浆人家的邻居夫妻奴仆都登上屋顶观看。子路就问孔子：

“那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看什么呀？”

孔子说：“这些人想必是圣人的奴仆，这个圣哲之士把自己隐藏在百姓之中，甘愿过着田园生活。像这样的人也够了不起的，他的声音从世间消失，志向却很远大；嘴巴虽讲话，内心却好像空宕宕的。处处背世离俗，不肯随尘世沉浮。这个遁世的隐士恐怕就是楚国市南的熊宜僚。”

子路听了孔子的话，要去见见熊宜僚。孔子说：

“不用了，熊宜僚知道我对他非常了解，而且已经知道我要来楚国，他以为我是奉楚王之命来召他的，这样，他就把我看成是媚世之辈。若果真如此，他对媚世之徒一定会羞于见、耻于谈。再说你还以为他现在在市南？！”

子路将信将疑，径自去探视。果不出孔子所料，熊宜僚的家里已经空无一人。

《庄子杂篇·则阳》

阳朱问错

阳朱到南面的沛地去，恰巧老聃到西秦去漫游，阳朱估计能在沛地郊外遇上老聃，然而中途未遇，一直到梁城才见面。两人相见在途，老聃仰头朝天感叹地说：

“起初我以为你是一个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如今看来你不是我所想象的人。”

阳朱听老聃这样讲，一句话也不讲，只是随着老聃一同找客栈。落实住宿以后，阳朱手捧盥洗用具走到老聃房门口，脱下鞋子入室跪在老聃面前说：

“适才在路上见到您老，本想请先生开导，只是想到先生旅途劳顿，不敢唐突启齿。现在您老有空，并已安顿下来，但愿先生继续指出我的错误。”

老聃说：“你平素昂头傲然，谁愿与你交往和相处？你大概没有意识到：过于洁身自好的人，总觉得会被玷污；自以为德行高尚的人，生怕有不足之处。不知你……”

老聃未讲完，阳朱大惭，无地自容地说：

“弟子知过了。”

当初阳朱刚进客栈，旅舍的主人亲自为他安坐铺床，女当家的捧毛巾、梳子侍候他盥洗，店里所有的客人都为他让座位，即使一旁烤火取暖的人，见了也走得远远的。他听了老聃的教诲以后，一切都变了。待他临要离店的时候，旅店内的主人、客人已和他打成一片，甚至无拘束地同他争座位。

《庄子杂篇·寓言》

曹商得车

列国时期，宋国的曹商作为宋偃王的使臣出使秦国联盟，临行偃王考虑使节关系国家的体面，就送了他几辆车乘。到了秦国，曹商善言巧辩，应对有方，博得了秦王的喜悦，于是赐给他百辆车乘。回到宋国，他洋洋得意，处处炫耀。这天，他去见庄子。踌躇满志地说：

“我这个人，穷得住在僻里陋巷，织履编席，而且潦倒得面呈饥色，容貌憔悴，枯首细颈是不堪忍受的。这也许是我的短处。要我逞才露智，游说万乘的国君，像这次使秦，深得秦王青睐乃至赐车百乘，这或许是我的长处。”

庄子说：“是吗？不过我曾听说秦王生病求医是不惜代价的，赏赐十分丰厚。凡为秦王消肿解毒的，赏车一乘；舔痔疮、吸漏毒的每次赏车五乘，医的病愈卑下得车愈多。你若不是常常为秦王吮痂舔痔怎么会瞬间得到那么多的车子呢？请便吧，我是不与卑贱小人为伍的。”

《庄子杂篇·列御寇》

不学之学

儒生王寿背着一书箱的书外出远行，走到周辖的中原宋地，在途中遇见朋友徐冯。

徐冯见王寿负书远行，很不以为然，他说道：“事，是人的行为所致，行为，又缘自于时和势，时势是没有常态的，会不断地变化，

识时势的人会权衡时务的变化而有着相应的行为；书，是用来记录人的言语，言语，出自人的智慧，智慧不是言语完全可以表达的。所以，有见识的人不以背书筐为是。你今天又为什么要背这么多的书，而远行千里呢？”

王寿闻言，觉得很有道理，便将书筐里的书付之一炬，尽数化为灰烬，并且为解脱书的重累高兴得手舞足蹈。

前人说：有智慧的人不凭借言语表达治世教化，聪明的有才的人不背着书筐行事。可是这种以不学为学的话，却遭到世间众人的非议。王寿不顾此继而焚书，是归复本真以不学为学。这种以不学为学，正是《老子》所述的：“今学不学，就是世人所非议的‘过失’”。

《韩非子·喻老》

石破、丹辗

石头可以破碎，它的坚硬物性不会改变；朱砂可以辗末，其物性特征的颜色不会消失。坚石之所以坚硬，丹砂之所以呈色，皆是它们的物性决定的。物性受自于天然，不容人任意择取和改变的。一个具有豪气的志士，他的气节容不得别人玷污，也是这个道理。

周文王刚推翻殷纣建立周王朝时，孤竹国有两个没落的大夫（有说是君臣），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他俩商量何去何从：

“听说西方岐山的侯伯是个有道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到那儿去而留在这里呢？”

于是他俩就向西而去。但是到了周地的岐阳，周文王姬昌殁世，武王姬发即位。武王为宣扬、实施周天下的德行派叔旦到名为四内的城邑，寻找曾由周文王举荐给殷纣的胶鬲。并且嘱咐叔旦与胶鬲约盟：俸禄增加三级，官居一等；盟约拟成一式三份，用牲口的

血涂封，一份留四内埋于地下，叔旦、胶鬲各取一份。

伯夷、叔齐听说这等事，互相看了看，灰心而嘲笑地说：“奇呀！这种事情同传闻的周王德行不一样嘛，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道和德。从前，神农氏治理天下，无为而治，没有所求，四时的祭祀认真而又恭敬，不追求任何的私福；对于庶民百姓，只管尽忠职守的治理，也不追求任何的私欲。百姓以为需要，就按百姓的意愿去办；百姓乐于治理的事情，就按百姓的要求去治理。不损人以促使自己的成功，不用贬抑常制以显示自己的高尚。而现在的武王，看到前朝殷纣邪辟、祸乱，迫不及待予以整饬。凭借阴谋贿赂公行、利兵尚武，以炫示威势；为了维护权势，不惜歃血为盟，拉拢旧盟故友；以占梦手段宣扬武王承殷受天的谎言。殊不知他武王靠杀戮攫取殷纣，以暴力取代殷纣的暴乱。”

他俩停顿一会，接着又说：

“古代贤能志士，生于太平的仁治之世，不辞自己的责任；遇到暴乱的时候，不苟且偷生。周的天下如此晦暗，所谓的仁德气数也差不多了。与其在周玷辱我们的品性，还不如避开周地保持清风亮节。”

伯夷、叔齐两人最后商定离开周地，北上西永济以南的首阳山，还在山上不吃周天下的粮食。末了，饿死在首阳山下。

《吕览·试廉》

建宗庙与攻城

孟尝君被封爵在薛地，经常遭到楚国的侵扰。有一次，齐国博学善辩的淳于髡出使楚国，返回途中经过薛地，楚军正准备攻击薛。孟尝君虽忙于战事，犹不忘敬贤，以大礼接待淳于髡，又亲自送

淳于髡出城郊。分别时孟尝君歉疚而又诚挚地说：

“楚国常常骚扰，眼下要攻我城邑，先生如果不以此为怀，恐怕我田文再没有机会侍奉您了。”

大夫淳于髡闻言胸有成竹地说：“我会遵命行事。”

淳于髡回齐向齐宣王禀告出使情况。齐宣王问：

“你在楚国看到点什么？”

淳于髡说：“荆楚很强盛，而经过薛，薛正在做不自量力的事。”

齐宣王奇怪地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薛地的田文不掂量轻重和实力，荆楚强敌当前，不考虑御敌，却建什么先王的清庙。不想想如果荆楚攻取薛邑，即使清庙造好也会被毁。所以我讲薛不自量力，楚国强盛。”

齐宣王听着脸色刷然而变，惊恐地说：“哎呀！你哪里知道，那是我家田氏的宗庙。”

宣王急忙传令将士，火速往薛营救。薛由此免遭覆没，得以保全。

《吕览·报更》

知恩图报

晋国卿大夫赵盾到都城故绛去，在一株弯曲的桑树下面见到个饿得昏厥过去的武士。他忙停下车子，唤人取出食物调匀后送到他的口中，接连几口武士渐渐苏醒过来。赵盾怜悯地问他：

“你为什么饿得如此地步？”

武士说：“我是故绛都城当差的，这次办公务所带的回途粮食吃完了，我羞耻于沿途乞食，又憎恶偷窃的行为，所以落得如此窘状。”

赵盾很敬佩他的品行，又吩咐家臣取出两块干肉给他。武士拜而受之，但留着不吃。赵盾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讲：

“家里还有一位老母，打算把这美食送给她老人家吃。”

赵盾说：“你先吃了吧，我还会给你带回去的食物。”

于是赵盾又唤家臣取来二串干肉相赠，临别还送给他一百枚钱币。

两年以后，赵盾理政有方，威望也高，引起晋灵公的忌讳和不满。这天灵公假借饮酒为名，在厅内埋伏士兵刺杀赵盾。席间灵公亲自为赵盾把盏，赵盾发觉灵公一反常态，知其有诈，便中途借故出厅而去。灵公久候不见赵盾，急令埋伏在厅内的士卒追杀。其中有个将士出宫追得特别紧急，先于其他士兵追上赵盾。然而，他非但不杀赵盾，却要赵盾用他的车子速速离去，由他阻击后面的追兵。

赵盾对此义举十分感激，问他的姓名。他避退让路，恭敬地说：

“事至此不必再问姓名，只要知道当年饿倒在韮(Weì)桑下的武士就行了。”

追兵迫近，他义无反顾地迎战而去。

《吕览·报更》

长不掩短

吴起和魏大夫商文聊天，他问商文说：“一个人的富贵荣辱是不是由天命注定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同样为君辅政会有不公的待遇？”

商文莫名其妙地问：“我不清楚你指的是什么？”

吴起说：“奠定疆城，绥靖四境的边民；建立制度，教化国内的

百姓；移风易俗，改变积习陋规；倡导义理，使君臣同心相契；提倡道德，确立父子人伦秩序。诸如此等，你与我谁的贡献大？”

商文答：“我不如你。”

“以厚礼典质事君，君主地位而能稳固，魏国由此强盛；挂印辞官而去，君主地位就不稳，魏国由此削弱。这方面的能耐，你与我相比谁大？”

商文答：“我不如你。”

“兵士严阵，战马罗列，行将冲锋陷阵，作为主帅跃马阵前、击鼓号令，士卒均乐意视死如归。这种善战指挥的才能，你我之间谁显得强些？”

商文答：“此我不如你。”

“既然以上三方面阁下都比不上我，爵位待遇却在我之上，这岂不是老天的安排？”

商文听完吴起的话点点头说：“你讲的好。不过，我也要问问阁下：世事多变莫测，君主年少不熟悉国政，大臣彼此疑虑而游移，魏国百姓的生活还不安宁，这样的格局必先安内，先王将安内的重任委托与你，还是委托给我。”

吴起沉默无言，停了片刻才讲：“应该托付给你。”

商文说：“既然你也认为托付给我，那末我的爵位应在你之上。”

吴起是一个大将之才，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他的长处，他只想到自己长处，而见到自己缺乏安内的才能；光知道自己才智，而不知道才智之外的德和义。所以他能够在西河一役威名大震，使秦闻风丧胆；但不能摆脱小人王错的暗算，迫使他离魏投楚，在楚又遭小人的阴谋罹难身死。

《吕览·执一》

好隐(yǐn)、善匿

楚庄王即位三年，从不上朝听政议事，却喜欢听别人的隐喻。他的大臣成公贾为此晋见庄王。楚庄王说：“我以前规定不准面奏进谏，今天你来谏净是什么意思？”

“我怎敢向大王进谏呢？我来是与大王讲讲隐喻的。”成公贾答道。

“那你为什么不讲隐喻呢？”

“有一只鸟栖息在南方的高阜上，它三年伏枝不动，不展翅飞翔，不引亢鸣叫，这只鸟大王你说是什么鸟？”

庄王猜度，随后告诉成公贾：“这只鸟匍伏土山三年，不动弹，是在磨砺意志和抉择去从；不展翅，是等待羽翼丰满的时机；不引亢鸣叫，是观察民情以定治国法度。此鸟现在不飞，一旦飞翔能上九天之外；现在不鸣，一天鸣叫起来，声音使人惊惧。成公贾你可以出去了，我已心里明白。”

第二天，楚庄王竟然上朝了，当天他就选拔晋升五个大臣，同时罢黜十个庸臣冗吏。群臣雀跃，无不喜悦，楚国上下无不辗转庆贺。

.....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个善于察颜观色的人，他就是春秋时期的东郭牙。

齐桓公同相国大夫管仲策划攻打莒国，两人谋定秘而不宣，然而不出几天消息不胫而走，已经在国内传开了。齐桓公奇怪地问管仲：

“我与仲父商量的攻莒计划，尚未付之实施已经传遍了，这是

什么缘故？”

管仲说：“我想这大概是国内的睿知能人所为。”

桓公沉思一会儿以后，猛然想起一个人，他对管仲说：“日前有个服役的民夫，手里拿着翻土锄地的工具，站在下面看看你我，会不会是他传扬出去的？”

于是桓公命令此人即刻来宫服役，并不准他找别人替代。隔不多久，那个叫作东郭牙的民夫来了。管仲打量他一番后对桓公说：“无疑，准是他。”

桓公派礼宾侍卫领上庭除以礼相见。

管仲问他：“攻打莒国的消息是你传扬的吗？”

“是的。”东郭牙答道。

管仲又问：“我同主公从来没有公开攻打莒国的事，你凭什么要说齐欲伐莒呢？”

东郭牙答道：“我听说有这样的一句话，君子善于谋略策划，小人善于揣摩度测。我是私下观察相国的脸色、举止而作的猜测。”

“我没有明言攻莒，你怎么猜测到攻莒呢？”

东郭牙解释说：“君子遇事必显露三种神色：一是喜悦欢乐的神色，大都流露在欣赏钟鼓琴瑟之时；一是冷清静穆的神色，大都流露在居丧守节之时；一是气势愤然、拳足挥动的怒不可遏的神色，此大都显露在欲动干戈之时。那天，我在下面望见君主在台上怒气冲冲，张开嘴巴久久不合，口型恰似一个“莒字”；君主手臂所举、指头所向也在莒国；加以我平时想到的诸侯中不服齐国的，也唯有莒国而已。根据以上的动作形象，我猜测要对莒用兵。我的猜测也许就是圣人们所说的‘听之于无声，视之于无形’吧！”

齐桓公、管仲闻言，惊叹不已。

《吕览·重言》

亡戟得矛

齐国同晋国交战，来自齐邑平阿的一个余姓兵士，在作战中丧失了自己的兵器戟，但获得了另一件兵器矛。他在随众撤退时，一路上总不愉快。这时有一个行人迎面走来，他问行人说：“今天战斗，我丧失了自己的兵器戟，却获得了手中的这支矛，像这样我回部队行不行？”

行人看看他手中的矛说：“戟是兵器，矛也是兵器，丧失了一件兵器，获得了一件兵器，俱是兵器，为什么不可以回营呢？”

余子道谢辞别行人后，继续朝前走，心里还是不平衡。正好高唐邑的守令叔无孙骑马过来，余子便挡着叔无孙的坐骑问：

“今天同敌人交战，我丧失一杆戟，获得一支矛，是不是可以回营交令？”

叔无孙答道：“矛是矛，而不是戟；戟是戟，而不是矛。你丧失了自己的戟，而获取别人的矛。以别人的矛当着自己的戟，这岂不是失去士兵的职责吗？”

平阿的余子听了以后，奋然地说：“你说得对。”随即又朝战场奔去，与晋国的士兵拚力死战，最后裹尸疆场。

叔无孙见余子重返战场，慨然而叹，他对左右讲：“吾听说君子济人于祸患之中，必须先要有自身罹难的精神。”他策马扬鞭追赶余子以死相随，义不返顾。

《吕览·离俗》



殉师、殉友、殉职

墨翟学派的主要人物孟胜，与荆楚的阳城君十分要好，阳城君委任他管理自己的封邑，并且剖玉各半作为信符，相约：“我的命令必须以信符相合为准。”孟胜领命而去。

不久楚悼王逝世，宫廷发生政变，王室贵族复辟，杀戮悼王时的旧臣吴起等，并且在悼王棺柩厝所争斗格杀，阳城君参与其事获罪，弃荆逃亡。楚肃王就此取消阳城君封地。

孟胜见此态势对众弟子讲：“我受人之托，管理荆邑，并以玉符为信，现在不见阳城君的凭信，又无力量阻止楚国的接收，也只能以死拒之。”

他的弟子徐弱却对孟胜说：“你的死，如果对阳城君有益，倒也值得；如果死而无益，不但无济于事，而且绝了墨家的脉承，似乎不值得。”

孟胜不以为然地说：“我同阳城君说不上师生关系，也算得是朋友关系；说不上是朋友关系，也算是君臣关系。我如不死，日后天下征召严师就不会到墨家来征聘；天下要物色有信义的朋友，也不会向墨家寻求；天下要延请贤明能干的大臣，更不会想到墨家。我以死殉师、殉友、殉君，既尽了墨家的义行、兼爱，又弘扬了墨家的绪业精神。此外，我已将墨家大师的巨子之责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个贤而有德的人，由他继任大师，何愁墨家大业中止。”

徐弱听完孟胜之言，便对孟胜道：“如像老师所说那样，不如让我先去死以扫除归途的障碍。”

于是他转身拔剑自刎。

孟胜看徐弱死了，吩咐两个弟子将巨子印信送交田襄子，他俩走后而自尽身亡。随后，一百八十个弟子陆续殉师。

两个送印信的弟子到宋国交了印信，打算回荆地同孟胜死在一处。田襄子阻止说：

“孟胜将巨子权力交给我，你们应听从我的命令。”

他俩在宋留了几天后又返回荆地，一起自杀在孟胜的坟前。然而，他俩的死，在墨家看来有违师命，不足为取。

《吕览·上德》

贤师让衣

戎夷离开齐国到鲁国去，不巧到鲁天色交暮，城门已经关闭，他带同弟子一起宿于城郊外面。

正值大寒季节，到了夜里天气越来越冷。戎夷对弟子说：“天这样的冷，如你能够把衣裳脱下来给我御寒，我就能够活下来；我给了你，你就能活。但我是国家的名士，还要考虑天下的大事，死了有点可惜；你还是一个无名且道德尚未完全的人，即使死了天下也不会在乎。你将衣服脱下来给我穿，怎样？”

他的弟子说：“不错，我是一个无名，且道德尚不完全的人，既是这样，怎可以不名的衣服玷辱国家有名之士呢？”

戎夷听弟子的话，慨然而言：“噫！道德已经不济于事了。”

他感叹之后还是脱下衣服给弟子，自己挨到半夜冻死了，弟子保全了一条命。戎夷之死，要是说他的才能一定能匡世、安定社会也未必见得。但仁爱之心最终还是赤诚可见的，有此赤诚的精神才能以死明义。

《吕览·长利》

腐肉朽骨与剑

人和物都是阴阳二气化育而成的。阴阳由自于自然。自然，原本有衰微、亏缺、毁坏、隐伏，也有兴盛、充盈、聚集、生息。那末，受自自然的人和物也有困穷、匮乏以及充实、盈余。这是万物的规律，是自然使之然的法则。古代的圣贤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因自私的念头伤神或烦恼，而泰然地处世。

达士，通达之士，通达生死有定分、有区别之士。一个人到达了通达的境界，万物万事就显得淡泊、无所谓，任何外物不使他迷惑。

荆楚有个叫次非的武士，在吴越的干隧得到一柄心爱的宝剑，满怀喜悦。他乘船回家，船至江心，忽然两条蛟龙缠绕船只。次非冷静地问船工：

“您老行走江湖多年了，以前见到过两条蛟龙缠绕船只，船和人都幸免于难的？”

艄公讲：“从来还没有见过。”

次非伸臂脱下外衣，捋起衣袖，拔出心爱的宝剑看看说：

“我下水除蛟最坏后果就是死，成为江中的腐肉朽骨，假如与蛟龙格斗失掉宝剑，保全自己和众人的性命，我何必吝惜你这柄宝剑呢？”

次非想到这里，毅然跃入江中格杀蛟龙。顷刻，蛟龙尸体浮上江面，次非回到船上，全舟的人免于罹难而得以保全。

次非刺蛟成为佳话被传到宫廷里，荆王很赞赏次非，封他爵位，拜为大夫。后来孔子也赞扬道：“真好啊，不愿为江中的腐肉朽骨丢失宝剑的，也唯有次非办得到。”

《吕览·知分》

楚王挨鞭子

楚文王获得一只叫做茹黄的猎犬和以宛路竹制的箭，自此跑到云梦打猎，三个月不归也不理政。后来又在郢(zǐ)归物色到一个美女带回宫中，整天淫乐，前后一年没有上过朝、问过国事。他的大臣葆申为此很焦急，就向他进谏：

“先王在世的时候，以占卜抉择辅佐大王的臣子，占卜的结果以臣葆申辅政为大吉。现在大王带着茹黄猎犬和宛路之箭，三个月打猎不归，又同丹姬取乐经年不理朝政，按此当受鞭笞的惩罚。”

楚文王说：“愿罚，但我自离襁褓就位列诸侯，可否不用鞭笞，改用别的处罚。”

葆申说：“我领先王之命不敢擅自废弃，你不接受先王成命挨鞭子，等于臣不遵守先王遗命。我宁可开罪您大王，而不违反先王的遗命。”

文王无可奈何，只得说：“遵命。”

葆申取来一张席子，唤文公伏在席子上。随后又取出由五十根细荆条束在一起的荆条鞭，跪在文王旁边放在他的背上，再从背上取下。如此反复两次，对文王说：“请起吧”。

文王不愿起来，仍伏在席上，他说：“同样是背负笞之名，反不如着着实实的痛一阵好。”

葆申说：“治罪对君子是心理蒙受一阵羞耻，对小人是皮肉受到疼痛。受到耻辱不引以为训，皮肉再痛又有何益？”

葆申说完快步走出宫廷，自我流放到深渊向文王请罪。

楚文王感动地说：“都是我的过失，你又有什么罪呢？”

楚文王回宫以后深有悔悟，召回葆申，并下令杀掉茹黄，折断

所有箭矢，同时放丹姬返里而专致朝政。没有多久，他先后兼并了三十九个小诸侯成为一霸。

《吕览·直谏》

伍子胥渡江

伍子胥因父亲伍奢被楚平王杀害的株连，仓猝从楚出逃。这天他摆脱荆楚的追捕，登上太行山朝向郑国领地感叹：

“郑国地势险要，百姓也有见识，可惜君主是个平庸的人，不足以同他共谋大业。”

伍子胥不见其君便朝许国而去。

许国是个弱小的诸侯，伍子胥见到它的君主许公，向他讨教何去何从。许公畏惧邻近的楚国，闭口不置可否，只是离座朝东南方向吐了一口唾沫。伍子胥会意，拜道：“谢君主指点。”随后，他告别许公投奔东南吴国的阖闾。

伍子胥出许，到了长江的岸边被阻，这时正见一个艄公撑船而来，准备撒网捕鱼。伍子胥请求老人渡他过江。老人打量一番以后，便摇船将他送到对岸。伍子胥感激地问老人的姓名，老人不肯留名。伍子胥解下随身的佩剑呈给老人，并说道：

“这是一柄价值千金的宝剑，献给您老以资答谢吧！”

老人拒绝，他说：“按照荆楚的悬赏规定，凡能抓获伍员者，除赐公卿爵位、执白圭朝见君主和享受万户的俸禄之外，还得万两黄金的奖赏。从前伍子胥由此经过，我都没有拿他邀功进爵。现在你给我千金宝剑又有什么用处呢？”

伍子胥闻言，伏地施以大礼。一拜再拜别去。

伍子胥到吴，他辅佐阖闾谋取王位，以计谋除了王僚，日益显

贵。但他时时没有忘记渡江的老人，常常差人到江边寻找，却始终没找到老人。因对老人深深的怀念和敬仰，他每次吃饭都要祷告，祈念这位可敬可爱的江上渔夫。

《吕览·异宝》

以德报怨

梁国的大夫有位叫宋就的。曾经就任于边境某县的县令，同楚国毗邻。梁国的边防同楚国的边防都种植瓜果。梁境内的瓜，由于耕者勤劳于灌溉，所种的瓜果特别好。楚人偷懒，疏于灌溉，其瓜就比较差。楚境的县令见梁地的瓜茁壮，长得比自家好，就夜潜梁境，偷偷地破坏，以致梁境之瓜平白受损。梁人发现这件事报告尉官，想私下报复。尉官请示宋就。

宋就答道：“不可！何以说得出这样的话！结怨是招致祸患的根源，不绝根源，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不妨你们每晚也派人去楚境，暗自帮他们灌溉瓜园，尽量不要让楚人知道是谁所为。”

尉官遵命，此后每晚到楚境帮着灌溉瓜园。

再说楚人后来在瓜田看见那么多的瓜田被浇过水，也未介意，不久以后，楚园的瓜长势喜人，楚人倒也奇怪了，就注意观察，后来发现是梁人所为。楚国县令听说后非常高兴，就将此事的来龙去脉禀报楚王，楚王听后宽宥了这件因愚昧导致丑事的主事，但仍不放心地对官吏说：

“县令他们除了暗地破坏梁人的瓜园，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过错？”

楚王钦佩梁人的暗中退让和相助，就以重金表示歉意和感谢，

还请求同梁王结交。自此楚王常常称赞梁王有信义、值得信任。当时梁、楚两国和睦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由宋就处理瓜田这件事开始的。

有云：“转化失败而可以成功，因循祸患的转化而可得到平安。”《老子》说：“以德报怨”说的就是这样。他人既已不对，还有什么值得仿效呢？

《新书·退让》

枭鸟食母

楚平王的孙子、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因他的父亲被杀一心想着报仇。他问孔子：“人可否用小事而喻大要？（意即暗示、策划）”

孔子知道他有阴谋，不予答理。

白公胜又问：“将石子投入水中，将会怎样？”

“吴、越地方善于泅水的人，会从水底捞起石子。”孔子答道。

“将水倒入水中，将会如何？”白公胜再问。

“据说齐国的狄（易）牙能辨别混合的菹水、渑水。”

“那末人不可用隐喻示意的喽？”白公胜说。

“谁说不可，只不过用的对象，必须是你的知己。知己，不用言语表达，彼此即能心照不宣。争夺池中的鱼，彼此的衣裳都会溅湿；追逐林中野兽，必须吃力地加快脚步。都不是乐而为之的事。有道德的人于微言而不言，于有为而不为。那种以浅薄所知而争论不休的，比之有道德的人仅是末流，不足为取。”

白公胜不领会孔子的话，复仇念头不改，仍然自行其事。

楚哀公十六年白公胜起兵叛哀公，篡夺楚权，进而攻破荆州。入城以后，他既不开府仓济民，又不开兵库犒劳士卒，全部据为己

有。第七天，他的党羽石乞来见他说：

“攻城所得的不义财货，不用于民众，必召惹祸患。如今，不如付之以炬，一烧了之。否则我也会被害得背个不白之名、遭人唾骂。”

白公胜依然听不进，我行我素。

第九天，楚国的大夫叶公子高，从方城攻击荆地，白公胜败逃。叶公子高进城，一反白公胜之道，将官府的财货全部分给黎民百姓，又用兵库的武器征兵，追击白公胜。

第十九天，白公胜兵败如山倒，逃到名为浴室的地方被叶生擒，处死在该地。

白公胜从问微言到报仇反叛，始终自以为然，不听劝谏。而且贪婪吝啬，属性愚顽。诚如刘向所说：“楚国不是他的，他为报父仇反叛篡国，占据己有，这是大贪；不能为他人设想，又无才干、作为，这是大愚。关西的枭鸟疼爱自己的幼鸟，但幼鸟要学会飞翔必须啄食它的母鸟。白公胜的吝啬，同枭鸟爱子没有两样，自食其果。”

《淮南子·道应训》

忍辱负重

赵简子将小老婆的儿子赵襄子立为继承人，赵氏的家臣董阏（Yān）于非解地问赵简子说：

“无恤（赵襄子的名字）出身贱微，今天定为赵氏的继承人，不知是什么缘故？”

赵简子说：“无恤为人柔静，能够为社稷大计忍辱含垢。”

董阏于不言而退。

隔了几天，晋臣知伯（智伯瑤）同赵襄子一起饮酒，知伯轻慢无

礼，泄私忿地打了赵襄子的一个耳光。在坐的士大夫看不下去，要赵襄子处死知伯。

赵襄子却不介意地说：“先君立我为继承人，是讲我能够为社稷大计而忍辱含垢，没有讲过我容不得人而恣意杀人呀！”

几个月后的十月份，知伯终于忍不住嫉恨而发动政变，亲自率领大军围攻晋阳。赵襄子从容迎敌，分兵侧击大败知伯。知伯在逃命中被士卒杀戮，将他的头颅制成酒器献给赵襄子。

《淮南子·道应训》

大勇反而无勇

有一天，惠孟去见宋康王，君臣俩个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高谈人才之道。宋康王大声地说：

“寡人喜欢、欣赏勇而有力的人；不喜欢也不欣赏满口仁义之辈。对此不知你有什么高见？”

惠孟说：“对这臣倒是有一点要向你指出：有的人虽有勇，利刃在手不能刺杀；有的人虽有力，兵器在握击不中要害。于此不知大王留意到没有？”

宋王饶有兴趣地说：“好，好，你说得对，我正想听听你的看法。”

惠孟说：“利刃在手不能刺杀，兵器在握不中要害，对勇者、力者来讲是件惭愧羞辱的事。这等羞辱，依臣之见，勇者缺乏敢刺的精神，力者却缺乏敢击的精神。缺乏果敢的敢刺、刺击的精神，其中不是没有原因。推测其因只有一点，就是勇者、力者原来就没有刺人、击人的欲望和念头。没有刺人、击人的欲望和念头，大凡不爱功好利。为此，依臣愚见，要使天下之人，不论男的和女的无一不刺和

不击，就鼓励他们欢然地爱功好利。大家趋利逐功，远胜过几个勇而有力者怀有刺不入，击不中；弗敢刺，弗敢击；无其意，不生意以及不爱利的四累。大王何不注意于此呢？”

宋王点头称道：“正合我的心意。”

惠孟接着对宋王说：“这也不难，按孔子、墨子所行就是了。孔子、墨翟，没有寸土可为一方之君，以其道见长；没有任何官职而为一方之长，以其德为尊。他们的作为，正投合了天下男男女女翘首驻足而待的安逸和利益。今天我大王名正言顺的是万乘之主，拥有权势，如行之道，举国上下都可以得利，比孔子、墨子更容易得多。”

惠孟讲完告辞而去，宋王对左右幕客说：“惠孟的见识胜过我。《老子》有言‘有勇而不敢，则能生；有勇而敢者，则必死。’由此看来，大勇反而不勇了。”

《淮南子·道应训》

吴起论政

大将吴起曾在魏国屡立战功，受陷害逃亡楚国任令尹。有次他到魏地拜访逃亡在魏的楚国大夫宜若咎。两人相见，吴起问宜若咎说：

“楚王不知我是个能力平庸的人，而任之令尹要职，对这我无所适从。先生你看怎样才好。”

屈宜咎反问吴起说：“你将作何打算呢？”

吴起说：“我将从爵禄着手，减少王公贵族的封爵，从此平准、调节办事官吏的俸禄；削弱庞杂无谓的开支，补充亟待而又匮乏的需用；然后充实兵库，加强士卒的训练。以其待时而动，与天下争利。”

屈宜咎听完吴起的话,对他说:

“我曾经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切依循自然之道,不变革固有的成制,不改易既定的常例。阁下减少王公贵族的封爵,平准、调节官吏的俸禄;削弱庞杂无谓的开支,补充亟待而匮乏的需用。这是变革旧有成制,改易既定的常例。按此而行恐怕很不利。

我还听说:暴怒,容易失去德性,会丧失民心;兵甲,是种凶器,应当藏而不用;攘夺,是杀戮,圣人之治弃而不取。阁下暗地里图谋失德、失民的事情,大动干戈,以兵争治理国家是失之再失的下策。况且,当年你在鲁国为将攻伐齐国,本不该于齐的兵事上得志的,结果却得了志;在魏国当西河守令,本来不应于秦魏的纷争中得志,后来也得志了。但这两种得志,最终使你在齐、魏遭到陷害而来到楚国。之所以会如此,正如人所说的:‘不去祸害他人,不会构成自己的祸患。

此外,以往我一直疑惑,楚王所想所行有悖天的大道、乖戾人的本性,迟早会惹出祸患。现在楚王以阁下为令尹,执掌政事,说不准祸患就由你而引发。”

吴起听屈宜咎所言,遽然警惕起来,问宜若咎:“有否挽回的余地呢?”

屈宜咎说:“祸患或许由你引发,它的形成非你一人所致,却在于众人,众人如此,大势所趋。你唯有做些敦厚仁爱的事情,稍作缓和吧。”

吴起频频点头,随后辞别回楚。

《老子》说:“销磨锐气的棱角,排除诸事的纷扰,收敛耀目的光芒,混同凡俗的尘世。”这就是玄妙处世的好办法。

《淮南子·道应训》

三不罚与三赏

宋景公的时候，天上出现一颗星星，其红如火，时明时隐，时西时东，位置正好在宋的分野。宋地与天上星宿相配，属于房和心的方位，这方位正对着天上的这颗“火星”。宋景公十分疑惑和恐惧，便召掌管天象的子韦咨询：

“天上‘火星’为何在我们心属的宋地？”

子韦说：“出现‘火星’是天意的征兆。今在心属对着我宋，大王是宋国之君，也是房属、心属之主，大祸即将降临应在君主的头上。不过，君主也不必忧虑，大祸可以转嫁。君主若不愿承担，不妨嫁祸于宰相。”

宋景公忙说：“使不得，宰相辅佐我治理国家而必不可少，将大祸转嫁给他，予国家不利。”

景公不同意，子韦又建议：“那就嫁祸于百姓吧！”

“百姓都死了，我这个君主还做谁的君主！与其如此，倒不如由我死去的好。”景公仍持异议。

“再不然移祸于天时。”

“天时，民生的根本。四时不正，阴阳不和，灾祸连连，百姓必然遭殃，此同嫁祸于民有什么两样？为人的君主只考虑自己活命，不惜坑害民人，谁愿拥戴我君主呢？既是天罚，寡人寿数已尽，毋需嫁移他人。子韦，不必再讲了。”宋景公言毕，辞退左右快快进入内宫。

数日以后，子韦进宫，北面而拜对景公讲：

“臣恭贺君主：上苍于事巨细无不与闻，它在高处能听到地下微言。大王君临天下以仁爱之心三不愿殃及臣民，天也以此‘三’报

于君。今晚‘火星’会迁徙三舍，君主将增寿二十一年。”

宋景公问：“先生何以知道？”

子韦答言：“君主曾三次不愿殃及臣民，所以，天也以‘三’相报，迁徙‘火星’三舍之外。天星有二十八宿，一宿为一星；一舍为七星；一星在天下当值是一年，一年后转移别处。以三舍而计恰是二十一，君主可延年二十一岁。君若不信，臣请让我陪伴君主夜察星象。‘火星’如故，臣请死罪。”

宋景公说：“那也不必。”

夜晚，宋景公与子韦观察天象，‘火星’果然迁移到三舍之外。

《老子》说：“能够勇于为国家承担不祥的灾难，才可以算得上是天下的君主。”这里誉之宋景公并不过分。

《淮南子·道应训》

盗也有道

传说有一个仁义的大盗叫跖，他的徒弟问他说：

“盗贼有没有道可言？”

跖说：“道无所不在，一举一动都离不开道，盗哪会没有它的道呢？财宝藏在库室之内，盗者必先揣度库室有无财货，判断准确，且灵验得像神一样，这就是盗中之圣；协力同心一起行事，不怕防御者刀刃伤害，争先而入，这就是盗中之勇；事被发觉，格斗拚杀，箭矢如雨，不顾性命地争先断后，掩护同伙出逃，这就是盗中之义；财货得手分配，虽是均分，却能轻财重义的取少让多，这就是盗中之仁；行事前能够审度吉凶，辨别安危，可行则行，不可行则息止，不行则已，行之则告捷，这就是盗中之智。圣、勇、义、仁、智五者不备。怎么为大盗？我看天下是没有的。我知道的‘盗道’即是偌许。”

跖的徒弟若有所悟地说：“由此看来，盗贼之道乃凭借圣人之道行于天下？”

跖说：“不错，善人不行圣人五德之道，难以立身听命；盗不行圣人五德之道，也不能行使其事。善人能行圣人之道，盗也能行圣人之道。”

《淮南子·道应训》

祸福互转

在宋国有一个乐施好善，广行仁义的人，从他的祖父开始三代都乐此不疲。有一天家里黑牛产犊，不想却是纯白色的，宋人疑惑地问占卜卦，占者告诉他：

“黑牛产白犊是吉祥的征兆。白色的牛可用作祭祀的牺牲，你还是及早宰了祭鬼神。”

隔了一年，宋人父亲的眼睛无缘无故瞎了，与此同时，家里的黑牛又产了一头白犊。父亲要宋人继续向占者求吉凶，儿子说：

“上一趟问占说是吉祥征兆，结果你的双目无故失明。现在还要去问，问了以后又将怎样呢？”

父亲说：“占者讲的是圣人之言，转述神明的意旨，神明所示乍听乍闻往往有歧，但末了还是应验的。尚且事情还没有个究竟。你还是去问问。”

宋人无奈再去问占。占者说：“又是一个吉祥的征兆，继续用它祭鬼神。”

宋人回家将占者的话告诉了他的父亲，其父讲：“按占者的话办。”

次年，不知什么缘故宋人眼睛也瞎了。这年正好是宋文公十六

年、楚庄王十九年，楚庄王率师进攻宋国。宋国坚守城池，楚庄王屡攻不破，紧紧将宋城围住。城内粮草耗尽，互换子女尸体充饥，捡取道旁的枯骨当柴烧；青年壮汉战死后，老弱病残登城死战。举城上下同心协力对敌，坚守到第九个月，终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助，宋城沦陷。楚军进城横加报复，对守城军民尽行杀戮，死者不计其数。唯独宋人父子双目失明未被征召，幸免于死。

楚军破宋，烧杀抢劫以后而去，宋人父子却恢复了视力，再建家园。

《淮南子·人间训》

逞智与义行

魏、赵、韩三国联合起来攻伐齐国，并且包围了齐国的城邑平阿。齐国的大臣括子告诉他的同僚执政大夫牛子说：

“魏、赵、韩三国的疆界不与齐国接壤，他们逾越邻近诸侯来齐包围平阿，要说是贪图平阿的物质货利，也未必见得，因该地没有什么可取。所以，其来不是为了利，而是想颉颃于强者，借助于我齐震威扬名。为此，不如请我王亲自去平阿处理。”

牛子觉得颇有道理，送走了括子。

括子刚走，另一个齐臣无害子拜晤牛子。牛子将括子之策告诉无害子。无害子不以为然地说：

“括子的主张，同我以前听到的处事办法不一样。”

“国家面临困厄欲亡的危机，不能转危为安；祸患频频，不能了然、缓解它的症结，哪里算得上智士能人？”牛子有点不高兴地说道。

无害子说：“解决国难的办法有各种各样，有的用割地划疆的

办法保全社稷的生存,有的以杀身成仁或毁家纾难挽救国家命运。但从没听说要君主亲自为人正名封疆的。”

牛子作为执政的决策人,屏弃了无害子的空谈,而采取了括子方案。事后果然奏效,魏、赵、韩罢兵而去,平阿犹归齐国领土。但是,自此以后楚王对括子非但不予重用,而是日益冷淡、疏远,将无害子视为心腹,晋官加爵。

楚王行事不公,后人对他颇有讥讽。赞扬括子想到患难,且能纾患解难;想到国家存亡,且能设法保存国家,是个大圣大智的人。无害子所想不着边际,不合时用;图谋的不是国家利害,而是投合楚王心意,以谄媚讨好博取楚王欢心。

《淮南子·人间训》

弦高贩牛

秦穆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盟率领大队袭击远方的郑国。浩浩荡荡的大队经过周朝中央地带以后,向东逶迤而去。孟盟大队到处,惊扰在所不免,郑国的贩牛商人弦高与他的同伴讲:

“秦师远走千里,中途借道诸侯,看样子是针对郑国的。假使是的话,袭击者必以为对方没有准备,我等向秦军表示知悉内情,秦师也许以为郑已有备而不敢进攻。”

他的同伴蹇他作是想,就与他假借郑文公的名义,将贩售的十二头牛当作郑的犒劳品赶到秦营。孟盟收到弦高的慰劳品对三军将帅白乙、孟明、西乞商量说:

“凡是偷袭总以对方无备为是,现在郑国已知,必会加强守备,严阵以待,我等进攻不会有多大的收获,甚至劳而无功。”

白乙等同意孟盟看法就率师回秦。

秦师返国，在归途中引起晋国的误会，在崤山中中了晋大夫先轸的埋伏，大败而归。

弦高回郑，郑文公以退敌保国有功赏赐弦高。弦高辞而不受，他说：

“国家遇到突发事件，我们借用君主名义已属不仁，如以不仁而颁发奖赏，那末郑国的赏罚制度及其信约则丧失了，一个国家没有信约，其所有制度、习俗必然颓息。大王以我不仁之举破例赏赐而坏了制度，仁者是不接受的。同样，以丧失君主信约义行而获厚赏，义者也是不愿意的。”

弦高言毕告辞郑文公出宫，回到家里带着全家老小迁徙东夷，不再返回郑国。

《淮南子·人间训》

子路放赈

孔子的弟子子路做了蒲邑的地方官，为了防患水灾，他在春天季节征夫修筑沟渠而引起民人的厌恶。为平息民怨，子路就发给每个人一盒饭和一壶汤。孔子知道了便叫子贡去将饭食浆汤全部倒掉。子路忿然不悦，就去找孔子问理。

“春季阴霏，大风淫雨不绝，我恐酿成水患，就让百姓沟渠筑洫以备灾年。但百姓家里大多缺少食物，所以发给每人一盒食、一壶浆。不想先生派子贡来阻止，将食物全部倒掉。先生是否阻止我施行仁政呢！您平时总用仁义教化我们，现在却不让施行仁爱之举，子路有点想不通。”

孔子说：“你既发觉百姓受饥挨饿，为什么不奏请君主开放仓库救济百姓，而以私人的名义赈济百姓？这样做是不阐扬国君的惠

施恩典，而让百姓只知你子路的恩德。你还是赶快停止放赈，否则很快就会获罪受罚。”

子路至此方知利害关系，无言而退。

《说苑·臣术》

以礼相待

越国使者诸发到中原向梁王敬献梅花，梁国有个叫韩子的臣子看看周围的同僚说：

“列国之间哪有以一枝梅花献给君主的，让我当着各位的面羞辱他们一番。”

于是他出宫对诸发讲：“我家大王有令，使者前来必须冠冕端正，才能以礼相见，不戴冠冕者则不见。”

诸发说：“我们越国也是天子的封地，只是没有封在冀州、兖州的中原地带，而屏绝外族居住在沿海地区。越国濒海多川，蛟龙与民人争相生存，百姓剪去头发、用彩泥涂抹身子仿效龙子龙孙驱除水中神怪。现在贵国要取冠冕外表以礼相待，否则不见。如果日后贵国使节莅临敝邦，敝邦君主亦下令，‘来的使者必须剪发文身，否则不见’，那时贵国将又如何区处。贵国若以冠冕有无为心安理得之举，我可以借衣冠晋见贵国大王，倘不拘泥计较，那就不要勉强改变我国的习俗。”

诸发一席话说得韩子哑口无言。梁王知后急忙整衣出宫迎接诸发，并下令驱赶韩子出宫。

《说苑·奉使》

齐王嫁女

齐国君主准备将自己女儿嫁给郑国的太子忽，太子忽谢绝。有人问太子忽什么原因。太子忽说：“人应选择与己相配的妻室，而齐国是个泱泱大国，他的女儿不是我郑国太子所可匹配的。《诗经》上说‘要求多福，仅在自己’，无非这个意思。”

后来西戎进犯齐国，齐国向郑国求援，太子忽率郑国部队去齐助战，结果打退西戎的入侵，齐国君主旧事重提，要将女儿嫁给太子忽，太子忽再次谢绝。这次有人问太子为什么不娶齐王的女儿。

太子忽答道：“以前未援齐时，我没有娶齐王女儿为妻，现在我奉君主命令解救齐国的危急，娶妻回郑，这不等于让人说太子忽出师是为娶齐国的女儿吗！所以我不能那样做。”

《说苑·权谋》

佞幸之道

战国时期，楚王身边有个佞幸的内臣叫安陵缠，他因体健标致深得楚王的宠幸。安陵缠有个朋友叫江乙拜访他，他见安陵缠受宠，就问：

“你的先人是不是于楚国有战伐之功？”

“没有呀！”安陵缠答道。

“那是你本人有战功吗？”

“也没有。”

“那你凭什么获宠显贵于楚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江乙说：“我听说以财物结交，财物化完，交情也疏远了；以容貌取悦于人，一旦容貌却色，爱意也淡化了。现在你正是时候，日后衰老了你将用什么取得楚王对你的宠幸呢？”

安陵缠说：“我年轻愚钝，愿求教先生。”

江乙说：“那只有向大王表示以死陪殉了。”

安陵缠说：“我一定遵照先生所教。”

一年以后，江乙遇到安陵缠，他问安陵缠：“以前我教你的话，你向大王说了没有？”

安陵缠答：“没有。”

又一年，江乙又问安陵缠：“你莫非已向大王讲了吧！”

安陵缠说：“我还没有表态的机会。”

江乙不信，他说：“你出宫与大王同乘一车，在宫内与大王同坐一处，如此三年，你说没有机会，是不是以为我的话不足信！”

江乙说完不高兴地离去。

此年有一天，楚王在江边泽畔打猎，为驱野兽，楚王一行燃起烟火，大火把天烧得通红，惊得虎啸狼嗥，声音像打雷一样。这时有一头野牛从南方直撞楚王的车驾左侧，楚王举起令旗号令神箭手齐射，众矢齐发，野牛死于车下。楚王十分高兴，双手搭在一起呵呵大笑。然后他看看安陵缠说：

“你觉得欢乐吗！假如我以后死了，你会同谁一起快乐呢？”

安陵缠向四周看看，随后泪水簌簌而下抱着楚王大腿说：

“大王辞世之后，我愿追随大王而殉葬，哪会同什么人取此快乐呢！”

楚王高兴不已，当场封安陵缠食邑三百户。

《说苑·权谋》

国氏善盗

齐国有位姓国的人极其富有，宋国有个姓向的人极其贫穷，姓向的人便从宋国来到齐国，要向姓国的富人讨教致富的方法。

国氏告诉他：“我很善于偷盗。自我偷盗开始，第一年就不愁衣食，第二年便很富裕，第三年已是家财极盛。今后我还想拿点财产出来接济乡里街坊哩。”

向人听后十分高兴，不过他听进去的只是一句财富是由偷盗而来的，并没真正领悟国氏说的偷盗道理。于是他翻墙挖壁，凡眼中看到，手能摸到的东西，全都拿回家里。没过多久，向人案发，不但以赃物俱在而获罪，而且连他过去积聚的财物也都被没收了。向人以为国氏骗了他，就到齐国去面责他。

国氏问他：“你是如何偷盗的？”向氏就讲了自己的情况。

国氏说：“唉！你难道竟这么不懂偷盗的道理吗？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吧。我听说天有四季节令，地有资源肥利。我偷盗的是天时地利。云雨能滋润灌溉，山川河流能育养物产，我偷取用来种植禾苗，繁盛庄稼，建筑院墙，兴建房屋。我在陆地上偷的是禽鸟走兽，在水里偷的是鱼虾龟鳖，没有什么不是偷盗而来的。庄稼、土木、禽兽、鱼鳖，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哪是属于我所有的呢？然而我偷盗天地物产就不会有什么灾祸。像金玉珍宝、谷帛财货，都是别人所积聚的财产，难道是老天给你的吗？你如今偷盗了这些东西而被定罪受罚，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向人听后，愈加感到迷惑不解，他以为国氏又在欺骗自己，就赶到东郭先生那儿，去问个明白。

东郭先生说：“人的全身难道不都是偷盗而来的吗？盗来阴阳

和气形成你的生命,造就你的形体,更何况身外之物呢?哪一件不是盗来的?当然,天地万物都互相关联,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而加以占有,全是心里受到迷惑的结果。国氏讲的那种偷盗,符合所谓公道,所以没有灾祸;而你的那种偷盗,全属私心,所以会获罪名。但为公为私的,都是偷盗;不为公不为私的,也属偷盗。公也好,私也好,都是天地的德性表现。真正明白天地德性的人,哪会去想谁是偷盗,谁又不是偷盗呢?”

《列子·天瑞》

老农谈道

范氏有公子名叫子华,平时喜欢招养斗士侠客,全国的斗士侠客都来依服于子华的门下。晋国君主很宠子华,虽然没做官,但他的势力和地位却在当时晋国的韩、赵、魏三卿之上。凡被子华看重和赏识的人,晋侯就会赐给他爵位;谁如果受到子华的鄙薄,晋侯会将他免官罢职。在子华门庭出没的人犹如朝廷上的人一样多。子华要求他的客士以智力比试高低,以体力竞斗强弱,即使打得头破血流,甚至身受重伤都不放在心上。而他就以此为戏,通宵达旦地取乐。这种残杀在晋国几乎都形成一种风气。

禾生和子伯是范氏的上等门客,有天外出,途经郊外,晚上就投宿在老农商丘开的家里。到了半夜,禾生和子伯两人互相谈起子华的名望与势力,说他能使人从有到无,也能让人从无到有,能使富人变穷,穷人变富。商丘开平日为饥寒所困,这时偷偷跑到朝北的窗口下,听到了这番谈话,于是,他就向人家借了粮食,挑着行李,投到子华的门下。

子华的门徒都是出身于贵族家庭,平时身穿白色绢衣,乘坐华

丽的马车，走起路来从容不迫，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当他们看到商丘开年老体弱，面孔黑呼呼的，又是衣冠不整的模样，大家都很轻视他。他们对商丘开挤来撞去，百般戏弄。但商丘开并没因此而发火，一直等到那些门客戏弄的伎俩用尽，嬉笑取闹得够了而作罢。

一天，这些门客又把商丘开带到了高台上，有人说道：“哪个敢跳下去，赏他一百金！”其他的人装着争先恐后地响应，商丘开信以为真，就抢在头里跳下高台，此刻他的身体如同飞鸟一般，飘飘荡荡地落在地上，肌肉骨骼毫无损伤。范氏的门客们以为这不过是偶然，并没觉得什么奇怪。于是又有人指着河湾的最深水面处说：

“那下面有宝珠，只要潜到水底就可取到。”

商丘开又听从他们的话，潜入水下。等他从水下浮上来，果然手上拿着宝珠。众人这才开始惊讶疑惑。子华这才让商丘开列入吃肉穿绸的上等门客。

没过多久，范氏的仓库发生大火灾。子华说：“谁如果能从火里抢救出锦缎，我将根据他救出的多少来论功行赏。”

商丘开面无难色，当即冲进火场，只见他来回奔跑，居然连尘埃都不沾染，身体没有烧灼之处。范氏的门客们这才明白商丘开是有道之士，于是就都向他道歉说：

“我们不知道先生是有道之士，而欺先生；又不知先生是神人，而侮辱了先生。先生大概也把我们看成傻瓜，当做聋子，当成瞎子了吧。我们想冒昧地向先生请教这种道术。”

商丘开说：“我并没有什么道术。就我自己而言，都不知其中原因。尽管如此，有一点倒是可以说给你们听听的。前些日子你们中的两位夜宿我家，我听他们在夸耀范氏的盛势，说他能使人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也能使人由富变穷，或由穷变富。我对此深信不疑，并无二心，所以才会远道赶来当门客。来后，我又把你们这些人说

的话全当大实话，还担心自己相信得不够彻底，行动得不及时，根本就不去考虑身体应放置在哪儿，也不去想什么利害关系，只求心意专一罢了。外界的物体也就没能阻碍我，如此而已。现在我才知
道你们这帮家伙在蒙骗我，我就内心藏着猜疑和忧虑，还要留心身体的动静，庆幸自己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有被火烧伤，也没被水淹死。但内心痛苦、焦灼、恐惧、震惊犹存，今后我还能接近水火之类的危险吗？”

从此以后，范氏的门客如在途中遇见乞丐、马医之类的贫穷之人，再也不敢侮辱欺凌了，必定要下车向他们拱手敬礼。

宰我听见这事，就告诉孔子。孔子说：“你不知道吗？最诚实的人可以感化外物。他们能惊天动地，感化鬼神，纵横天地四方，没有任何阻碍。难道就仅仅是脚踩险峻山崖，投身冲入水火吗？商丘开相信了那些虚假的事物，尚能做到无所阻碍，何况你我都是坚守诚信之人呢？你们都给我记住这点吧！”

《列子·黄帝》

主仆异梦

周国有户尹姓富人很会经营产业，在他手下干活的仆人，从早干到晚还不得休息。仆役中有个老头已精疲力竭，手脚都不利索了，尹氏却更频繁地安排他去干活。白天，他干活时呻吟呼号；到了晚上，他就因疲惫不堪而昏昏熟睡。在昏睡中，他的精神散乱，恍惚不定，可他夜夜都在梦中登上国王宝座，位居百姓之上，总理一国之事。他还梦见自己在宫观楼台中游览宴乐，随心所欲的恣意寻欢，实在是快乐无比。等他早上一觉醒来，老头又去干他的苦力活。有人对他这么劳累很同情，就来安慰他。老役夫回答说：

“人生百年，白天和黑夜各分其半。我白天做人家的仆役，确实很苦；可到了夜里，我就当上国王，快活无比，我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那个姓尹的富户由于每天都心里盘算着世事，考虑的是家业，因此身疲心劳，到晚上也照样昏昏熟睡。每夜他都梦见自己沦为别人的奴仆，奔走服役，样样都干，主人还要斥骂杖打，受尽了凌辱欺侮。他在睡梦中梦话不断，呻吟和痛苦的呼声往往通宵达旦。尹氏为此十分苦恼，于是便去向他的朋友讨教，看看有什么法子可帮他摆脱这番苦恼。那位朋友说：

“你的地位已够显赫，资产财富也很多，远远胜过别人。至于夜里梦为仆人，苦和安逸互相反复，这就是符合事物规律的人世常情。你想在睡觉醒来时和睡得烂熟时，都兼有快乐，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尹氏听了这位朋友的话，以后就放宽了手下仆役们的工作期限和进度，并把自己每天该做的事也省掉了不少。这样，尹氏在夜里梦中的病苦也就减轻了一些。

《列子·周穆王》

燕人哭晋

有个燕国人，他出生于燕国，但却是在楚国长大的，到了年老时想叶落归根，就归返自己的故园。这天，他途经晋国时，与他结伴同行的人骗他，手指着晋国城墙，口中却说：“这是燕国的城墙啊！”这个燕人面部表情变了，露出了凄怆的神色。走了一段路，那同行的人又指着路边的土地庙说：“这就是你家乡的社庙。”这个燕国人听后，发出了长长的悲叹声。后来，同行者又指着一个草屋说：“这是

你祖先住过的茅屋。”燕国人听后，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淌了下来。同行者最后又指着一座坟墓说：“这是你家祖先的坟墓。”他听见此话，更是伤心得嚎啕大哭起来。

同行者见他这样，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说：“刚才我给你指点的东西，全都是骗你的，这里还是晋国！”燕国人因上当失态而觉得十分羞惭。以后进入燕境，当他真的看到燕国城墙和社庙，真的看到自己祖先住过的茅舍和埋葬着祖先尸骨的坟墓时，他那曾经悲伤过的心却变得麻木多了。

《列子·周穆王》

季梁请医

杨朱有个朋友名叫季梁。有一天，他得了病，七天过去了，病情恶化加剧，他的儿子们环绕着病榻，伤心流泪，并请父亲同意他们去把医生叫来治病。

季梁对杨朱说道：“我的这些儿子怎么这样不懂道理啊！你何不为我唱首歌来启发开导他们一下呢？”

杨朱听罢，就唱了起来：“天都不知道的事，人怎么会知道呢？人的福份不是来自于天，罪孽也不是由人所引起。我和你啊，都无法知道！医生和巫师啊，难道你能知道吗？”

季梁的儿子们不明白杨朱歌词中的意思，还是到处去请医生，他们找来了三个医生，一个姓矫，一个姓俞，一个姓卢，让他们为季梁诊断患病的起因。

姓矫的医生向季梁说：“你寒温缺乏调节，虚实失去限度，病由饥饱色欲引起，使得你精神烦恼不安，魂不守舍，这既不是天，也不是鬼所造成的。不过，你的病虽然很严重，还是可用药石治疗的。”

季梁听罢就嚷道：“这么一个庸医，赶快给我轰出去！”

姓俞的医生看过季梁后，所下的诊断是：“你从生下来时，胎气就不足，你的妈妈乳汁倒挺多，这才把你养大。你的病可以说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长年累月逐渐发展而成的，看来是治不好啦！”

季梁听了姓俞的医生这番话，不但没恼，反而吩咐儿子们：“这是一个良医啊，留了下来吃饭吧！”

那位姓卢的医生对季梁说：“你生下的病，不由天，不由人，也不由鬼。当人们从老天那儿禀承了生命和接受了形体后，既有主宰它的，同时也有知晓理解它的。药石对于你来说，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季梁听完卢医生的高论，不禁叫了起来：“真称得上是个神医啊，你们拿贵重的礼物来赠送给他！”

没过多久，季梁的疾病居然不治而自愈了。

《列子·力命》

东门吴丧子

魏国有个名叫东门吴的人，他的儿子死了，他却并没有感到难过，东门吴家里的管家觉得奇怪，忍不住问他：“先生平日里特别宠爱儿子，可算是天下少有。现在您的儿子死了，怎么一点都不见您忧伤呢？”

东门吴答道：“我曾经没有儿子，在没有儿子时我不忧愁，现在儿子死了，就和以前没有儿子一样，我又有什么可忧伤难过的呢？”

《列子·力命》

杨朱的名实

杨朱游历天下，来到鲁国，住在孟氏家中。孟氏向杨朱发问，说道：“人生一世，不过如此，何必去追求什么名声呢？”

杨朱答道：“有了名声就可以致富啊。”

孟氏说：“那么已经富有的人为何还要不停地追求名声呢？”

杨朱答道：“是为了获取显贵的社会地位。”

孟氏又问：“那么已经显贵的人为何还要不肯罢休呢？”

杨朱回答道：“这是为了他的身后。”

孟氏又追问道：“人都死了，身后的名声还有什么用处呢？”

杨朱说：“是为了子孙后代。”

孟氏听了又问：“名声对子孙又有什么益处呢？”

杨朱说：“受名声驱使的人必定使人身体劳苦，精神焦虑烦恼。但有了名声的人，自己的宗族都能享受到恩泽，乡邻左右也会沾光，更何况他个人的子孙后代呢？”

孟氏说：“凡是追求名声的人都讲究廉洁，廉洁就会贫穷；追求名声之人也都讲究谦让，谦让地位就不会高。”

杨朱则说：“当年管仲做齐国国相，国君淫乐时他也跟着淫乐，国君奢侈时他也照样奢侈，国君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一切顺从国君的意旨，政令照样得以推行，齐国照样称霸于诸侯。可他死了以后，管氏宗族就因管仲当年没有追求声名，就此衰落下来。田常当了齐相后，国君骄傲时他却谦虚以待，国君大肆聚敛、搜刮财富时，他却施舍家财，齐国百姓都归心于田氏，姜氏的齐国天下终于被田氏所取代，田氏子孙至今还享有齐国哩！”

孟氏听罢，感叹道：“看来还是真名声让人贫穷低贱，虚假的名

声却能使人富贵啊！”

杨朱说：“求实的没有名，求名的没有实。所谓名声者，不过是虚伪的东西而已。过去尧、舜假装将天下让给许由和善卷，却因此而不失天下，得以长久享用君主之位。伯夷和叔齐真的把孤竹国君位让掉，却最终亡国，并饿死在首阳山。真实和虚假的区别，从这些例子就能让人明白了。”

《列子·杨朱》

生死之道

杨朱说：古人有句名话，叫做“人活在世上时须相互怜惜，死时相互捐弃”，这句话真讲得透彻了。相互怜惜的道理，并不只是指怜悯之情，而是能让勤劳者得到应有的安逸、舒适，饥饿者能得到基本的饱足，受冻者能得到一定的温暖，穷困者有腾达日子。相互捐弃的道理，也不是对死者的离世不感到悲哀，而是不给死者嘴里放上珠玉，不给死者穿上锦衣，不给死者摆上祭祀用的牺牲，不给死者的坟墓放上殉葬的冥器。

晏子曾经向管仲请教养生之道。管仲说：

“养生之道，就是放任自己，对自己所有的欲望都不要克制杜绝。”

晏婴听了就问道：“那么具体来说又是怎样的呢？”

管仲答道：“去听你耳朵想听的，眼睛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鼻子想闻什么就去闻什么，张开自己嘴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身体想处于什么地方就处于什么地方。总之，去干你想干的一切事。人的耳朵想听到的是声音，如果不让听，那就叫阻塞听觉的灵敏；人的眼睛想看到的是美色，但如不让看，那就叫做阻塞视觉的明亮；人的

鼻子想闻的是椒兰香气,如果闻不到,就叫做阻塞气味的判别;人的嘴巴想讲的是是非,如不让说,就叫做阻塞头脑的智慧;人的身体所想处于的状态是舒服,如得不到这种条件,就叫做阻塞人身的安乐舒适;人的意愿所想的是放纵安逸,如做不到这些,就叫做阻塞人的天性。凡是这些种种阻塞,都是残害人的身心的主要原因。去除这些残害身心的主要原因,和和顺顺又快快乐乐地去等待生命的终结,就这样过上一天、一月、十年,这就是我讲的养生之道。如果被这些残害身心的主要原因所拘束,又不愿意舍弃这些原因,悲悲切切又忧忧愁愁地过一辈子,即使长寿,百年、千年、万年,也不是我所讲的养生之道。”

管仲说完,又向晏婴问道:“我把养生之道讲给你听了,那就请你说说,给死者行葬礼之道是怎么一回事呢?”

晏婴答道:“送死之道要简略多了,你要我从何说起呢?”

管仲说:“我就是想听送死之道。”

晏婴说:“人都死了,沉到水里也可以,将尸体埋葬了也可以,抛于荒郊野外露天中也可以,用柴草遮盖住尸体,将其丢进沟里也可以,给尸体穿上公卿礼服,将其装进石椁中也可以,只有让活着的人随意处置了。”

管仲听罢,回过头去对鲍叔牙和黄子说:“看来我和晏子两人已完全领悟了人的生死之道啦。”

《列子·杨朱》

治大不治小

杨朱去见梁王,说:“治理天下就如在运动手掌那样容易。”

梁王说:“先生你家有一妻一妾而不能处理,有三亩园地也不

能耕耘，而说治理天下易如在手掌中运动，这是为什么？”

杨朱对梁王说：“大王，你见过牧羊人吗，一百多只的一群羊，只要叫一个五尺的儿童拿着鞭子跟随着，就能指挥自如，想往东就往东，想往西就往西。假如叫尧牵着一头羊，舜拿着鞭子跟随在后面，那就能前进了。而且我听说，能够吞掉船的大鱼，从来不游支流小河；飞得很高的鸿鹄，从来不栖止于污水池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们的目标远大。黄钟、大吕，不可为繁琐的舞蹈反复演奏，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的音乐稀少。能够治理大事的人不治小事，能够成大功的人不成小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列子·杨朱》

饥不受粟

列子生活贫困，面带饥色。郑国相大夫子阳的门客向子阳进言，说：“列御寇是有道德之士，现在居住在先生国家里却穷困潦倒，先生莫非不看重人才吧。”子阳听了门客这番讽谏，就马上下令让手下官员去送粮食给列子。

列子闻听相大夫子阳派来的使者抵达，并送来了小米，就出来见使者。再三拜谢，同时婉言谢绝，不予接受。子阳的使者走后，列子回到房里，他的妻子知道列子拒受小米后，十分懊恼地埋怨列子，她捶着自己的胸口说：

“我听说有道之士的妻子、儿女都能享福，现在我们都已穷得面有饥色了，国君有意派人来送粮食给你，先生却不肯收下，这难道不是我命该如此，随你受苦啊！”

列子笑着对妻子解释：“郑相子阳并非赏识我，而是听信他人的话才送我小米，将来同样可以听信他人的谗言而加罪于我。这就

是我为什么不肯接受粮食的原因啊！”

后来，郑国的百姓果然起来作难，并杀掉了郑相子阳。

《列子·说符》

好文与好武

鲁国的施氏有两个儿子，一个爱好学文，一个热衷于军事。好学者以自己掌握的学问到齐侯处求取任用，得到齐侯的赏识，接纳了他以后，让他担任公子们的老师。喜欢军事的那个儿子到楚国，以兵法到楚王处谋取官职，楚王也很欣赏他，让他当了军队的长官。施家这两个儿子的俸禄使家里富庶，他俩的官爵让亲朋友好们感到荣耀。

施家的邻居孟氏也有两个儿子，所学的东西和施家的儿子相同，但却处于贫困状态中。孟家的儿子很羡慕施家的富裕和显赫地位，于是便上门去求教谋取功名的方法。施家二子就将自己的情况据实告诉了他们。

孟家的一个儿子在听了介绍后，就来到秦国，想以自己掌握的学术来讨秦王欢心，以求任用。秦王对他说：

“当今群雄割据，诸侯竞争天下，经用的只是兵马粮草，假如以什么仁义来治理我国，那是自取灭亡的途径。”

为示惩戒之意，秦王指使手下人对孟氏这个儿子施以宫刑，然后才放他回家。

孟家另一个儿子去了卫国。他想以兵法来获取卫侯的重用。卫侯对他说：“我国是弱国，处在大国的挟胁中。我们对大国是奉事，对小国却又须安抚，这是我们卫国的求安无事之道。假如依仗军事韬略，那我们离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啦！今天如就这么放你回去，

你再去别的国家，将会造成对我国的极大祸害。”

卫侯说罢，就命人砍断了他的双脚，这才把他放回鲁国。

孟家二子狼狈归家后，孟氏父子拍胸顿足地到邻居施家责怪他们。施氏见状，安慰一番后就正色言道：

“大凡顺应时势者昌盛，错过时机者就会败亡。我们所学的内容相同，然而之所以你们没获得和我们一样的成功，这就是错过了时机啊，并不是你们的学行有何不妥当。再说，天下本无常理，也没有什么永久错误的事情。以前所用过的，现在或许要废弃；现在所废弃的，也许在将来就会再用上。这里所指的用与不用，并没有固定的是与非啊。抓住机会，应付事变，及时行动，而不受任何一个方面所局限，这就是智慧。智慧和谋略欠缺的话，即使你博学多才有如孔子，掌握兵法如同姜太公，到哪里去还不是照样碰壁！”

孟氏父子听到施氏这么一说，顿时去掉了满脸的怒色，连忙向施氏家的人摇手说：“我们全明白了，先生不要再讲下去了！”

《列子·说符》

腐鼠之祸

梁国有个富豪虞氏，他的家产殷富，金钱布帛多得都无法估量，财产货物之多也无法度量。平时虞氏登上高楼，从上往下俯视大路，并在楼上让人演奏乐曲，铺开桌子放上美酒，同时以博戏取乐。

这天，有一帮侠客经过虞氏取乐的高楼，此刻楼上正在赌博，有人掷骰子中了头彩，且连胜两局乐得哈哈大笑。说也巧，天上有只老鹰飞过，爪子里抓着一只腐烂的死鼠掉落下来，正砸在一位侠客的头上。侠客听到楼上传来的喧闹声和轻狂的笑声，又遭腐鼠

掷头，很气愤，对他的同伴说道：

“这个姓虞的家伙长年过着富裕快活的日子，变得常常有点瞧不起人，今日的行为，我们没去惹他，他倒反过来向我们丢掷腐烂的老鼠，如此地侮辱人，实在是受不了！此仇不报，就无法在天下树立起我们大伙的威武勇猛声名。我想请你们与我同心合力，率领手下随从一起把他们一家和亲戚朋友都杀光！”

其他侠客们听罢，都纷纷表示同意，还约定好动手的日子。到那天夜里，他们聚合在一起，手拿武器，攻打虞氏所住之处，消灭了虞氏一家。

《列子·说符》

子思见老莱子

子思将要出任鲁穆公的相大夫，就去拜见老莱子。老莱子听说此事就问子思说：

“现在先生将要辅佐君主治政，不知有什么打算？”

子思说：“我将按照自己的性情，再参照君主道德辅政，将不会有什么大的闪失。”

老莱子说：“恐怕不能顺着先生的情性去处事吧！如是这样，先生的性情过于刚健，傲然于不屑的小人，而且不会造致闪失，这样的处事类似君主，不像是一个君主的臣子。”

子思说：“人无才无德才成为不肖，不肖予人以傲然、被人看不起也理所当然。从事君主之事，行君主之道，听君主之言，哪会出现闪失呢？假如仁道不行，君命不受，也就不能够辅佐君主行事，不事君是真正的没有闪失。”

老莱子接着说：“先生没有看见牙齿吗？牙齿虽然坚固硬朗，未

了终因相互磨损而损坏；舌头呢！始终柔软和顺，终了不因它的使用而衰弊。”

《孔丛子·抗志》

骗宝献主

魏国有一位农夫，善于稼禾之作，人们尊称他为田父。有天，他在野外开拓荒地，无意中发觉直径一尺的宝玉，因他不识货，便取回家向邻人请教。不想邻人是个贪图的小人，欲占宝玉为己有，就哄骗他说：

“这是一块惹祸的怪石，藏在家里不吉利，不如还是放回原处，扔掉算了。”

田父听了他的话，将信将疑，后来还是将宝玉带回家中，放在室内的庑廊下。

这天夜里，宝玉大放异彩，照得室内通明，田父全家惊骇不已，恐怖失色。第二天一早，就将宝玉放光的事告诉邻人。邻人乘机连吓带骗地说：

“这是怪石要作祟的征兆，日后必生祸患，唯有抛弃掉灾祸才可消除。”

田父经不住邻人的恐吓，于是毅然地将宝玉弃之远郊。

田父弃玉，邻人却偷偷地将宝玉取回来，俟后奉献给魏王。魏王见到宝玉急忙召玉匠询问。玉匠接过宝玉仔细端详一会，向魏王拜贺：

“微臣张胆恭贺大王得宝，这块玉璧是天下奇珍，臣一生未曾见到如此的异宝。”

魏王问：“你说玉是奇珍异宝，我问你这块玉璧有多大的价

值？”

玉匠答道：“物当有价，此玉璧无价可以当值。昔日有价值连城之玉，这块玉璧用五座城池只能买得看一眼。大王试想此玉璧价值几何？”

魏王立即召见献玉的邻人，赏赐给他千金，并且永久享受大夫的俸禄。

天下万理皆有是非，虽说是者常是，难以为非；非者常非，难以为是。但常是的不一定能为时所用，常非的却偏有人要取而用之；用是的常常会失去自己应有的，行非的常常会得自己不应有的。田父与邻人正说明这个道理。

《尹文子·大道上》

宋襄公的仁义

宋襄公同楚国交战于泓水，公子目夷对他的父亲襄公讲：“楚国兵力优厚于我，人多势众，宋国兵力不及它，势单力寡，交战对我不利。与其如此，请大王在楚军还没有完全渡到此岸时，就发起攻击为妥。”

宋襄公说：“不可以，我听说双方交战，不闻战鼓声不能交战。寡人虽然面临败北，但这种不讲究信义的事，我是不做的。”

楚军渡水扎寨以后，发起大举进攻，宋国兵力单薄，寡不敌众，大败而逃，楚军生擒了这个满口仁义、迂腐不堪的宋襄公。

《尹文子·大道上》

蔺相如抚虎

蔺相如在渑池秦赵会盟上，挫败秦王的威势，为赵取得荣耀，回赵后因功封为相国。他同大将廉颇同心协力，使赵国稳定了一时。

有一次，他遇到慎到，说起往事以为秦虽强大却不足畏惧。他讲：

“人们皆讲秦国强大，秦王威势如虎碰不得，我抚摩过这个老虎的额头，又拍过这个老虎的肩膀，看来也不过如此。”

慎子听了很不自然，他对相如说：“不错，先生真不愧有天下的独到胆量。不过我曾听说，在赤城的高山有一方勾连悬崖峭壁之间的石梁，石梁光滑似玉，其宽一尺左右，而且像龟背一样是拱形的；梁下是万丈深渊。石梁因泉水浸润，苔藓披盖，又没有青藤杂草可供攀持，很难通行。一次有个山里人背着柴薪过桥，但见他快捷如飞，倏然而过，看到的人无不啧啧有声。其时，有一人对负薪的山里人说，此梁通常不能行走而你却能通过，现在何不回去再打个来回。山里人至此站立而视，两足颤颤巍巍，移步不前，且头昏目眩。

先生当年对待秦王，之所以如此，犹如未见石梁之险。没有见过惊涛骇浪，过长江巴峡不觉寒栗；没有触犯过王法，看到牢狱而不惧怕。假使现在再让先生去摸老虎屁股，我想先生未必再有胆量。既是如此，也没有什么可以向我慎到炫耀的了。”

《慎子·外篇》

孔子送礼

子华子乘坐车子，从郊地回到都城，在半途中遇到了孔子，两人一见如故，话语十分投契，足足交谈一天。临别时，孔子对子路说：

“取一束素帛来赠给先生，作为相见的纪念。”

子路不以为然，轻蔑地说：“我子路听说，志士相交不在中途；女嫁不必媒妁，君子无需用礼往来。”

子路就是不取素帛。孔子顿了一会儿，再叫子路取帛，子路还是那两句话。孔子有点不高兴，他对子路说：

“子由（子路的字）呀，你这个人竟如此固执、愚顽。难道没有听到《诗经》上讲的：‘远方来了一位高尚完美的人，清风亮节，宛然而近人。不约相遇在半路，这正是我心里所企盼的。’现下，这位程本先生是天下出色的圣贤之士，我俩相见于是道也是天意，此去分别以后恐怕再也不能会面，为什么不可以用礼物表示纪念呢？子由呀！你也不必再多讲了，快点去办吧！”

《子华子·孔子赠》

百问卜疑

有位叫宏达先生的贤者，生性宽宏大量，为人忠信恭敬，淳朴淡泊，随和从容，不计好恶。但他始终有个疑团：天地万物都为一体，为什么世间有着千差万别呢？对真理掩埋，诡诈横行，百思而不得其解。为此某天他就去造访太史贞父。见面后，他对太史贞父说：

“我有不少疑惑，请先生您为我卜上一卦。”

贞父就取出蓍草端正地坐着，又拂去几案上的微尘，摆上龟甲，说：

“您有什么要我效力呢？”

宏达先生说道：“在朝廷我是发愤力争，开诚布公地直言不讳呢？还是委迤地亦步亦趋？是平易近人，磊落宽广，还是追名逐利，随波逐流？是隐名埋姓做好事，待人以诚，还是文过饰非？是正直不阿、是非分明，还是玩世不恭，或为虎谋皮？是像深水中的潜龙，还是像大雁任意舒展羽翼，翘首扬声？是麻木不仁地屈螻而生，还是慷慨激越地独树一帜？是聚敛家资，吞食山珍海味，衣着华美绮丽，成天沉溺于女色美姬，还是尽心，居于深山之谷，饮于河畔，倚石而歌？是像老子那样清静无力，心存玄妙，还是如庄子那般洞悉变化之理，而放浪形骸？是像管仲那样不以小辱为耻，辅主建立霸业，还是像鲁仲连那样蔑视功名利禄？……请问先生上述这一切，何是得，何是失，孰是吉，孰是凶？”

太史贞父说：“我听说真人不看相，贤者不占卜。像先生这样的人，道德好恶自在心中，今古之理了然于心，是此既可游冶于吕梁，沐浴在汤谷，又可遨游于南溟，何苦为人间的是非烦忧呢！”

宏达先生闻言还想说些什么，顿了一会后却又不言了。

据《嵇康集·卜疑》改写

下编

神仙故事

一 异 闻

郑穆公梦仙

春秋时期，郑国的君主穆公中午在堂庙里小憩打盹，朦胧间看见一个神人进庙从左侧走来。穆公看见他鸟形的身子，正方的面孔有点奇怪，恐惧地转身就跑。神人却招呼他说：

“不要害怕，我是天帝的使者，天帝要我传旨，念你祭祀精诚有德，特此为你增加寿命十九年，并使你国家繁荣昌盛，子孙满堂，不使郑国有亡。”

穆公听后，感激得一拜再拜，随之稽首问道：

“敢问尊仙名号？”

“我乃天使，名叫句芒。”神人说完便离穆公而去。

穆公送走句芒以后……猛然从梦中醒来，发觉庙堂如故，悄然无人，方知白日做梦。

《墨子·明鬼下》

大禹妻室

大禹一心为民治水，到了当立之年，尚未娶妻。这天因勘察河道登上涂山，忽然心中泛起一阵惆怅，思忖年已三十还无妻室，继续如此必会贻误后人，坏了人伦。于是他仰首望天，口中祈祷：

“我欲娶妻室，苍天何不成全我？”

夕阳西下，暮帷低垂。

大禹来不及下山就落脚涂山。到了夜半有一只九尾白狐在禹的宿所徘徊，大禹见到九尾狐心中念到：“狐呈白色，这是我衣服的

颜色；狐的九尾，这是我称王的征兆。”随即他就唱起“涂山之歌”：

白狐伴相随， 𤝵(máng 忙)然生九尾。

我家添欢乐， 佳人将为妃。

家庭多美满， 同心创基业。

天与人间世， 从此始尚行。

大禹唱毕，九尾狐变成一个美丽的少女，大禹想到天赐良缘，就娶了涂山白狐，并为她取个名字，叫作“女娇”。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高唐云梦

从前，楚襄王与宋玉一同游冶在云梦大泽，该处有座楼台，但见楼台的上空霭霭云气，其状多变，一会儿像高山矗立，一会儿不可名状，须臾之间变化无穷。

襄王奇怪地问宋玉道：“这是什么云气啊？”

宋玉回答道：“从前先王出游小憩于‘高唐’，曾在梦中见一个女子来见先王。她告诉先王说：‘妾是巫山之女，来高唐为客。闻知陛下游憩于此，妾愿意荐身于枕席之间。’

先王喜出望外，爱慕她的美丽，便接待了她。事毕，仙女要离去，先王不舍。

她说：‘妾居于巫山南麓，那里有险阻的大山。清晨，我化身为美丽的朝霞，临暮又化为飘飘洒洒的雨丝。朝朝暮暮，暮暮朝朝，你站在那阳台之下我们就会相见。’

她说完就告辞而去。先王梦醒，觉得异怪。翌日，他好奇地赴阳台观望，果然如神女所说。因此，先王就为神女建造一座庙宇，名叫‘朝云’”。

楚襄王说：“现在的神女不知是什么样子？”

宋玉回答说：“神女刚刚出现时，她举起翠袖遮住日光，想往所爱慕的人。有时她会驾御车驹疾驰，车很华丽，装饰着彩羽旌旗；来来去去，时而伴有寒凉的风，时而伴有凄清的雨。如若风停雨霁，‘朝云’神女却不知去往何处。”

楚襄王听完，问道：“寡人可否前往巫山一游？”

宋玉答：“当然可以。”

楚襄王问：“先王所居的高唐是什么景象？”

宋玉答：“高唐在峭壁之上，耸入云乡，其高无比。登高唐极目远望，四下迢迢无际，既广又大。它，上极天穹，下至深渊，整个空间处处可见珍异，比比皆是奇伟，难以言说。”

楚襄王说：“你能不能说个大概？”

“可以。”宋玉接着说：

“高唐所处的巫山，奇异超凡，没有什么山水能与它相提并论。山中有个水潭，遇到雨后新晴，山谷众水汇集其间。随之澎湃汹涌地向四面流布，水势奔腾，洪波迭起。磊磊山石在大水中磨砺相击，其声隆隆磕磕，如雷震天。峰回水急，浪花飞溅，巨涛滚滚激荡，其状如云四涌。一派雄伟景象。

如从山坡遥望，峰峦峡谷，山林幽深蓊郁，四季常青。榛树葱葱茂盛，花朵与绿叶掩映；枝桠随风摇曳，时而偃伏低垂，时而树影婆娑。枝条向四方伸展，状若飞鸟振翼，迎风而动发出悲切的鸣声，如竽、籁的音调，清越而又高扬，重浊而又浑厚。闻者心情激动，柔肠九转。孤儿、寡妇闻之，心灵震颤，鼻酸泪下；废宫、失志之士闻之，愁思绵绵，叹息泪垂。这是一派忧伤景象。”

楚襄王不禁动容，随后关心地问宋玉：“当年先王游此情形如何？”

宋玉答道：“当年先王邀游于此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信步沿着

曲折的河湾而行，与方士羨门高誓，上成郁林，聚食于山林之间。随后先王乘着嵌镶美玉的车乘，由苍螭驾驭游行，一路旌旗飘飘，乐声盈盈。抵达云梦大泽便下车打猎。他令侍从各守其位，又令士众衔枚于口，但见先王徒步于莽莽的大泽，驰驱于芊芊的绿茵。”

楚襄王听得如痴如醉，心生羡慕，问宋玉说：“寡人能否到高唐一游？”

宋玉点点头，笑着说：“君王若想往巫山神女，必先斋戒沐浴，清心洁身，择定吉日良辰前往，不只“神女”来见，而且还会延年益寿。”

宋玉说到此，楚襄王却又迷惘不解了。

据《楚辞·高唐赋》改写

巫山神女

宋玉和楚襄王同游云梦泽向襄王陈述高唐女神之后，就在那天夜间，他真的在梦中与神女相遇了。第二天，宋玉上朝将梦中的情形禀告襄王，襄王饶有兴趣地问：

“你是怎样梦见她的？”

“那天我回到家里，黄昏之后总觉得心绪不宁，恍惚中预感有什么事似的。后来上床就寝，闭上眼睛不一会就酣然进入梦境。我经过巫峡，登上巫山，步入高唐见到一位女子，容貌异常美丽。刚要同她说话，不觉被惊醒了。醒来后却又记不分明是怎么回事，一时心中郁郁。然而静心默想，她就是先王梦中的那位神女。”

襄王赶忙问：“昨晚她是什么模样？”

宋玉说：“她很美，凡天下女性的美质艳丽都融集于她的一身。说起上古的美女没有一个能与她相比，论起当今的我也未见过哪

个女子能和她匹对。我记得刚见到她时，她好像初升的太阳，随之近前，她又像皎洁的明月和晶莹的爇爱玉。她性情温和，举止安详，平易近人。同她接近足以心旷神怡，安宁舒畅。”

襄王听得出神，接着说：“这般的美好，你再为我讲下去。”

“好，陛下！”宋玉应声后接下去说：“神女蕴含天然的资质，观瞻她的仪容，是那么的端庄文静。她的体态丰盈而优美，面如春桃，温润而光泽。双眸清明，脉脉有情；黛眉微微上弯，又细又长；双唇鲜红，如同朱丹。我坐在车内，先窥察她的动静，她也隔着车上的帐幔，不时地看我，似有前来相就的意思。我揭起车幔走到她的面前，她却拒绝同我相见。我倾诉爱慕之心，终于引起她同我交谈。在谈吐之间，我们彼此心灵沟通了，都感到欢乐无比。不想在我俩欢爱之情未了之时，她忽然露出矜持薄怒之色，唤呼女师、太傅启程。我不舍地等待着她离去，她倒反而却步，频频眄视，向我递情。我殷殷留言：‘愿念片刻时光，共尽缠绵之情。’她羞涩、依恋不舍而去。”

神女离去之后，我顿感凄凉悒郁，柔肠回转，神魂颠倒，无所凭依，不知身在何处。后来，我就醒了，追忆神女的衷情，直至拂晓。”

楚襄王听后呵呵地笑道：“那就以后再同她相见吧。”

据《楚辞·神女赋》改写

夸父逐日

远古时候，传说有一个神人，名叫夸父，是苗裔炎帝共工的后代。夸父生长在一个名叫成都载天的山里，他两耳各挂一条黄蛇，两手也各握一条黄蛇。夸父善于奔走，行动快捷如飞，自称能追上太阳。

有一次，他与太阳比赛行走，跟在太阳后面猛追，从早上一直

追到黄昏。追到了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追得口干舌燥，喉咙里冒烟，于是来到渭河边喝水。他一阵猛喝，把渭河喝得个底朝天，还没有解渴。他又直奔北方，想去瀚海畅饮一番。结果，走到半道上，夸父终于因干渴力乏，倒在地上死了。夸父死后，他遗弃在路旁的手杖，化成了绵延数百里的树林。

《山海经》

鵪国小人

相传在西海之外有个国家，名叫鵪国。在这个国度里不论是男还是女，一律齐等为七寸。但是这国度里有两个特征：一是人与人之间非常有礼貌，见面作揖拜跪行之大礼，而且每个人都很有学问；二是这里的人寿命很长，一般为三百岁。

鵪国的人善于行走，其走快步如飞，日行千里不在话下，百物见之无不回避，但是鵪国的七寸人最害怕一种动物，就是海鵪，海鵪遇到鵪人就啄而吞食。奇怪的是鵪人入海鵪腹中照样能够生存，寿命不减。海鵪凭借腹中鵪人的力量，展翅一举能飞千里。

有一次，齐桓公打猎，猎取一只海鵪。齐桓公回宫命人将海鵪宰杀烹食。当庖人剖开海鵪的内腹，发现一个约三寸三分长的小人。身穿白袍，带剑持铍，横眉怒目环视周围。继而又从腹中取出一只板牙，其牙方圆三尺。齐桓公却奇了，问左右的群臣说：

“在天下有谁看到过这样的小人和板牙？”

他的臣子陈章奏言：“从前秦国胡充曾经渡水同齐、鲁交战，折伤过板齿，李子敖传说是三寸三分，曾经在一只鸣鵪腹中遨游天下。此两者是不是，就不得而知了。”

齐桓公闻言还想深究，却无从得到答案。

《博物志·逸文》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人们不知道她俩来自于何方，因为人们常常见她们在长江边出没，就称呼她们为“江妃二女。”

这一天，江妃二女散步于汉水岸边时，正好与乘车路过这里的郑交甫主仆打了个照面。郑交甫为人年少轻浮，见到江妃二女宛如天人，只以为自己交上了好运，碰到两个漂亮姑娘了，却不知道她们乃是神仙。郑交甫对自己的仆人说：“我想请她们解下身上佩带的玉饰送给我留作纪念，也好与这两个美人认识一番。”

仆人听了，不以为然，他摇头对主人说：“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伶牙利齿的，如果您讨不到，岂不自讨没趣，后悔不已吗？”

郑交甫听不进仆人的忠告，就上前与江妃二女打起招呼：

“二位姑娘辛苦了吧。”

二女说：“先生您远道赶路才辛苦呢，我们又有什么辛苦呢？”

郑交甫见对方已搭上了腔，就开口吟道：“桔子、柚子啊，我用方筐装，放在汉水中，顺流往下漂，我随竹筐行，饮取桔、柚汁。”

郑交甫接着又说道：“你们也该知道我是一个出言不逊，举止粗鲁的人了吧。我就是想向你讨身上佩带的玉饰啊。”

江妃二女听罢，并没有怎么责怪郑交甫唐突，倒是模仿了郑交甫的语气应道：

“桔子柚子啊，我用圆筐装，放在汉水中，顺流往下漂，我随竹筐行，饮取桔、柚汁。”

吟完，她们就随手解下佩带的玉饰交给郑交甫，郑交甫大喜过

望，像捧宝贝一样接过来，当即就揣在怀里紧贴住心口处，担心江妃二女再索回似的，也不顾身边的仆人了，急步前行几十步，就想早点抽身离开。可当他停步想把玩一番这不同寻常的信物时，一摸怀中已空空如也，哪儿还有什么玉佩。郑交甫再回过头来，想看看江妃二女，居然也是踪迹全无了。

《列仙传·江妃二女》

宓妃水神

黄初三年的一天，曹子建从京都洛阳东向返回封地，他途经伊阙山山麓，翻越险隘的轩辕山，横穿通谷而登上景山。太阳已经西坠，子建一行人疲马倦，解马的解马、卸车的卸车，憩歇在杜蘅丛生的山川两侧。车，远远地停在山坡上；马，细细地咀嚼坡地的瑞草。

夕阳渐渐抹去，暮色益显苍茫。子建沿着山坡自上而下，然后漫步泽畔，佇立洛水江头。他若有期盼地望着江面，江水浩浩荡荡，……忽然朦胧间他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婷婷玉立在水的一方。子建迷惘地牵着车夫的手问：

“你看没看见前面有位艳丽的美女？”

车夫顺着子建所指方向看去道：“我没看见，但我听说洛水有位女神，名叫宓妃，你讲的莫非就是伊人？你有缘一睹，请说说她是何等模样？”

子建顿了一会，然后若有所思的说：“她体态柔美，端庄有仪，像疾飞的惊鸿，蜿蜒的游龙；又像秋菊、春松那般朝气盎然。她出没洛水，若隐若现；时而轻云笼月，时而回风旋雪；在远处看她，她似朝霞中的太阳；在近处看她，她似清水中的荷花。”

子建说到此，陡生怆然，伤感得话也说不出。车夫方始听得

入神，见子建戛然语止，似有隐衷，不敢有问就悄悄地离开主人。子建依然站在那里，深深地沉浸在回忆之中。

那是去年今天的事，曹子建也是由京都返回陈留，那天经过洛水正是黄昏时分，兴致一来他就登上这景山土冈。在冈上他遥望烟云浩淼的洛水，正在舒心坦怀之际，忽然在氤氲之中有位美丽女子从江面上朝土冈走来。子建惊愕，又无法趋避，只得目迎她的到来。来的正是洛水的女神宓妃。

宓妃长得十分漂亮，冰洁般的肌肤，不施脂粉；高高如云的发髻，弯弯似月的细眉；笑口一开，露出动人的笑靥。阿娜的体态，穿戴雍容，但艳而不俗，腰系一方碧色的玉佩。她来到土冈蓦然发觉子建，却羞涩地止步不前。

子建见到宓妃顿时心动神摇，只是素昧平生，中途邂逅，又无媒介，只好假托风波向洛神表达爱慕之情。洛神接受了他的求爱。子建欣喜地解下身边玉佩作为定情信物。洛神既知衷情，又明礼度，也取下腰间琼玉相遗，并约子建在水宫相会。但是痴情、老实的书呆子忽发奇想，想到古时郑交甫在汉水江滨遇仙赠玉而不知去向的故事，心情又变得狐疑和惆怅。

洛神看到这个样子，问明原因后就低首不语，深为子建的不信任感到不安。她怅然长叹，其情脉脉，其音哀哀，江水由此兴波。水中诸神听到宓妃的叹息都聚集而来，甚至湘水，汉水诸神也闻声赶到，洛神似同他们商议什么似的。尔后用长袖拽着子建轻身而起，像飞鸟样飘落在水波上。

风伯不再兴风，水司平静了波浪。子建、洛神相对而坐，冯夷缓缓地鼓乐，女娲曼曼歌唱；文鱼跃出水面起舞，玉鹭飞下高空伴档。众神道喜祝贺，尽情欢悦取乐。也不知什么时候，众神情尽而散，宓妃与子建同登由六龙驾馭的云车，并在鲸鲵等护卫下遨游天地上下。洛神在车中向子建传述交接的纲常，怨恨人神有别，不能如愿

以偿。洛神一边诉说，一边举袖掩泣。子建爱恨相续，为宓妃拭擦泪痕，并盟誓矢志决不负心。洛神欣喜、宽慰，紧紧地偎着子建。

云车飞至土冈上空，缓缓地降落在景山土冈，惜别在即，洛神手挽子建下车，相对而无语，唯有依依离情。宓妃告诉子建说，我虽然深居太阴水府，会时时想你，但求我君珍爱。说完之后，她重新登上云车在空中再三盘旋之后，慢慢地向远处而去。

洛神去后，子建若有所失，深情望着江天。他站在离别的地方，心里不知所适，竭力追忆洛神的神情容貌，频频仰望车去的远方，真希望洛神再现。

子建同洛神分别之后，一连数月，他几次到洛水江畔想同宓妃会晤。为了会见宓妃，他有时驾着轻舟，逆流而上，反复地在洛水寻找，而忘了回归的路；有时思情深重不拔，坐在舟上整夜地不眠，或者彻夜站在甲板上静候，身上披满了浓霜。但是终而未能如愿。

.....

明月悬挂在树梢上，百鸟归巢，一片静寂。山里的凉风一阵又一阵地吹在子建的身上，凉意清醒了子建的思绪，他感慨伤心地问道：“何日再相逢？”没有人回答他，只闻洛水的阵阵江涛。

隐隐传来马的嘶鸣，月色如水般倾泻在子建的背项，又沁入他那创痕难复的心灵。

据《曹子建集·洛神赋》改写

盐神之死

传说在西川有个虞君，他的祖籍是巴郡南部的巫诞。巫诞有五个氏族，分别是巴氏、樊氏、瞿(shěn)氏、相氏、郑氏，而且都源自于巫诞五落钟离山。五落钟离山有红和黑两个大洞穴，巴氏居于红

穴,其余四姓皆居于黑穴,后来两穴相互往来,终而为一。五个部落氏族起初没有君长,都以鬼神意志为是。

康君姓巴氏,名叫务相。一天,他建议其他四个姓氏共同推选一个神君:站在数里以外以剑掷刺石头,刺中目标的再雕刻画舫,使之浮于水面;谁掷中目标,又能够制舫浮水,就是胜利者,成为五神之中的首长。比赛的结果,康君两次获胜,其余四姓均告失败,被推举为神君。

务相当上神君之后,乘土船从夷水到盐阳去。盐阳有条盐水,盐水有位女神见到康君便生有钦慕之意,愿意以身相许。她对务相讲:

“此地地大物博,尤以鱼盐丰饶为著,望你留居此地,共同生活。”

务相婉言拒绝,盐神恼羞成怒。于是她每到夜晚便去务相的所在盐阳宿夜,清晨化为飞虫,而且率领各种飞虫聚集空中,掩蔽日光,把盐阳搞得昏天黑地,使康君务相不辨昼夜和东南西北而脱不了身。一连七天七夜,务相一筹莫展。一直到了第八天,终于被他想出个办法。

这天,盐神在宫里听侍女说,务相派人来下聘礼。她喜出望外,立即接见送礼的宾客。下聘的人说:

“这些青缕是我们神君赠与女神的聘礼,请女神用它打个结系在身上,我再将另端带回,系在我们神君身上,算是两下同好,结为夫妇。”

盐神高兴之余,全然不疑,就用青丝打个结系在身上,一端交与来人捎回。务相得到青丝的一端,立即登上阳石,顺应青丝的方向用箭射击。盐神被丝缕拴住,逃到何处总是挨箭。几箭之后,盐神被杀死。阳光又普照天下。

康君务相除去盐神一害,地方相安,他就在这里建城,取名为

夷城。其他四氏得讯后，也都迁徙于此称臣。

《世本·氏姓篇》

黄帝战蚩尤

相传在黄帝摄政之前，为了统一部落曾同蚩尤发生了一场战争。

蚩尤，出生立足于羊水，他有弟兄八十一个，个个都是兽身人面，铜头铁额，以飞砂石子为食物。这个部族善于造兵器，什么兵杖、刀戟、弓弩无不制有，且用这些武器，滥杀无辜，天下人无不痛恨，纷纷上言黄帝，要黄帝为他们除害。

黄帝是个仁义之辈，他兴仁义之师同蚩尤兄弟交战，前后九次，屡战屡败，最后逃往泰山，站在山上哀叹不已。到了夜里，山上俄而大雾笼罩，对面不辨。忽然来了一个人首鸟形的妇人，黄帝见了急忙下跪匍匐地上。妇人开口说：“我是九天的玄女，你有什么难处，尽量对我说。”

黄帝跪在地上说：“我同蚩尤交战，屡战屡败，我要请教万战万胜之法。”

九天玄女就授他兵信神符，叫他去再战。次日，黄帝率部登上九淖，再次讨伐蚩尤于空桑。蚩尤兄弟大败，被黄帝追到青丘围而歼灭。黄帝乘胜追击，干脆又制服了八夷。

黄帝消灭蚩尤、征服八方以后，稍微太平一阵子，八方又重新作乱。黄帝就借死人立威，画蚩尤像张贴四面八方，天下以为蚩尤没有死，也就不再作乱，顺服于黄帝。

《太平御览·龙鱼河图、玄女战法》

人乳喂石

汉初宣帝当政的时期，有人在疏属山洞穴中发现枷锁缠身的两个人。发掘的人觉得奇怪，就把他俩押到京城。这天，一行人临近长安时，两人变成石头。汉宣帝觉得奇怪，召集群臣咨询，但没有一人能说得出所以然。事情传到淮南王刘向那里，刘向对宣帝讲：

“这两个人是上古黄帝时冀麻(yà yǔ)国不忠之臣，因犯了弥天大罪，黄帝仁慈不忍心处死他俩，被流放到疏属山的石室之中。并曾嘱咐他俩：‘以后遇到开明君主，自有开释’。”

汉宣帝原来就对淮南王刘向有成见，听了刘向的话非但不信，而且还治他妖言惑众之罪，将他投入监狱。俟后再向天下征召应对之士。

刘向的儿子刘歆，知道父亲入狱，就自己上朝廷应募答对，以便救回自己的父亲，他先去监狱问父亲刘向，如何可以使宣帝相信？刘向说：“要皇上相信，唯有使两石复活。”

第二天，刘歆进宫答对，他对宣帝说：

“臣父之言不是怪诞的胡言，皇上若是不信，可以让石头复活问之。”

宣帝越发疑怪，问刘歆：“侄儿有何办法使他复活？”

刘歆说：“要石头恢复成人，必须以七岁女童的乳汁喂食。”

宣帝令人照办，几日以后，石头变成常人，他俩上朝谢恩，其诉同刘向完全符合。宣帝十分高兴，于是授封刘向为大中大夫，刘歆为宗正卿。事后下诏刘向父子：

“你们怎会知道得如此清楚？”

刘向父子奏说：“麻国负贰之事，出自《山海经》一书。”

自此以后，上下掀起读《山海经》的热潮。

李冗：《独异志》

母系社会的女媧

女媧是位修天补地、创造人类的伟大女性。在宇宙混沌初开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就是女媧兄妹。他俩住在昆仑山上，为了创造人类，女媧兄妹商量结为夫妇，繁衍后代，但又感到羞愧和耻辱。兄妹俩在山顶上祈祷，听取天意。他俩说：

“苍天假若同意我兄妹俩结为夫妇，繁衍后代，就以天上烟云表示：烟云相合，表示同意结合；烟云分散，表示不能结合。”

祈祷以后，兄妹看着烟云的动态。顷间，天上所有烟云合在一起。兄妹得到上天的启示，便决定结合。

结婚这天，妹妹含羞，就用白茅草编织一把扇子，遮住自己的脸面。

后来，有人称道，“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女性含羞用扇遮面，即是源自于此。

李冗：《独异志》

水 仙

张郁是河北一带人，客居于首都洛阳，常与当地的豪门子弟游玩，狂歌醉舞近十年。一个春天他一人沿洛川独自步行，一路上景色幽雅，花卉吐出阵阵芬香，小鸟在树林中轻轻地鸣唱，鱼儿在水中不时激起层层波浪。张郁情不自禁地放声高吟：

浮生如梦能几何， 浮生复更忧患多。

无人与我长生术， 洛川春日且狂歌。

刚吟完，忽然看见河边有座青绿色篷帐，帐中不时传出清亮的弦管乐声。张郁十分惊讶地自言自语：“是何人到这里来游春？”话未说完，只见一个女郎从篷帐中出来，沿着河边缓步而行，一个人独自吟诗。张郁生性放荡而不受拘束，放胆地走到女郎面前问：

“哪里来的仙女，是从天上阳台下来的呢，还是来自蓬瀛仙岛？一人在此独自吟叹。”

这一举动，使女郎惊骇得脸色都变了，很长时间才镇静下来，正容地说：“我一人在独吟独叹，你这个少年怎么如此疏狂而不拘礼节，怎能随便来问？”

张郁说：“我是天地间不拘约束的人，自小酷爱吟诗饮酒，正遇上你在吟诗咏叹，所以我很愿意听一听。”

女郎听完张郁解释，转而微笑地指指篷帐说：“你可以一同前去。”

张郁同女郎一起来到篷帐内。女郎吩咐摆上丰盛的宴席，重新奏乐，与张郁谈笑风生，相互举杯共饮，一直到太阳落山。女郎说：“人世间是很短暂的，春天刚去秋天又来了，正在少年很快就成了白发老人，只有知道人世间不可长留而爱好道术的人，才有共同的语言。”

张郁听完后，低着头不作回答。于是女郎吟歌：

彩云入帝乡， 白鹤又回翔。

久留深不可， 蓬岛路遐长。

她见张郁仍不言语，接着又吟歌一首：

空爱长生树， 不是长生人。

今日洛川别， 可惜洞中春。

随后与张郁告别，随洛水而去。张郁惊余怀疑女郎是水仙。

《疑仙传》

汉水吹笙女

有一个吹笙的少女，时常到汉水边游玩，容貌美丽，年龄约十七八岁，穿一身青绿色的衣服，手里捧着一只笙，或者凌晨，或者傍晚，就自行吹奏起来，声调非常动人。但她在汉水中系着一只小船，见到有人接近她，就立刻躲入小船而去。如此多年，有时一年返回一次，有时个把月再来，水边的人都称她为吹笙女。

唐朝天宝初年，有一个放荡子叫王懿，从长安城中听到此事，就专程去拜访吹笙女。可是到汉水边后，等了许多天都没有见到吹笙女，感到很懊丧，于是感叹地说：“我在长安城中，听说有神仙女在汉水边吹笙，所以远道而来，想一睹她的玉容，聆听她的凤笙，不料水边冷冷清清，杳无人迹。为什么她今天不离开蓬莱仙岛而到此一游呢？”正打算扫兴而归时，忽然看见吹笙女独自乘坐一只小船，吹着笙自远而来，很快又走出小船，到水边游玩。王懿欣喜若狂，一边向前跑一边说：

“神仙女，数年来你在汉水是等谁呀？”

吹笙女回头看了看王懿，微微一笑地说：“我在等你呀”。

王懿说：“我时常多忧多患，不喜欢人间生活，想到世俗之外一游，又不知道你等我数年了。”

吹笙女说：“人间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少年时的欢乐还没享尽就已经老了，而老了又要死，怎比得上神仙，住在蓬莱仙岛，生活在金银宫殿之中，外出驾鹤乘鸾，自由在地嬉耍游玩，又可以到种仙草的芝田歇息，还可赴西王母的瑶池宴会，而且永远不会老，

也没有死，那有什么忧患要关心顾虑呢。”

王懿听说后开玩笑地说：“你能收我做一个拿笙的奴仆吗？”

吹笙女笑笑说：“你还不知道，你做老奴仆已经多年了。”

说完，吹笙女就吩咐王懿上小船，逐波而去。

过了许多天后，吹笙女与王懿又一同来汉水边游玩，水边有人看到他们。王懿对人说：“请转告长安城中少年，我已被吹笙女带去远游，不再去游长安了。”说完就与吹笙女同登小船，吹笙而去，此后就没有再来，也不知他们到了哪里。

《疑仙传》

柳、元传宝

唐宪宗元和年间，在衡山有两个官宦子弟，因公务往岭南办差。他俩一路跋山涉水，到达欢爱县具结交差后，就同仆人使役向省府进发。这天当途经廉州白浦县准备登舟越海时，夜幕已垂，便系舟泊岸。俄而大风骤起，船缆吹断，舟船如叶随风飘入大海。半个时辰过后，巨风骤停，空中依旧挂着一轮明月。两个出舱，发觉舟船停靠在一个孤岛边上，该岛四处没有一户人家，唯见一个道观，于是便朝道观走去。观内倒清静，大殿供奉一座天尊玉像，除案前香炉内香烟缭绕、缕缕青烟别无所有。他俩奇怪：既然没有人家，怎会有人敬香。巡睃一会后便踞坐案前的蒲垫上。忽然观外进来两个侍女，一个捧着玉盒，一个持着金炉进观，向玉像上香，随后准备离观。他两人上前叩拜后告之实情。侍女说：

“既是如此，等会儿玉虚尊师来此，你俩求他或可离岛。”

侍女话刚落，有位道长拥云乘鹿降于观中，他俩急忙转向道长求助，玉虚便吩咐侍女领去见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其实是个未及笄的少女，身着五色彩衣，雍容华贵。见到他两人后笑着说：“从前天台有个刘晨和阮肇，今天又有个柳实和元彻，真是巧得很，莫非是天的安排。”

随即她问侍女：“他俩来此可用车乘？”

侍女答：“没有，从百花桥来的。”

“那就仍在百花桥送客。”南溟夫人说完，命侍女取出一只玉壶交给他两人，并说拿着此壶以后必有分晓，还附上一首“玉壶诗”：

来从一叶舟中来， 去向百花桥上去。

若到人间叩玉壶， 鸳鸯自解分明语。

他俩告别上桥离去。桥身不长，约数百步左右，两侧栏杆别具异采，光华中间千龙万虬相向绞绕。柳、元踏桥，护送侍女动情地说：

“我原不是此行的护送侍者，只是苦于隐衷，强而为之。”

柳、元不解，迷惘地问：“这是为什么？”

护侍说：“实不相瞒，奴家有事相托。”

柳、元说：“仙姑尽管直言，我等能办到的一定效力。”

护侍从衣袖里取出一个盒子，盒中有一物如蜘蛛形状，交给他俩并怨忿地说：

“吾辈皆是水仙，水仙属阴，缺阳而少男子。当年我道出番禺，见个少年，钟情所至则有了孩子。按仙规应当弃之，承蒙南溟夫人慈悲说情，送给南岳神仙为子，至今已经三岁。上次有个南岳回雁峰的使者，办差来到水府，我托其将一付玉镯带给我的儿子，不想他起歹念占为己有。今托两位君子帮助索回交还吾子，不知意为可否？”

柳、元忙说：“理应相助，只是如何找到那个使者？”

“这倒不难，但请两位到回雁峰下将此盒放在使者庙前，那时自有计较。”护侍一面说一面将盒子递交他俩。

护侍又说：“盒子请妥善藏好，务必不要打开，切慎切重。”

柳实点头称是，忽而想起“玉壶诗”，便问护侍：

“夫人题诗有‘若到人间叩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是何意思？”

“两位返回人间以后，如遇到困难的事情，只消轻叩玉壶，自有仙禽相助。另外，两位别有师尊，乃南岳太极仙翁，日后自会遇上。”

他们一面走一面交谈，不知不觉地走过了百花桥，回到白浦系舟的地方，然已非昔日的光景。回首欲问护侍，护侍已无踪影，百花桥也杳然消失。

柳、元为守护侍诺言回故里衡山，一月后寻访回雁峰下的使者庙，并依言将盒子放在庙前。刚转身忽见一条数丈长的黑龙腾空而飞，狂风骤起，一个霹雳将庙宇劈得粉碎。柳、元颤栗地望着天空。不消一刻，风静雷止，空中掉下一付玉镯，他俩取之送往南岳庙，放在供案上离去。

柳、元刚回到家门口，有个黄衣少年已等在那里，也不多言，给他俩每人一个金匣子，并说：

“匣中藏有‘返魂膏’，亲人故世，用此涂顶，就会复活。”

黄衣少年说完隐身而去。

一个冬天，大雪纷飞，柳、元见位老人负薪叫卖，他俩不忍此老受冻，便招呼入室赠之酒食御寒。酒饮过半，他俩看见老人扁担上刻有“太极”两字，心里怦然而动，慌忙下跪拜行敬师之礼。同时取出玉壶奉呈。老叟呵呵笑道：

“这是我贮酒玉壶，今物归原主矣。”

说完起身手扶柳、元俩人出门，往祝融峰而去。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以下凡不
标出处，均摘录改写于此书)

二 搜 神

圯(yí)桥拾履

张良，字子房，是汉帝国开国的元勋之一，自他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失败以后就改名换姓，逃往下邳(今江苏睢宁)隐居。

一天，张良在下邳的圯桥信步，见到一个老者迎面上桥，将接近张良时一不小心把鞋子失落到桥下。老者似嗔怪张良地说：“小后生，到桥下将我的鞋捡来！”

张良莫名其妙，原想置之不顾，但念长者老迈，似笑非笑地走到桥下为老者捡了鞋子。

老者又说：“给我穿上！”

张良就跪下帮老者穿上了鞋子。老者见张良帮他穿好鞋，只是窃笑，不言个谢字扬长而去。张良感到老人行为怪异也不计较，看着他的背影离去。不料老者走了一段又返身回来对张良说：

“你这孩子是块材料，可以造就。五天后天亮时分在这儿等我。”

张良经老者这么一说，倒也变成有心人了，便连连说是。倏忽四天过去，到第五天天刚亮张良依约赶到圯桥，刚踏上桥，老者已等在桥上。

“与老人约会，姗姗而来，是什么缘故？”老人说完便拂袖而去，并留下一句话：

“五天后早点来。”

又到了第五天，鸡鸣头遍张良披星戴月赶到桥堍。未料及老者已候在那里了，张良后悔，老者却恼火地说：

“为什么又晚来了？过五天再来罢！”

到了第三次第五天的前夜，张良干脆就等在桥上，过了不一会

儿，老者也到了。他面呈喜色地说：“这才是个样子。”说完在怀中掏出一卷书递给张良说：

“熟读此书，可以为王者之师，此者不出十年当为灵验。十三年后，佐王功成，你速来谷城山（一名黄山，在今山东东阿境内）下见我，其时有块黄石便是我。”说罢飘然而去。

张良不敢贸然离去，在桥上等到天亮，借着曙色翻开老者的赠书，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张良喜出望外。自此他闭门不出，熟读钻研，不久出山为刘邦夺取天下献谋策划。后来张良辅汉王的第十三年，他随刘邦到山东，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了黄石。张良恭恭敬敬地捧回家中四时祭祀。及张良辞世，黄石与之共同葬入冢内。

据《汉书·张良传》改写

白鹤供食

苏耽是个孝子，十四岁那年，他的母亲李氏在吃荤菜时忽然想起二百里外资兴洸的鲈鱼。他对苏耽说，只是路远不易得到，否则，也可尝一尝鲜味了。不想苏耽应声说我就去集市买鱼，说完便出门而去。李氏以为是小孩子开玩笑，讨讨自己喜欢罢了。一顿饭没吃完，苏耽真的竟提着一包鲈鱼进来，放在母亲面前说：“资兴洸的鲈鱼来了！”

李氏说：“你平日里最为谦谨忠厚、不作谎言。资兴洸离这儿二百多里，你能不一会儿就去了来回？不要骗妈妈了！”

苏耽说：“我在资兴洸买鱼时遇到了舅舅，他托我向您老致意，还说过两天来看望您呢。”

李氏笑笑，只是不信。但鱼加工好以后，他母亲尝了尝却实实在在是资兴洸鲈鱼的滋味。又过了几天，苏耽的舅舅果然来看望李

氏,而且说法和苏耽的一模一样,李氏觉得此事蹊跷便问苏耽,苏耽秉性诚实,就禀告母亲说:

“孩儿修道的功德已经圆满,不日即将飞升,脱离尘世,遨游于云水之外。孩子已生命蒂胎根,琨台紫府,阴阳不能更改我的本性,天地不能限制我的行动,沧桑变迁不能使我变易,日月俱老我却不老,凭真元一气可与天地万古同存。”

母亲伤心地说:“我是靠你生活的,你走了我去依靠谁呢?为什么要离去呢?”

苏耽回答:“师父常对我说,‘一人升仙,九族庇佑。即使亲族过世也不会成为鬼’。如今我虽离您而去,但您一举一动,我都能知晓。”说着指着一个封锁很严实的柜子说:“这个柜子留在家中,您不要輕易地打开它,如有所需就向它要,必能如愿以偿。”

接着,又对闻讯而来的乡邻说:“两年后,郴州地方将有瘟疫流行,你们可遍植桔树,凿井引泉。凡感染的人只须吃一片桔树叶,喝一盞泉水,其病不医而愈。”

他说到这儿,天空有五色祥云飘在苏家庭院,隐隐伴随着萧鼓仙乐。苏耽泣别母亲登上彩云,向乡邻拱手道别,随云冉冉升起,往东南方飞去。

汉文帝三年,苏母李氏但有乏匱便诉之柜子,每每皆能如愿。有一天,李氏突发奇想,儿子苏耽会不会就在其中?于是打开柜子,既不见苏耽又没有任何一样生活用品,只有两只白鹤凌空而去。

亦凡亦圣

东方朔是平源县厌次乡人。平时一直在吴中(即今苏州)官衙中担任书师一职,已有几十个年头了。汉武帝刘彻当朝时期,东方

朔上书给皇帝，奏牍竟用了三千块竹简，得要两个人才能将东方朔的奏折抬举起来，让武帝从上往下阅读，读读停停，足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通读了东方朔的上书。东方朔对朝廷宜做哪些事情，自有看法，他的话语打动了武帝的心，武帝就下诏，任命东方朔为侍郎。他在武帝一朝中常得宠幸，还能以言讽谏皇帝，劝君主多做有益之事。

到了昭帝之时，人们也有将东方朔视为圣人的，也有把他看成是普通凡人的。东方朔自己也常常有些让人摸不透的行为举止，他或是直接向朝廷以忠言相告，或是用讥讽之语来谏劝皇帝。到宣帝登基后不久，东方朔见世道转乱，就毅然辞去官职，以此来躲避纷纭乱世。以后他把包头发的布巾放在官舍，自己则飘然而去，远走他乡，人们都不知道东方朔究竟去了何方。

后来，有人在会稽（即今绍兴）一带见到他。也有人看到东方朔在太湖流域一带卖药。见多识广的人猜想这个活了这么长年龄的东方朔，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岁星（即木星）精。

《列仙传·东方朔》

东方朔的不知之知

西汉时，汉武帝在京城里开凿昆明池，挖到深处，不是土，全是火烧后的炭灰，颜色如墨。满朝文武都不知怎么回事，汉武帝就向素以博学著称的东方朔询问。东方朔答道：

“我也孤陋寡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要去问来自西域的人。”

汉武帝想连博学的东方朔也说不出原因，也就不问了。到后汉明帝时，有个西域道士来到洛阳朝见。当时，朝中有人说起先朝东

方朔的话,就向西域道士询问汉武帝挖墨炭原因。那道士从容地说:

“经书上说,‘凡天地间灾异劫数临近结束时,才有火劫之象。’这是火劫的征兆。”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当年东方朔不道出原因,是故意避魅的用意。

《搜神记》

“淮南操”

淮南王刘安,生平酷爱道术,常常设下酒席招徕同道的人。正月里一天上午,有八位老人登王府求见。看门人便进去禀告王爷。刘安听说是八个老头,便不打算接见他们,却又不便直说,就让看门人自己设法去回绝老人。

看门人对八位老人说:“我们王爷喜欢求长生不老之术,你们没有这个本领,我不敢去惊动王爷。”八位老人知道刘安故意不见,于是变成八个眉目清秀的童子,重又登门求见。这回刘安高兴了,连忙召见,并且奏乐设宴,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他们。席间,刘安一边操琴,一面唱歌。后来有人就遗其歌词仅剩的歌曲,整理为“淮南操”琴曲。

《搜神记》

斗酒片肉

蒯子训此人,人们都不知道他的来历。东汉时候,他曾来过洛

阳，到几十家公卿府第拜客，总随身带着一块干肉和一斗酒，见到主人则说：

“我从远道而来，没什么好东西作礼物，就这些酒肉略表敬意。”

主人用蓟子训的酒肉招待宾客，尽管厅上有几十个人，大家吃喝了整整一天，还不能把这些酒肉吃完。蓟子训不论在谁家做客，告辞时，身后总是白云冉冉升起，而且数日不散。当时有一位百岁老翁说：

“我小时候，曾经看见蓟子训在会稽集市上卖药，他身后也有白云，颜色和这一样。”

蓟子训不愿在洛阳久住，于是隐居他乡。到了曹魏正始年间，传闻在长安东坝城他同一位老翁抚摸着—个铜人，俟后两人相对而视。蓟子训感叹地说：

“铸这个铜人仿佛是眼前的事，谁知已经五百年过去了。”

蓟子训与老翁离开铜人并肩行走，脚步看上去很迟缓，但任何快马也追赶不上。

《搜神记》

小霸王不信邪

东汉末年，小霸王孙策雄踞江东。有一次，他领军过江准备袭击许昌，方士于吉随军队同行。当时正逢大旱，军队经过之处，土地龟裂，江水涸竭。孙策进攻心切，催督部下将士背纤引船，并亲自监督。一天清晨，孙策出船舱催督士兵，见众将士都围在于吉旁边，对自己却很怠慢。孙策见状，顿时大怒，咬着牙恨恨地自言自语道：

“难道我竟比不上于吉，众将竟都趋附他而敢怠慢我！”

随即，孙策便命令侍从去把于吉押来。于吉刚一带到，孙策就大声呵斥：

“天大旱无雨，道路艰阻难行，不能按时通过，连我都赶早出来催督。你不替我分忧，却安安稳稳坐在船中，装神弄鬼，涣散我的军心，如今我要治你的罪。”

孙策让军士把于吉捆绑起来，推到在地，用皮鞭抽打。又下令要于吉求雨，说如果他能感应上天，到中午求到雨的话，便可赦免，否则就要斩首。

不一会，果见地上有水气徐徐上升，越积越厚，天上云层也越压越低。到了中午，大雨滂沱，江水暴涨，连山中干涸的溪涧里，也积水满溢。将士们都在雨中雀跃欢呼，满心以为孙策会赦免于吉，纷纷前去道贺。

孙策见众将皆向于吉道贺，心中更加恼怒，便不顾自己的诺言和大家求情，令人将于吉立即处死。

将士对于吉被杀极为同情和怜悯，偷偷地把他的尸体藏了起来。到了夜里，只见藏尸之处，雾云覆盖。等到天亮，尸体杳然不见。

孙策自杀死于吉后，每逢一人独坐，便仿佛看见于吉就站在身旁，心里又怕又恨。后来，孙策在一次战斗中受伤，疮口渐渐愈合，便取过镜子来自己照着看。只见于吉出现在镜中，回头一看，身后无人，再照则又见于吉，回头仍不见人，如此三番五次，孙策大怒，摔掉镜子大声叱斥，终致疮口崩裂，不一会便死去了。

《搜神记》

喷饭化蜂

葛玄，表字孝先，曾从师左慈左元放学习道经。有一次，葛玄与

客人一同吃饭，客人说：

“先生能否吃完饭作个戏法让我看看。”

葛玄接口：“你愿否现在就看呢？”说完，吐出口中饭粒，饭粒顿时化作数百只大蜂，一下子都叮在客人身上，却不螫人。客人又惊又喜。过了好长一会儿，葛玄张开嘴巴，群蜂竟齐齐刷刷地飞到他嘴里，重新化作米饭，葛玄悠悠地嚼食起来。

葛玄还有一些绝招，他能以手指着蛤蟆、爬虫、燕雀之类的动物，合着音乐的节拍跳舞；冬天，能招来鲜瓜生枣款待客人；夏天，他又能招来冰雪。有一次，他让人把几十枚铜钱，逐个地投入井中。然后葛玄取一个盛器放在井沿上，口中一声呼唤，铜钱便一个接着一个从井里飞出来，当当地落入盛器里。又有一次，葛玄设酒招待客人，只见盛满了酒的杯子竟会自己来到客人面前。如果杯中酒喝完，杯子会自动离去，未喝完，杯子则不动。他曾经与吴主坐在楼上，从窗口看到下面有一队农人在游行求雨。吴主转视葛玄说：

“百姓求雨求得好苦啊，先生能帮忙吗？”

葛玄对答道：“求雨并非难事。”于是，他马上作一道符，送入游行队伍中。顷刻间，天上乌云密布，地上狂风大作，下起倾盆大雨，街上积水横溢。吴主又问：

“水中有没有鱼？”

葛玄又画了一道符，从窗口扔到水中。不一会，便见有数百尾大鱼在水中来回游动。吴主赶快令人下去捕捉。

《搜神记》

织女来归

西汉时，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境内）有个叫董永的人，少年丧

母，性情孤僻至孝，与老父亲相依为命，努力耕作，贫困度日。后来，董永的父亲不幸病故，无钱办丧事，董永便到一个大户人家求告，愿卖身为奴，得钱安葬父亲。大户人家的主人被他孝行感动，也素知他为人忠厚诚实，就给他一万铜钱，并让他回家。

三年后，董永为父亲守孝期满，准备回到主人家去，充当奴仆偿还债务。走到半途，遇见一位美丽姑娘站立路边，那位姑娘看见董永，竟表示愿作他的妻子。两人经过一番交谈，便结伴同往大户人家。

那家主人见董永前来，说：“那钱是我送给你的。”

董永答谢说：“感谢您的恩德，我父亲的丧事才能办妥。我虽然是一个地位低下之人，但知恩必报，借债一定要还。我愿充当奴仆，勤勉劳作，报答您的厚恩。”

主人又问：“你带来的妇人能做什么呢？”

“她能织布。”董永答道。

“如果一定要像你所讲，”主人停顿一下，接着说：“那就让你妻子替我织一百疋丝吧。”

夫妻俩在主人家里住下，董妻在屋里摆开一张织机，日夜不停地织，十天已织成百疋。董永便将丝给主人，携妻同归。

出门后，董妻对董永说：

“我是天上的织女，天帝被你的孝行和至诚所动，所以就派我下凡帮你偿债。如今事已完，我也该走了。”

说完飞升而去，不知去向。

《搜神记》

玉女思凡

椽弦超，字义起，三国时人，为济北郡从事。嘉平年间，一天夜晚，他在梦中见一女子来到榻前，自称是天上玉女，原本东郡人，复姓成公，字知琼，自幼失去父母。上天怜悯她孤苦，就让她下到凡间寻个夫婿。椽弦超细看神女娇容美貌，楚楚可人，却非平常女子可比。天明醒来，回想起梦里情景，似有似无，亦真亦假，自此一连三四天夜夜如此，倒也有点奇了。

某日清晨，弦超启户真的看到了玉女，她坐在华丽的马车里，后面有八个使女相随。玉女身着罗绮绣衣，丽装得体，姿容卓然。马车上青、白各色琉璃酒器食具盛满奇珍异果、佳酿美酒。玉女遂邀椽弦超对饮。席间，神女对椽弦超说：

“我是上界玉女，奉命下嫁，以前曾与你几次共伴良宿，甚感幸慰，愿与你共结连理。我是神仙，虽不能为你生育，但无忌妒之心，你可另娶妻室，以延后代。”

椽弦超很乐意，于是两人结为夫妻。玉女作长诗一篇，颂扬神仙、凡人联姻。

日月荏苒，转眼已有了七、八年，椽弦超父母因后继无着，为儿子娶了一房妻室。从此，玉女隔日来聚，每次晚上来，天亮离去，出入快捷如飞，只有椽弦超能知，别人全不觉察。即使他人听到室内有说话的声音，却看不到人影。时间长久，他人时有询问，真相渐渐被人所知。玉女便向椽弦超要求离去。

玉女说：“我是与你结为夫妻，不愿让人知道。你生性疏忽，如今我形踪已为人所知，不能再与你来往。你我交好数年，恩重情长，一旦分离，令人心痛惆怅。事已如此，迫不得已，今后各自珍重努力

吧。”

说完，玉女赠诗一首。两人相拥而泣，泪流满面。别时玉女整容登车，飞离而去，椽弦超一连多日伤感，神态萎靡。

五年后，椽弦超有一次奉郡守之命去洛阳，途经济北鱼山脚下的小路，见道路弯处有一辆马车十分眼熟，极像当年玉女所乘坐的，他急忙飞步上前撩开车幔，果然见是自己的妻子，两人相逢，悲喜交加。椽弦超登上马车，两人一同乘车到洛阳。夫妻团圆，重温昔日的欢乐。传说两人一直生活到西晋太康年间。

《搜神记》

文士行骗得妻

郭璞，字景纯，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好阴阳卜筮。有一次，他到庐江劝太守胡孟康兵灾将来，赶快放弃庐江渡江退回南方，胡太守不听。郭璞本打算收拾行李赶快离开，却又爱上太守府的一个婢女，一时又无法求得。于是郭璞拿出三斗小豆，偷偷地围着太守府撒上一圈。第二天早上，主人起身后，看见有数千个穿红衣服的人围住了他家，走近前去看，则又不见了，如此再三，主人感到害怕，就请郭璞来占卦。郭璞装模作样了一会儿，指着廊下的一个婢女说：“你家里不宜留养这个婢女，要把她送到东南方二十里外去卖掉，不过要当心，不能和买主争价钱。这样，府上的妖逆才可以除去。”

太守听从，就叫人把这个使女送出去卖掉。郭璞暗中派人用低价把她买回来。随后，郭璞画了一道符投入井中，数千个红衣人一个个跳入井中。主人见了大为高兴。郭璞带着使女悄悄地离开庐江。十几天以后，庐江果然被敌军攻破。

《搜神记》

郭璞受戮

晋代的郭璞是位熟读经书，博学多才，盛负诗名文人，除此他还对古文学深有研究，特别喜爱卜筮之术。幼年曾拜一个道者为师，学习卜筮之术，并赠送给他卜书九卷。郭璞日夜研习遂深解其中奥妙。后来郭璞的门人，未经璞应允偷看卜书，刚刚翻阅，书竟自焚。

晋末战乱，郭璞避居东南。一日他去拜晤将军赵固，赵固心爱的坐骑无故倒毙，十分悲痛，不愿见客人，郭璞对门吏说，去禀报将军，吾有办法使死马复活。门吏不敢怠懈进门报告将军。赵固喜出望外，出门相迎。将军问：

“你有什么办法救活我的爱马。”

郭璞说：“可派健壮士兵二三十人手握一长竹竿，至宅东三十里外的一个山林内捉个怪异的动物回来。”

赵固依言派士卒到林中果然得来一只似猴非猴之动物来见郭璞，郭璞令士兵将怪物放在死马旁边，怪物一见死马即扑上去对着马的口鼻猛吸。不一会儿，死马竟嘶鸣一声，骤然而起奔跑如飞。众人无不惊奇，再寻怪物，怪物已不知去向。将军大喜，厚礼相赠，郭璞辞而不受，作别而去。

东晋开基不久，建武四年三月，远帝司马睿见太阳中有黑子，即召郭璞进宫咨询。

郭璞说：“这是当政用刑过滥致灾的征兆，若陛下施行仁政可免此灾祸也。”

元帝警悟遂施仁政。

郭璞平生与桓彝最为知己，互相拜访均不必通报，可以登堂入

室相见。但郭璞也有一条，可以随时而来和随时而去，唯不可在厕所里相见。否则彼此必召杀生大祸。太宁元年，有一日桓彝在郭璞家中酒醉，被郭璞安排休歇以后，酣然睡去，待他醒来忘记了以前的约言，贸然如厕，万没想到郭璞已在其内，但见他裸身披发，口中衔刀。看见桓彝闯进来，他抚住胸口连呼说：

“休矣，休矣，吾嘱君之言本当守信，如今非但我有大祸，君也不免也。”

明帝太宁年间有个大将军王敦，欲举兵闹事。他的幕僚郭璞深为不满，屡次隐讥，王敦只是不悟。一天将军设宴，酒酣间将军说：

“我昨晚梦见一根巨木直竖刺破天，不知其意如何？”

郭璞说：“此梦非佳兆也。木上破天即‘末’字，将军近日遇事切不可妄动。”

将军听罢大为不满，暗暗吃惊，脸色大变。但他又不甘心，再令郭璞占卜，郭璞摆弄占具后，对王敦说占卜不明。将军益发不悦，便曲折地问：“吾寿几何？”

璞说：“将军若无端举事，则祸即来至，若将军明智，率兵归武昌则寿未可量也。”

将军不耐烦地问璞：“尔寿几何？”

璞脸色不变地说：“寿在今日中午也。”将军听罢大怒，令武士缚璞推出斩首。

几天以后，郭璞又出现于市，人皆与他交谈，寒暄，有个兵士见了，急忙报告将军，王敦大惊，遂开棺戮尸，只见棺中空空如也。此后他终日恍恍惚惚，不知所适。待其举兵作乱时，不堪一击，战败而死，尸首被戮，暴于青天白日之下。

据《郭弘农集·传》改写

嬴政之死

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个使者名叫郑容，由东向西过潼关入函谷关。他走到华阴县境内，看见一队白车白马的丧队，正从华山上下来。郑容怀疑不是凡人，于是停在一旁等待。过了一会儿，那队车马渐渐走近，领头的问郑容：

“你到哪里去？”

“去咸阳。”郑容回道。

“那好，”车上的人说：“我是华山死神的使者，有一封书信请你带给镐池君主。你去咸阳，必定路过镐池，镐池侧畔有一棵大梓树，旁边有纹石，你以纹石击树，如有人答应，就把这书信交给他。”

郑容收好信，继续上路，到了镐池，果然见有大梓树，便按华山使者之言，用石击树，便有人出来取走了书信。第二年，秦始皇就死了，葬于镐池。

《搜神记》

江神娶妇

张璞，字公直，不知他的来历，只知道他当过吴郡太守。张璞卸任回家，路经庐山，携带家属入庐君庙敬香。他的使女指着庙中塑像对张的女儿开玩笑地说：

“把你许配给他，你看如何？”

当时，谁也没介意。夜里，张的妻子却梦见庐君前来下聘书。

庐君对张妻说：“我儿没什么才德，感谢你们抬举，以女许配，

我特来送聘礼以表谢意。”

张妻惊觉，感到奇怪。婢女把白天的事告诉了她。于是，她感到害怕。天大亮，张妻催促丈夫赶快离开。谁知，船到江心，却停止不前，尽管船夫拼命用力，仍然纹丝不动。满船的人都惊慌万分，把财物扔入水中，船还是不能行驶。内中有一人说：

“看来要个女子才行，江神要娶媳妇。”

众人也附和道：“江神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不能因为一个女子害了一船人。”

张璞听了说：“事到如今，已是无可奈何，只是我不忍心。”

说完，他进入船舱，卧倒在席上，让妻子把自己的女儿送入江中。妻子不忍自己女儿去死，于是就用收养的张璞已故哥哥的女儿代替。张妻让人在江面上放一张草席，让侄女坐在席上随流漂去。

张璞发现女儿仍在船上，不由得感到奇怪。问明情由，他顿时发怒，说：

“如此行为，叫我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

说完，他便叫人把女儿同样送入江中。船近岸边，张璞远远地看见女儿和侄女都在岸上，有一个官吏模样的人站在旁侧。船靠岸后，那官吏说：

“我是庐君的主簿。庐君派我来向您致谢，鬼神与凡人不能婚配，又敬重您的义气，所以将这两位姑娘送还。”

后来，有人问及两位姑娘水中的情形如何，她们回答说：

“我们看到的只是华丽的房屋、官吏和士卒，并不感觉是在水里。”

《搜神记》

目不斜视

刘备的小舅子麋竺，字子仲，是东海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人氏。祖上世代经商，家资巨富，经常往来洛阳。

有一次，他从洛阳归来，离家数十里，见路旁有一妇人，模样俊俏，看上去像个新媳妇。那妇人见了麋竺的坐车，要求搭乘。麋竺允诺，两人同车，麋竺目不斜视，逶迤行了二十多里。俟后，那妇人下车告辞。临走，对麋竺说：

“我是天使，奉命去烧东海麋竺的家，见你秉性纯正，深以为感，所以将实情告诉你。”

麋竺听那妇人的话，大吃一惊，请求她不要去烧。那妇人说：

“我奉天命，不可违抗，你家非烧不可，你只有赶快回去，我慢慢走来，中午之后家中必遭回禄灾害。”

麋竺无奈，只得匆匆地朝家里赶，到家急忙叫家人把财物搬到户外。时到中午，大火果然燃起。

《搜神记》

干将莫邪

战国时候，楚国有一户工匠，男的叫干将，女的叫莫邪。他们奉命替楚王铸剑，经过三年，才锻铸成一雌一雄的对剑。楚王恼怒，以为他们故意怠慢王命，要加害他们。当时，莫邪怀孕足月，即将临产。干将对妻子说：

“我替大王铸剑，经过三年方才铸成。大王一定十分恼怒，我此

去必然被杀。你如果生下的是儿子，长大后让他为我报仇。告诉他，出家门远望南山，有一块上面长棵松树的石头，剑就在石头的背面。”

干将说完，带了那柄雌剑去见楚王。楚王果然大怒，并派人去干将家察看。使者回来禀告说：

“干将铸了二柄剑，一雌一雄。如今他只把雌剑拿来交差，雄剑却被他藏了起来。”

楚王更加愤怒，命令手下立即把干将杀了。

不久，莫邪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赤比。十几年后，赤比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少年。有一天，他突然问起母亲：

“娘，我的父亲在哪里？”

莫邪凄怆地答道：“你父亲为楚王铸剑，经三年方成。大王嫌太慢，发怒杀了你父亲。你父亲在被杀前叮嘱我，出家门远望南山，有一块长着松树的石头，石头背面就藏着那把雄剑。他要你用此剑替他报仇。”

于是，赤比按照父亲的遗言，出家门朝南眺望，看不见有山，却看见堂前松树下横卧着一块大石，就用斧将石头劈开，从中得到了一把剑，正是父亲铸成的那把雄剑。赤比得剑后，日夜想着要报杀父之仇。

楚王常做恶梦，梦见一个少年，两眉分开将近一寸，手里提着剑，口口声声嚷着要向楚王报仇。楚王心中害怕，悬赏千金捕捉梦中之人。赤比听说后，立即离家逃亡。他逃进山里，边走边哭，哭声凄切悲哀。有一过路术士听到哭声，同情地问：

“你还是一个孩子，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赤比回答道：“我是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杀死了我的父亲，我要报仇！”

术士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哦，你就是那个……听得楚王悬

赏千金要你的头，你如肯将头和剑交给我，我就一定能为你报仇。”

赤比报仇心切，痛快地答应了。随即拔剑自刎，双手捧着头和剑递给术士，身体却依然直立不倒。术士为之感动，对着无头的赤比说：“我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此时，赤比的尸体才倒了下去。术士提着赤比的头去见楚王，楚王大喜。术士对楚王说：

“这是勇士的头颅，只有用沸水煮才会烂。”

楚王吩咐照办。赤比的头在沸水中煮了三天三夜，却依然不烂。最后，头一下子跳到了地上，满脸怒气，两目圆睁。

术士对楚王说：“此人的头煮了三天还没烂，只有大王亲自上前看着，或许会烂。”

楚王听了术士的话，令卫士把跳出来的头重新放入鼎内，自己也从王坐上站了起来，朝大鼎走去。术士跟在后面，突然用剑从背后猛地把楚王的头砍了下来，一下子滚落到了沸水中。这时，术士把自己的头也割了下来，滚入了大鼎里。三颗头颅在沸水中翻滚，不多时就全烂了。惊呆了的大臣们好一会才清醒过来，急忙上前从沸水中捞出三颗头来，却无从分辨出那颗是楚王的头。于是只得把三颗头骨与楚王尸体合葬在一起。所以在汝南北宜春县境内的楚王墓又叫“三王墓”。

《搜神记》

人神交往

吴望子是个乡村女子，年纪十六岁，家住会稽鄞(mào)县(今浙江鄞县东)县城东门外。虽说是个村姑，却长得模样俊俏，秀媚灵气。有一次，乡里庙会，有个舞神的人邀她同去。吴望子沿着塘岸

缓缓行走，半路上见一贵人，仪态端庄，正坐在船里。贵人见了吴望子便叫下人问她到哪里去？

吴望子把要去的地方告诉了他。贵人邀吴望子说：

“我如今也正要去那里，你可上船一起去。”

吴望子害羞，连连推辞。忽然间，船和贵人都不见了。望子知道遇上了神灵，便对着半空合掌礼拜。拜毕抬头意外看到船中贵人端端正正地坐在自己面前，原来是蒋侯的神像。神像问：

“你为何来迟了。”随手掷了两只桔子给望子。

以后，蒋侯和望子多次来往，两人渐有情意。凡望子心有所想，便会从空中落下来。想吃鲤鱼，鲜蹦活跳的鲤鱼就来到面前。望子的名气也就传开了。人有所求，也托之于她，有求必应。过了三年，望子突然生了意外的念头，神灵便和她断绝了来往。

《搜神记》

相思树

宋康王的舍人中有个叫韩凭，娶了个姓何的妻子。何氏生得美貌动人。宋康王依仗权势强夺而去。韩凭对此十分怨恨，康王就借故把他关入了大牢。何氏暗中给关在牢里的丈夫写信，信上说：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

谁知，信竟落到了宋康王的手里。宋康王看不懂信中的意思，便把信传给左右手下人看。手下人也解不出。只有臣子苏贺看明白了。他对康王说：

“其雨淫淫，是指忧愁和思念；河大水深，则比喻有阻隔而不能往来；日出当心，则表明要以死相抗。”

韩凭知道后，想宋康王必加害于己，就在牢里自杀了。何氏得

知丈夫自尽，把自己的衣服暗中支离揉碎。一天，康王带着何氏登上了高台，何氏突然向台边奔去，左右侍卫急忙阻拦，何氏不理睬，从高台跳下而死。侍卫只扯得半个衣袖，并从何氏身上搜出一封遗书，上面写着康王如念她以死守节，把她与韩凭同穴合葬。宋康王见遗书，更加恼怒。命手下把韩凭夫妇分开埋葬，而且让坟墓两两相望。康王对着坟墓说：

“你们夫妇相爱难舍，如能将坟墓连在一处，我便不加阻拦，把你们重新合葬。”

次日，两座坟莹一侧各长出一棵梓树。十日以后，树干已有合抱那样粗，两棵树相向弯曲，缠在一起，并且有一对飞禽停栖在树上，日夜不飞，交颈悲鸣，声音感人。宋人对韩凭夫妇之死都极为同情，把梓树就叫做“相思树”，飞鸟叫做“相思鸟”，“相思”一词，便由此而起。南方人又都说，“相思鸟”是韩凭夫妇的精魂化成的。如今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有座韩凭城，至今还流传着这个传说。

《搜神记》

谢非拆庙

丹阳有个名叫谢非的，一天，他去石城买锅，回来晚了，天色垂暮还在半路上，只得在附近寻觅住宿的地方。谢非朝前面望去，只见山中溪水畔有一座庙宇。谢非心里欢喜，便赶紧走入庙中准备住宿。进门一看，是座空庙，他怕买的锅被人偷去，心里又有些担忧和害怕，于是便壮着胆子，大声地说：

“我是天帝派遣的使者，特来此住宿。”

随后掩上庙门，席地而睡。

到了二更天，谢非听到有人来到庙门前，接着是两个人讲话的

声音。一个呼唤“何铜”，另一个应声答应，前者又问：

“庙里有生人的气味，是谁？”

“是有人，”被叫作何铜的回答说：“那人自称是天帝的使者。”

沉默了，接着是离去的脚步声。

一会儿，又听得有人来，也呼唤何铜，问的话和前面的那人一模一样，何铜也照样回答。问的人也马上离去。谢非被惊扰，无法入睡，就从地上坐起来，他把何铜叫了进来，问道：

“先来的那个人是谁？”

“是水边洞穴中的一只白猪婆龙。”

“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庙北山上岩石间的一只大龟。”

谢非明白了庙里是怎么一回事，他暗暗地记在心里。等到天亮，谢非走出庙门，对附近的居民说：

“这座庙里并没有神灵，只是几只乌龟、猪婆龙之流在作祟，你们白费了酒食去祭祀。大家快去拿铁锹，跟我去捕捉。”

众人将信将疑，但还是有人拿上工具跟谢非去了。果然，把那几个家伙都挖了出来，大家一齐上前，把它们杀了。回来时，又把庙宇拆毁，断绝了香火。以后倒也一直安静无事。

《搜神记》

发簪分酒

左慈，是三国时期的著名道家人物，他长于六甲之术，曾在天柱山中静修从石室中得到《九丹金液经》，又擅长变化分身之术。他曾讥讽、激怒了曹操，被曹操投监一年，百般折磨而依然如故。曹操既是敬佩，又是畏惧，既准备向他学道，又准备随时将他除掉。左慈

心中明白，但求离此是非之地。曹操假惺惺地说：

“为什么要走呢？”

左慈说：“明公无意留我，被杀还不如离去。”

曹操道：“我没有害你的念头。您想做个超越世俗的高人，我也不便再留你了。”于是曹操吩咐为左慈饯行。

席间，左慈举杯对曹操说：“这杯酒我愿与明公各饮一半。”

曹操应允。左慈从头上拔下发簪，在杯酒中划了一下，酒水从中分为两半。他自己先饮一半，留一半给曹操，曹操不饮，左慈把剩下的半杯一饮而尽，随手将酒杯掷向房梁。酒杯碰到房梁，象飞鸟般一仰一俯，满座皆惊。一会儿酒杯落将下来，左慈已无踪影。

曹操恼怒左慈无礼，派人缉拿追杀他。有人发觉左慈的住处密报曹操。曹操差人捉拿后打入牢狱。狱吏准备拷问左慈，却见牢中有两个左慈，一个在牢房中，一个在牢房外，不辨真伪。干脆将两个押到街市都杀掉。不料，在中途又有七个左慈列成一串。士兵去捉他们，忽又消失，最后原来的两个也杳然失其所在。曹操怒极，下令紧闭城门搜索，凡见左目已盲，头戴葛巾，身穿青衣的左慈格杀勿论。岂料城中到处都有穿青衣戴葛巾的独眼人走动。军士举刀就砍。砍后就提着左慈的脑袋到曹操那里报功。曹操看都是左慈的脑袋也懵了，再仔细察看，哪有什么人的脑袋，都是一束束茅草。正在曹操闹腾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左慈已到了荆州。

荆州刺史刘表也认为左慈是妖言惑众，打算搜捕杀害左慈。刘表举行阅兵，炫耀武力，左慈知其心思，故意前去显现自己的法术。他对刘表说有一份薄酒来劳军。刘表说：“你一个人前来献酒，我的士兵众多，怎么够发放周全呢？”

左慈给刘表看过一斗酒，一束肉干，但十个人都举不动这点东西。左慈便自己拿过来，用刀切干肉投在地上，叫百把人捧酒和干肉块，分赠士兵每人三杯酒，肉干一片。士兵吃着，觉得和日常吃的

酒、肉干的味道无异。总共一万多人，都遍饮遍食，然而一斗酒还是一斗酒，肉干也不见减少。来宾席上千余人也喝得大醉。刘表见此情此景大吃一惊，不敢再生加害左慈的心思。

左慈辞别了刘表，到江南的东吴去。丹徒人徐坠通于道术，左慈去拜访时，徐的门下人骗他说：“徐先生不在家。”左慈心知他们想敷衍自己，好使自己离去，便默施法术，门客只见门口停着的六、七辆牛车的牛，都在杨树枝头行走，连忙爬上去，却又不见了牛，待到下树后，又见牛在树上。而车子的轮子都长出了尺把长的荆棘，砍也砍不断，推又推不动。门客心中害怕，立刻报给徐坠说：

“有个独眼老头来访，我见他没什么要紧事的样子，就骗他您不在家。不料他走后不久，牛和车都发生了如此的古怪事！”

徐坠听后说：“咳！这是左先生来访，你们怎么敢诳骗得了他呢？赶快去追而来得急赶上。”

诸门客四散出门，分头追赶，终于寻到左慈，便忙围住他磕头谢罪。左慈意下露出原有之意，吩咐他们回家。这些人回到家门口，发现牛、车等已回复原样了。

左慈去见总领江东的讨逆将军孙策时，孙策也暗生杀死左慈的念头。有一次出门，孙策邀左慈同行，故意让左慈走在自己的马前头，准备乘其不备从后面用长矛刺杀他。左慈足登木屐，拄着一根竹杖，在前面一拐一拐地不疾不徐而行，而孙策扬鞭跃马，挺矛在后追逐，却老是赶不上他，只得作罢。

后来，左慈进入霍山炼制九华丹，丹炼好后，服而成了仙人，并留下真言说自己如今去了浙江永嘉的小括苍山。左慈的颜貌显得很年轻，正是得了九华丹的神妙。而这九华丹如何炼制，是道教大道中经里的道术。

据《后汉书·左慈传》改写

猴子偷黍

介象，三国时的一个奇人，祖籍会稽，字元则。学贯五经，博览诸子，然却好道。相传他能作法使一里方圆内的村户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鸡犬三日不啼不鸣；还能使一个集市上的人都受制于他，只能坐着，站不起来。

介象是跟从一个女孩子学道的。有一次，他上山求师，数月而未遂，十分疲劳地卧在山间的大石上睡着了。在梦中有一只斑斓猛虎立于石上。

介象对虎说：“你是上天派来护卫我的吧？如果是的话也不要来试我心诚是否，赶快离去吧。”

猛虎果如其言退去。梦醒后介象有了信心，继续进入山谷。但见这个山谷的尽头是千丈峭壁，无路可走，只好回到原来的道路上。这时，有一个容貌艳丽，身穿五色彩衣服的人等在那里，介象看他像是尘世女子，于是倒身就拜。女孩说：

“你茹荤饮食的气性还未断绝，回去修炼辟谷之术，三年后再到这儿来见我。”

介象自此学道，遵从女孩之言，先修炼辟谷之术。

三年后介象再上山拜师，果见女孩在山中等候，并传授他一卷丹术之书说：

“你把里面的东西修习精熟，便可成仙，不必他求了！”

介象得此秘籍，悉心修习，以后到朋友乐延雅的家中犹坚持不懈。

乐家附近有座林子，林中常有几个书生谈经论学，介象有时忍不住在旁边插两句。这些书生见介象吐言不凡，主动举荐给吴王。

介象知道后深恐受公务的拘束，准备远走，乐延雅再三挽留而未去。不久孙吴的君主果然诏请介象至武昌用为参谋。

介象在东吴名声很大，妇孺皆知，有困难总要找他帮助解决。有一个人在山中种植黍子。但苦于猕猴的偷食，听说介象道行很深而向他请教驱猴的办法。介象说：

“不要紧，你明天见到猴群，可以对他们说我已告诉了介先生，介先生叫你不要再来吃黍子了。”

这人一听，以为介象跟自己玩笑，只好怏怏不乐走了。第二天，他到地里去，看到群猴正准备下树吃黍子急得要命。他想起介象的话，心里想反正没有好办法，不如试试看。谁知他把介象的话一说，群猴真的上树离去，从此再也不来骚扰了。

《神仙传》

“广陵散”

说起古琴曲《广陵散》，无不想起“竹林七贤”中的嵇康。

嵇康，字叔夜，谯国铨(zhì)地人。他的祖先姓奚，世居会稽上虞，后来躲避仇家迁徙铨地，铨地有座嵇山，就引“嵇”为姓氏。

嵇康很小失去父母，及长，身高七尺有余，龙章凤姿，颇具风采。他博览群书，天文、地理无不淹通，是个奇才。后来与魏武帝曹操的孙子穆王曹林的女儿结婚，成为长乐公主夫婿进入魏氏宗室，先迁郎中、后拜中散大夫。嵇康好玄，崇尚老庄，常言养生服食之事、且擅长弹琴咏诗。因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反对儒教礼法，公然忤逆、抨击司马昭及其心腹钟会之流。为司马集团所不容。

嵇康喜爱音乐，善操古琴，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南向秀、琅琊王戎集于竹林，肆意酣畅，操琴高歌。曾

经向北山道士孙登学琴，孙登非但不授，还告诫他：“子有逸群之才，必当戮于市曹。”

有一年，嵇康南行，回故里会稽的上虞，到了会稽城已是傍晚，投宿友人王伯通家。王伯通在三年前建造了一所楼馆，因常闹邪，无人居住，成年累月的关闭着。嵇康却不信邪，要只身在楼馆宿夜。伯通无奈，只得将楼馆打扫干净后送嵇康过去。嵇康携琴进厅与伯通叙了一些旧情便掩门休息。

伯通走后，嵇康走进内室和衣小憩，不意一路劳顿，躺下就酣然睡去。约摸三更，嵇康一睡醒来，万籁俱寂，月光如水，他逸致陡兴，便解了琴囊抚按起来。乐音缭绕回荡夜空，嵇康自我陶醉，全然没有觉察有八个老人鱼贯而入，坐在他的背后静听。等到嵇康移身换曲发觉有人时，八个长者已改队形环坐周围。他暗暗吃惊，但故作镇静，口念微词。数遍以后见八个长者仍不发一言。于是嵇康壮着胆子问：

“我听这家主人王伯通说，自造此馆三年以来，凡宿于此者无一生还，莫非是尔等所为？”

此时一个年纪最长的摇摇头说：“你错了，我们不是杀人的厉鬼，而是上古舜时掌管音乐的有司，吾等兄弟八人时称‘伶伦’，乃非等闲人物。因名声太大，舜听从谗言枉杀我等兄弟，并埋葬在此地下。自王伯通购买此块地建筑楼馆以后，砖墙泥瓦就压在我等头上喘不过气息。夜来寄宿的人，我等总是哀求他们转告王伯通，不想他们见了我等就自惧昏死。”

嵇康将信将疑地说：“果真这样？”

另个老人说：“这是实情，我等也不必以言诳人。今烦先生与主人说明原由，将我等骸骨迁至别处埋葬，我等将会图报。让他半年以后迁官本郡太守，并授‘广陵散’一曲作为对先生转达之谢。”

嵇康闻言大喜，遂捧琴付与长者。那个长者调柱校音后操将起

来，但闻其曲古朴典雅，委婉感人，其声清徐悠扬、浩荡却又沉郁。嵇康聆听如不复人间，曲终俯首便拜。他天性聪明颖达，老人示范已经心领神会掌握大半，老人略说要领复奏一遍后，嵇康全曲默然心胸，且已前后贯之。八个老人见嵇康琴曲已会便起身告辞。临行一再关照：

“此曲不得外传授受，终将随先生身去，切记、切记。”

嵇康躬身送行，到了室外对老人说：“各位放心，我决不失信。”

将近拂晓，伯通醒来，遥闻楼馆传来琴声，猛想起嵇康，匆忙朝楼馆走来。进了门看见嵇康专心习琴，越加生奇。

“我已知道宿此致死的缘故了。”嵇康看见王伯通迎面言道。

“你怎会没有遇到麻烦？”王伯通惊讶地问。

嵇康复述昨夜经过，还祝贺伯通荣升。

伯通欣喜万分，天色大亮就焚香祈祝，拆屋挖地，果然见八具遗骸，遂将其迁葬于高洁之处。事毕嵇康告辞赴上虞。

半年后，晋文帝即位，王伯通迁为太守，嵇康拜为中散大夫。若干年后，文帝下诏嵇康授曲于宫伎，嵇康拒诏抗旨；甘露三年，嵇康又顶撞司马昭的宠臣钟会，由此不断受谗。四年以后被司马昭杀害于洛阳东市。行刑这天，嵇康望着日影，索取古琴，正襟危坐地弹奏最后一次的“广陵散”。奏毕仰天长叹：

“从前袁孝尼曾跟我学琴，几番要学‘广陵散’，均被拒绝。我不负昔日之言，此曲自此也绝响了。”言毕从容就戮。

“广陵散”绝响，嵇康只有四十岁，海内之士莫不痛悼，司马昭事后也翻悔不已。

据《晋书·嵇康传》等改写

符坚兵败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他喜欢隐居在东阳谷口，终日同弟子攀登悬崖，日久之后，体健身壮，容颜不改。前秦符坚闻名多次征召王嘉，都被王嘉拒绝了。符坚打算举兵南征，并任命自己的弟弟符融为大将军，派人请教王嘉。王嘉对来人说：

“金坚硬，火强大。”

随后撤下使者骑上使者的马，整衣正冠，向东徐徐而行。数百步后又转身策马飞奔，脱衣弃鞋帽而归，回家后躺在床上不言不语。使者将情况禀告符坚，符坚大惑不解。

符坚决意南征，他又派人来询问王嘉，王嘉这次干脆答复使者两个字：“未央”。符坚十分高兴，以为这是吉兆。

第二年为癸未年，符坚在寿春大败而归，前秦遭殃正好是未年。又，前秦居西方，西为金；晋都位于南面，为火，火能克金。王嘉说“金坚硬，火强大”，火克金即指晋胜秦败。

王嘉后来移居嵩山，后秦姚萇平定长安，问王嘉：“朕是否可以成为九五之尊？”

王嘉回答说：“略可。”

姚萇听了大怒，对他说：“可以说可以，不可以就说不可以，哪来什么略可？”

盛怒下之，他将王嘉和他的两个弟子杀了。

据《晋书列传·王嘉》、《楼观内传》改写

治病先治德

隋唐年间,有位名医孙思邈。思邈自幼聪颖,七岁就能日背千言,稍长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尤好老庄及岐黄之术,周围邻居皆称他为神童。然当时政局多变,战事频频。思邈即隐入太白深山,悉心学道炼气,读书养生。数年以后成为一个上懂天文、下知地理、精于阴阳占卜,又深通医道的全才。

一日,思邈独自一人游至山涧,见涧旁一个放牛的牧童追打一条小青蛇,其蛇已被牧童打伤血流不止。思邈顿生侧隐之心,遂上前劝阻,牧童不依,仍一味追杀青蛇,思邈无奈便脱下外衣给牧童,换他被打伤的小青蛇。牧童得衣即抛下受伤的小青蛇,牵牛扬长而去。

思邈将受伤青蛇救起,并敷以伤药放入草丛中而去。

一个月以后,思邈出山云游,刚下山步入大道,忽见一个白衣少年牵着一匹白马率领许多仆人站在路旁,他们一见思邈即疾步上前叩拜,并说:

“小弟在此恭候多时请仁兄上马。”言毕命仆从另牵出一匹黄马请思邈骑坐。

思邈与白衣少年素不相识,但见他以礼相待却不便谢绝,即上马随少年同行。不一会,到了一个城廓,城内街道屋宇宽坦华丽,路旁花木繁茂,路人均衣着整齐,礼貌有加。思邈暗想此莫非是王家之地。两人行至一个高墙的大门面前,白衣少年请思邈下马步入门内,登上大厅一群紫衣侍婢拥簇着一位雍容华贵妇人迎面出来,一见孙思邈忙上前施礼叩拜道:

“恩人至此,有失远迎,失礼,失礼。日前小儿独自出游,为愚人

所伤，幸恩公解衣相救，今特邀先生以拜谢救子之恩。”

言毕，遂招手引出一个青衣少年。他见思邈疾步上前叩头。思邈省悟，原来这小儿是他前些日子救出的青蛇。

趁让坐之际，思邈问旁边的童子：“你家主人是何人？”

童子答：“后妃也。”

思邈又问：“此是何地。”

童子答：“泾阳水府也。”

妇人命上灯，设宴款待思邈。一时佳肴美酒满桌，鼓乐四起，歌女翩翩起舞。思邈不以为然地说：“学道者，不以此为意也。”

妇人便命人捧出奇珍异宝赠与思邈，思邈急忙拒绝。妇人甚觉歉意，遂命人取出龙宫传世秘籍说：

“此医书可济世救人，乃道者急需之物。”

思邈叩谢纳之，又交谈了一会，思邈告辞，妇人命侍仆牵马送思邈归返。

此后思邈开始行医于市里，凡遇重症皆用书内之方，屡试屡佳，备受民人尊敬。

初唐范阳地方有一个很有才气的诗人卢照邻，其人为初唐四杰之一，不幸染上重症，请过很多名医诊治皆不能医好他的病，生命只在旦夕之间。卢极为伤感，时而哀叹，他闻知思邈之名便派人登门求诊于孙思邈说：

“有名的医生诊治疾病有何特别医道。”

孙思邈回答说：“吾听说经常议论天者必受天之资质，议论人者受禀于天。天有春夏秋冬四季，冷热交替轮番运转，冷暖融和则为雨；冷暖相冲则生风；冷暖相凝则为霜雪，此乃天地之不可逆转常数。人有四肢五脏，一醒一寐、一呼一吸，日日操作运动，日日正常循环，则气色好，发音响亮，此乃人之常数也。人之男女阴阳调合，此乃是天地所容也。若阴阳失调，过则生热，否生寒结，而寒结

乃是人之病疣，疣生则成痛疽，此时稍有劳动即喘息，形体焦枯。

为此，人在自然中有病犹若昼夜失时，星辰失调，日月错行，彗星乱飞，乃是天地疾疹也。若寒暑失时，该冷的时候不冷，该暖的时候不暖，则天地之蒸疾也。若石崩土裂此天地之痛疾也，若狂风暴雨则天地之喘疾也，若洪水泛滥或河川干涸则天地焦枯也。一个好的医生治病可用药石救人，以药剂治之，然还需有好的医德配合。天地的灾难可以消除，人的疾病也都可以防治、消除。”

卢照邻听思邈一番话后，又问：

“人的心胸要如何才好？”

思邈说：“人应有君子之心怀，遇到困难要具有一定的胆识，更需要有当机立断的决心。如果这样，那末跌入深渊，或践履薄冰，危机四伏都无所畏惧了。”

照邻又问：“何谓养生之要？”

思邈答道：“天有盈虚，人也有自危时刻，平时不修炼自己德与行，则不能养生。所以人要养生修心，要时刻检点自己的德与行。一个有学问的人，如果平时不修养自己的德行，则必无仁无义。比如一个农民没有德行，则必定种不好田；一个作手艺的人，没有德行则必定造不好器具；一个商人，没有德行则经不好商。再如做儿子的，没有德行则必定不会孝顺父母；一个做父辈的长者，没有德行则必定没有慈爱之心；为君之臣的，没有德行则必定不能为国家建立功勋；为人主的国君，没有德行则必定天下大乱矣！”

卢照邻点头称是。

据《唐书·孙思邈传》等改写

唐玄宗碰壁

吴道子又名道玄，生于公元约 685 年前后，卒年不详，古时阳翟人（今河南禹县人）。他生活的年代约是唐玄宗当政时代，擅长人物、山水画，更善于绘制佛教与道教人物。他一生曾创作了大量的壁画，约有 300 多幅。他的画技奇妙，能出神入化，独到境界。吴道子也系神仙人物，得道后名道元。

唐玄宗久闻道子盛名，一日召其入宫，道子奉旨进入后宫，玄宗命其作画。道子应命问画何物，画在何处。玄宗用手指着白色墙壁说：

“可在墙上作画，爱卿尽你所能作矣。”

道子向皇上要几幅白幔挂于墙上，又备墨浆一桶。但见道子用手掀起白幔，提起一桶墨浆用力往墙上泼去，随后仍用白幔覆没。顷刻完事，再去拜见玄宗。玄宗问所作何画。

道子说：“山水人物俱有，请陛下观之。”

道子命宫人撤去白幔，但见白壁上峰峦叠嶂、流水湾湾、林木参天、人物茅舍、奇兽异鸟无不齐具。且画中风萧萧，树梢摇曳，山坳间，炊烟缕缕。一派绝妙景色。玄宗细细观赏良久，深为感叹地说：

“宫中画师众多，皆不能及也。”

吴道子慢慢走上前去，指着画中一处山谷对玄宗说：

“陛下知否，此山岩之下有一个石洞，洞中住着一位仙翁，如果陛下有兴趣，不妨叩此洞门，必有人应矣。”

玄宗不信，即用手叩之，洞门大开，洞中走出一个仙童，垂手立于洞侧。

道子对玄宗曰：“陛下此洞中景致甚佳，今臣先入，陛下可随后而来。”

说毕，道子一跃而入画中，至洞口回首招呼玄宗，玄宗举步欲入，砰的一下撞得玄宗额痛鼻酸，却不能入。此刻道子又回头笑笑径自进入洞中，洞门也即关闭。玄宗恼羞而怒，却又不知所措，对着白壁干瞪眼。此时宫外侍卫疾步奔入宫内启禀玄宗说：

“画师吴道子已一人骑驴出紫禁城而去。”

玄宗大怒，回头再看墙壁，哪有甚山水人物之画，仍是一堵白墙。

据《明皇杂录》等改写

蚕头马尾

颜真卿，字清臣，唐玄宗年间取进士，曾任平原太守，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故称颜鲁公。唐德宗年间，颜真卿被革职发落，家属亲戚知其此去已难再回故里，便在长乐坡设酒饯行。真卿大醉掷杯，手舞足蹈地说：

“吾已遇道，得八八刀法，已服金丹。吾七十有厄运，他日罗浮山见也。”

数日后，即被大梁李希烈所杀，埋于城南。

几年以后有一商人偶至罗浮山，在山上看见有两个道人在树下对奕。商人默言在一旁观看。一道者说：

“何人至此。”

商人忙答：“小人系洛阳人。”

道士笑道：“幸会，今委托汝传家书一封转送吾家。”

说毕即命童子取纸笔作书，并嘱商人送到洛阳北山颜家子孙。

后商人送书到颜家，其子孙得书大惊曰：“此书信系先太师亲笔矣。”赶至罗浮山，然寻遍全山不见颜真卿踪迹。子孙只得看着先祖家书感叹：

“蚕头马尾真为仙笔矣。”

祖度孙婢

许宣平原是新安歙县人，唐睿宗景云年间隐于城阳山南坞，其庵草草简陋，却洁净异常。许宣平修炼不知服饵，但求简食、节食，耄耋之年仍像个四十的壮汉，轻健迅捷，行若奔马。他为人勤快，有时负薪贩卖，有时采药施人。柴担上挂一个花瓢和曲竹杖，不饮酒则已，一饮必醉。

许宣平才思横溢，尤工诗，诗淡泊隽逸，有奇境、负薪外出常吟《负薪歌》：

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

时人莫问我，穿云入紫微。

许宣平精通岐黄之术，凡有病者求之必应，从不取诊金和药资，方圆数十里百姓誉声不绝。然而自天宝年间云游之后，时去时归，多有访者均不遇而去。但见庵壁留有一首自咏诗、诗云：

隐居三十年，筑室南山颠。

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

樵人歌陇上，谷鸟戏岩前。

乐矣不知老，却忘甲子年。

诗随访者不胫而走，长安、洛阳、桐乡、杭州等处都有传诵，且在驿站馆舍多有模拟勒刻。

天宝中期，李白触怒权贵，出翰林而东游，在馆舍见此诗，反复

吟之，感叹地说：“此仙人诗也。”李白有意会会宣平，即南游新安，涉溪登山，却又屡访不晤，不得已题诗而去。

宣平回城阳山见壁上题诗仙之诗，不禁欣然诵读：

我吟传舍诗， 来访仙人居。
烟岭迷高迹， 云林隔太虚。
窥庭但萧索， 倚仗空踌躇。
应化远天鹤， 归当千岁余。

许宣平诵毕，诗兴也至，随之也题一首，诗为七绝：

一池荷叶衣无尽， 两亩黄精食有余。
又被来人寻讨着， 移庵不免更深居。

以后宣平不再返回草庵，其庵经年久废，被野火付之灰烬。

许宣平至唐懿宗咸通年间已是百岁老人，年青的一代已不知其人。咸通十二年，他的同宗的后代许明恕家里有一使女，使女勤劳，除府内干活外，还常常只身入山采樵捡薪，但并不使许明恕对她有好感，反遭歧视。一天，她上山打柴，看见一个老人坐在石上正要吃桃子，看见使女就放下桃子问道：

“你是许明恕家里的人吧？”

“是”，使女腼腆而答。

“我就是你家主人明恕之祖，你想不到吧？”

使女喜出望外，忙走近老人拜跪，并说：

“常闻主人说起祖翁得道，时隔几十年总是无从寻访，祖翁何不下山一见？”

许宣平说：“不必了，就烦你转告明恕，我在这里，也不要来寻，山里虎狼甚多，尤多不测。”

使女唯恭唯谨，频频点头。

“你在明恕家勤劳刻苦，他们对你不公道，这点日后自有区处，不必委曲。”

“奴婢自有天命，应当任劳任怨，只敢怨恨主人？务乞祖翁不要挂怀。”

“你知情达理，不记人怨，心地和善，难得，难得呀！”

许宣平打量使女一番，继续说：“上山已久，腹中饥饿，这里有个桃子拿去吃吧。”

不说饿则罢了，一说饿使女倒真的有点饥饿，她看着又大又鲜艳的桃子，已生食欲，但想到祖翁刚要吃，只因见到自己忙于问话才搁在石上，应该由老人自己食用，不可掠取。于是她谎说：

“奴婢不饿，还是祖翁充饥吧。”

许宣平已窥其意，笑着说：“能尊老，难能可贵。你也不要瞒我，既然饥肠辘辘，就吃罢，且我已经吃了一个，这是专为你准备的。”

使女至此再拜，双手接过桃子。她咬了一口，顿觉满口清香，其汁如蜜，其肉清脆，她细细咀嚼时看了宣平一眼，倒又不好意思起来。宣平慈父般的看着她，酸楚阵阵；继而笑颜逐开，欣慰形于脸上。待她吃完催促道：“快下山回家去吧，后会有期。”使女一再感谢，不住的叩头，等她仰头已不知祖翁何时走了。

使女回家依祖翁所嘱将经过叙述一番，那知许明恕非但不承情，却借故索呼祖上名讳为不尊，要打使女，使女不辩言，也不反抗。但许明恕狠狠地打下第一棒，使女随棒而起，飞向天空，从此再没回许家。后来有人在山上看见她和许宣平在一起。

李白与白龟年

李白、白龟年，两个不同时代的文人，有什么瓜葛呢？按理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好事者偏偏扯在一起娱人耳目，听者也只能姑妄听之，权当它是个神奇怪诞的故事。

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宗室永王璘东巡，李白避乱庐山，受永王璘胁迫而为幕僚。永王璘起兵，李白株连获罪，经郭子仪斡旋被解官赎罪、流放夜郎，中途获赦无家可归，便浪迹天涯。数年后于宝应元年十一月到采石矶拜访族人李阳冰，酒酣赴水捉月而逝。

李白诗作富于浪漫色彩，这是和他的神仙思想分不开，由此有人说他平生爱慕神仙，宗学老氏，还说他曾作“仙学”古风一阙明志。

太白何苍苍，	星辰上森列。
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
中有绿发翁，	披云卧松香。
不笑也不语，	真栖在岩穴。
我来问真人，	长跪问宝诀。
粲然忽自哂，	授以炼药说。
铭骨传真语，	悚身已电灭。
仰望不可及，	怆然吾情热。
吾将营丹砂，	永与世人别。

自宝应元年十一月己酉李白死后四十多年中，曾有人看见他在山上和一位道人谈笑聊天，两人兴尽，道士跨赤虬上了云端，李白飞步追上，同乘一骑而去。

百年以后，后唐同光年间有个白龟年游于嵩山，他登山遥望东岩古木参天，爱其清幽，便步至其岩，陡地发现尊俎罗列，疑有人刚走。忽然在他背后闪出一个童子说：“李翰林相召。”白龟年随其进入漠林中的一方园地，周围奇花异卉，中间有石砌桌凳，并靠桌坐着一个白衣博带、色泽秀发的老人。此人见龟年笑而迎之。

“我是李白，你莫不是白乐天之后白龟年？”

白龟年惊讶地上前叩拜。

“我同你先祖虽不同时，但却同道而有所交往。”

“诗仙因何至此？”白龟年问。

“我自宝应年间水解之后，一直放迹山水，因思故乡西归嵩峰。天帝飞章、奏折概经此签发，我任此职已有百余年了。近来路过潼关，遇你祖上曾以词相遗。”

白龟年问：“是哪阙词？”

李白脱口而吟：

曾向桃源深洞，一曲妙歌舞风。

常记欲明时，明月落花烟重。

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

“大仙以诗而仙，何为此‘如梦令’长短句哉？”白龟年笑问。

李白感慨而言：“后生为甚只知我以诗著称，却不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的‘忆秦娥’。我乃词之鼻祖也。”

龟年自愧浅薄，又猛然醒悟地问：“吾祖今在什么地方？”

“你祖上现在五台上专掌人间功德，以了当年刚正不阿之志。”

李白说完，望望天色便从怀中取出一本书交与白龟年。

“你回去读读这本书，以后就会分辨、了然九天禽语、大地兽言和修行功德了。”

龟年双手捧接，连连称谢。

李白说：“不必多谢，此乃道缘，速速下山去吧。”

龟年辞别，一路频频回首，直至不见李白方始迈步下山。

几年以后，白龟年游之方外，果能辨飞禽走兽语言。后来有人问他李白何在，他说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白乐天为蓬莱长仙主人。

浮席泛舟

张志和，号玄真子，会稽山阴山人，博学能文，曾及第中士。他好酒喜饮，喝上三斗也不会醉，且会守真养气之道，躺在雪地上不觉得冷，掉进水中不沾湿。早年漫游，足迹遍及天下名山大川。

张志和有一位知己，即名噪一时的书法家颜真卿，颜当时为湖州刺史，常和门客聚会饮酒时，吟唱张志和的小令“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颜真卿还和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等人唱和了二十五首。

张志和还擅长于丹青，画有花木、飞禽、游鱼、山水，景象奇绝。

有一次，颜真卿东去平望漫游，遇见张志和，两人酣然畅饮。张志和将席子铺在水面上，坐在上面饮酒，席子浮来浮去，如同行舟般的哗哗有声。有时速度很慢，徐徐而动，有时快捷如飞，并且还有云鹤随着席子飞翔。颜真卿如临仙境，兴尽而归。

《续仙传·玄真子》

“霓裳羽衣曲”和“天师渠”

说起“霓裳”古曲，人们就想起唐玄宗。说起唐玄宗，人们就想起明皇游月宫。说起游月宫，人们必记起两个道士。一个道士是《长恨歌》所讲的筇山道士，一个是助玄宗编制“霓裳羽衣曲”的法善。

法善俗姓叶，字道元。唐高宗授其官职他不干，宁愿当道士留

在内斋。高宗好道，又喜炼外丹，召集天下方士用黄金冶炼，但没有一次成功。法善上言，陈述方术有弊不足为信，且耗费钱财，应当停止。高宗听了他的话，驱散方士百余人。

法善寿很长，唐玄宗执政还走动在宫廷。唐玄宗迷信道术，且素性风流，沉缅声色，尤擅于音律。开元初年的中秋，举宫上下一同赏月，玄宗忽发奇想要游月宫，便召来法善伴他邀游月宫。法善上台作法，两人飘然登月。广寒宫里鸾凤歌舞，乐音袅绕，玄宗酩酊大醉。等他醒来，但闻音乐悠扬，其曲旖旎而又宛转，华丽而又妖绕，唐玄宗又陶醉其中。曲终玄宗问法善：“适才之乐是何名称？”

法善道：“此乃天乐，叫作‘紫云曲’，是鸾凤共舞之乐，刚才皇上光注目于舞，未细聆于乐。”

明皇虽然有问，却已默记胸中。

斗杓转移，两人出了广寒宫返回人间，路过潞州府俯视城廓。夜仍深沉，万籁俱寂，法善兴至，取出一支玉笛给明皇，明皇会意就将刚才“紫云曲”吹将起来。法善一面听玄宗吹笛，一面在空中向城下投掷金钱。

次日，唐玄宗余兴未泯，伏案追记天乐‘紫云曲’，第二天召集宫廷歌伶舞伎，排练‘紫云’歌舞。因其取裁于月宫仙子的舞蹈音乐，模仿云裳仙子舞姿，就更名为“霓裳羽衣曲”。此曲一出，又经民间加工成为遍行其时的唐代大曲。后来大诗人白居易专程记载了全阙的结构和演奏场面，此不赘言。

唐明皇游月宫后第十天，潞州府有奏折递到朝廷，说中秋之夜空降天乐，并赐金钱。明皇、法善淡然一笑，继而明皇下旨，金钱交回潞州府以供民用。

法善同明皇游月宫后就请旨云游。次年，他南游浙东四明天台，五月初一，忽然有个老叟到宫观哭泣，口口声声要法善圆其功德。

法善胸有成竹地问：“你有何难却要我帮助你？”

老叟言道：“某乃是东海之龙，天帝命令我守护八海之宝。按常例千年轮值一次，我任值期间如无差错就列入仙班。现在我已守了九百七十年，再过三十年就大功告成。没有想到近来有个波罗门徒逞强幻术，在海岸朝夕念咒：‘三十年功将垂成，五月初五海水告竭。’未料到上帝的制灵宝物已被他盗去。伏乞天师相救。”

法善说：“依你之见如何是好？”

老叟道：“我意求你画一道符掷在海内，使海水不退，劝他交出灵宝即可，不必造致杀生。”

法善依言，携剑持符站在海边高处，口中念咒随手将符飞入海内。顷间，海水恢复原状。波罗门徒跃出水面，看见法善法力高强，自愧不如含羞自刎。法善、老叟叹息。

次日，老叟感恩，车载宝物来谢法善。

“林野栖身之所，珠玑宝物留着也没有用处，请王爷赶快送回龙宫。”法善辞谢。

老叟诚心诚意致谢，法善却坚持不收，老叟总觉得歉疚，忽然想到山上无泉，何不开渠引水，既谢法善，又惠百姓。

“天师不收薄礼，不能勉为其难，鄙意岩石之上离水稍远，不如引泓清泉，一则供宫观日用，另则便利山民，意为如何？”

法善说：“承蒙一片盛情，容我为民代谢。”

这天夜里，月色方明，忽而山崩，滚石隆隆，继而月隐林下，风雨潇潇，流水淙淙，一条水渠绕宫观逶迤而下，泉水汩汩顺渠流去。此渠至今尚存，民人称它为“天师渠”。

据《新唐书·方技传》、《明皇杂录》等改写



罗公远戏唐明皇

罗公远又书罗思远、罗公达、罗真人，彭州九陇县人，有人说他是晋成帝咸和年间修道成真的。曾历经隋唐数百年，往来有青城罗川、漓沅一带。唐开元初年三月游于鄂州。

这天鄂州刺史设宴于园亭，名流士绅都去赴宴、游园。正在热闹之际，有一位仪容端庄的男子踱着方步而来，其人高八九尺，一身白衣随风飘拂，尤显洒脱。门吏从未见过此人，又无门帖就阻止他入园，因此发生争执。忽然有个童子大声叱斥：

“谁让你离开职守来此凑趣，还不速速回府。”

白衣青年回头一看是童子，不再语言，遂摄衣而去。门吏也未见过这童子，就追问他：

“你同那个后生是何关系，来此干什么？”

童子不语。

“你从何处而来，姓甚名谁？”

童子依然不语。

门吏疑心就拉着童子去见刺史。刺史看是个孩子，敷衍地问：

“你姓甚叫甚，来此为什么？”

“我姓罗，名公远，刚才看到守江龙出府，尾随至此。”

刺史以为戏言，那里相信，又问：

“你讲他是守江龙，守江龙来此做什么？”说完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你们不要笑！如不是我，宴席早就砸了，他是专程找刺史比试比试的。”

刺史心里想何必与孩子认真呢，便说：“你要游园就去游吧，不

要再讲了。再说比试也罢，不比试也罢，未见其形怎么比啊！等它现形我再同他比试。”

“此言当真？”童子正色地脸向众人说道：“大人要见真龙，我愿引来相见，各位有兴致的请后天同大人一起在津亭下相会。”童子说完土遁而去，刺史和宾客猛然一惊。

隔天清晨，刺史率领幕僚、宾客来到津亭下，一会儿看见童子由江干而来，到了江岸，他蹲在岸下围一个小长沟，然后引水入沟，招呼刺史等人站立沟旁。众人见沟内别无他物，只有一条五寸长的白鱼沿沟四周游弋，每游一周长大一寸，变到尺许，猛的一挺，跃出沟外，径去江中，而且随其游处烟雨蒙蒙。童子急忙唤刺史、宾客离江岸登上高处的津亭。众人知会有变，逃命似的爬上岸朝津亭奔去。等他们刚上岸没走几步，空中烟雨尽消，黑雾横地袭来，咫尺不辨，刺史等颤颤兢兢、恐惧地紧挨着童子，童子暗暗好笑。又一会儿雷电交加，大雨如注，江中掀起数丈高的巨浪。约摸小半个时辰雷止雨住，天欲放晴，一个幕僚忽地发现江心有条白龙跃出水面。刺史随手所指看去，果然一条白龙腾空飞起，龙首与云相接，转眼消失于空中。刺史吓得目瞪口呆，半晌无言。

“刺史大人要见真龙，见龙却因何如此心惊胆颤。”童子取笑地说。

“唔唔……”刺史惭愧而又尴尬。

自此，童子成了刺史府的座上客，优礼有加，他进府以后刺史方知他就是罗公远，童子是其变化的形体，事后的罗公远一派道貌，飘然洒脱。

唐明皇好道，不求一格，宫廷已有张果老、叶法善，但还诏令访求高道。刺史不愿罗公远进宫，却又不敢隐瞒，为之游移不决。罗公远理解刺史心情，安慰地道：“大人不必顾虑，道缘自有深浅，你我固有缘分，然我与皇上也有夙缘。我走后你好生修炼，及早归田，

不必留恋尘世。”

刺史无奈，只得向明皇推荐，数年以后辞官引退，不知去向。

罗公远进宫朝夕与明皇、张果老、叶法善相处，但他同明皇等并不十分投机。

四川剑南有种特产，俗称“日熟子”。一天唐明皇、张果老、叶法善以法术取之，施法后确信午时会到。此时罗公远走进内房，与三人围着丹炉等候送来的“日熟子”。看着午时已到，“日熟子”还没有送来，过了午后，一直等到夜幕，仍不见使者送来。张果老、叶法善面面相觑，心中起疑，对明皇讲：

“莫不是罗君戏弄我等？”

罗公远微微一笑，将丹炉门打开，从炭灰中拔出一根被火烧得通红的铁筷子。随即使者由空而降，持着“日熟子”来到炉前。叶法善诘问使者。

使者说：“小神持果而来，刚要进城，骤然城内烈焰弥天，无路可以通过，直到刚才烈焰退去，才能来见诸公。”

明皇、张果、法善闻言失色，心中不悦。

唐玄宗时而好事，一心压抑罗公远，经常要他同张果老、叶法善比试法术，但公远常胜，张、叶屡败，唐明皇更加不高兴。尤其叫他难堪的是，罗公远不管人前人后总是微言讽谏，使他下不了台阶。

这天，唐明皇在宫中要罗公远传授法术。

罗公远说：“陛下玉书金简已格九清，宜沿袭唐虞的无为之治，继承汉代文景时期的节俭。怎能弃四海的帝王之尊，万乘之贵、宗庙之重、社稷之重，轻易地去学那种濡茸小枝。如若你真要学我的法术，也必须以齐民、爱民为怀，深入民间。试问天下哪有穿着道服，胸藏玉玺的道士呢？”

罗公远拒绝传授，唐明皇以为他抗旨，百般辱骂。公远秉性耿

直从不卖帐，走下台阶，历数唐明皇的过失，唐明皇已恼他不传道术，又见公远揭自己的短，怒不可遏地拔剑就劈。公远隐于旗杆里面，明皇就劈旗杆，公远隐于柱子里，明皇又将柱子击为数十块，每块里都有罗公远的身形。唐明皇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又求又拜。公远执拗不过明皇，不得已传他隐身法术。唐明皇在罗公远前试练隐身，每次灵验，离开公远自练，像狐狸留尾巴一样，不是衣带露在外面，就是裤衩露在外面。唐明皇学不周全却要赖，怪公远不尽心传授，积怨日深，千方百计地要加害公远。公远闻而笑之不辞而别。唐明皇见公远走了，越加愤怒，却又奈何他不得。

几年以后，有个使者叫仙玉的自西川还京，道出青城正遇公远西行，俩人寒暄以后，公远对仙玉说：

“吾曾在晋成帝咸和年间入蜀，栖息林泉以修真为怀。后来听说天子好道乃舍弃烟霞之乐，来往尘世，欲以至道教人主、化万民。但皇帝置我于别殿，天天陪他炼灵丹、传法术。我告诉他天下不靖，府库藏帑充血，三田不虚，六气未洁，需修十年方能成道。他却等不及而怀杀机，竟如此的暴虐。我原想严加惩戒，只念他同列丹华之籍，有玉系之旧，姑且作罢。”

罗公远说到此从袖中取出一封书信，交给仙玉道：“这封书信你拿去给他，上面书我姓名罗公远，乃静真先生弟子。他见此或有所悟，否则只能咎由自取了。”

仙玉接过书信，公远稽首踏云而去。

韩愈续诗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这是大诗人韩愈所咏的佳句。但有人说，此非韩愈原著，乃是

他的侄孙韩湘所作。

韩湘，字清夫，俗称韩湘子。韩愈内侄之子，其人落拓不羁，好音乐，擅长吹笛。韩愈经常以诗书告诫，韩湘不以为然，对其叔祖讲，其所学非公所知。

一天，韩愈询问韩湘之志，韩湘随手作了一首诗：

青山云水窟，此地是我家。
后夜流琼液，凌晨咀绛霞。
琴弹碧玉调，炉炼白朱砂。
宝鼎存金虎，元田养白鸦。
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邪。
邂逅逡巡酒，能开顷刻花。
有人能学我，同共看仙葩。

韩愈慨然而叹：“你有此造化吗？”

韩湘说：“这有何难，请叔祖开樽，待孙儿演来。”

韩愈听他这么一说倒也来了兴致，取出酒樽，韩湘接过酒樽聚土，再用盆复盖酒樽上面，不多一会，揭开盆子，樽中开有两朵碧花，花间又有一联：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惊讶，不解其联寓意。

韩湘说：“叔祖不必细思，日后自有应验。”随后韩湘离去。

数年以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为刑部侍郎，因谏净迎佛骨事，得罪宪宗被贬谪为潮州刺史。

这天韩愈道出京城朝南进发，一路大雪纷飞，蹶顿颠扑，将近黄昏宿于驿站。客房坐向大道，韩愈隔窗佇立，凝神思想，忽然看见一个男子冒雪而来，定睛细望才发现是侄孙韩湘。

韩湘进屋施拜大礼，寒暄数语就问：

“叔祖还记得花上联句否？”

韩愈不解，韩湘重叙前事，他才恍然有悟。

“这里是什么地方？”韩愈问。

“这里便是蓝关。”

“蓝关，莫不就是蓝田关，也叫仙桃关吗？”

“正是”。

“走了数天还未远离京城。”韩愈嗟叹自语。

两人坐定，韩愈吩咐掌灯备膳，席间互诉往事。末了，韩愈问：

“你怎知我在此处？”

“此事众人皆知，我沿途赶来。”

“当年的联句怎会知今日的事情？”

“天之玄机，恐非常人可以识破。”

“如此你是泄漏天机了？”

“天机在天，应者在人，按理人人都可识得，然有人心向世俗，遇机而不悟，有人心境寂静，道心浩然，遇机则有应，无所谓泄漏不泄漏。”

韩愈频频点头，随即对韩湘说：

“光有警机不足训人，尚且我还有事嘱咐你，不如合为全诗。”

韩愈说完取纸墨挥笔疾书：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明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与原著七律有出入——编者）

韩湘反复吟诵连连称妙。祖孙两人又侃了一会，室外传来一更鼓声，于是熄灯休息。

第二天，韩愈登程，韩湘不再尾随，他又作了一首诗赠韩湘，诗写道：

才为世用古来多， 如子雄文世孰过。
好待功名成就日， 收却身去卧烟萝。

韩湘也作了一首别离诗：

举世都为名利醉， 伊予独向道中醒。
他时定是飞升去， 冲破秋空一点青。

吟毕便从怀中取出一个小葫芦说：

“叔祖此去瘴毒弥漫之乡，难于不染，这药需时服一粒，即可无虞。”

韩愈说：“我委实顾虑此行不免魂游海外，想到此就怆然涕下。这药我不敢再用之去求富贵，但望出了鬼门关也满足了。”

“叔祖不必伤怀，要不了多久将会西行，非但全家无恙，还要回京重用。”韩湘抚慰地说。

“此去后会有期吗？”韩愈问。

“前约未可知，后皆如所说。”韩湘言毕告辞。

韩愈惆怅徘徊，迷惘地看着韩湘远去的背影。

据《酉阳杂俎》、《仙传拾遗》等改写

守“一”可治天下

晋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的一天，晋高祖召见精通老庄之学的张荐明，问道：

“可以用道家的学说治理国家吗？”

张荐明答道：“道，它是针对万物变化的精微玄妙而言的，行道使之有德当观察阴阳两仪入手，善于行道而有得者，在于由静而观动，锲而不舍。不出户可知天下，不窥窗外而见天道。据此便可以治理天下。”

高祖听后，深感此话大有道理，就将张荐明请入内殿，拜他为师，聆听他讲解《道德经》。

有一天，张荐明同高祖谈玄，忽然听到皇宫内传来报时的鼓声，便对高祖说：

“陛下，听到那鼓声了吗？它不过是‘一’，‘一’是声的根本，这‘一’所发出的声音，虽然在宫商五声和黄钟、大吕十二律中没有显示出‘有’的意义，但宫商五声、黄钟大吕十二律其声的泛音和鼓声一样都是发自于‘一’。因此说，‘一’是万事之根本，‘守一’就可以治天下。”

高祖连连点头称是。

剪帛化蜂蝶

宋仁宗庆历年间，京成中有个叫张九哥的。城里人都说他是个有法道的人。

一日，宋燕王登上高楼，看见张九哥在街上行走，后面跟着一群嬉闹的孩儿。燕王便唤人叫来九哥，问他：

“你有道法吗？”

“没有”，张九哥答。

“那你又会什么技艺呢？”

“我只会些让人快活的本事。”

燕王听了哈哈大笑，吩咐左右赐酒给张九哥。过了几天，燕王又遇见张九哥，又赐他一壶酒。

几年以后的一天，张九哥来到燕王的宫门前对门官说：

“你向燕王通报一声，说张九哥前来辞行。”

门官小觑九哥，不予通报，张九哥便往里闯，两下吵将起来。

那燕王听见门口有人喧哗，召来门官寻问，门官说是张九哥要见燕王。燕王一听，便急急奔出，高呼：“九哥，九哥。”

张九哥进入宫里，对燕王说：

“蒙王爷曾赐酒给我。过些天我将外出远游，所以来向王爷告别。”

于是燕王吩咐左右摆酒设宴，为他践行。

席间张九哥对燕王说：“我会一些小技艺，想让大王高兴高兴，可以吗？”

燕王不解：“什么技艺呢？”

张九哥便向燕王借锦罗一匹，金剪一把。只见他将锦罗折叠起来，用剪子剪成蜜蜂、蝴蝶般形状；不一会蝴蝶、蜜蜂纷纷从剪下飞出。黄罗剪完，蝴蝶、蜜蜂却不知其数。有的绕着燕王的衣袂，有的聚集在宫女的钗髻上，更有在庭中漫天飞舞的。燕王见了又惊又喜。

蝴蝶翩翩、蜜蜂嗡嗡，大家高兴地观赏一阵以后，张九哥说：“我还是收了吧，不然要把王爷的黄罗弄丢了。”

随即将蜂蝶一一呼入手中，重新化作锦罗。只可惜锦罗缺了一端，形状恰似一只蝴蝶。

燕王问：“这蝴蝶还能回来吗？”

张九哥说：“这蝴蝶被宫人捕获，已呼唤不来了。即使能够回复原物，锦罗仍会留下痕迹。”

燕王见九哥神力高超，便问他自己能活多久？张九哥说可与城里开宝寺的佛塔同寿。两人开怀畅饮之后，张九哥起身告辞。

好多年以后有一天佛塔遇灾倒塌，也就在这一天燕王无病而薨。

要道不要官

五代的刘玄英，字宗成，号海蟾子。原名操，字昭远，祖籍燕山广陵人。他熟读经籍，通晓历代史事，以明经取进士，在燕主刘守光手下为相。

有一天，有个道人来到相府，刘玄英以礼款待。再三询问道人姓名，那道人就是不答，刘玄英也不介意。道人唤刘玄英取来十只鸡蛋和十枚金钱，置于桌上，然后将十只鸡蛋与钱币间隔累叠，形状像座宝塔。刘玄英深知此这是“累若危卵”的寓言，已悟大半。又听道人说道：

“一个身居荣禄之中，脚踏忧患之地，其危险远远超过累卵。”说罢将鸡蛋、钱币纷纷击碎拂袖而去。刘玄英受此点化，即于当天夜里命家人打点行装，放弃所有金银物品，第二天凌晨捧着相印上朝辞官，并留诗而去，诗云：

抛离火宅三千指， 摒去门兵十万家。

刘玄英弃官以后，远游秦川、泰山、华山、终南山，韬光养晦。据说他从吕岩学道，又结识张无梦、钟放、陈抟诸位方外的高人后隐居在代州的凤凰山。

宋仁宗天圣年间，他游寿宁观题古诗十韵：

醉走白云来， 倒提铜尾乘。
引个碧眼奴， 担着独壶癭。
• 自言秦世事， 家住葛洪井。
不读黄庭经， 岂烧龙虎鼎。
独立都市中， 不受俗人请。
欲携霹雳琴， 去上芙蓉顶。

吴中买十个，溪田耕半顷。
种秫酿白醪，才是仙家境。
醉卧松阴下，闲过白云岭。
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

其诗清淡、古朴，飘逸洒脱。至今在成都青羊宫尚留有“寿山福海”的墨宝。

画像代人

屈突无为，字无不为。传说是五代时候的人，号神和子，擅长炼丹之术。

有个叫张忠定的为官之人，年轻时曾经和神和子作伴游览东都。起先，张忠定不知道同游的神和子是谁，而神和子却欢喜张忠定的为人。两人天天上酒楼饮酒叙谈。没有不散的宴席，有一天这两位朋友终于要分手了，张忠定醉意朦胧间对神和子说：

“我与先生虽初次相见，同游东都多日，却已相知如故，可我还不知道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今日作别，日后恐难以再见了。”语言显得不舍而惋惜。

神和子答道：“我乃隐居之人，哪有什么名字？”

张忠定见他不想相告也不苦苦诘问。默然一会神和子还是告诉了自己的名字，还说日后会在成都再相会。于是两下分别。

到了宋代徽宗政和年间，张忠定取得功名，外放成都做官。这时他回忆起当年邂逅的神和子曾约他相会成都的一番话。复又觉得奇怪：他怎知道我今天会在成都呢？于是他托人四处寻找神和子，可就是不见人影。

张忠定为候友人来访，特地在成都修建天庆观，还搭了座望仙

阁，平日有闲便游冶在那里，有时还安坐终日，希望有朝能遇见神和子。

不知不觉张忠定在成都的任期将满，可是神和子还是没有见到。张忠定想不如再往望仙阁等候，若此次他再不来相见也太绝情了。

那些日子他就住在望仙阁，一连十几天仍没有见神和子的人影。一天，张忠定扫兴地走出望仙阁朝东面的回廊逗留，步出回廊紧接有一个不显眼的小观道。张忠定奇怪，心想何时有此小观，便向道观走去。观内空洞无物只见四周墙上尽是古人的画像，且上面覆盖尘埃。他饶有兴趣地将尘埃扫去细看，其中有一幅画一个道人，神态同游东都的屈勺无为一模一样。那画所题也正是“神和子”三字，张忠定顿时怅然若失。

章察注《太玄》

成都人章察，字隐之。自小天资过人，才学超群。他除修习科举功课之余，还钻研《易经》，注解与其相关的《太玄》一至九卷。

忽有一日，他午睡时迷迷糊糊做起梦来。梦中扬子云对他说：

“《太玄》犹如一个浮屠，共十三卷，你注解《太玄经》只到九卷，其中的奥秘怎么会让你完全领悟呢？”

章察醒后，对梦里扬子云所言甚感疑惑。此后他断断续续地将《太玄》第十卷注完。所注的十卷《太玄》日后被人献给宋神宗。宋神宗读后大喜，要封官于章察，章察没有心思为官，宋神宗改赐他“冲退处士”的封号。

有一次，章察与友在四川广汉一带漫游。在金鹰桥边看见一个孩童在卖诗，他好奇地上前询问，方知孩童年仅十二岁。章察非常

喜欢这个年少才高的孩童，便拉着他回家做了自己的书童，取名“经童”。那经童颇为聪颖，悟性极高。章察平日看的《黄庭经》常常被他拿去阅览。

有一天，一个穿青衣的书童手持书信来到章家。章察接过信阅后，转眼看那青衣童已不知去向。再看信封上写着：“南岳（今衡山）布衣真一子书至西州冲退处士处。”打开来信，却是一道诗：

未遂山中吟， 时闻世上音。
笑言失真詮， 尘移浊神襟。
归殖南国芝， 点化北溟金。
千日勤耕耘， 自然生瑶琳。

于是章察应邀到南岳的西溪游玩。

章察正赤脚在溪中戏水，有一奇人李士宁前来会见他。章察正口吟一句：

足濯西溪流水去，

李士宁旋即应道：

手持南岳寄来诗。

章察惊道：“你怎么知道南岳布衣真一子来信的事？”

李士宁说：“我早知此事。不过我捷足先登，你也应该早些来哟。”

李士宁说罢就向南岳走去。

一日，经童向章察告辞，章察不禁问道：

“你到哪里去呢？”

经童答：“去南岳。”

章察再问：“你何以知道南岳可为仙？”

经童回答说：“我早就知道此事。”

几个月之后，章察也去南岳，但一去不再复返。后人在南岳曾留诗凭吊，诗曰：

尸解去难寻，空留一鼎金。

西州大隐没，北极少微沈。

又有张贤良作诗曰：

西海从来镇大名，或闻蝉蜕弃遐龄。

青城已结神仙侣，碧落俄沈处士星。

金鼎炼成真汞药，玉堂传授太玄经。

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无才与勒铭。

笑而坠驴

希夷先生陈抟，素来就有管理国家的才能和抱负，当初五代的时候，从后晋到后汉，每当他听到一次帝王改朝换代的消息后，都皱眉蹙额不快乐好多天。有人来问他，他都瞪起眼睛不作任何回答。有时陈抟拿了镜子对着自己照，非常自信地说：“我将来不是仙人就是帝王。”

一天，陈抟骑着毛驴走在长安的大街上，突然遇到两个人，不觉放声大笑，一下子从驴背上堕了下来，口中连连说道：“原来真龙天子还在人世间！”

这两个人就是来长安游览、后来成为宋太祖赵匡胤与他的大臣赵普。

陈抟握着宋太祖的手说：“我们可以一起买碗酒喝吗？”

宋太祖说：“可以，我们与学究赵普先生一起去。”

陈抟傲慢地用眼睛斜视了一下赵普说：“也行，也行。”说完就跟随他们一起走进了一家酒店。

到了酒肆，赵普就在酒席的左边坐了下来。陈抟不高兴地一把拉过赵普，训斥地说：“你不过是帝王宫殿中的一颗小星星，竟敢坐

在上席,可以吗?”说着就将赵普按在酒席右座上。此时陈抟已看出宋太祖有帝王迹象了。

后来陈抟带领了数百名品行恶劣的少年到汴州去,半路上听到宋太祖登上王位的消息,又惊又喜,不觉哈哈大笑。人们就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再次大笑地说:“世间从此可以安定了。”并作诗说:“鼻(hōu)鼾睡了一四十年,不觉东方日已明。”说完就到华山隐居做道士,宋太祖数次起用他都不肯出山。

《太华希夷志》

五龙听《易》

希夷先生姓陈名抟,字图南,亳州贞源人。幼年时在水边玩耍,因口渴曾饮过一个穿青衣的老婆婆的乳汁。

“我要使你没有过多的嗜好与欲望,但能聪明过人。”老婆婆还企盼地对陈抟说。

陈抟渐渐长大成人,开始攻读应试科举的诗文。后唐长兴年间,他参加了进士考试,可惜落选了,于是就隐居在湖北武当山九室岩中,按照道家“辟谷炼气”的方法修炼了二十多年。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陈抟总是点燃了香,在月光下诵读《周易》。后来他发现,有五个眉毛头发花白、相貌古怪的老人,时常一起来到他那里,坐在下面静静地听他诵读。

“老先生,你们是从那儿来的?”日子久了,陈抟不免奇怪地问。

“我们这几个人就是这座山里日月池中的龙。”老人一面回答陈抟的问题一面指出“此地是北方神仙玄武经常降临和盘据的地方,而华山却是你最理想的栖息隐居的场所。”说完就消失了。

过了几天,陈抟正在静坐修炼,忽然五个老人又出现在他面

前。

“你快闭上眼睛。”老人们带着命令似的口吻说。

陈抟点点头，顺从地闭上了眼睛，顷刻间腾空而起，耳边只听见风声呼呼，一夜间就到了陕西华山。陈抟睁开眼睛一看，自己坐在一块盘石上，而五个老人已不知去向。

人们所说的睡功，就是老龙传授给陈抟的，因为龙善于睡，所以才有这种说法。

陈抟到了华山，经常闭门不出，有时一人独自盘坐修炼，可以连续一百多天不起身。周世宗听说后，派人将陈抟召到皇宫，并下令将他关在宫殿的一间屋中，试验是否真实。一个多月后，打开房门，陈抟依然在熟睡。周世宗这才相信陈抟确实与众不同，于是就向他请教练丹术。

陈抟说：“陛下是一国之主，应当经常想到是老百姓，怎么能随便留意炼丹术呢？”

周世宗听后非常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将陈抟放回华山，赐号叫白云先生，同时命令地方官每年有关季节去慰问。

据《谈苑》、《太华希夷志》改写

麻衣相骨

钱若水少年时去拜见希夷先生陈抟，请求陈抟收他进山修炼。这天他在火炉边看见一个老和尚，围裹着一件破僧衣，正闭着眼睛在烤火。钱若水上前给老和尚深深一拜，老和尚只是稍稍抬了抬眼皮，很长时间不作声。

坐在一旁的陈抟问老和尚：“怎么样？”

老和尚摇摇头说：“没有仙人骨气。”

后来钱若水又去见陈抟。陈抟说：“我开始看到你面貌清秀，神态纯洁，就说你可以学神仙，而那个老和尚说你没有仙骨，只可以做公卿贵族。”

钱若水说：“那个老和尚是什么人？”

陈抟说：“他就是麻衣道人。”

《闻见录》又记载说：钱若水做举人的时候，到华山去见陈抟。

陈抟说：“你应当明天再来。”

第二天，钱若水按期如约去到华山，看见有一个老和尚正与陈抟围着火炉席地而坐，紧紧盯着钱若水看，很长时间不讲话，最后用火筷在炭灰中画下了“做不得”三个字，慢慢地说：“这是个急流中勇退的人。”

钱若水听完后，告辞而去，陈抟也不再挽留。后来钱若水考中了科举，担任枢密副使，四十岁时就急流勇退，告老还乡。

陈抟当初说钱若水有仙风道骨，但主意不坚决，请老和尚观察后认为钱若水做不得神仙，所以就不再留钱若水。然而钱若水急流勇退，离开神仙的境界也不远了。

据《搜神秘览》、《太华希夷志》改写

陈抟传《易》

希夷先生陈抟，爱好读《周易》，以《周易》术数学传授给穆修（字伯长），穆修又传授给李之才（字挺之），李之才再传授给邵雍（字尧夫，号康节）。邵雍使《易》成为一个流派传到了南方。世上都认为神仙术仅仅善于从人的相貌而附会祸福的相术而已，其实并不了解陈抟先生。

一天，陈抟忽然对他的学生贾德升说：“今日有佳宾要来，到时

你应当迅速回报。”

一会儿，有一个人身穿粗麻短衣，头戴青色头巾，前来敲门。贾德升还没有来得及回报，那个人忽然又走了。陈抟赶忙出来，追了一里多路，遇到一个老人，穿着鹿皮，就问老人说：“刚才有个人走得远不远？”

老人说：“那是神仙李八百，他只要一动就是八百里，你怎能追得上？”

陈抟马上省悟到穿鹿皮的人是在太清宫得道的白鹿先生，既然来不及追赶李八百，何不跟从他？再一看白鹿先生也不知去向。陈抟立刻下意识地说：“看来人在人世间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

宋端拱初年，陈抟对学生们说：“明年七月十五中元节后我当离开这里，云游虚灵洞天峨嵋山了。”于是吩咐在石洞中昼夜燃起松烛。学生们想到多年来恭敬地接受他传授的文章，虔诚地奉行他的约束，个个都抽泣流泪。

陈抟说：“不要因为我的走，而惊动大家，扰乱了你们的心情。”

陈抟临走前，起草了一份奏稿，人们都没有见到上面说的是什么。他派遣学生贾德升带了皇上所赐的龟、鹤和青鬃马到宫殿去进见皇上。皇上独自一人看了很久，就以所献的物品重新赏赐给贾德升，仍旧加封紫服，赐号叫悟真先生。

端拱初，陈抟又吩咐贾德升说：“你可以到张谷为我开凿一个石洞。”

二年七月初，石洞建成，陈抟很高兴地直接骑马去张谷，到了盘石坚硬而无路的地方，陈抟丢掉马，手攀树藤，徒步而行。晚傍到达石洞时，一再大笑，对学生说：“西岳华山，山岩险峻，气象清新，景色秀丽，正是我归根的场所。”随后就书写了数百言的《表》，大概说：“气数有终止的时候，很难留恋朝廷，已于今月二十二日死于莲

花峰下张超谷中”。陈抟让弟子点上松烛，夜晚又熄灭掉，吩咐弟子各自休息。第二早上，学生们发现陈抟用左手支着下巴而死去，寿命一百一十八岁，经过七日后，肢体还有热气，五色云彩遮满了洞口，许多天不散。

《太华希夷志》

不爱美色爱睡觉

陈抟出生后几年里，一直不会开口说话。四五岁时，一日在水边嬉戏。有个穿青布衣衫的妇人将他揽入怀中喂乳。自那以后，陈抟便伊呀学语了，而且聪悟过人。十五岁他已遍览《诗》、《书》、《易》、《礼》乃至丹方药书。父母双亡后，陈抟自思平日所学的不过是记些名字而已，怎能同世俗之人一样沉沦于吃喝穿住呢？何不远游四方，在泰山极颠长松之下与道仙之人谈论出世、炼制长生之药。于是陈抟散尽家产，仅携一只石锅离家而去。

后唐士大夫对陈抟的清高钦慕已久，争着想一睹其瑞星彩云般的风范。可陈抟无意与这些人结交，自是穿戴常人衣冠，白天游荡街头，出入酒肆，晚间则投宿野店，行歌作乐，无拘无束。

唐明宗李_亶（dǎn）久闻陈抟之名，而召他入宫，赐号清虚处士，还赐他两个宫女，侍候左右。陈抟写了份表上奏皇帝说：

“名姬淑女，她们以前都是良妇女，一入深宫，当享荣华富贵。皇上把她们赐给臣，好比让她们从天堂沦落人间。臣不敢接受，请另外安置。臣性如麋鹿，飘泊如萍，求皇上允我重归清静的地方。”还附诗一首

雪为肌体玉为腮， 多谢君王送到来。
处士不生巫峡梦， 空烦云雨下阳台。

他将奏表交于中枢，即遁身山水之间，隐居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二十余年。

在武当隐居修炼二十几年以后，他开始云游，一天在西岳华山已是深夜时分，有一金人手执宝剑立于庭院之中，对他言道：

“你修炼已成，应该有个归隐之地了。”

陈抟答道：“秋天是万物敛迹的时候，那时我将归隐。”

此后陈抟便移居华山的云台观。

陈抟在华山有个朋友叫崔古。一次有个号衣冠子，名叫金砺的云游之人来见崔古，他很崇拜陈抟，希望崔古为他引荐。

崔古说：“陈抟先生刚入睡，只有待他醒来方可一见。”

金砺问：“先生要多久？”

崔古说：“或许半年，或许三四个月，至少也得等一个多月。你若有事，不妨先去办完事再来。”

过了一年多，金砺再游华山去看崔古，恰巧陈抟外出回来。金砺见了倒地便拜说：

“去年游华山来见先生，先生正入睡未醒。难道睡中也有道吗？请先生赐教。”

陈抟呵呵地大笑，然后盘膝坐下道：

“不知起居安眠的常识，要想脱离生死，那就困难了。至于睡，有个睡觉歌，你且听着：

常人无所重， 唯睡乃为重。
举世以为体， 魂离形不动。
觉来无所知， 贪求心愈动。
堪笑尘地中， 不知身是梦。
至人本无梦， 真梦乃游仙。
真人亦无睡， 睡则浮云烟。
炉里长存药， 壶中别有天。

欲知睡梦里， 人间第一玄。

现在我又要入睡了，过几天你再来，到时让你看着什么才是真睡。”

几天后，金励如约而至。只见陈抟仰面而睡，没有一点呼吸，面色润红，光彩照人。金砺越加敬佩，在床前拜了拜，下山而去。

在一个春光明媚之季，陈抟与好友壶公、赤松子、吕洞宾同游华山。四人聊谈不久，土地神捧上鲜果美酒。四仙把盏吟诗唱和，各言绝技。壶公先赋诗：

壶中自有楼台， 四季群花竞开。
闲时即饮琼液， 醉后或卧青苔。
逍遥非关名利， 落魄不染尘埃。
逢人莫说人事， 笑指白云去来。

那赤松子吟道：

乍离南山竹斋， 因过旧隐天台。
洞中美酒才热， 路上群花丰开。
我骨非是凡骨， 君才亦是仙才。
逢人莫说人事， 笑指白云去来。

吕洞宾唱道：

落魄直至此来， 曾经几度花开。
闷便著钱沽酒， 恣意千杯万杯。
闲游八十一天， 醉上茅君醺台。
逢人莫说人事， 笑指白云去来。

最后陈抟以睡功自矜，唱道：

春暖群花丰开， 逍遥石山徘徊。
曾垂玉勒金阙， 闲踏青沙碧苔。
洞中睡来几载， 流霞独饮千杯。
逢人莫说人事， 笑指白云去来。

佐臣当以天下为重

周世宗显德年间，召陈抟入宫，向他求教练丹之术。陈抟说：

“陛下为四海的主宰，应以治理天下为重，怎么留意起小道来呢？”世宗听了，非但不以为他的劝诫是对自己的不恭，反而拜陈抟为谏议大夫，陈抟辞而不受，周世宗改赐“白云先生”名号，送他返回华山。又下一道诏书，命当地官吏求教于陈抟。

宋太祖赵匡胤篡位登基，也召陈抟入宫，陈抟偏不应召。十五年后宋太宗继位，陈抟才晋见太宗。太宗赐诗云：

曾向前朝出白云， 后来踪迹杳无闻。

如今若肯随朝召， 总把三峰赐与君。

陈抟进京，但求静室休息，太宗依言就给他一个建隆观。陈抟在建隆观熟睡一月有余，方才头披华阳巾，足踏麻茎草鞋来见太宗。

宋太宗正准备征伐河东，陈抟以敌有准备为由劝阻太宗。太宗不悦，强行出兵，果然败北。四年之年，陈抟见太宗，说河东可以征服了。太宗再次举兵讨伐河东，结果马到成功。太宗见陈抟见识深广，建议宰相宋琪延请陈抟入中书省备议国事。

宋琪对陈抟说：“听说先生得玄妙莫测之道，不知是否可以指教？”

陈抟答：“我并不知吐纳养生，神仙炼丹之事，也没有什么道术可以传授。假如真有这类道术，那于世又有何益呢？辅佐圣上的人应该博通古今，以国事为重，制订整纲治乱的办法。有道君主会懂得君臣同心同德而取之治理天下。你何必要往修炼上去想呢？”

宋琪连连点头，并把话奏告太宗，太宗对陈抟益发敬重，赐号“希夷先生”，并再次拜他为谏议大夫。陈抟坚决不受，辞归华山，临

行以诗表明心迹：

草泽吾皇诏， 图南转姓陈。
三峰十载客， 四海一闲人。
世态从来薄， 诗情自得真。
乞全麋鹿性， 何处不称臣。

宋太宗读诗后，见留不住陈抟，便设宴为之践行。以后每遇事派官去华山请陈抟，陈抟自称“闲心已为白云留住”，始终不出。

据《宋史·隐逸传》等改写

神 笛

唐代开元年间，居住在洞庭湖畔有个商人叫吕乡筠，他每年将本地的土产杂货贩到江西去卖，再将江西的货物贩回湖南，所经营的利润只取十分之一，用作生计，余多利润分给耕作的穷亲戚和赈济贫困的百姓，终年家无积蓄。

吕乡筠擅长吹笛，他来回于山山水水，遇到秀丽之处总是停舟逗留其间，取出笛子依山情水意境界吹奏一番。这年正好是三月阳春去江西的途中，夜晚系舟君山旁侧江中，他命船家取酒出舱，在甲板上饮酒吹笛，饮一杯酒，就吹几个曲儿。其时，忽然看见江上有一叶渔舟向吕乡筠舟船划来，靠近大船时，吕乡筠见是一位眉须皓然的老者。乡筠急忙放下笛子起身迎接老人。老者将渔舟系妥就登上大船说：

“我在很远的地方听到嘹亮的笛声、优美的曲调，专程循声寻觅而来。”

乡筠寒暄数句后请老者一起坐下饮酒、交谈。老者说：

“我在青年时期也很爱好吹笛，并且以笛艺为业，你愿意从我

学吹笛吗？”

乡筠闻言立刻起身拜跪，表示愿意为徒。老者就从怀袖中取出三支笛子，一支是由两管合起来的长笛，一支是平常人所用的笛子，一支又细又短，像笔管模样。乡筠见之好奇便请老者吹奏。老者说：

“我的三根笛子，最长的一根吹不得，其音不可发；中长的一根，在这里也吹不得；只有最短最细的一支可以吹奏给你听听，但是不是能吹完一首曲子，我还没有把握。”

乡筠奇了，就向老者要求道：“我很想听听声不可发的长笛声。”

老者说：“长笛不是用于人间，而是用于上天的天帝、或者元君、上元夫人的，并且是合于天乐中其他乐器才能使用。倘若用在人间吹奏就会天崩地塌，日月失色无光，星辰错位无序，山岳顷刻毁灭，其他什么也就不必谈了。中长笛也非人间可用，它是用于洞府神仙，像蓬莱、姑射、昆邱、王母等，并是合仙乐而用。倘若人间吹奏它就会飞砂走石，翔鸟坠地，走兽脑裂，天上五星内错，儿童稚子闻声振裂而死，成人闻声横尸于道。只有一根短笛是我经常揣在身边同朋友等一起吹奏取乐，能同庶民百姓共同享用。但如吹得不当，也会中途而止，曲子不终而了。”

老者讲完便抽笛而吹，笛子刚吹三声，湖上陡然风起云涌，波涛惊起，翻江倒海似的，鱼鳖卷在空中。乡筠及其童仆耳震脑胀，惊恐不已。吹到第五、六声，君山上鸟兽噪鸣、嗥啸，月色晦暗不明，舟船像要颠覆似的。至此老者便停止吹笛，随即饮了数杯酒。乡筠惊恐无状，不知所措。老者随口吟道：

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₈₈（jiào）坐翠草。
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随后又饮数杯，对着乡筠说：

“明年春社一天，我在这里与你再见。”

言毕回到渔舟上解缆撑篙，隐隐地消失于烟波之间。

再说乡筠第二年社日失约，至秋天再至君山，盘桓十天，终未见老者。

《博异志》



李靖施雨

隋代末年，李靖落魄的时候寓居在霍山山村，山村里有位老翁认为他是个奇人，经常接济他，两人的交谊日益深厚。李靖闲暇常常进山打猎，一天在山中打猎遇到一个鹿群，便追逐于深山之中。此时太阳已经下山，暮色渐浓，要想罢手不舍得。忽然他发现自己迷了路，茫茫然不知所归，一直在山里兜来转去，总找不到回家的路。天色完全黑了下來，他心里越发郁闷、焦急。忽然，他放眼远处有隐约的灯光，因此就加快脚步向灯光处走去。

这是一个大户人家，朱门大宅，墙宇很高，他敲了很久的门，才迟迟有人出来。李靖告诉猎鹿迷路经过，要求暂住一宿。开门的人说：家里的主人及男儿都出去了，只有一位太夫人在家，不便留客人居住。李靖央告地说：

“那不妨请你代为问问老夫人。”

此人进去一会后，便出门对李靖讲：“太夫人起初不肯，因天黑，客又迷路，不得不作主留客。”

李靖随其进入大厅，一会儿有一位青衣小女领着一位五十来岁夫人出来相见，她穿着青裙白襦，神态清雅，像是出身士大夫闺家身份。李靖上前拜见，夫人说：

“儿子皆不在，按理不便留客，唯是天色已晚，又是不识归途，这里不留住，你也无处可去。但是这里是山野荒郊之处，儿子回来，或者已是深夜，倘若又甚喧嚣，你切莫畏惧。”

李靖连连称是。随后跟着使女去用餐，饭菜很鲜美，而且多鱼。饭后又被使女引入居室。李靖想到此地居处山野，夜里还会有闹声，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心中不安，那里还敢就寝，只是端坐在房

内，侧耳静待。

夜过去大半，他忽听到叩门声，急促而响，此人进厅后就说：“天符大郎的儿子来讯，应该施雨了，雨在此山七里方圆，五更天必须施完，不得有误，不得造成灾害。”

应者受符后就去见老夫人，老夫人说：

“两个儿子尚未回来，行雨的命符已到不可辞退，违者又要受罚。如果现在去寻找两个儿子为时已晚，僮仆诸人又不能代劳，这如何是好！”

这时有一个聪明的小使女讲：“夫人，适才我看见客厅里那个客人，不是平常之辈，为什么不唤他代劳呢？”

夫人闻言大悟，便叩李靖居室的房门问：

“里面的儿郎睡着没有？请出门相见。”

李靖听到问话，立即出来见夫人。夫人对他说：

“这里不是人间的住宅，而是龙宫，我的长子到东海参加婚礼，小儿子送他的妹妹回家，刚才接到天庭的符书要立刻行云施雨，核计两男去处的来回路程有万里之远，通知他们也来不及了，要求替人又有困难，只能麻烦你一些时间代行，不知怎样？”

李靖说：“我是一个凡俗之人，不能乘云怎能代为施雨呢？如你们肯教我施雨，我定当从命。”

夫人说：“如你愿意代劳，我又为什么不能告诉你施雨方法呢？”

于是夫人就命人牵来一匹黄头青鬃马，又取出一个施雨器具系在马鞍前，对李靖讲：

“你坐在马上不要牵马缰，任马自己飞行，马腾地而鸣时，你就从瓶中取一滴水洒在马鬃上，切切不要多滴。”

李靖遵命上马，转瞬腾空而起，马疾驰如飞，十分平稳，不知不觉已经登在云上，其风急如飞箭，雷闪隆隆于脚下，于是他滴水于

马鬃。不一会电掣云开，他见到自己所居山村，心想我在此村久居，多蒙村人照顾，原无以相报。近日干旱，禾木枯焦，现在雨水在我手中为什么不多洒数滴。于是连下二十滴。随后见雨下毕回去复命。

李靖回到原处，只见老夫人在厅堂里哭泣，他看李靖埋怨地哭着说：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错误呢！本来相告只洒一滴，为什么怀有私情而下二十滴？你不知道，天上以此一滴雨，地下要积一尺水，此村夜半，平地陡增二丈水，还有何人能够活命！我已经遭到天庭的谴责，受了八十下的策杖体罚。”她露出背脊，鲜血未干，衣服尽染。并且接着说：“不仅我受了责罚，我的儿子也被坐牢，你看怎么办？”

李靖满脸羞愧，无地自容，也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会儿，夫人又有所感地说：

“你是世间凡人，原来就不识云雨的变化，这也不能怨恨和责怪你。但是说不定龙师要来寻事责难，免得使你惊恐，还是速速离去。然而既然烦扰于你，应当有所相报。山里没有什么可以赠送给你，只有两个家奴跟随侍候于你，你取一个也罢，两个都要也可以，随你的心意选择。”

夫人一边说一边差人带来两个家奴。一个家奴从东厢走出来，仪貌和善，怡怡地讨人喜欢；一个从西厢走出来，愤目怒视，昂然而立。李靖心里暗忖：我一直从事畋猎，以斗勇威猛为事，一旦取了和悦的，人们一定会笑话我李靖胆怯。于是他对夫人说：

“两个人都要我却不敢，夫人既然恩赐，我也不敢违命，只取一个怒目以待的。”

夫人微笑地说：“你只按你心愿办就是了。”

李靖感谢之后便带着家奴向夫人作揖辞别。当他出门还没有走出几步，打算再次道别，回首看时宅第已经消失，再转过身子问

家奴，家奴也不知去向。只得寻觅旧路而归。天色大亮，李靖极目远望，村野全都淹没，只看见大树的树梢在水中摇来曳去。哪里还有人？李靖伤心不止。

李靖后来以军功显赫于唐，差不多也到了功盖天下的地步，但他始终未及相国的位置。有人揣摩说：“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当年李靖只取了由西厢而出的将奴，没有取东厢而出的文奴。倘若两个家奴都取，说不定将相要集于他一人之身了。”

据《太平广记·续玄怪录》改写

芙蓉峰上说神仙

唐代大中初年有两位老人，一个叫陶太白，一个叫尹子虚，他们是相交投契的朋友，也是以采松脂、茯苓为业的同行。有天，他俩上芙蓉峰采松脂，在个清幽所在的大松下憩歇对饮，忽然从松树梢上传来笑声。两人起身对着松树说：“来的人莫不是神仙，为什么不下来同饮取乐。”

树上有人回答说：“我们不是山精木魅，乃是古人。我是秦时役夫，还有一个是秦宫宫女。闻到酒香，很想一醉，唯恐形体变易，毛发变异会惊吓你们，不便贸然相会，待我俩换上衣服再见，请稍候。”

顷刻，果然有两个人走来，一个是古服俨然的男子，一个是服饰素朴、鬓髻典雅女子。陶、尹二老急忙相迎，同他们拜晤寒暄后，择地而饮。

陶、尹二老问：“神仙是秦代人氏，为何在此？”

古丈夫说：“我是秦代的役夫，祖居秦地，在童稚年龄，始皇帝好神求仙，他受方士徐福的蛊惑，寻求长生之药，从民间挑选童男

童女千人到海岛求药。我被选入其中。舟船出海，中途遇到大风大浪，我恐葬身鱼腹就想了个办法逃而生还。从此，我就改习儒业，未想到没几年始皇帝焚书坑儒，我于危际之中另出奇计，瞒过吏役又得以存身。这样我再次改名换姓以工为业，不久始皇帝驾崩，朝廷大兴土木，穿凿骊山，修建茔域。其工程浩大，玉墀金砌，云楼霞阁，绮殿锦室，十分华丽，各各俱备。将近竣工，我听说工匠役夫尽数关入幽隧陪葬，就同这位殉葬的宫女逃出绝境躲藏在此。如今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岁月。”

陶、尹听后感叹地说：“秦于今世已历经九个朝代，千余年的兴亡也不可历数喽！”

随即二老深深地作了一个揖问：

“我们两人，也是因循劫难相投，今日有幸地遇见两位大仙，但问可曾听说过金丹大药之类东西，如有所闻，请赐教一二，以免我等遭朽骨腐肌之厄。”

古丈夫讲：“我不是神仙，是一个凡人，凡人能够屏绝于世、没有俗虑就会快乐。我们在这里不受世俗攘扰，常年食用树木果实，年岁久了，时间长了，毛发肌体不同常人，才致达到凌虚境界。不觉有生有死，终年累月以鸟兽为邻，与猿猴同乐，飞来腾去，倒很自在。置身云气之中，仿佛其有意相随，只知有形体，又像没有形体，有性情，又好像没有性情。殊不知金丹大药是什么东西。”

二老不住点头，又问道：“既然是此，大仙如何食用果树木实，可以讲讲吗？”

古丈夫说：“我是先吃柏子，后吃松脂，起始全身上下遍体疮痍，腹痛异常，苦楚不堪言喻。但十天以后，肌肤晶莹润滑，毛发光泽。数年以后，身健体轻，登高若有阶梯，来往山崖陡壁如走平地。跳跃腾身，飘飘然如乘风邀翔，皓皓然像随云飞升。为此日久时长渐渐领悟混合虚无，潜移造化的境界，与天地浑为一体了。想到神

气，神气通爽，念及养气，养气清新。俟后我们注意藏精荫气，健旺命根，终而能够随天地而上下，随云气而沉浮，随着日月而晦明，随着山川而融离，一切顺之自然。”

古丈夫讲到这里，二老恭敬地说：“多谢教导。”

酒快饮完了，古丈夫就顺手折了一截松枝，敲着玉壶吟道：

铎柏身轻叠嶂间，是非无意到法寰。

冠裳暂备论浮世，一饷云游碧落间。

那个女子随即和了一首：

谁知古是与今非，闲蹑青履远翠微。

箫管秦楼应寂寂，采云空惹薜萝衣。

两人吟毕，准备告别时，古丈夫讲：“我同你们不约而遇，哪里不会有点交情呢！此有万年的松脂和千年的柏子，你俩分吃，日后也好出世。”

二老拜地叩谢，用酒吞服。二仙说：

“我们也该去了，你们要保重，不要轻易泄漏精气。”

二老唯唯点头，转眼俩人飘然而去，但见他们穿的衣服化作花片、蝶翅在空中飘扬。

据《太平广记卷四十》改写

三 神 仙

玄女授法

轩辕黄帝，姓公孙，有熊国君主公孙少典的次子，母亲西乔氏名附宝。附宝生黄帝之前，在瞑瞑之中看见宏大的光圈绕北斗星座，照亮了郊野，附宝由此受感而怀孕。她将孕儿命名为天枢，怀胎二十四个月后在寿丘生下了轩辕。

轩辕黄帝天生有神灵，孩提时即能疾行，善言辞，长大后敦厚敏慧，成人后极为聪明。他相貌堂堂，龙颜方正，额高，肩宽，肤色白皙。最初他受学于大项，在姬水畔长大，十五岁时思考问题已无所不通，因而受封于有熊国世袭的封君领地，由于他以制造轩冕（车的棚盖）为业，所以号轩辕。

黄帝娶妻西陵氏于大梁，西陵氏名嫫祖，是黄帝的元妃，生有二子，名玄嚣、昌意。黄帝虽受天下人对自己的拥戴，但却不失平民本色。老百姓不用指使即能自行归化，不用奖励即能劝进发扬。黄帝内心轻松愉快，从不伪善，他行事朴实不做作，可谓开清平盛世之始。耕夫不侵犯他人的地界，鱼猎之人不争夺河岸，买卖公平，贫贱无欺，经商的人钱财相让，百姓外出不闭门户，可以说是天下大同。

黄帝执掌天下二十二年，忽有蚩尤氏不尊他的命令，蚩尤是当时诸部族中最有实力的，他兄弟八十人，个个身如野兽而讲人语，铜头铁额，不食五谷而吞沙石，不遵黄帝之命设立了五种酷刑残害百姓，并在葛庐山掘金矿，冶炼后制铠甲、剑、刀戟等，威震天下。黄帝举兵讨伐他们，但经过十五年辛苦征战仍未克敌制胜。他希望请贤哲辅佐自己讨伐不义，因思贤若渴，频频做梦，先梦见大风吹起天下尘垢，梦见一人，手执千斤弓弩，驱赶数万群羊。梦醒后，黄帝

寻思梦的内涵。他想风吹应表示执政者的号令，垢去土解，则化为清，说明天下当有姓风名后的的人；另一人能有拉千斤弓的神力，驱赶群羊数万，象征他是个善良的牧人，难道真有个姓力名牧的人？黄帝作此二梦，加上他以前多数梦见龙神都很有灵验，就专门写了有关梦的书，并令人依据他的两次梦境寻求梦中人，终于，在海角找到了风后，在大湖寻着了力牧。他立即举荐风后治理民事，开始时当侍中，后升为相，又任力牧为将，将相两种职位从此开始。黄帝以师兵为营卫，与神农的第八代子孙榆岗合作共谋，一起攻打蚩尤，黄帝与蚩尤的战争旷日持久仍战而不胜，无奈之中回归太山下，闷闷不乐，惨然而眠，梦见西王母派遣一道人前来，此人身披玄狐皮衣，以符 授与黄帝，对他说：“太一在前，天一在后，得之者胜，战无不克。”黄帝醒来设坛叩首，果然得符囊，宽三寸，长一尺，青色，文字以血写成，他立即将符囊佩在身上，仰天叹息自己苦战未捷。他的精诚感动了上天，大雾迷漫，三日三夜，天降下一女子，人头鸟身，黄帝见了立刻叩首而拜，那女子对他说：“我是玄女”，玄女向他传授阴符经三百篇，又对他说：“你观看此经十旬，再去征讨蚩尤。我授你灵宝五符真文及兵信符，你将它佩在衣上去灭蚩尤。”黄帝经玄女指点，又命风后根据河图法演习战阵，创十八局，名曰遁甲胜负之术，他还将音乐用于战事，作为军乐号令攻战。一切准备就绪，黄帝再次率领诸侯在冀州大举讨伐蚩尤，蚩尤在顾泉大败被杀，身首异处，黄帝怜悯他，下令将他的头葬于寿张，肩臂葬在山阳，大腿葬在钜鹿。黄帝又与榆岗争天下，榆岗自持是神农的后代，征伐蚩尤有功，因此与黄帝争夺天下，黄帝率领诸侯们征讨他，经过五十二战，天下大定。于是，众诸侯尊轩辕为天子，黄帝在巳酉年即位，因继于神农之后，火生土，他以土德称王于天下，土色黄，故而号黄帝，位居中央，控制四方诸侯。

天下平定之后，黄帝致力于建设，他忙于开山筑道，不得闲暇

安居。他命风后带着伯常佩着剑，早上从流沙地带出发，晚上归至阴浦，日行万里，勘探地质地貌，考察国土民情。黄帝又试图请教百神，虔诚地向他们叩首朝拜，他请求道：“风后要想知道江河池流的情形”，神回答说：“江河有五条，都发源于昆仑山，黄河起源于昆仑山东南脚下，是其中的一条。”黄帝即令竖亥用步丈量国土，自东极至西极，共得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南北共二亿三万一千三百里。竖亥又设法丈量青丘山以北地域，东自泰山，西至邻国，测得东西疆域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测量工作完成后，黄帝开始划分土地，设州置县。

那时，常常在黄帝宫中的庭院里生长出祥瑞之草，该草名屈轂，若有奸佞之人入宫，草就会把他指出来，所以奸佞之人不敢入内。又有外国进贡的神兽，名为獬豸，模样像鹿，仅有一只角，将此兽放在朝中，它见到不正直的朝臣即用角去顶触，有了瑞草神兽守护黄帝，一切奸佞不正之人休想入朝当官和接近黄帝。容成子是女娲的后代，有道行知音律，开始时他为黄帝谱写音律，黄帝任命他为乐师，他自己则创作云门大卷，谱咸池之乐，并且在洞庭广阔的原野上举行规模浩大的乐曲演奏会，北门成说：“黄帝所奏之乐，能使阴阳调和，能使日月生辉，还能调和风俗。”

西王母是太阴之精灵，天帝的女儿，她人身、虎首、豹尾，蓬头白发，善于长啸，穴居于石城金台，常坐在少广山上，有三只青鸟常为她取食，西王母仰慕黄帝的仁德，乘白鹿来献白玉环。又有神人乘白鹿自南方来，向黄帝进献神兽鬿(chàng)，这是因为黄帝的仁德所至，才在那儿出现了鬿。黄帝重视音乐，精于音乐，他演奏乐曲以娱诸神共欢共舞。黄帝又感动云鹤，有十六双鹤在他左右飞舞，他曾尝一种树果，其味如李，形如海棠，透红无核，因而把它称为沙棠，食后可以御水而不会溺死。黄帝在沃人国西王母的山上筑台，名轩辕台，才得以休息于冥伯之丘，昆仑山之墟。他又游华胥国，这

是神仙之国，后来又往天毒国居住，故名轩辕国。黄帝又西游至穷山女子国，往北又游昆仑宫，东巡至海，登桓山，在海边得到白泽神兽，这兽能述说万物之情，因而向它询问天下鬼神之事，黄帝令它书写出来，成为书籍告知天下。于是，黄帝作咒邪之文，用来诅咒邪恶。黄帝周游的时候，元妃嫫祖死于途中，黄帝将她祭为祖神。黄帝由于天下大定，祥符瑞气并至，他在泰山下的亭亭山，为泰山封禅，继而又到几几山封禅记功，居于名岳，祭炎帝，观天文，察地理，驭宫室，制衣服，测候气象变化的规律，有营造百工之德，所以天赐他轿舆之服，斧钺、华盖羽仪，天神之丘。

据《列仙传》等改写

务光辞相

务光是夏朝末年时人，相貌奇特，与众不同，他的双耳竟长达七寸。平时爱好弹琴，喜欢吃蒲韭根。时逢夏桀当政，民不聊生，成汤想趁机取代夏王桀的天子地位，于是就来找务光商量谋划灭夏的大事。务光对此表现得很冷淡，他一口回绝成汤，说：“这不是我关心的事。”

成汤心犹不甘，问道：“那么谁可帮我出谋划策呢？”

务光答道：“我不知道。”

成汤再问：“您看伊尹这个人怎么样？”

务光想了一下说：“此人能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来忍受耻辱，别的方面，我可就不知道了。”

成汤用伊尹的谋略，率领商军推翻了夏朝的统治，建立起强大的商王朝。他派人找到务光，要与务光共享夺来的天下。成汤说：“智慧的人出谋划策，勇武的人驰骋疆场，仁和的人安邦定国，这是

自古以来的道理。先生何不顺其道而行？现有劳先生做国相，来辅佐我的儿子治理天下吧。”

务光听罢，当即推辞道：“废掉当今主上，可算是不义；改朝换代中杀了这么多人，可算是不仁；他人去做受人责难的事后，却由我来坐享其成，这又是不廉了。我听说，不义的话，就不应该接受这种俸禄。没有道义的年代，更不能去当官。更何况君王如此尊敬我，让我居新朝高官之位呢？我不忍心长久地看到这种情况存在了。”

务光拒绝了商朝要他出任为官后，就把大石块缚在自己的身上而投于蓼水，用这种方法把自己与世人隔绝开来。

过了四百多年，在高宗武丁时，务光又与武丁邂逅相遇，武丁为其声名所折服，很想叫务光出任国相之职，没料到务光又婉拒了。武丁不肯罢休，又派人以马车去专程迎务光到都城，手下使臣苦于完不成任务，在劝说务光出任时已带有硬逼的味道了。为躲避纠缠，务光奔逃于浮梁山，以后还有人看到他出游于尚父山中。

《列仙传·务光》

彭祖传道

商朝末年，有位“采女”（即宫中女子的通称），稍微掌握了一些养生之道，她知晓怎样保养身体和使自己形容姣好的法子，虽已有二百七十多岁，可在别人眼里，她还是个妙龄少女。由于采女有此道行，殷商君主就奉她为师，并在“掖庭”（即皇宫旁舍，嫔妃居住的地方），建华屋紫阁，楼阁的外面金玉装饰，用来供她居住。

殷王还让采女乘坐“轻（píng）”（由贵族妇女所乘有帷幕的车），去彭祖那儿问道。见到彭祖后，采女叩拜，并询问延年益寿的方法。彭祖答道：“如想飞身登天，升为仙界之人，就应当服食金丹，

金丹是位居玉清仙境的元君太一才能服用，用后白昼就能升天。这种道术至大至深，绝不是君王所能达到的。其次应当爱精养神，服食用药制成的糕饼，也可以长生不老，但不能差使鬼神和御风而行。”

接着彭祖又说道：“不知道男女交接之术的话，就是服药也没有益处。阴阳之意可以推测而知，无须去思索，更不必多问言传。我本人是遗腹子，三岁时，母亲又去世。遇到西方犬戎之乱，于是流离失所到了西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其时又加上年轻时无依无靠，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曾丧失了四十九个妻子，失去了五十四个孩子，由于屡屡遭受忧患痛苦，致使体内和气折伤，使肌肤枯槁，连人体内的营、卫二气（均为饮食水谷之气所化生的精气与悍气）都因此焦枯，只怕难以度世。何况我的见闻又很浅薄，实在不足以宣传讲授什么长生之道。现在大宛山中，倒是有个叫“青精先生”的人，外间传说他有一千岁了，看上去貌如童子，一天之中能行三百里路。平时既能做到一年都不吃任何东西，但也能在一天中吃下九顿饭。他才是可以谈谈养生之道的人，你得去向他询问才对。”

采女听罢，就说：“能否问一下，青精先生是什么仙人呢？”

彭祖说：“青精先生只是得道者罢了，还不是仙人。所谓仙人，或是纵身跳入云中，没有翅膀却能飞行；或是驾驭着神龙而在云中穿行，向上可达九霄中的太阶星座；或是化为鸟兽在青云中浮游，在江海中潜泳，在名山间展翅盘旋飞翔；或吸食元气；或吃灵芝百草；或出没于人世间而不为凡人所识别；或隐身遁形于荒原野外之中。所谓仙人，长有异乎常人的面骨，身体表皮上则生有与众不同的汗毛。他们留恋和爱好的是幽深偏僻之所，从来不与凡夫俗子交往。然而像仙人这样，虽享有永远都不会死亡的寿命，但都已经摒弃了人的情感，忘却了所有的荣耀与耻辱，就好像那麻雀变成了蛤蜊，野鸡转化为太蛤一样，失去了它们本来的真实面貌，改变了自

己原有的身体器官。就目前来说,这也不是我内心所向往的。”

彭祖还说道:“人接受元气后,即使不知道方术,但如保养得当,也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如没达到这个寿限,都是伤了元气所致。如稍微通晓一点道术的话,即可享年二百四十岁了,如能再多掌握点得道的真谛,则可延长寿命到四百八十岁。完全领悟其理和得道之人,就可以达到不死的境界,但并不能成为仙人。养寿之道其实就是不要损伤元气罢了,如能做到冬天温热,夏日凉爽,不失四季时令节气之和顺,就能对自己身体有利。美貌佳人的姿容,幽静闲适的娱乐享受,不会引起个人的思念与欲望,更不致因此受到迷惑,这就是贯通周身的精神元气。象征地位身份的车马礼服和仪仗排场,也不需要过分地追求,知足即可,这是使志向情感专一。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不同质材所制成的乐器;青、赤、黄、白、黑等各种缤纷色彩,可用来让人的视觉和听觉在欣赏玩味中得到满足,这是疏通心境,这些都可以延寿益命。至于不能采取这些方法和掌握分寸的人,所有的物质享受反而会很快给自身带来伤害。但如果懂得节制和宣泄的道理,遏止和显扬其中疏通与塞阻的部分,不仅不会减少人的寿限,反而会从中得到益处。凡此之类,比如水火,用过了头反会危害于人。如知道体内的经脉受到损伤,气血不足,内脏肌理空疏,骨髓脑液不够充实的话,则身体已先含有病因了。大凡思虑和记忆过多会有损人体健康;忧伤恨怒和悲痛哀愁能伤人精神;情爱喜乐过度亦伤人,气愤发怒而不能化解,也可伤人;欲望过于迫切和悲感忧虑也会伤人,寒暖冷热不当也会有害人的健康,阴阳不相交合亦伤人。能够损害人体的原因有很多,如仅仅将男女房事视为大害,岂不是欺人之谈吗?男女相爱而交,就像天地相生,所以人须导引和保养精神元气,才会使人不失其和顺。正因天地依循着相交结合的规律,所以才没有终结完毕的限度。人类不懂得交接的规律,所以才会有残伤夭折的时候。如能避免那些

有伤人体健康之事，掌握阴阳交合之术，那就是我所指的不死之道了。天地白昼离开而夜晚交合，一年就有三百六十次相交。其中天地精气相和合就有四次，所以能生成养育万物而不会穷尽，人类如能依天地交合为准则，就可以做到长存于世。

另外人们苦于事情太多，很少有能看破红尘而弃世，独住于山间野穴。如依循道术方法来教授他们，他们最终也不能学成。这不是仁人君子的本意。因此只要知道男女交合之道和闭气炼形之术，减少思虑，控制饮食，就是掌握了养寿葆真之道。”

采女听罢彭祖的教诲，回到宫内就将其中要旨传授给殷王，殷王尝试一番后，果然得到验证。殷王在欣喜之余，就萌生了歹毒的念头，他想使彭祖传授之道秘而不为人知，于是下令诛杀国中传授彭祖之道的人。最后，殷王又想加害彭祖，以达到绝灭天下擅于此道的人，使自己独享其术。彭祖知道了殷王的罪恶企图后就飘然隐去，人们都不知彭祖到底去了何方。

《列仙传·彭祖》

钩翼夫人

钩翼夫人出身于齐国赵姓家庭，家往河间地区。从小时候起，她就喜爱清静。由于身体欠佳，病卧在床上已长达六年。平时她每日三餐所进的饮食也很少，更令人好奇的是，她的右手掌指都呈拳曲状，无法伸直舒展开来。

汉武帝有次率卫士打猎经过河间，有个擅长于望气的（即通过观望云气以测定吉凶的方士）对武帝说：“东北有贵人之气，看来此地定有奇女子。”武帝听了，就马上派遣使者去察访，找到了美貌绝伦的钩翼夫人后，就将她送到京城长安。武帝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

居然是如此美貌的佳人，心中大喜，情不自禁地上前一把去拉美人的手。汉武帝刘彻没想到自己仿佛拉到了一副玉石钩子，美人的手竟是拳曲着的。但还没等汉武帝刘彻发出好奇的询问，美人的手就慢慢地伸展开来了。武帝十分喜爱这个绝色佳人，称其为“拳夫人”，并将她晋升为婕妤。居宫后，“拳夫人”怀孕所生儿子，也被人称为“钩弋子”，这就是以后继武帝而统治天下的汉昭帝刘弗陵。

赵婕妤后随武帝留居甘泉宫，武帝为防止她日后以母后身份临朝垂帘听政，致使吕后乱政的故事重演，就在立刘弗陵为皇太子之前，以赵婕妤偶犯小过错而严厉斥责她，并最终赐死。尸体在停放期间，也没有僵硬，还溢发香气达一月之久。

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追尊生母钩翼夫人为皇太后，用二万人兴造陵墓，择吉日良辰来重新安葬钩翼夫人。但人们只在棺内看到一双丝绸缎子做的鞋。钩翼夫人以前所居住的宫楼也被命名为钩翼宫，后为避讳，改为钩弋庙，宫殿里面还设有专门祭奠钩弋夫人的神祠，原有的宫楼也依然存在。

《列仙传·钩翼夫人》

负局先生

有位被别人称为“负局先生”的人，籍贯不详，听他的口音似乎是河北、辽宁一带的人。负局先生常常背着磨镜器具的“局”（即匣子），走到吴地市集上去吆喝。谁要来磨铜镜，就先得付一个铜钱，然后负局先生就会帮他把镜磨得精光锃亮。

负局先生替人磨镜时，常会突如其来地问人家有否因患什么疾病而痛苦，当他听到有人患疾病时，负局先生总是会取出身边带着的紫色丸药，交给患疾之人，凡是得此紫丸者，没有一个不是药

到病除的。就这样，一直到几十年后，当地发生了一场极大的瘟疫，前来求医索药的病人络绎不绝，被负局先生的丸药医治救活者多达上万人。负局先生在看病诊治和给病人丸药时，也从不收受一文钱。到这个时候，吴地的老百姓方知负局先生原来是个修仙养道的“真人”。

以后，负局先生住在吴山绝壁悬崖头上，当病人前来求医，他就从山上将丸药悬放下来给病人。到负局先生快要归真离世时，他对身边的童仆说：“我要返回蓬莱山了，我将为你们施放神水。”

负局先生逝世后，崖上在某一天果然真的冒出了水，呈白色的水从石头间汨汨溢流出来。周围凡有疾病的百姓只要饮了此水，大多数人都会恢复健康。吴地人民因感念负局先生医术之神奇，竟相立祠来祭祀纪念他，这样的神祠竟立有十几个。

《列仙传·负局先生》

点石成羊

皇初平，丹溪人。十五岁时家人派他牧羊。有一道人见他善良谨慎，将他带到金华山石室之中，他在石室中过了四十多年，不再思念家乡。皇初平的兄长皇初起到处寻找弟弟，好多年仍未找到他。后来，看到街上有个善于卜卦的，就对他说：

“我弟弟当年牧羊，已失踪四十余年，不知 he 现在是死是活，请先生给我占卜。”

占卦的说：“过去我曾在金华山中看见有一个叫皇初平的人，莫非他就是你的弟弟？”

皇初起听了很惊喜，立即随此人去金华山寻弟，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初平，兄弟相见，悲喜交集。兄长问初平他放牧的羊在何处，初

平说都在山里的东面。他哥哥往东看去,没有羊的踪影,只见一片垒垒的白石。便对初平说:

“山的东面并没有羊啊?”

初平说:“羊是在那里,只是兄长自己看不见而已。”

其兄与初平一同前往寻羊,到了山东面,初平口中念道:“叱叱,羊起来吧!”于是,白石皆起变成了数万头羊。

兄长说:“我弟独得神仙之道了,我可以学么?”

初平说:“可以,酷爱道的人便得道。”皇初起便也舍弃妻子儿女,留在山上,与初平一同服食松柏、茯苓,持续上万日之后也得道了,有隐身之术,在太阳下已无身影,且面有童子之色。后来,兄弟俩相伴回乡,亲戚们几乎都已死光了,于是仍回到山中。临走时,将丹方传授给南伯逢,此人后来改姓为赤松子。初起改名为鲁班,初平改名松子。

《神仙传·皇初平》

叔卿教子

卫叔卿是中山(今河北定县)人,早就服食云母得道成为仙人。西汉元凤(原文疑有误,元凤应为汉昭帝年号)二年八月壬辰日,汉武帝刘彻正无所事事,闲坐在殿上,忽然他看到有人乘着浮云,骑着一头白鹿从天上落下,来到宫殿台阶前。武帝惊奇地问道:“来者是谁?”此人缓缓答道:“我是中山人卫叔卿。”武帝听后,脱口而出:“中山人?不就是我的臣民吗?”卫叔卿听后,不再答话,顷刻间已不见其踪影。武帝这时才知道刚才碰到的是高仙,酷爱神仙道术的汉武帝对自己出语不当,唐突冒犯了仙人感到十分悔恨。他即刻让使者梁伯之去中山访求高仙故里,想由此来了解高仙来访的动机。

梁伯之到了中山后，果然找到了卫叔卿的儿子卫度世。梁伯之马上带度世回长安，诣见武帝后，武帝向卫度世打听其父亲的情况。卫度世说：“小民的父亲自小就喜爱神仙之道，服药治身都有八十多年了，身体不但没衰朽，反而变得年轻强壮了。有一天早晨，家父抛弃了小民而离家出走，临行前留下话，说是要到西岳华山，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还没见他回来过。”

武帝听后，就立即派遣梁伯之和卫度世一起，到华山去寻觅卫叔卿的踪迹。两人商量后，决定让卫度世独自一人上山寻父。卫度世上了华山，他望见父亲与几个人在岩石上嬉戏玩耍。度世上前见过父亲后，卫叔卿问道：“你来这儿干什么？”度世就把来意说了一遍。

卫叔卿听完，就对儿子说：“我前些日子是受太上老君的派遣，想告诫当朝皇帝有关灾难厄运的日期，以及如何度过厄难的方法，使汉朝江山可以延祚多享。然而刘彻却傲慢自大，目中无人，不识得道仙真，反而想要把我当做他的臣民来看待，这样的帝王，不值得去告诉他延享国祚的办法，所以我才弃他而去。”

度世听了父亲所述，也不再请父亲出山，便顺便地问父亲：“刚才与父亲博戏者是些什么人啊？”卫叔卿说：“是洪崖先生、许由、巢父、王子晋、薛容。今世转向大乱，天下民不聊生。你回去修炼，也不要再去做什么汉朝臣民啦。”

度世闻言就拜辞父亲和梁伯之结伴返归中山。到家后，度世与伯之商量，决定也不去长安回复武帝的诏命了，最终一起重返华山。

《神仙传·卫叔卿》

伯阳制丹

魏伯阳是吴地之人，本出身于名门望族，但他喜欢的是道术，对政治不感兴趣，因而不肯步入宦途，赋闲在家时也是修身养性而已。当时人们对魏伯阳并不了解和熟悉。以后魏伯阳与三位弟子一起进山，专门去制作神丹。

神丹制成后，魏伯阳知道自己的弟子们修炼的心志还不够完全坚定，于是想借此机会试试这三个弟子之心。他对弟子们说：“这神丹虽然已经制成，但应该先试吃一下。现在我先给狗吃，如果狗服下神丹后即能飞升，那我们就可服用这种神丹了，如果狗吃下神丹后死去，那我们就不能服食此丹了。”

原来，道家人士制丹颇有讲究，有种丹叫“毒丹”，它在制作过程中因转数不足，火候未到，所需的阴阳和合就未能完成，因此这种毒丹服下去，将会出现暂时性假死。早在魏伯阳入山时，就曾有意带了一条白犬及一些毒丹。此刻魏伯阳就把毒丹给这只白犬灌下，白犬即刻“倒毙”。魏伯阳见状，就向弟子们问道：“我们制作神丹之时，惟恐神丹制作不成功，现在虽制成，然而这只狗吃下去就死了，恐怕我们所作的还不符合神明旨意，我们服下去只怕也会像狗那样，这可怎么办呢？”

三个弟子听了后，就对老师说：“先生，您是否会服食这丹呢？”魏伯阳说：“我与世俗社会的时尚风气相背离，又舍弃了家庭入山修炼，既没能掌握成仙之道，又不会重新归乡返家。死与生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两样。我应当服食此丹。”说罢，魏伯阳就服下神丹，才一会儿功夫，魏伯阳就倒地而亡。几个弟子见状，面面相觑，相互说道：“制作神丹，本来是为了求得长生不死，如今服下去就死，这叫

我们怎么办？”

三个弟子中独有一人说道：“我们的先生不是凡人，像这样服丹而死，只怕是有意这样做的吧。”说完，他也服下“神丹”，同样也气绝而死。剩下的两个弟子彼此商量：“制丹的目的希望长生，如今他们两人吃了就死，这种丹还有什么用处？我们如不服食此丹，还可以在人间逍遥地活上数十年哩。”于是，他俩就打消了服丹的念头，一起出山，购买棺木来安葬死者。

等这两个弟子走后，魏伯阳即刻起身，将自己所服食的金丹放在“死去”的弟子和白犬的口中，这样，人和犬都得到复苏。于是这位姓虞的弟子就和老师魏伯阳一起得道成仙了。

此后，有人入山伐木，途遇魏伯阳。魏伯阳托这人带给邻里乡亲一封信，并向两位还俗的弟子致以谢意。此刻，这两位弟子才感到懊恼和悔恨。

《神仙传·魏伯阳》

返老还童

有个叫伯山甫的人，是雍州（今陕西一带）人氏。平时在华山修炼，精思守一、服饵，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还经常回乡去探望自己家里的亲人。都已过了二百多年，可是伯山甫看上去还是一点都不显龙钟老态。

伯山甫每次去别人家，进屋后，往往就知道人家先世祖辈以来的善恶功过，就仿佛是亲眼目睹一般。他也能预知未来的吉凶好坏，没有不被他说中和应验的。有次回家后，见外甥女年老衰朽，伯山甫就将带有的丸药给了她。伯山甫的外甥女在服药时，年龄已逾七十，是古稀之人，可她在吃下伯山甫送的药后，居然逐渐地变得

年轻起来，最后竟由老还少，变得貌如桃花，在肤色上与少女都没有区别。

后来，汉朝派遣使者经过西河城东之地，汉使见到有位女子正在用鞭子抽打一个老翁。只见这个老翁头发雪白，低头长跪受罚，毫无半点反抗之意。使者感到奇怪，就问其中缘由。这个女子说：“这是我的儿子。以前我的舅舅伯山甫，曾以神方教我，我觉得很有效，才叫这忤逆小儿服食此药。谁知他就是不肯吃这神药，以致到现在衰老成这付模样，看上去比我差远了。我实在是气不过，这才用鞭子教训教训他。”

使者又问这位妇女和她的儿子现在各有多少岁。女子答道：“我今年二百三十岁，儿子今年七十岁。”伯山甫的这个外甥女以后也去了西岳华山。

《神仙传·伯山甫》

圣母显灵

东陵圣母是广陵海陵（即今江苏泰州）人。嫁给杜姓男子。东陵圣母喜欢修形炼道之术，并跟随高士刘纲学道。刘纲与其妻樊夫人都是道术甚高之士，因此东陵圣母也在学道后掌握了易形变化之术，能够随心所欲地隐遁或显现。

其丈夫杜某却不信道，他对妻子学道总是十分讨厌和感到愤恨。圣母平时或是以道术急救病人，或是需要到什么地方去，当杜氏看到东陵圣母不在家里相夫教子，而是整天“野”在外面，更是怒不可遏。终于在有一天，杜氏状告于官府衙门，说圣母是奸妖，不守妇道，不理家务。官府据此即刻收圣母下了大狱。

没多久，东陵圣母就从牢中的窗口飞了出去，等到牢卒禁子及

衙役们看见东陵圣母身影时,都无法再行捉拿,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她升入云中而去。在牢里的窗下,只留着她的一双鞋。自此东陵圣母即升天成为女仙。远近周围的百姓都立庙建祠,来祭祀圣母,民众祷告祈求往往见效。在祭祀东陵圣母的场所,常有一只青鸟出没。凡是有人遗失东西,只要求问丢在何处,此鸟就会飞临盗物者或拾到东西者的头上,盘旋不去。为此,即使岁月渐渐流逝,此地民风淳朴,依然如故。

《神仙传·东陵圣母》

玉子修道

玉子,是南郡(今湖北境内)人,原来的姓名为张震。自幼即学习众经书。周幽王时,朝廷征召他去当官,他却不肯出任。玉子曾对人慨叹道:“人生在世,一天天地过去,离生越来越远,离死却越来越近了。如果只是贪图富贵,却不知道修身养性炼形的话,生命到了尽头,气绝身亡,即使位居王侯,家中金玉如山,又比地上的灰土好到哪儿去呢?看来,只有神仙度世才可以无穷无尽啊。”

于是,一心想修炼成仙真的玉子,投长桑子的门下学道,接受了他传授的许多道术。玉子在这基础上,自己钻研修造出一种修炼得道之法,他以五行相生相克之意,用以养性治病消灾散祸。他的道术还能呼云唤雨,兴雷成雾。每次与众弟子出行时,用泥土捏为马形后交给每个人,并让他们全都闭上眼睛,只有片刻功夫,他们就都乘上了高头大马,这种马都能日行千里。传说后来,玉子到崆峒山炼丹得道而去。

《神仙传·玉子》

沽酒寻师

太阴女原来的姓名叫卢全，为人聪颖，通达事理，智慧过人。她爱好玉子之道，也多少掌握了点这种法术，只是还没有达到精深奥妙的程度罢了。

由于当时没有高明的老师指导和点拨，太阴女就在通衢大道摆下摊位，卖酒给来往路人，想从各色人士中求访有道的高人贤士，来达到拜师结友，交流道术经验的目的。只是许多年过去了，太阴女仍没发现在道术上胜己一筹的人。

有一天，一个叫太阳子的高士路过这儿，他在歇息饮酒之际，见太阴女礼节恭谨得体，言辞优雅，太阳子就发出感叹：“她行的是白虎（tóng）蛇之步法，我行的是青龙玄武之步法，天下如此之大，谁才是真正知其奥妙的人啊！”

太阴女在旁听到这番喟叹，心中大喜，就叫自己的妹妹上前向这位客人请教，问一下五行中的土数为几。太阳子答称：“不知为几，只知南三北五，东七西九，中一而已。”

太阴女听了妹妹的转达后，就说：“这位客人是大贤者，也是一位至德道人啊。我起初只是问一，他却已知五了。”于是就将太阳子请入自己的修道密室，摆上山珍美味，让客人大饱口福，并向客人介绍了自己修炼玉子之道的情况。太阳子听后就说：“我们彼此共事天帝之朝，大家同饮神光之水，脚踩的是玉子之步法，体内怀有五行之宝。只要是贤良有道秉德之人，就是亲密同道之友。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啊！”

于是，太阳子就向太阴女传授补养之道，两人双修成仙。

《神仙传·太阴女》

指下奇功

太玄女原来的姓名叫颺和，年纪很轻时她的丈夫就撒手西去。有个术士在观察了太玄女与她儿子的面相后，就说道：“母子二人都不会长寿。”太玄女听了术士此言，就立志学道，以求延年益寿。

太玄女所攻习的是玉子之术，功成后能入水而不弄湿衣裳，严冬季节里，她穿着单衣行走于水上，却能保持肤色不变，身体温暖如常，可以持续几天都这样。太玄女还能将官府宫殿、甚至城市中世人所居住的房屋迁移到别处，看上去与原来没有差异。不过，当她用手一指，这些幻象立即不见踪影。

太玄女的手指确有奇特的功能，如遇房门及屋中柜、盒等装有锁的，太玄女以手指后，房门、柜等都会开启。她如果用手指向山丘，就会出现山崩；指向树木，树即枯死。但她如再以手指一下，上述这些又都会恢复原状。

太玄女带着弟子们外出时，行到山间，已届黄昏。太玄女用手杖叩击岩石，岩石显现出开启的门户。进入其中，床帷米仓俱备，因此，太玄女与弟子们虽行万里之外，也能过平常一样的生活。

太玄女法术甚高，她所演练的三十六术，很有神效，曾无数次救活濒死之人。

人们都不知道太玄女平时到底服食些什么，只是见她的容貌越来越年轻，一头乌发如同黑漆。后来她得道，人们再没见过她。

《神仙传·太玄女》

鸡犬升天

西汉的淮南王刘安，一直酷爱神仙之道。天下方士投入其门庭者甚多。一天，有八位老人到王府想谒见淮南王。王府的守门人见八位老人容颜衰老，肌肤枯槁，身体佝偻，就对他们说：“郡王平日所喜欢的是神仙度世，长生久视之道，必须得异于常人之道的人，郡王才会以礼接待。现在我看老先生们如此衰老，不是郡王所适宜接见的。”八位老人反复求见淮南王，但守门人总是应对如初，予以拒绝。于是，八位老人就对守门人说：淮南王如果只是因为 we 衰老就不想相见，那么，要我们年少又有什么困难？”说完，八位老人就抖抖衣衫，整整面容，只见他们立刻显现出幼童状貌，守门人惊奇不已，就将他们引见给淮南王。

淮南王热情迎见了八位老人，情急中竟连鞋都穿倒了。淮南王专门向老人们行了拜师礼仪，自称弟子，并说：“高仙远道降临敝王府，将要对寡人指点些什么呢？”接着他又询问八位老人的姓氏。八位老人答道：“我们的姓名是：丈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寿千龄、叶万椿、鸣九皋、修三田、岑一峰，各人都能吹风嘘雨，震雷动电，倾天骇地。也能使日子倒回，流水不动，还能差遣鬼神做事，鞭撻作恶的妖魔鬼怪。至于出入水火，移动和变化山川，凡是所有变化之事，我们没有干不了的。”就这样，八位老人成了淮南王府的座上嘉宾。

当时，淮南王手下有个名叫伍被的小臣，曾因了犯了过失而担心被淮南王诛杀，总是为此惴惴不安。他为了逃脱惩处，竟专程赶赴朝廷去诬告淮南王有谋反之心。汉武帝刘彻因此对淮南王起了疑心，就下诏遣大宗正，持节驻守于淮南，同时调查追究这件事。大宗正还未到淮南，八位有道的老人就对淮南王说：

“伍被身为人臣，诬告其主，上天必定诛杀此人。依我们看来，郡王可以升天去了，这也是上天的安排。”

于是，八位高士取鼎煮药，让淮南王服下去，他的骨肉亲近三百多人，也都在服用鼎内所煮神药后，在同一天里一起升了天。就连人们平日所养的鸡犬，啄舔过药器的，也一起随人飞上了天。八位高士与淮南王曾歇马于石上，但见留下的人马踪迹，却不知刘安等人究竟去了何方。

朝廷派来办案的大宗正来到淮南后，即将这事上奏给汉武帝，武帝十分懊恨，就下令诛杀伍被，以泄其恨。自此之后，汉武帝自己也广招各路方士，想求度世之药。

《神仙传·淮南王》

夫妻斗法

樊夫人是刘纲的妻子。刘纲字伯鸾，官居上虞县令。他也掌握一些道术，能写下檄文，召来鬼神，又通晓禁规制度变化之道，还能潜修道行，密证其实。他人都不知道这位县太爷暗地里修炼道术的情况。

刘纲本人崇尚道家的清净简易之说，在他做官期间政令通行，当地百姓都获得好处。没有干旱水涝之灾和流离他乡之苦，也没有发生瘟疫流毒和凶猛禽兽伤人之事，年年都获得大丰收。刘纲也因政绩斐然，受到周围远近民众的敬仰。

在闲暇的日子里，刘纲常与妻子樊夫人相互较量道行的高低。例如夫妻两人一起坐在堂上，刘纲先作火焰焚烧起春谷的屋子，火从东头烧起，樊夫人用道术禁止，火即刻熄灭了。

刘纲家的庭院中间种有两棵桃树，夫妻两人各自对一棵桃树

念动咒语，然后驱使两棵树互相搏斗攻击，过了许久，刘纲所咒的那棵树打不过另外一棵桃树，几度逃出篱笆之外。

刘纲曾取来盘子，吐唾液在盘中，唾液立即变成一条鲜蹦活跳的鲫鱼；樊夫人也唾了唾沫在盘中，居然成了一头水獭，并且把那条鱼也吞吃下去。

刘纲每次与樊夫人比试道术高低时都要略为逊色。

《神仙传·樊夫人》

文帝受诲

有个老人叫河上公，人们都不知道他原来的姓名。西汉孝文帝时，河上公在河岸上用草扎了个圆形的草屋。平时，河上公还经常诵读老子的《道德经》。

当时汉文帝十分喜受黄帝老子之道，他还特地颁诏，命令王公大臣、地方上的州牧与在朝的卿士百官，统统都要诵读老子之书，不通老子经书的人，就不能上朝觐见皇帝。

有一次，汉文帝在读经时，对某段经文的释义产生了疑惑，文武百官中也无人能解释得通。侍郎裴楷在上书中称：“陕州境内，黄河岸上，有人诵读老子之书。”汉文帝阅罢奏折，立即颁诏遣使，带着皇帝读经时产生的疑问，去向这个在民间诵读老子经书的奇士请教。河上公称：“道尊德贵，不是可以在远距离问答的。”御使回报汉文帝后，文帝马上乘车，亲自光顾河上公所居的草庵。可是河上公对当朝皇帝大驾光临，并不买账，他呆在自己的草房中，就是不出来。文帝让手下人对河上公传达自己的旨意：“普天之下，都是帝王的臣民，宇宙间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大，皇帝居其一，因为皇帝贵为天子，为万民之首，先生虽有道行，毕竟还是朕的臣民，

不想自己屈服，可又有什么值得高傲的呢？朕能使小民在片刻间得到富贵，也能让他在转瞬间变得贫穷卑贱。”

河上公听了此番带有责怪语气的话，就双手拊掌合十，由原来坐着的地方一跃而起，冉冉上升在半空中，离地竟有一百多尺，才止住在虚空中。过了很长时间，他才俯视答道：“我现在上不到天，中不涉及到任何人，下不触地，有什么臣民不臣民的？难道君王能让我富贵贫贱吗？”

汉文帝见状大惊，这才领悟到自己面前的老者是神人。他赶紧步下辇车，还叩头礼拜道歉说：“朕以无能，勉勉强强才继承了先帝大业，个人的才能小，肩负的任务却极大，为此忧愁不堪。心里想奉道德经为准则，但却因无人指导，存疑之处不少，大多没有得到解决。现在惟有希望道君垂怜，能指点教诲朕解惑释疑的明径。”

河上公见文帝态度恳切，就将素书老子道德章句二卷送给文帝。并对文帝说：“反复读熟和研究它，陛下所疑惑的将会自行解除。我注此经以来，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一共传给三人，今连同陛下共为四人。不要将此书给不该知道的人看。”

汉文帝听后，即拜跪着接受了《道德经》。河上公话音刚落，已眨眼不见，人们都不知他去了何方。于是朝廷就专门在西山建造祭祀河上公的高台来望而祭之。后来，有人说：汉文帝虽热衷和崇尚道家学说，内心未必完全虔信，所以河上公有意展示神奇启发汉文帝，想使文帝最终能掌握道的真谛。由于他所住的草庵座落在河岸上，大家就因此叫他“河上公。”

《神仙传·河上公》

壶公授徒

东汉时，有个叫壶公的人，人们都不知道他原来的姓名，只知道他曾留下二十多卷的“壶公符”。

在汝南（今河南省境内），有个管理集市的小吏费长房，有天他看见一位老人由远处而来市集卖药。老人卖药从不二价，他卖出的药，医治百病都有奇效，并能预测病人将在哪一天痊愈，因此，前来买药的人络绎不绝。而老人每天卖药的钱，大多随手布施给道旁为饥寒所迫的贫苦人，自己留下的钱却很少。壶公常在卖药处的上方悬挂一个空壶。日落之后，壶公就转身跳入壶中，别人都不知卖药老人到哪儿去了，只有费长房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这位老人绝非普通之人，而是传说中的壶公。

于是，费长房就天天打扫壶公座前的那块地面，并供应壶公的食物。壶公虽接受了长房的馈赠和照拂，但从未表示过谢意。而费长房也从不计较，坚持不懈地为壶公服务。

一天，壶公对费长房说：“你等到黄昏无人时到这儿来。”届时，费长房践约前往。壶公向长房说：

“你看到我跳进壶中的时候，尾随我后往壶里跳，自然会进入壶中。”

费长房依照壶公所说，跃身一跳，不知不觉中已进入壶内。等到入壶以后，费长房已经不再看到什么壶了，眼前出现的是各色楼台亭阁，重门曲廊，景观十分壮丽。壶公周围还有几十个侍者听候差遣。

这时，壶公坦率地告诉费长房：“我本来是仙界的人，担任天曹职务，由于所负责的事情没有尽力做好，从此受到天廷贬官责罚，

暂时回到人间。我看你是可教之材，所以才会看到我跳入壶中的情况。”

费长房不敢就坐，以头叩地陈述道：“我是个凡胎肉眼，无知的人，倘若能得到仙长垂怜，实在是万幸啊！”

壶公听后回答：“我审视你后，觉得你是极好的修炼人选，只是不要对别人谈到此事。”

接着他又说：“我将于某日返回仙界，你能同去吗？”

费长房答道：“我想离世而去的心情不可言喻，只是不想让亲属家人知道和察觉，应该如何才好？”

壶公说：“这事不难。”

他随手拿了根青竹杖交给长房，并叮嘱他说：“你把这根竹杖拿回家后，就对家人称病，后天，你将竹杖放在你睡觉的地方，再来到此地。”

长房依照壶公的指教行事，被壶公带到一个石室中授以道术，也不知多少时日，费长房艺成，拜别壶公，壶公仍取根竹杖给他，说道：“只要骑上竹杖，就可到家了。”

长房拜辞壶公，骑上竹杖，刹那间已到了家门口。

回家后，费长房就开始为人治病，经他医治者，没有不痊愈的。

《神仙传·壶公》

介象施法

会稽人介象，字元则。知识渊博，《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等五经烂熟于胸。他还博览群书，通晓儒家及道、墨、法、名、阴阳、杂、兵、医、小说等百家各派的理论。介象还擅长写文章，同时暗地里自修道法，曾到东岳泰山学过气禁之术。介象还有

其他绝能：在茅草上燃火烤鸡，鸡熟可食，茅草竟不会成灰；能让方圆一里之内的人家不点火不蒸食；鸡和狗在三天内不发出啼鸣和吠叫；能使一个市集中的人都坐在地上而站不起身来；也会隐形变化之术，能够将自己变成草木或鸟兽。

介象因东吴名士的推荐受到吴主孙权的征召，孙权对介象十分敬重，口称介君，并为他起第造宅，还将御帐赐给了他。并多次赐金给介象，前后几次累计有几千金了。吴主还向介象学习隐形之术，并在有了些门道后，就尝试着回到后宫及进出于宫殿大门，居然没有一人能看到他。孙权还命令介象演示变化之术，介象就种植瓜菜百果，都是种下即活，并能迅速生长。

介象在与吴主共同谈起生食鱼片以哪种为最鲜美时，介象表示，鲈鱼当属最佳。

吴王说：“这种鱼生长在海里，不是可以随便就能得到的。”

介象答道：“这事不难办到。”

他要人们在宫殿庭内有坑穴的地方放满水，介象就用鱼钩在此钓鱼，当他垂下钓饵，没多少时候，就吊来一条背部黑绿，腹部白色，吻宽而短的鲈鱼。吴主孙权见了又惊又喜，问道：

“这鱼真的可以吃吗？”

介象说：“我特意为陛下取来作为美味佳肴，怎么会不能吃呢？”

于是就让厨师去切鱼片。

孙权又说：“可惜蜀国使者不来，蜀使来此，总要带些生姜来，用蜀地的生姜做调料，其味甚美，这里的生姜比起蜀姜来要差远了。介君是不也能想法得到蜀姜呢？”

介象听了，毫不在乎地说：“这容易得很。只是得给我一个人作差使，并给他五千文钱。”介象手写了一符，放在竹杖中，让吴王派遣的差人闭上眼睛骑上竹杖。

介象对此人说：“竹杖停止不行处，就是你用钱买姜处，等到生姜买完，再把双眼闭上，就可骑杖回到吴国。”

差人照介象所说，果然顷刻间已到蜀国都城，但他还不知自己已经来到成都，就向别人打听，人家告诉他，这里是蜀中，于是他就集中在买姜。当时，吴国使者张温正出使在蜀汉，张温的随从恰好与这个从吴王身边来的买姜人邂逅相遇，感到很奇怪，听他这么一说，就托他带封家信回去。这个差人回到吴都武昌宫廷的御厨时，生鱼片才刚开始制作。

介象在吴国宫廷中连连请求离去，每次都被吴主驳回。一天他声称自己某月某日会得病。吴主叫左右给介象送去一篓生梨，介象吃了吴主恩赐的梨后，才一会儿功夫突然身亡。吴主得知后很伤心，就命人将介象殡葬了。

《神仙传·介象》

起死回生

有个叫董奉的人，字君异，原籍为侯官县（今福建福州）人。吴主孙权在世时，有位年少居官的侯官县令，曾见到过董君异。后来他罢职五十多年，这位官老爷又得任其他职务，赴任途中，行经侯官境内，曾在官衙且尚存的故吏僚属都去探望当年的父母官，董君异也一起去看望这位官长。由于君异面貌肤色和几十年前没有什么差别，这位老县令一眼就认出了他，就很惊奇地向君异询问：

“先生只怕是有道之人吧？早年我在本县任职时，年纪就和先生相仿，现在我已头发雪白，先生却仍旧少年一个。”

君异淡然一笑，说道：“纯属偶然吧。”

杜夔为交州刺史时，得毒不解，以致病死。死后都已三天了，正

逢董奉在该地，闻讯赶去，并以随身所带的三粒药丸放于死者口中，并让人举起死者头摇晃，让他将丸药消融后咽流入腹。奇迹发生了，死者杜夔的眼睛竟张开了，僵硬的手足也渐渐可动弹，灰土般的面色也微微泛起一丝淡红。半天后，杜夔已能坐起身来，死者终成为大活人。又过了四天，杜夔已能开口说话，他对人称，死时宛如做梦一样。

杜夔复活后，为感激董君异的再造之恩，就大兴土木，为君异起造高楼，并日日为君异摆宴。这样过了一年，董奉向杜夔告辞。杜夔不觉悲从中来，请求董奉留下。君异去意已决，不肯再留下来。杜夔就问道：

“那么先生将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该为先生造只大船，以备远航。”

君异回答说：“不用船，只要一只棺材即可。”

杜夔就按君异所说，让人造了一具棺材。第二天正午时分，董奉居然就客死他乡。伤心至极的杜夔安排了董奉的后事，让人将他的棺木殓埋了。

《神仙传·董奉》

张广定弃女

东汉时，颍川郡有一个人叫张广定，为躲避战乱时常远走他乡。他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不能徒步远涉，又无法用担挑她走。他想，丢下女儿一定会饿死，可又不忍心让她的尸骨暴露在野外。他家村口有座很大的古墓，墓顶原先有个洞，直通墓中。于是他将女儿盛放在筐中，用绳子系吊至墓底，并留下数月干粮和饮水，匆匆离去。

三年后，世道安定，张广定才返回家乡，准备到古墓中收拾女儿的尸骨，并加以埋葬。张广定前往一看，女儿依然坐在古墓中，见到父母还认识，非常高兴。而张广定夫妇起初还疑是女儿的鬼魂。等到张广定下到墓底，接近女儿，才知道女儿真的未死。张广定就问女儿从那里得到食物。女儿说，当食物刚吃完时，肚子很饿，见到墓角落有一个动物，伸长脖子吸气，她就模仿试验，就不再感到饿了，以后天天如此，一直到今天。父母离去时所留下的衣服被子，仍在墓中，因不来回走动，衣服也不破损，所以就不挨冻。张广定听完女儿的讲述后，就寻找女儿所说的动物，结果发现是一只大龟。女儿出墓以后，起初吃食粮感到小腹痛，而且呕吐，很长时间后才习惯。由此足以说明，龟有长生不死之法，习道的人仿效此法，就可与龟一样长寿。

《抱朴子内篇·对俗》

石人治病

汝南彭氏的墓靠近大道，墓口立有一个石人。一位农家老妇人到集市上买了数片饼回来，天气炎热，路过彭氏墓口的树下，在树荫下歇歇脚，就将所买的饼暂时放在石人头上。老妇人忽然急于去小便，而忘记将饼取走。行路人看见石人头上有饼，感到很奇怪，就问是何原因。有人说，这个石人有神，能够治病，被治好病的人就用饼来谢它。这句话辗转相传，越说越玄，说成头痛的人抚摸石人头，腹痛的人抚摸石人腹，然后再自己抚摸痛的部位，没有一个不痊愈的。最后千里以外都有人来求石人治病。他们起初用鸡猪祭祀，后来则用牛羊，并为石人竖起篷帐，祭祀的乐声连绵不断，如此数年。直到原先那个忘记饼的老妇人听说此事后，对人说明饼的来源，才

没有人再去求石人治病。

《抱朴子内篇·道意》

桑李嫁接

南顿有个人叫张助，耕地时发现田里长有一棵李树苗，应当在耕除的范围之内。张助觉得很可惜，打算移回家去栽种，于是就将李树苗挖了起来。由于不能立即回去，就用湿泥土包住根，放在一棵空桑树中，就忘记带回家。张助后来到很远的地方去任职，不在家中。他的同乡人看见桑树中忽然长出李树，都说是神。有个眼睛得病的人，在这棵桑树下乘凉休息，因祈祷，如果李君能使我眼睛痊愈，就用一头猪来谢你。此人眼睛偶然痊愈，就杀了一头猪来祭祀李树。此事传来传去，就传成说，这棵树能使盲人重见光明，远近一致，一起都来请求神保佑，从而此树周围经常车马堵塞，酒肉到处流淌，如此好多年。后来张助罢官回来，看到此种情况，就说：“这是我从前所放置的李树苗，那有神呀？”于是将李树砍去，祭祀也就停止了。

《抱朴子内篇·道意》

赤雀衔书

春秋时，吴王命令部下采伐山石，修建宫殿，在一块石头中开采到一部书，紫色的文字写在黄金的简片上，吴王和臣子们都不能阅读，就派使者带了书去请教孔丘。

使者到了孔丘那里，骗孔丘说：“吴王在宫中闲居时，有一只赤

雀衔着这书放在宫殿上，因看不懂它的内容，所以从远方送来向你求教。”

孔丘看了一眼书说：“这是《灵宝方》，讲述的是长生不老的方法，原来隐藏在水中，已经与天地一样长久了，大禹治水时得到了它，朝贡到宫殿中。大禹升仙前，又将它封存在深山的石盒中，现在吩咐赤雀衔了送给吴王，这是天所赐给的。”

由此而论，说明大禹是长生不死的，而且孔丘也是知道的，怎么不知道孔丘等人不都在秘密修炼长生不老术呢？正又说明即使圣人不修炼仙术，但不能说仙术是无功效的。

《抱朴子内篇·辩问》

捕獐得鲍

从前，汝南有人在田野中架设绳网捕捉獐子，结果逮获一只，但主人并未发觉。一个行人路过看见了，顺后将獐子偷了去，但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劳而获的举动，于是就从随身所带的鲍鱼中，拿了一头放在绳网中。设网的主人来后，大网中得到鲍鱼，感到非常奇怪，以为是神，不敢拿回家。村里人知道了此事，就共同为鲍鱼造屋建庙，称为“鲍君庙”。后来信奉的人越来越多，庙宇修得画梁雕柱，钟声鼓声不断。有生病偶而痊愈的人，就说是有神保佑，路过鲍君庙，没有一个不去祭祀。这样一直持续了七八年后，原来的鲍鱼主人经过庙下，问是什么缘故，香火如此旺盛，人们就将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告诉了他。鲍鱼主人听后说：“这是我的鲍鱼，那里有什么神。”于是庙中香火才平息下来。

《抱朴子内篇·道意》

赵瞿服松脂

上党有个人，名叫赵瞿，生癞疮多年，请了许多人都无法治好，快要死了。有人说不如乘他活的时候送出去丢掉。后来子孙们想方设法，展转筹措，家里才带着他和干粮，将他安置到一个山洞中。

赵瞿住在山洞中，整日整夜地为自己身遭不幸而悲叹，痛哭流涕一个多月。正巧有个仙人经过山洞，看到此情此景，也为他感到悲伤，就一一加讯以问。赵瞿知道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一面叩头一面讲述，乞求仙人保全他一命。仙人听完后，就送给他一袋药，并教他服用的方法。赵瞿服用一百多天后，癞疮全部治愈，而且面色丰满和润，肌肤带有光泽。几个月后，仙人又过来看望他，赵瞿一再感谢仙人给他再生的恩情，并求仙人留下药方。仙人告诉他说：“这就是松脂，山中这种东西最多，如果你提炼后服用，可以长生不老。”说完就不见了。

赵瞿离开山洞回到家中，家里人起初以为他是鬼，个个都感到惊讶。赵瞿就将在山洞中遇到仙人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家里人，从此就长期服用松脂，身体变得越来越轻巧，气力也增大了百倍，攀登悬崖，跨越险滩，整天不停。活到一百七十岁时，牙齿一颗不掉，头发也不白。夜里睡在床上，看见屋内有一个像镜子一样的光环，他问旁边的子孙，却都说看不见。过了一会儿，光环渐渐大起来，照得屋内如同白天一样。每当夜晚，赵瞿又看见他的脸上有二个微型小彩女，高二三寸，面目、身体样样俱全，只不过小一些。小彩女在赵瞿的口鼻之间做着游戏。以后，彩女渐渐长大，就留在了赵瞿的身边。她又时常听到有美妙的音乐声，一个人独自欢笑，后来一个人进了抱犊山。

听说赵瞿服用松脂出现如此奇迹，当时许多人也都争着服用松脂。他们用车辆运牲口驮，屋里都堆满松脂，但服用得久的不过一个月，见没有大的益处就停止了，难得有如赵瞿这样持久的人。

《抱朴子内篇·仙药》

逼 妻

汉朝时，有个黄门侍郎叫程伟，爱好炼丹术，娶了一个懂得方术的女子为妻。

程伟时常要随从皇帝出游，但没有一件时髦的衣服，很忧虑。妻子知道后，劝慰丈夫不必担心，就对着空中自言自语地说：“请送两端双丝的细绢来！”转眼间细绢就出现在面前，给程伟做了件体面的衣服。

程伟按照《枕中鸿宝》所说的方法炼丹化金银，但始终不成功。妻子去看他时，程伟正扇着炭火在烧筒，筒中有水银。妻子说：“我想试一试刚才的事情。”说着从袋中取出一瓶药，向筒中稍稍倒了些，过一顿饭的时间就膨胀开来，已变成银子。程伟见了大吃一惊，说：“道术近在你处，为何不早告诉我？”妻子说：“道术必须是有命的人才能得到的。”

程伟知道妻子会道术后，就日夜诱说妻子传授给他，甚至卖掉田地、住宅，供妻子吃美食佳肴，穿漂亮衣服，但妻子还是不肯将道术告诉程伟。程伟恼羞成怒，就与伙伴谋划用鞭打杖击来制伏妻子。

妻子知道阴谋后，告诫程伟说：“应当传授给道术的人，就是在路上遇到也会教给他；如果不是应当传授，而又是口是心非的人，虽然割断我的经络，分解我肢体，也不会将道术说出来的。”但程伟

依然逼迫不止，使得妻子发疯，裸体逃出程家，最后自己用泥涂在身上而死去。

《抱朴子内篇·黄白》

终南山毛女

汉成帝的时候，猎人在终南山中见到一个人，不穿衣服，全身长着黑毛。猎人想追赶上去将他捕获，而毛人越山涧、跨峡谷，奔跑如同飞腾，根本无法逮住他。后来猎人们偷偷地埋伏在毛人经常出没的地方，用围捕的方法将他捉住，这才发现毛人是个女的。

“你是从那里来的？”猎人们问。

毛女说：“我本是秦王的宫女，后来刘邦率兵打败秦军，秦王出城投降，宫殿遭到焚烧，于是就逃进了终南山。

“那你在山中是怎样活下来的呢？”猎人们接着又问。

毛女说：“我进山后没有食物吃，快要饿死了，突然见到一个老翁，他说：‘你可以吃松树叶子和果实。’当初我吃松叶松子时，感到又苦又涩，后来慢慢就适应了，肚子就不饿了，口也不渴了，冬天不觉得冷，夏天也不感到热。”

估计这个毛女一定是秦王子婴的宫女，到汉成帝时，已经二百多岁了。于是猎人们就将毛女带了回去，开始给她吃粮食。毛女起初闻见粮食气味就呕吐，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才习惯。这样过了二年多，毛女身上黑毛全部脱落，人也变得衰老了，最后死去。假如毛女一直不被人们捕获的话，那么就成为仙人了。

《抱朴子内篇·仙药》

邳伯夷刺鬼

林虑山下有一个亭子，亭中常常闹鬼，每当有人在亭中住宿，不是死就是病。夜晚亭中常聚集十多人，穿的衣服色有黄色的，有白色的，也有黑色的，其中有男也有女。

后来，有个叫邳伯夷的人路过，住宿在亭子中。晚上邳伯夷点亮蜡烛坐在亭中读经，到了半夜，忽然又有十多个人来到亭子里，与邳伯夷对面而坐，一伙人一起赌博游戏。邳伯夷偷偷用镜子一照，原来是一群狗。邳伯夷于是手拿蜡烛站起身来，假装不小心用烧烬的蜡烛点燃了其中一个人的衣服，顿时冒出一股毛被烧焦的臭味。接着邳伯夷就怀藏一把小刀，就势捉住一个人，用力地刺了过去，起初听见人的惨叫声，而转眼一看死在地上的却变成了一条狗。其余的狗见到这种情况，纷纷逃出亭子落荒而去，从此绝迹。这就是镜子的威力。

《抱朴子内篇·登涉》

山精神用

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南阳文氏的先祖，逃进了山中，又饥又困，即将死去。突然遇见一个老人，对文氏先祖说：“山中有一种的药草，也叫山精，你可以采来吃。”文氏先祖听说后，于是就按照老人所说的形状，采集白术作为日常食物，吃了后果然就不觉得饿了。过了一段时间后，文氏先祖的身体也变得轻巧无比，随时都有一种向上跳跃的感觉，登高坡爬险崖，整天不停。冬季在冰天雪地

中行走，丝毫不觉得寒冷。文氏先祖见到悬崖绝顶上，时常有几个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下棋，也有人在读书，有时还低头向下看看文氏先祖。文氏先祖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在互相问话，说这个棋子是居中还是向上。

十多年后，文氏先祖离开山中，又回到了家乡，人们发现他的容貌面色比以前更年轻了，气力比过去更强壮了。

《抱朴子内篇·仙药》

安期生与秦始皇

秦朝时，有一个安期先生，在海边卖药，琅琊人一代一代都能见到他，估计已经有一千年了。秦始皇知道后，就派人请他到宫中交谈，谈话持续了三天三夜。安期生话意境高，宗旨深远，广征博引。秦始皇感到很惊异，于是就赐给安期生金璧一方，价值数千万。安期生接受了金璧，将它放在阜乡亭，并用一两赤玉舄回报秦始皇，同时留下一封书信说：“再过数千年，到蓬莱山来找我。”

安期生见秦始皇时已一千岁了，并未死去。秦始皇刚烈残暴，傲慢凶狠，是天下不相信神仙的人，同时又是容不得与他有不同言论的人。秦始皇问安期长生不死术，安期生回答得很确当，使秦始皇醒悟过来，相信世间必定有仙道，既用厚礼赐安期生，又心甘情愿地学长生不死术，但没有高明的老师，而被卢放、徐福之流所欺骗愚弄，所以不能得到长生术。如果安期生的言论没有根据的话，那么三天三夜中，早已理屈词穷，必定被秦始皇投下油锅或者杀头，免不了有杀身之祸，他又怎么能得到赏赐呢？

《抱朴子内篇·极言》

断食治病

三国时期，吴国有个叫石春的，每当他行气为人治病时，则不吃食物，必须等到病人痊愈后，或者一百天，或者一个月才吃东西。吴景帝孙修知道后不相信，说：“不吃食物是不能长久的，最终必定会饿死。”于是他就将石春召来后禁闭起来，并派人严加看守。石春在狱中，每天只要求喝二三升水，如此一年多，面色反而更加鲜艳光润，气力也和平常一样。景帝非常惊讶地问：“你还可持续多少时间？”石春说：“能无限持续下去，可长达数十年，不愁饥饿，但只怕年纪老了会死去。”景帝听后，就将石春放回家去。

按照石春所说，可以知道人不吃食物是不能延年益寿的。现在也有人得到石春方法。

《抱朴子内篇·杂应》

蹈水而行

董幼，海陵人，家中兄弟三人他最小，幼时父亲便去世。他自幼身体病弱，母亲时时为他多病之体担忧，恐怕他难以自立。十八岁那年，董幼对母亲说：“我疾病缠身，恐难康复，徒然牵累两位哥哥。反正我终难活命，不如皈依道门，洒扫修行，以了此身。”他母亲也无奈地同意了。

董幼出家后恭谨勤修，守长斋，认真学习，也不懈怠，最终洞明大道。四十岁那年，又有真人授他在水上行走不溺法术，交给他一支马鞭，用马鞭抽打水面，即在水面如履平地的行走。

晋义熙年期，董幼回家告别母亲，他对母亲说：“我已得道，不再留在人间，今天回家和你告别。”

母亲问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几时才能回来？”

董幼回答说：“我将去峨嵋山，此去没有归期。”

母亲一直将董幼送到江边，目送他鞭水远去。

《洞仙传·董幼》

观奕烂柯

王质，东阳（浙江义乌）人，有一天他到山中去打柴，忽而迷失路途，在山中转来转去，当他转到一个土坳的拐角，意外地发现一个石洞，他进石洞不知走了多少远，拐多少个弯，眼前豁然明亮起来，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并且看见几个童子在下棋和说笑。王质平时也喜爱下棋，他就放下柴担，将斧子随手砍在一株树上，饶有兴趣地看两个童子对奕。童子发现王质观棋，就很有礼貌地从怀中取出一颗枣仁似的东西送给他，并要王质含在嘴里咽汁。王质接过枣仁放在口中站在他两旁观棋。不多久，两个童子下完了，他俩看看王质说：

“你已来了很久，可以回家了。”

王质被提醒便准备回家，当他去拿斧子时，发现斧头深深地嵌在树干之中，斧柄也已经腐烂了，他只得空手在童子的指迷下下山，不想当他到达山下，全然不是原来面貌，却是时移境迁的数百年之后。

《洞仙传·王质》

情深谊长

昌季是个以打柴为生的樵夫，家中贫困，但妻子却十分贤慧。一天，他进山打柴，不幸山崖崩塌，昌季身受重伤奄奄一息。他的妻子闻讯赶来，悲痛欲绝、号啕大哭。这时有一人很同情他，便走到她的身旁说：

“我来帮忙，救活你的夫婿。”

随即从身边取出一只三角形的煎药罐送给她，并了附上一贴药方。临行时还嘱咐她：

“服完这一贴药，病人就会恢复健康，长期服用此药，日后就会飞升。”

妻子十分感激，道谢后就将丈夫带回家中，一心为丈夫疗伤。他给丈夫用药，果然药到病除，不久恢复了健康。此后昌季自己配方煎药，如此千日不懈，昌季已经能够飞升。这天，他告别妻子，妻子不舍，边哭边追。昌季回头对妻子说：

“道与世俗绝然不同，望你自敬、自爱、自尊、自重。”

妻子赶不上丈夫，眼睁睁地看着丈夫离去。她于悲伤、茫然之中回到家里。当她看到丈夫用的药罐，猛然省悟，为什么自己不饮服此药呢？

妻子像她丈夫一样，服用三年的药，也能飞升。她飞到蓬莱仙岛寻找丈夫，丈夫对她说：“我知道你会来的。”

《洞仙传·昌季》

蓝采和踏歌

唐朝时候,有个人叫蓝采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常年穿着一件破蓝衣衫,系了一根三寸多宽的腰带,腰带上挂着当时不上等级的六等黑色木制的装饰物,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赤着。夏天时他在蓝衫里再加了一件紫布衫,也不出一点汗;冬天里睡在雪地中,身上却如同笼蒸似地直冒热气。每当他在城市中一边走一边唱歌乞讨时,手里拿着一块三尺多长的大拍板。

蓝采和乘酒醉时边歌边舞,吸引着大街上男女老少的都跟随在后面看他表演。他机捷幽默,有人向他提出问题,他随声就可以回答,而且令人捧腹大笑。看起来他有些疯颠,其实一点也不痴傻。行路时,他一面走一面蹬着靴子唱道:

踏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

红颜一椿树,流年一掷梭。

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

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桑田生白波。

长景明晖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

他的歌极多,而且都带有仙人的意境,世人无法猜测。人们给他铜钱,他就用长长的绳子穿起来在地上拖着走,有时散失了,他也不回过头来看一眼;有时遇到穷人就送给人家,或者送给酒店。

他周游天下,有人在儿童时看到他,等到白发斑白后再见到他,容颜形状依旧一点不变。后来他在安徽濠水一带踏歌,一次在酒楼中忽然听见空中飘来阵阵笙箫声,他乘醉腾空而起,轻轻地踩在浮云上,将靴子、蓝衫、腰带、拍板,一一扔了下来,飘飘而去。

《续仙传》

砍树升仙

有个人叫侯道华，自称是来自四川峨嵋山，寄居在河中永乐观中。

山上一刮狂风，众道士就轻易地换地方，而侯道华能够干木工活，道观房舍被损坏的地方，他都一一给修理好。登高历险，别人难以做到的他都去干。侯道华做事又不怕低贱卑劣，有客人到来，不管是道士还是俗人，都为他们打水送茶，洗衣洗脚。他还掏厕所，浇菜园，含辛茹苦，使众人能得到帮助和益处。可是他越是肯干，众人却越是将他看得很低贱，把他当作佣人奴隶一样差来呼去，而侯道华满不在乎，仍旧很乐意地去做。

侯道华平常爱好诸子百家和历史著作，一拿到书就不肯放下，一看书必定口中诵读。

众人说：“你要读这些书干什么？”

侯道华说：“天上没有愚昧、懵懂的神仙，不读书怎么可以学道成仙呢？”

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过了十多年，道观大殿的屋梁上忽然闪出奇异的光彩，人们时常可以见到。相传，唐开元年间，刘天师在观中曾经炼成仙丹，先让狗尝一下，结果狗死了，人就不敢再吃，于是藏在殿梁中。但人们不信，都说这是一派胡言。

一天，暴风雨又席卷道观，大殿略微受些损坏，侯道华爬上殿梁去修理，又看见梁上有闪光，他顺着亮光过去仔细一瞧，闪光的地方上面陷了下去，中间已被凿空。侯道华就掀掉上面一层木头，在里面得到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套盒子，一共三重，最里面的是一

个小金盒，小金盒中有颗丹药。侯道华取出丹药，一口吞了下去，而将盒子扔到地上。侯道华吞掉丹药后，一时没什么变化，说仙丹是虚假骗人的。

不久，侯道华到集市上喝醉酒回来，到了道观前。那里一向有颗百年古松抑盖着，是一处非常好的风景胜地。侯道华穿着木底鞋爬上松树，抡起斧头就砍松树。众道士屡次上前阻止，都不起作用。

正巧那天永乐县官也进观游览，一见侯道华在砍松枝，十分惊讶。众人就将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县官。县官于是当众责备辱骂了侯道华，侯道华也不以为然。

七天后，侯道华果然凌空而去。

《续仙传》

张果老装死

唐朝时，有个人叫张果，隐居在常州条山中修道，经常往返于山西一带，当时人们都传说他有长生不老的秘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回忆说：“我们儿童时见到他，他自己说已经百岁了。”

唐太宗、唐高宗时，数次召他到朝廷中做官，他都没有答应。

武则天做了皇帝后，又派官员召他出山，张果就在妒女庙前装死。当时正是酷暑季节，一会儿尸体腐烂生虫。官员将亲眼见到的情况如实报告了武则天，满朝文武大臣都确信张果已经死去了。可是后来有人在常州山中又见到了他。

开元二十三年，唐明皇派通事舍人裴晤日夜兼程赶到常州，紧急召见张果。张果一见，当着裴晤的面就断气死去。裴晤顿时慌了手脚，连忙摆下案桌，点起香烛，宣读唐明皇求道的诚意，过了一

会，张果才慢慢苏醒过来。裴晤不敢再逼张果，只能火速赶回京城向唐明皇汇报。唐明皇于是又派中书舍人徐峤、通事舍人卢重玄带了盖有皇帝大印的聘书，重新到常州迎接张果进京。

张果随徐峤等人到了东都洛阳，被安置在集贤院内，很快又坐了轿子被抬进王宫，受到唐明皇特殊的礼遇和尊敬，王公大臣也都去参拜他。有人问他人间之外神仙事情，他都用诡诈的话来回答。

“我是尧帝时丙子年的人，已经无法推算有多少年代了。”张果总是这样说“我在尧帝时当过待中的官，善于道教‘胎息’的修养方法，可以很多天不吃食物，但时常喝美酒。”

唐明皇听说后，就留张果在内殿中，赏酒给他喝。

张果推辞说：“我的酒量很小，饮酒超不过二升，但有一弟子可以饮一斗。”

唐明皇听了很高兴，就请张果召他的弟子来。一会儿，只见一个小道士从官殿屋檐上飞下来，年纪大约十六七岁，长得眉清目秀，旨趣雅淡，回答问题口齿清楚，而且彬彬有礼。唐明皇叫他就坐下来。

张果说：“我的弟子经常站在我旁边，赐他坐下不大妥当。”

唐明皇看了看小道士，更加欢喜，于是就赐给酒喝。小道士饮了将近一斗酒也不醉。

张果忙推辞说：“不能再赐了，喝过了度必定有所闪失，会惹皇上发笑。”

唐明皇不依，又逼着赐酒给小道士喝。酒忽然从小道士的头顶涌出道冠，溅在地上顿时变成一只金酒具。唐明皇及嫔妃们不禁都哈哈大笑，惊喜中往下一看，只见一只金酒具复盖在地上。这只金酒具可以盛酒一斗，一查看，原来是集贤院中的酒具。

后来张果累累试验仙术，层出不穷，以致无法一一作下纪录，于是唐明皇下了一道诏书，说：“常州张果先生，是个云游仙境的

人，他的仙迹高尚，心灵已达到极远的境界，这次与世沉浮，随波逐流，应召来到京城，已无法计算经历多少年代，且说是伏羲时代的人，将道术精华都集中在玄妙奥深之处。今天我用招贤纳士的礼节，表彰解脱尘世的一类人，特封他为带银印青绶的光禄大夫官职，赐号通玄先生。”

张果说：“我年老多病，乞求皇上仍让我回常州。”于是辞去官职，带着一个弟子又回了山中。

《续仙传》

相亲必相离

唐明皇时，有一个人叫李元，经常在华山下游玩，以采集到的各种药草为食物。他又喜爱饮酒，山下人很热情，时常请他畅饮。

有一天，李元忽然骑着一头白鹿，挥手与山下人告别说：“再见，今后我去游天台山了。”有三个当地老人拦在大道上，打算挽留他，问他说：“李君，你才与山下的人相处得亲近，为何突然又要离开呢？”李元说：“父老们不知道，相处得亲近必定会离别，我现在不敢违背时势，所以一定要离开。”老人又说：“你才习惯于吃华山的药草，现在又去游天台山，将从哪里得到食物呢？”李元说：“我在华山就以华山的药草为食物，到天台就以天台的药草为食物。”老人们知道李元去意已坚，不可挽留，就请李元坐在草垫上，酌上浓醇的自制美酒，与李元叙别。李元与父老们分道惜别时，留下三粒药丸给三位老人，并叮嘱说：“你们要赶快将药丸吃掉。”说完骑上白鹿飘然而去，一会儿不知去向。

李元走后，有两位老人随即吃掉李元留下的药丸，后来都活到一百五十岁才去世。而一位老人没有吃药丸，过了几个月果然死

去。因而人们都怀疑李元是仙人。

《疑仙传》

姓“人”叫作“人”的人

蒲州有一个老翁，手拿一只药袋在蒲州卖药，他从不说起他的姓名，人们都叫他卖药翁。凡是人们在他那儿买不到所要的药，那么他的病就必定不会痊愈。

当地又有一个富人叫王谕，生性好静，好做善事，又擅长于医术，见这个老翁卖药不同寻常，就备了美酒佳肴，打算请他来问个究竟。卖药翁来到王谕家中，不拜见王谕，反而给一个奴仆行礼。王谕认为这是老翁的山野本性，既不责怪，也不感到惊讶，满满酌上一杯酒，站起来亲自敬给老翁。卖药翁哈哈大笑，接过酒一饮而尽，随后对王谕说：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便问，不必多礼。”

王谕问：“老翁从不显露尊姓大名，到底是什么人？”

卖药翁回答说：“我是一个脚站大地、头顶云天的人，既然承受天地之气，作为一个人就姓人，名字也叫人，又何必再胡乱起姓名呢？”

王谕又问：“你随身携带一袋药而能治各种病，那是什么药？”

卖药翁说：“人生病都是一样，哪有什么各种不同的病。人是借助于气附托在身体上而生存，气和身体就和，身体和就无病；气不和身体就不和，身体不和就有病，所以病只有一种。而世上的人给病强加上各种名称，以致达到不到医治目的。我的药也是一种，这是因为人的病是由一个原因产生的，所以用一种药治一种病。”

王谕再问：“有的人买你的药而不能得到，这是为什么？”

卖药翁不语。

王谕接着说：“今天就叫这个奴仆拜你为师，不知是否可以？”

卖药翁说：“奴仆与我是同等地位的人，你如果能舍得将奴仆给我，我也送你一卷书。”

王谕点头同意，接受了卖药翁所赠的书，而叫奴仆跟随卖药翁去当弟子。奴仆很高兴地随老翁而去，不久两人都不知去向。

王谕读了卖药翁所赠的书，医术大有长进。后来有一个人来见他，坚持要求看一下那本书。王谕将书给那人看，那人与书忽然都消失了。

《疑仙传》

乘犬游洞

有一个名叫葛用的人，常牵一条黄犬在岐山、陇山一带游历，好与僧徒、道士一类人畅谈，每当谈至深夜，就在荒郊野外住宿。

有个叫王奉的，很敬仰葛用。一天葛用忽然对王奉说：“我们可以共乘黄犬外出一游。”王奉疑惑不解地说：“这条黄犬可以乘人吗？”葛用说：“可以。”于是二人骑上黄犬。黄犬忽然向空中跃起，如同飞的一般，顷刻间，离开华夏约数万里来到一山，峰峦奇秀，风景如画，与人间大不相同。一会儿两人一起下犬，携手进入一个山洞，只见奇树交荫，名花烂然，峻阁高台，多临绿水。两人很快又进入一幢豪华宅第，有三个女子出来迎接他们，个个容貌像美玉一样秀丽，而且如同很久就相识。三个女子带领两人登上一楼，俯视翠栏，揭开珠帘，铺开碧玉坐榻，互酌共饮，三个女子坐在一起。须臾之间，弹筝吹箫，不再拘泥举止。到傍晚时，都已半醉。葛用对王奉说：

“这三个女子，都是神仙之辈，偶而会合在这里，我知道此事所

以与你一起来。今天既然已经来了，也应当回家了，留得太久，要妨碍她们女伴自己游戏。”

于是与王奉一起出洞，那三个女子送他们到洞口。葛用看了一下女子说声明年再见后，遂与王奉乘黄犬回到岐陇，但时间已经过了三年。葛用对王奉说：“我一人去东游了，你应当还住在这里。”话刚落音人就不见了，以后再也没有重来过。

《疑仙传》

少女学道

西川有一个人名叫彭知微，家中非常富有，但只生了一个女儿。女儿自幼爱好道术，曾对彭知微说过，要求读道书，并打算奉行道家。彭知微坚决不同意。

女儿到十六岁，忽然有一个童儿乘坐一只白鹤飞入彭知微家中，对他女儿说：“我是道家人，听说你爱好道术，所以特地来教你。”

女儿见到童儿又惊又喜，而且又听说要教她学道，于是就将童儿及白鹤秘密地藏了起来。过了几天后，一侍婢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小姐，哪来的妖怪，怎么可以藏起来，如果被老爷知道，不被当作儿女私情？”

女儿说：“你暂时不要泄漏，等我尽快问明白道术后再请童儿走。”

到了深夜，女儿以礼款待，童儿说：“你好道之心给终不渝，必定会得道。”

女儿对童儿说：“人们学道，必先读道书，我处于闺阁之中，父亲又不容我学道，怎么办呢？”

童儿说：“你能以心好道，自然与好道的实际行动没有不同之处。至于自古以来，白日飞升的人，又有谁是读道书的？神仙之道，本有自然的神性，也有自然的骨气，所以从前西王母说汉武帝非仙骨而神慢。”

女儿又问：“处于人世间，穿人的衣服，吃人的食物，想归神道，不是很难吗？”

童儿说：“不对，只要能以心慕仰神仙之道，用心专一，则已感动神仙了。知道这一点则必潜修性命。如果人心乍进乍退不一，即使有饵粒亦何望？”女儿再行礼说：“如此你该怎样教我呢？”

童儿曰：“你的神性已经达到神仙了，你的骨气又不是凡俗，你的心如果誓志而一，不久必可升仙。”

童儿说完，就起身告辞说：“神仙之道，都在此话之中，请你恭敬修炼，今天我去了。”

于是乘鹤飞去。

《疑仙传》

画地为池

东方玄是荆州人，居住在南山下搭建的一间茅草屋中，他与妻子范氏都爱好道术。有一天一个道人经过山中，东方玄与妻子请他到茅屋中作客。东方玄削鲜竹为果脯，汲泉水为醇酒，以礼款待道人。道人很惊奇。范氏又对一根竹竿呼喝一声，顿时化为一只大飞禽，她乘上飞禽而飞去，顷刻间又飞了回来，并携来一付棋盘，并对道人

说：

“我要与东方玄奕棋。”

道人大为奇怪，问范氏说：

“你到哪里去取这个棋盘的？”

范氏说：“我到南海边女伴家取来此棋盘。”

道士又问：“你的女伴是何人？”

范氏说：“这个女伴也有法术，常常来与我游戏，师父如能暂等一会，她很快会来到。”

道人又问东方玄：“这些都是什么法术？你与妻子从哪儿得到这种法术？”

东方玄说：“从前，我偶遇范氏而娶为妻，她将法术传授给了我，但我始终不知道范氏法术从何处传授而来。”

道人正与东方玄说话时，听到空中有丝竹之声，一会儿看见一个女子，容质佳丽，自空而降，笑着对范氏说：“你为何又要招引其他凡俗之流？”

范氏说：“这个道人经过山前，我偶尔请他留下作客，与东方玄不一样。”

女子又说：“为何还未奕棋？”

东方玄说：“女伴们尽管自己去游戏，我暂且与这位道人谈论谈论。”

女子当即用手在面前的地上画了一下，马上变为一个大池塘，周围都是高高的松树翠竹，靠岸的角落长满了荷花，花丛中有一个彩色的小船。这个女子自己登上了小船。范氏突然将一只鞋子投到池中，又变为一个彩色小船，各自在池中划游，一边挥桨一边唱歌。歌声清切，悲伤感人。深深打动了道人，他流着泪泣叹说：

“我学道以来已经十五年，游山访药，从来不曾怠慢，但始终没有遇到能人，哪知这两位女郎都有神仙的本事。”

女子与范氏听见了，都走出小船而登岸，脸上似乎都流露出一愉快的神色，相互对看了很久。女子于是对着池子呼喝一声，池子与松竹荷花及小船都随声不见了，便与范氏各乘一根竹竿，升空而

去。东方玄笑着对道人说：

“师父快回去，不要在此久留。”道人连忙道谢而去。等到第二年，道人又经过南山，想再拜访东方玄。山下人都说，东方玄全家已迁移到远山去了。

《疑仙传》

踏龟遨游

蜀中有个人叫李阳，学道十多年，矢志不渝。李阳曾在江边看见一只大龟，全身洁白如玉，觉得很奇异，就带回去收养起来。

三年后，大龟忽然乘清风而去，过了七天又重新回来。李阳疑惑不解，于是祈祷说：“神仙之道，玄而又玄，本来就很难钻研仰望，我一开始听到“三清”仙境，浏览“十洲”事迹，知道尘世不可以依靠，已苦心虔祷十多年，但未见任何圣迹可以坚定我的心。然而，在江边见到你这只龟，颜色洁白如玉，原来是感到奇异而收养下来，为何今日忽然升空，而且去了又回来。你如是仙家之龟，就每次去了每次回来，如果不是的话，去了就永远不要再回来。”大龟听了祈祷后突然又升空而去，七天后再回到李阳家。

李阳深疑大龟是神仙变化而来，因而带着它在江边慢慢行走游玩。这时见到一个老头，对李阳说：“此龟是我所丢失，你是如何得到的？”李阳说：“我从前在江滨得到而收养的。”老头说：“此龟能腾空遨游，又能入水底而不沾湿，人如果乘了它，可以游万里之外，入四海之内。你既已收养很久，我今天就送给你。你可以试乘一下，自己去访察神仙，乘此龟就可周游八极了。”李阳连忙拜谢，老头忽然不见了。于是李阳就用一只脚在龟背上试踏一下，大龟就渐渐变得身大如牛。李阳乘上大龟，龟负着李阳走入江中，只见江水都自

动分流,衣服丝毫不湿。乘了数日,或者下水,或者腾空,大约行程万里,李阳感到有些害怕,于是对大龟说:“你可以负我回去了。”一瞬间,李阳举目一看,已回到原来的旧地。

李阳既然知道大龟的神奇,因而又乘龟腾空向西而行。过了数日,来到一山,山上有琼林瑶树,还见到一个玉池,听见山顶上有人唱歌声,但李阳猜不透是何事,所以又叫大龟返回。后来李阳又思念仙境,因而再次乘大龟向东而行。转眼间来到一条大河前,四望无际,河中有山,山中有楼阁,高耸入云。李阳又惧怕起来,不敢进入水中,再叫大龟返回。

蜀人知道此事后都责怪李阳,不该去了又返回。有个人专为此事来问李阳,李阳说:“我大多在山中采药。”来访者又问起他的大龟,李阳说:“此龟是长生之物,从前我在江边见到它,带回家而养起来,虽然颜色奇异,但其他并无不同之处。”来访者到夜里将大龟偷了去,于是李阳也外出远游,不知到了何处。

《疑仙传》

管革讥讽张果老

管革是赵国一带人,少年时就爱好道术,不喜欢从事耕作,经常游历于赵、魏之间。他生性不喜欢谦虚恭让,却又善于辞辩。一次,因出游偶尔遇到张果先生。张果对他招招手说:“来,管革。”

管革看了看张果,说:“你是谁呀?”

张果说:“我是张果先生。”

管革说:“张果,你为何要叫我?”

张果听到管革直呼他的姓名,很不高兴,因而又对管革说:“你不是不知道人间的礼节。人间的帝王都要敬重我,你怎敢对我大不

敬？”

管革说：“我又不是人间的帝王，又怎能敬重你呢？”

张果叫管革与他一同去游恒山，管革同意了。于是张果吩咐管革闭上眼睛，管革说：“闭上眼睛就可以去游恒山，难道不闭上眼睛就不可去游了吗？”

张果说：“你是凡体肉身呀。”

管革说：“你也是凡体，可以来去，我岂不能啊？”

张果将手中拄的拐杖向空中一掷，立刻变成一条青牛，吩咐管革乘上去。管革骑着青牛，与张果一同进入恒山。张果带引管革爬到恒山最高峰，坐下来问管革：

“人间的嚣杂，凡尘中的苦恼，春秋岁月的荣谢，年少年老的促迫，你都已经观察到了，何必在赵、魏间久游，而不远游四极呢？赵、魏是战争的场所，而不适宜于道人云游。你如果要荡涤忧虑，清除烦恼，想先洁其心，在赵、魏之地是不行的。”

管革说：“那么你为何要出入赵、魏之间呢？作为一个道人，不可随地方而变化，我游赵、魏之间，与游玉清、蓬瀛并没有不同。如果你认为帝王是尊贵的，而我平民是低贱的，因而直呼我的名氏，而谈对帝王要尊敬，等于早上在玉清、蓬莱，晚上到赵、魏，也是凡俗之情所生，我又何必远游。你倒是要远游，以便蝉蜕俗事，如果不远游，必定死于人间，必不能与我相同。”

张果笑而不答。管革又说：“你叫我游恒山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对我显示一下拐杖变青牛吗？你岂不知世上没有一样东西不可变化，事物的变化并不可奇怪，就连从人而化为神仙，世世皆有”。

管革说完后站起来，与张果不辞而别，走下恒山顶峰，顺便在山中搭一间茅屋居住。后来不知结果，有人说在嵇山曾见到他。

《疑仙传》

被仙家遗弃的人

有个人叫丁实，常常游览洛阳，自称是嵩山隐人，头发雪白如丝，而面貌却像童子。有人问他：“你该有一百岁了吧，什么时候到嵩山隐居的？”

丁实回答说：“我原来是秦始皇时的一个儒士。李斯劝秦始皇坑儒焚书，愚弄百姓，我就逃进了嵩山，遇上一个老头对我说：‘可以使你长生不老。’因而授给我一颗丸药。我吞食后直到今天，虽然头发白了但容颜不变，所以记不清多少岁了。我曾认识汉武帝时的东方朔。他原是仙家的一个小童，生性放荡不受拘束，为仙家所厌恶，就叫他离开仙界来到人世。我又曾拜见过王母，王母将东方朔的事告诉了我。我特地去问东方朔，东方朔笑了笑，并不忌讳此事。我也认识刘晨、阮肇一类人，他们都是俗人，偶然误入桃源仙洞，但最终也有俗心，所以不得仙道。此后好仙者大多白日升天，都不能回来。我本来也不是神仙，所以也不能时常遇到。”

人们又问：“你得到灵丹，为何不升仙。”

丁实说：“我虽然得到长生之道，但没有得到乘虚御气之道，故而不能升仙。”

丁实每到春天时，必定来到洛阳城，如此一直持续了数十年，许多人都认识他。安禄山起兵造反时，丁实对人说：“我又必须逃难了。胡人与儒士是有差异的。”说完就走了，不再来洛阳。人们都怀疑他是地仙。

《疑仙传》

“黄帝好色”、“彭祖九妻”

吴郡有个人，名叫萧寅，相貌奇伟卓异，经常游历天下各大名山，但不喜欢与人交往，性格孤僻。有一天萧寅去游终南山，山中有一个少女来问他说：“我也是学道的人，今天想稍许问一下有关道中的事，你能为我一一剖析吗？”

萧寅说：“你要问什么问题？”

少女说：“我听讲，自古以来，修道的人都说要抛弃歌舞和女色，而惟独彭祖讲男女交接的事情，究竟谁是谁非？”

萧寅说：“我平生未曾与一个女子谈论过，为何在此间遇上女子。”

“以往彭祖是一个得道的人，还容得宫女提问，今天你为何不容我一问呢？”少女说道。

萧寅说：“过去黄帝叫宫女问彭祖男女交会之道，彭祖回答宫女的提问，也不是不对。因为知道黄帝未能抛弃歌舞和女色，所以彭祖要回答，实际上彭祖并非有九个妻子。自古学道的人没有一个不说：上等人分床而卧，中等人分被而卧，与其服药百种，不如一人独卧。如此的话，又何必相信彭祖的话呢？神圣等待至一而感，何况神仙之道，不舍去世俗欲望是不能求道的。”

少女又说：“古代就有全家升青天的，也有与妻子一同成仙的，又岂能没有世俗欲望。”

萧寅说：“这是神仙之家降于世而又回归神仙的，并非是百世修炼而升的仙人。”

少女说：“我知道，但像我一个女子，可以修行得道吗？”

萧寅说：“可以。你的身体禀承阴气而生，托阴气而活，如果自

已能守住阴气而不犯阳气，自然可以得道。”

少女听后，拜谢而去。萧寅也很快离开终南山。

《疑仙传》

书生与女神

有个名叫任生的人，隐居在嵩山读书，这人志趣高雅，生性好静。隐居嵩山幽境，每天入夜他总闻到奇异的清香。

一天夜里，任生忽然听到帘外有人对他说话，那人说：“我命中注定要与你结合做夫妻，所以在你周围稽留很长时间了。”

任生以为她是山魅鬼怪，严词拒绝于门外，那女子也容不得阻拦，自己揭开门帘走了进来。女子约二十多岁，凝姿艳质，貌美异常。还有两个身穿青衣，头结双髻的侍女侍奉在左右。女子入室也不多言，即在任生案上取过笔、砚、纸张作了一首诗。诗曰：

我名籍上清， 谪居游玉狱。

以君无俗累， 来劝神仙学。

女子书毕率领侍女而去。任生拿起赠诗阅读，发现字迹秀丽，但更加疑心她是妖魅。

过了三天，女子又来了，书生意志弥坚，仍不为所动。女子诚恳言道：“妾并非山精木怪，而是名到在上清仙籍，命中注定我贬谪人间，寻找配偶。看到你淡于名利，我愿意侍候你，使你延福消祸。现在你坚持不肯，也该是我命薄的缘故。”

说罢，她又作诗一道赠与任生，诗曰：

葛洪亦有妇， 王母亦有夫。

神仙尽灵匹， 君子意如何？

任生背对着她面壁而坐，默然不语。女子又写了一道诗，曰：

既郎迷不悟，何要申情愫。

明日海山春，蹀舟却归去。

吟罢，叹息良久，转身出门，向东渐渐飞去。

几天以后，任生友朋来访，他将那女子所赠的三首诗出示友人，友人叹惜任生遇仙不识。

几个月后，任生得了重病，有位叫作三素元君的女子为他治病，病愈后，他发现三素元君，就是数月前的仙姬。

《疑仙传》

旅店女主

梁母，盱眙人，夫死无子，守寡独居，在十原亭开了一家旅店，服务态度非常好。客人来投宿，仿佛回到了自己家里一般，旅客给钱多少，她从不计较，有的旅客一住就是几个月，梁母照样一点不马虎，始终热情周到。她辛苦经营得来的钱，除了粗衣淡饭，都施舍给贫困有病的人。

有一少年，在梁母店里已住了好几个月，他的举止行动与一般人不一样，临走时对梁母说：“我是东海小童”。梁母也不知此小童是什么人。

宋元徽四年丙辰，马耳山的道士徐道盛临时到蒙阴，在蜂城西遇见一辆青羊拉的车，车自行停下，见一个小童唤道：“徐道士过来。”听到喊声，徐道盛向前走去，在离车三步远处又看见两个小童，十二、三岁模样，都穿大红里子黄色外衣，头梳角髻，服饰整洁，容颜端正，为世上少有。坐在青羊车内的人差一个童子传话说：

“我是平原旅店的梁母，现在被太上老君召回，因经过蓬莱，寻找子乔，再到太山看看。我心里想见到你，你果然来了。此车飘飘

而行，一路之上山峦险峻，在渡口、驿站有所耽搁，每日行程三千里，有侍者在左右伺候，我心中忧虑感到疲劳，应当乘烟云直上三清界。这三个童子送我去玄都。因此，请你代我告谢东方信道的士女们，太平日子在即，放开心胸，度过了现在的艰难岁月，无忧无虑的日子就在前面”。

梁母说罢，举手致谢，说了声“太平之日相见”，驱车腾远，消失在远方。

徐道盛回到旅店寻访梁母，方知与梁母相见的那天，正好是她去世之日。

《疑仙传·梁母》

吕洞宾为仙

唐代举子吕绍光，屡屡赶考状元不第，乃至心灰意懒，立志畅游天下奇山名水。一日在赶去长安的途中经过一个山涧，看见一个真人在山壁间挥毫题诗：

坐卧常将酒一壶，不教双眼看东都。

乾坤世界无名姓，疏散人间大丈夫。

绍光看罢，悟之，就跪求真人指点。真人令绍光作诗一首以明其志，绍光口占：

生在儒家遇太平，悬缨垂带布衣轻。

谁能世上争名利，臣待玉皇归上清。

真人看罢，知绍光道性已悟，不觉大喜说：

“吾所居在南山鹤顶，此山顶有一山洞，汝可与吾同行。”真人随即携绍光踏上云端飘然而到终南山鹤顶山洞前。绍光张眼看去，洞门霞光万道，三头老虎雄踞洞口，真人叱之，三虎下山而去。进入

洞里真人令绍光在石凳上坐定。顷间，有青衣小童捧出元和之酒，正在酌饮，忽有童子捧书告诉真人说蓬莱众仙邀先生赴宴，请速速起行。真人不敢耽搁匆匆欲去，临行告诉说：

“你愿从吾学道，当改名为岩，字洞宾。即吕岩吕洞宾也。”

吕岩留在山洞里将洞府中所藏的玄书一一阅读，朝夕手不释卷。一日，真人问吕岩是否想家。岩忙答：

“我尘缘已断，俗骨已清，今幸遇真人指点，道已稍悟，岂敢再生尘俗之心。”

真人听罢大喜。吕岩问：

“何谓真人？”

真人说：“你当知阴是魄，阳是魂，人乃是阴阳之巽，若能全阳，而以其魂而合其魄，阴阳相合，则魂魄合一即成真人也。”

吕岩叹曰：“此至理甚深也。”

俄顷，童子禀报有二个道人来见钟离真人。吕岩及此始知自己的师父乃是钟离真人。钟离引两道人入洞后就向他们介绍说：“此乃吕岩，吕洞宾也。”一个姓郑真人见吕岩形体清奇，神气潜在，秀目精藏，即问：

“子既脱红尘，可示诗一首否？”

吕岩即献诗一道：

万劫千生到此生，生生身始得飞轻。

抛家别国云山趣，炼魄全魂日月精。

三仙相论均叹其才清句丽，不久也是上界神仙人物。

三真人曰：“你也不可久居此洞，十年后吾辈可在洞庭湖相聚。”

说罢，钟离真人取笔于洞中石壁上草书十六个字：“昼日高明，夜月圆清。阴阳魂神，混合上升。”书毕掷笔。后世也以此称吕岩为吕纯阳。

非时之花

唐代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时期，有个道人经常进城卖药，道人俗姓殷，名天祥，又名道荃，自号七七、人也多以号相呼。七七擅长医术，一年发生瘟疫，他自制药物普施，病人药到病除。周宝感激不尽，尊敬逾恒，待如上宾。七七不事修炼，喜饮酒。

一天中秋已过，重阳在即，周宝同七七、幕僚等同饮，幕僚见他忧心忡忡，便问他为了什么，他只是摇头不语。酒过三巡，七七忽然叩案而歌：

解酲须臾酒， 能开顷刻花。
琴弹碧玉凋， 炉炼白朱砂。

周宝大奇，原以为七七只是医道高明，不想还有此等技能，忧容稍展地问：

“道长能开顷刻之花，果真？”

七七笑着说：“岂有戏言？何不呼童取花试一试？”

周宝呼童子取出一盆落时之花，放在桌子中央，但见七七呷了一口酒向花喷去，顷间枝生花蕾，继而花苞怒放，五彩夺目，满室奇香。众人赞声不绝。

七七至此对周宝说：“大人不必再生忧犯愁了，畅饮之后再论良策，意为若何？”

周宝忙施大礼，口称“道长真是神仙？”

七七扶起入座继续饮酒。

周宝忧从何来？原来离城不远有座鹄林寺，寺中奇花异卉，四季盛开不息。其中有一株杜鹃花高有丈余，每至春末花开烂熳。该

寺僧人说这杜鹃花原由一个番僧在天台用钵盂施药所育，移此寺院唯恐有损而砌墙锁在院内。开花季节有宾客贵人来，才启户观赏。观赏的人，如有攀折、采撷者非死即病。据寺外人说，高墙的院里常有个红衣少女游于花下，一有动静就倏然而去。周宝到任听说其花艳、其事奇，便率领幕僚赏花，果然言不虚传，离寺返府即标题酬唱，幕僚闻声而和，诗作遍传。为此一城士女，无一不侑酒从游，此去彼来，络绎不绝。说也奇怪，此花花期久久不衰，延春入夏，又夏至秋，盛开如初。闾里巷间的妇孺老幼闻讯也来凑趣，弄得全城困忧不堪，百业怠废。周宝原是作俑，不便发作，由此愁眉不展。七七看在眼里，了然胸中也不点破。近些天来他知该花色衰，已有落尘征兆，于是提起此事。

“鹤林之花，诚为天下奇迹，奈何百姓趋鹜，不事正业，此实非我等所想。”周宝讷讷言道。

“大人不必焦急，此花已有归尘之意，为时也不久远了。”七七含而不露的说。

“真有此事？若此倒有点可惜了。”周宝又怜悯起来。

“此花是非时之花，远非人所料想。它不偏权贵、达人，一任百姓庶人共赏，此花品性不亚于则天先皇供养的牡丹，自有高洁秉性，唯是今年过后恐无再见的日子了。”七七讲到这里有点惋惜。

“如此说来再也不见其绝丽姿质？”周宝不理解地问。

七七沉吟不语，等了很久才勉强地说：“我既讲能开非时之花，怎能出尔反尔，只是。”他吱唔两句又问：“今天是什么日子？”

“重阳离今不远，尚有三五天。”幕僚插口言道。

“杜鹃花开于春来，今已交秋，已非其花期，唯是该花再无开放之日，只得让大人与列位在重阳登寺看上最后一眼。”七七说完散席离府。

次日是初五，七七白天游山，晚上到鹤林寺投宿。一连两天他

不出寺门。直至初八夜一个人在花园里徘徊。将近子夜有个红衣女子姗姗而来。她见七七施礼后忿然言道：“你来此要开杜鹃供周宝等一睹，此恐有违天意。”

“你何人？”

“我为上玄所命，职司此花，在人间已逾百年，不久将归天庭阆苑。”言毕倏然不见。

次日，周宝和幕僚赶来寺中说明来意，僧人说花已凋零，无花无赏，周宝呵呵笑着迎入园里，只见花朵盛开，艳丽夺目。众人爱之，不忍遽然离去直至午晌才出寺下山。

百姓听到杜鹃花重放蜂拥而至，个个赞艳称奇。数日以后，一个早晨僧人发现花不见了，也未留落花痕迹，自此鹄林寺杜鹃花绝。两年以后，薛玄、刘浩作乱，鹄林寺被火焚烧，整个花园也成了废墟。

据《续仙传》等改写

观画还乡

有一江南人陈季卿，为了能考中进士，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寒窗苦读，辗转十年，期间从未回家省过亲。

一天，陈季卿前往青龙寺拜谒僧人，不料僧人外出未归。他就到寺里的火阁稍事歇息。进入阁中，陈季卿发现火阁中已经有人，见面施礼后，陈季卿方知此人即终南山翁。

火阁颇静，墙上有幅“寰瀛图”。陈季卿十年未归故里，思乡情浓，于是走到图前细细查阅回乡路途。终而感叹，怆然而道：

“如能依图中所示的道路回家看看，即使功名不就也没有什么可以懊悔的了。”

终南山翁闻言，颇为同情，走出火阁在庭阶前摘了一片竹叶放在图上对陈季卿说：

“注目于此，将会回到家中。”

陈季卿依言，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片竹叶，顿觉置身于波涛汹涌的渭水之中，俟后又登上一艘大船，大船顺流而下，快捷如飞。瞬息之间到了禅窟寺。陈季卿诗兴大发，便在寺壁上题道：

霜鹤鸣时夕风急，乱鸦又向寒林集。

此时辍掉悲且吟，独对莲花一峰立。

俟后舟抵潼关，陈季卿又题了一首，诗末句是：

已作羞归计，犹胜羞不归。

十余天后，陈季卿回到家中，兄弟、妻子、儿女喜气洋洋地迎接他。夫妻久别重逢，赛似新婚。连宿两夜后，陈季卿对妻子说：

“考试日期迫在眉睫，我不能再久留了。”

言毕，陈季卿重返大船，作诗与妻儿家人作别：

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

瞬息间大船返航渭水之上，到达长安。陈季卿离船登岸直奔青龙寺，终南山翁仍敛衣安坐火阁。陈季卿急忙上前拜谢终南山翁并说：“适才所遇的一切莫不是在做梦吧？”

山翁笑答：“日后你自会明白。”

几个月后，家里遣人来长安看望陈季卿，向他详叙前不久别后的情形。还为他带来“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其妻所书的诗笺。

仙家外丹

成都地方上有个叫刘无名的，据说是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的后裔，幼年时就很聪明，悟性颇高。刘无名八九岁时，有一道家

路过其家门，见了他说：

“此儿如果学道，日后定可长生不老。”

刘无名成年以后，果然淡泊名利，乐于学道，探求玄妙的道理。

刘无名曾精读《老》、《庄》，自行修炼健身，还采集黄精、白术等药煎服。但他用的古方不得要领，往往失败。于是刘无名决心跋涉山川，访师求道。

有一天刘无名登上青城山麓，在北侧发现一个洞。其洞深邃，刘无名摸索走了好几里，到了一个迥异于世的洞天，并见一位道貌岸然、神态飘逸的长者。刘无名有礼地跪在真人的面前求教。

长者指着石壁内的一个岩室，令刘无名栖身其中，要他在岩室中斋戒养心七天，以示求道的虔诚。

七天后，这个真人教授刘无名外丹术，传给他“阳炉阴鼎柔金炼化水玉”的方术，并口授“伏水铅成汞”的要诀。

真人说：“此道又名金液九变神丹位，丹分为三品：以铅为君，以汞为臣，八石为使，黄芽为用。铅汞混合，运用火功炼制七天，成为轻水，再七天变成紫粉，炼制三七二十一天就具有五种颜色。内中成赤色，表面为黄色，神丹粉状仿佛烟囱里的尘灰。如此再经两年的火功、四时的锻炼，去粗存精分离出的就是初品。服用它可健身驱病，延年益寿，白发变黑。服用三年可以潇洒于名山大川，云游于四海。地仙服用初品神丹就可变化万端，来去无定，驾驭飞龙。此丹药再经十六节气即成中品，能使人长生。中品的丹药，五金、八石、黄芽与铅汞融合一处，锻炼千日之后成为功效圆润的上品了。”

真人转而叮嘱：“炼就的神丹以及要诀要谨慎藏好，切勿轻易示人。只有形气、功行合乎于道的人，才可授予。”

刘无名受了丹诀，告别真人，到雾中山修炼去了。

据《仙传拾遗》等改写

黄粱梦

相传唐武宗会昌年间，德宗朝的衢州刺史之子吕岩曾两次赴试进士名落孙山。一日，在长安道上，准备去华山游览以解郁闷之气。半路走进一家酒店憩歇。不多时从西面走来一人，长髯碧眼，相貌异常。那人进店见吕岩单身一人，就同他一起用饭。那长髯碧眼之人亲手做饭，让吕岩一旁晒太阳。吕岩负曝，不觉浑身温暖就伏在桌上睡去，并渐渐进了梦乡……

梦中吕岩金榜题名后在朝廷当官。每次面圣对答如流，深得皇上赏识，从翰林入阁一直爬到执政的主宰，在朝三十余年优渥有加，一帆风顺。谁料一日上朝应对出了差错，得罪皇上，被贬至南方。一路上风霜雨雪，随从和坐骑都病死途中，只落得孑然一身而长叹短嘘。……

吕岩忽然梦醒，看那长髯客还在煮饭。长髯客看见吕岩梦醒，唱道：

“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华胥指的是梦中的理想之国）

吕岩吃惊道：“先生怎知我白日做梦？”

长髯客说道：“你梦中富贵加身，不足以高兴，又遭遇贫贱，也不足以忧愁。大致上人生在世，古往今来都是一个样，好比一场梦。富贵是好梦，贫贱是恶梦；寿长是好梦，病夭是恶梦。由此，贵，不过是种虚名；富，好似一把孽火。金银珠宝是身外之物，即使子孙后代也无非是身后之人。道、天、地、王都不在乎，还有什么可以长久的呢？”

一番话说得吕岩顿时有所省悟，倒身拜道：

“先生真是非同寻常，请教尊姓大名。”

长髯客答道：“我是天下懒散之人，叫钟离权，居于终南山。你如果省悟，日后终南山相会。”

自此吕岩放弃儒业，拜钟离权为师，云游名山大川。

游稚川

僧契虚，俗姓李。契虚的父亲曾为唐开元年间(713—741)的御史。他本人则自幼喜好佛学，二十岁时，剃发衣褐，出家为僧，入居长安中佛舍。唐玄宗避乱四川，羯族人攻陷两京时，契虚便入太白山，整天不食五谷，以柏叶为生，后来遇见了一位姓乔的道人，这人面容清虚，鬓发斑白，他对契虚说：

“大师生就神骨，孤傲挺秀，以后定当娱游神仙之都。”

契虚谦虚客套一番，乔道人又说：

“日后有一天，大师在商山备置食物，遇有肩负背篓的商贩，一定要犒劳他，如有所问：‘大师想要什么？’你只需回答：‘我想游历稚川！’当有商贩领大师游历。”

安禄山兵败，唐玄宗还京，天下兵事平息，契虚即在商山旅舍，备置食膳，遇上商贩，便免费馈赠，好几个月，馈赠商贩共几百号人，这些人吃罢便走了，没人问些什么。契虚误以为乔道人骗了他，正准备回长安，忽然遇上一个年龄很小的商贩，问契虚想到那里游历，契虚回答很多年前就一直想去稚川。商贩惊问：

“稚川是神仙之府，怎么去得了呢？”

契虚答：“我从小好道，曾遇一位至人劝我游历稚川，但不知去稚川的路？”

商贩说：“与我一起走吧，可以到达稚川！”

契虚于是与这位商贩一同到蓝田上理，一路上翻山越岭，来到

一个洞穴前，只见水从洞前流过，无法渡水。商贩与契虚就搬石填水，足足三天，才止住流水。

洞里是黑乎乎的，两人什么也看不见。走了十几里外才发现一扇洞门，出了洞门方知别有洞天：风和月丽，山青水秀。他两人走了一百多里，登上一座高山。山中峰回路转、崖悬壁峭，契虚已是头晕目眩，不敢再行。商贩劝他：“仙都就要到了，不要自寻退路！”

商贩拉着契虚的手一起攀登，来到一棵大树下，该树枝繁叶茂，高有几十丈，商贩毫无畏惧地爬上大树，长长地呼啸了一声，有一根长绳子悬着竹篮自山顶而下。商贩和契虚爬进竹篮中，闭目危坐，犹如腾飞一般上了山顶。山上城邑宫阙，亭台楼阁，交相辉映。商贩指着云雾的一个所在说：“这就是稚川！”

契虚和商贩到达稚川时，有一位大仙问商贩说：“这个和尚为什么而来呢？”

商贩告诉他说：“这个和尚想游稚川已很久，此来了却心愿。”

契虚进入殿堂，只见一位相貌堂堂的人盘膝而坐。商贩叫契虚拜谒并介绍地说：“这就是稚川真君。”

稚川真君打量契虚后便问他：“你绝了三彭之仇吗？”

契虚回答不出。

真君说：“这人还不懂得道，不能留在这里。”

他命商贩领契虚上翠华亭去。

翠华亭周围横空万里，其亭朱栏金檐，矗立在白云之间。亭中有一人袒露身子睡觉，头发有几十尺长，皮肤黝黑，光亮照人。商贩引契虚拜谒，说：

“这人是杨外郎，因隋王战乱，而入山得道，他经过精思竭虑，方始大彻大悟看透了人世！”

这人忽然睁开炯炯有光、像日月一样清朗的双眼看着契虚而不语。除杨外郎外，还有一人横卧在石壁之下，商贩又介始说：

“这是乙友先生，名润，也是得道之人。”

契虚在稚川大抵转了一圈以后，由商贩秉承真君的旨意送契虚返归人间。路上契虚问商贩：“真君问三彭之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商贩说：“三彭就是三尸的姓氏，常常居住在人的身体中，专门挑人的错，想要置人于死地。每年庚申日，三彭都要罗列人的罪状，奏报于上天。修道学仙之人，不去三尸，无法得道成真，白白受苦而一无所获。”

契虚点头，似有所悟。他俩一路走，一路谈，几天以后便到了百里秦川。他两结下友谊，都不舍得分别。

契虚自稚川回来，不久便隐居太白山，从不对人说起“稚川”的事。贞元年间(785—804)，他又迁居于华山。荥阳的郑绅和吴兴的沈聿从京城出关碰上契虚，发现他不置庖厨，粒米不沾。郑绅惊奇契虚不食人间烟火，便一再追问。契虚遂将“稚川”的事说了出来。郑绅惊奇不已。一年以后，郑绅再度入关，特地拜访契虚，契虚已不知去了何处。

《云笈七签》

四神道

伏神产盐

张陵率众弟子出游，遥见阳山之上白气冲天，对王长，赵升说：“那里有妖孽异象，我们不妨去看看。”

他们师徒到了山上，只见十二个妖冶的神女在山前搔首弄姿。张陵怒斥，神女答道：“我等原是土地的阴气之灵呀。”

张陵顿了顿问：“既然这样，那你们知道咸泉哪儿嘞？”

神女们说：“往前不远有个大湫，其中有毒龙占居其中。”

张陵至湫急忙施展法术召唤毒龙，见它不肯出来，便向空中撒出一道纸符，化作金翅凤凰在大湫之上盘旋。毒龙害怕了，逃出大湫，大湫之中的水随之涸竭。张陵往前，只见水色浓浓而味咸，遂熬泉水得到了盐。那个金凤凰栖落在南山之上，后人称那个地方叫凤凰台。

张陵正在熬水做盐，有一个猎人走过来。张陵叫他从此后严守不杀生的戒条，而把煮盐的方法授予他作为谋生之道。那口盐井深五百四十尺，宽有一丈，每次能煮盐四十余箱，利益很是丰厚。蜀中百姓感念张陵以他的姓名中的一个字作为地方的命名，就是如今的陵州。而且，四川盐井的旁边，都立有清河府君的祠，以张陵的郡守称呼他而不直接称名，以表尊敬。井又以张陵用神剑插地为井，用符篆制服山下江中的邪神，称这符篆为“擒鬼符。”据说，每当天寒水枯的时候，还能见到符在水底。百姓们按图描摹，放在家中作为驱鬼避邪的神符。

东海恶神

费长房结识壶公，便有心向他学道。第二天，费长房拜访老人，老人便带他一起进入壶中。只见里面殿堂华丽，美酒佳肴遍存其中。费长房和老人痛饮一场后，又随老人出得壶来。老人对他说：“我是神仙中人，因偶犯过失被贬谪下界。如今我的罪罚已满，该是回去的时候了，你能随我去吗？否则楼下有一些酒，我们喝喝作为别离宴吧！”

费长房叫十个人扛那酒，尚且扛不动，而老人含笑用一个手指勾起来，好像提着一升酒，轻轻地就上楼了。两个人从早到晚，这些酒都没喝完。……

费长房跟随壶公学成以后，来到汝南所在。汝南地方有个妖魅，常化作太守的形状，穿着花纹的官服大摇大摆地在官衙门口槌鼓骚扰，人们既头痛又没有办法。这天，妖魅又来，正巧遇到费长房谒见真太守。那魅惶然欲退不得，只好脱下官服拜倒在费长房面前乞求饶命。费长房声色俱厉地将它立即在庭院中显出原形，原来是个身大如轮，颈长丈余的大鳖。费长房取出一封信丸，命老鳖去送给葛坡君。老鳖叩头流涕而去，到了葛坡它把信丸放在地上，自绕长颈而死。东海龙王知此事就去拜访葛坡君，葛坡君出示费长房书信，龙王也无言可说。

龙王因鳖的事同葛坡君交上朋友，经常往来葛坡君府。但这畜性兽性不改，看见葛坡君夫人貌美，就以暴力奸污了夫人。费长房知道后，用法术把东海君禁制起来，长达三年。后来费长房到东海边，见那地方正遇大旱，百姓们都在求雨，便对他们说：“东海君因犯罪被我囚禁在葛坡。现在我赦免他，叫他出来行雨。”东海君解困

后，果然作法使大雨立降，解除了旱灾。随后费长房上奏玉帝，将东海龙王押送天庭受审。

重阳登高

费长房的汝南同乡桓景随他修习道术。有一次费长房对他说：“九月九月重阳节那天，你的家中该当有大灾祸降临。你赶紧叫家里人做个绛红色的布袋，装入茱萸花挂在臂上。然后登高处饮菊花酒，才可免去家人之难。”桓景如他吩咐去做，与家人一起早上登山，晚上归家，只见家中的鸡、狗等都已突然暴死了。如今流传的九月九日登高，插茱萸花、饮菊花酒的习俗，就是由这个传说而沿习下来的。

据《后汉书·费长房》等改写

兄弟得道

汉初时人茅盈，字叔申，咸阳南关人氏。其祖先是周朝后裔，因分支迁于茅地，遂以地名为姓。他的祖父茅嘉，秦庄襄王时被封为广信侯；茅喜第六子茅祚，无意于仕途，亦不愿治学，淡泊宁静，终身以农事为业。茅盈是茅作的长子，生于汉景帝中之五年。

茅盈自幼就具有奇禀异思，聪颖出众。他生性不愿闻达，志趣恬淡而常常心怀玄远之志，终于在十八岁那年遁入恒山，潜心研习老子《道德经》、《周易系传》。隐读之时，茅盈饥食山术，渴饮清泉，志超凡俗而不涉尘世。如此在山中六年多，每日存念至道妙论，寻思密应。以后他拜王先生为师，从他修习通道术。二十年后，茅盈

回到家中，父亲见到他大怒骂道：“你为人子既不孝又不亲附尊长，反倒去追逐那些神神鬼鬼的妖妄之术，流走四方不见归家，我只当没生你这个儿子！”

说罢，他父亲举杖欲打，但杖刚举起，就自动断成几十段四散疾飞，像弓箭一样纷纷穿入墙壁。父亲无话可说。

到汉宣帝时，茅盈的两个弟弟都仕途大展，茅衷受征召为五官大夫、西河太守，茅固为执金吾，乡里众亲相送者有几百人。当茅盈也去时，他对大家说：“我虽不去做太守之类的大官，但却有仙境灵台的职分。到明年的四月三日，不知大家肯来验证一下吗？”大伙一齐答应。

待到第二年的四月三日，乡亲果然相邀而来，集于茅家门前，道路为之阻塞，茅盈说：“大凡真仙归隐，贵在形迹悄然，不事张杨。我之所以如此，目的是想劝沉溺于俗世官场的两个弟弟共归大道。”

说罢，便隐迹句曲山而去。后人为纪念茅盈，把句曲山改名为茅山。

再说茅衷和茅固两人，听到茅盈飞升方始相信道是可能得到的。于是，分别弃官回家修炼。

以后，茅氏兄弟的事被传为佳话，并有云：

茅山连金陵， 江湖据下流。
三神乘白鹤， 为治一山头。
甘雨灌旱稻， 陆田苗亦柔。
妻子咸保宝， 使我无百忧。
白鹤翔青云， 何时复来游？

《茅山志》

“三虫”、“三尸”

紫阳真人周义山，字季通，汝阳人氏，相传他的七世祖是汉初的丞相周勃，父亲周秘任范阳县令，后以功升陈留刺史。周义山十六岁，随父在陈留读《孝经》、《论语》、《周易》等书，他的为人深沉静穆；寡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却又喜欢打坐、静处，不善与人多交往，是个精思细微的人。

周义山又是个心底善良的人，同情穷苦，救济灾民。有一年正值大旱，一斗米贵至千文以上，陈留郡饿殍遍野。周义山不忍，罄出家财救济灾民。

一日，有一个人来见周义山，自称是中岳仙人，刘须林，字子玄，生于战国时卫灵公的末年，曾经修炼服气之法和还神守魂之道。

周义山奇怪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须林说：“念你善称阴德，夙有道缘，特来指点修炼之术。”接着又讲：“你自幼学习还阴守精、引气吞吐方法，修炼大道已不在话下。唯是体内三尸未除，虽行导引服气，却不能获得精髓。三尸外又有三虫，分别是：青虫、白姑、血尸。三虫，使人心神浮躁，意志不坚，不能固本，常受外界干扰。比如冻馁、饥饿都会感念使精气不能凝聚。即使已能辟谷的人，但总感到滞困沉重，心闷意乱，幻梦不真，颠倒杂错。所以要紧的是驱去三虫。”须林说完还授他制做驱虫药物之法。

周义山按须林制药，服药的方法，服食五年，肤色晶莹透彻，内视可见五脏。于是再去找须林。须林授之三一之法。自此他辟谷五年，双眼能看千里之遥。不久后他离家远游，遍访名山大川。

不人仙班为宗主

北天师寇谦之系上谷昌平人，十六岁身長八尺有余，然对功名仕途均不感兴趣，一心一意想修炼道术。

寇谦之十八岁那年想招一个佣工相伴，一天有位叫成公兴的前来应招，谦之倒也很满意。主佣两人在山下垦田劳作，田间休息时，谦之在摆弄卦盘，但拨弄多时均不能如愿，公兴在旁侧目而待，遂以手向卦盘上指点一二，谦之迎刃而解，惊奇之余，遂知公兴不是寻常人也。

几个月后，公兴对谦之说你若真有意学道可跟随我一起进入深山修炼。谦之大喜，遂同公兴一起进入华山修炼。初时，谦之常觉腹饥难忍，公兴采集草药交谦之食之。谦之食后自此就不再有饥饿之感。

数年后的一天，公兴对谦之说：“我有事将出山几日，你可在山中继续静修苦练，若有人送药进山径自食之，切记切记。”

公兴走后不几日，果然有一老道长送药上山，谦之以礼相迎，接上道长药物放在一边，待送道长下山还至洞中，打开刚要送入口中，忽见是其臭无比的虫豕污秽之物，不堪触及便抛弃洞中。公兴还山，谦之以实相告。

公兴听罢，长叹不已说：“良机失也，你本可食药得仙，如今弃之不食也只可为宗主了。”

自此以后，寇谦之也就在嵩山守志修炼，不复外出。

据《魏书·释老志》等改写

许逊除蛟

许逊字敬之，晋代人，博通经、史、百家、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而尤嗜修炼之术。与当时的名流吴猛、郭璞等交往较深，常常结伴出游，走访名山。以后任旌阳县令，任内颇有声誉，因政局动乱弃官隐居。

一次许逊和吴猛，两人出游至嵩阳，闻知金陵丹阳县有个道法高深的女道士湛姆，便去拜访她。

湛姆见他俩来，高兴地说：“你们到底来了，前不久有位仙长告诉我尔等可传授于道。”说毕就授了许逊斩魔剑术。

一日，许逊至西安县，县中有妖物作祟，民受害甚深，但又不知此妖物藏于何处。许逊欲为民除害便暗中追寻妖物。一天他在途中看见三个老翁，便上前询问蛟孽隐迹所在。一老翁用手指着前面桥说下面即是蛟孽隐藏之所。许逊就走至桥侧，许以飞剑斩之。蛟妖见剑起急忙隐形遁去，不知去向。许逊未根除蛟妖之害，心中不悦，便对其徒说：“今蛟妖未除实不甘心，只是，此蛟妖颇通灵性，不知隐藏何处。我必须寻而除之，你等尽心守山。”说完就带了施苓、甘战两个徒弟四处寻找。

怀帝永嘉六年，许逊与施、甘两个弟子寻到长沙郡城，看见一个美少年，衣冠华丽，仪态大方，且彬彬有礼，吐言文雅。自称姓慎。许逊与他言谈，他对答为流。两下告辞以后，许逊对两个弟子说：“此美少年非人矣，实是我要寻的蛟精。”两个弟子不信。许逊令弟子借故追赶少年问话，少年仍以礼貌待之，但有一股腥臊之气袭来，施、甘二人不敢妄动，遵师命，寻其穴所在，欲擒而故纵之。不几天，他们来到江浒看见一只黄牛卧在城外沙滩上，许逊于此乃以纸

剪作一只黑牛抛向空中，但见黑牛冲往黄牛与之角斗，又令施，甘二徒持剑追杀黄牛。黄牛被施刺中了一剑自觉力薄，忍痛逃入城南的一口井中，然后又潜逃到长沙望族贾谊府中的一口古井里，仍变化为一个美少年迳往贾府内室。

原来数年前，蛟妖被许逊追杀以后，它逃到长沙化作一个少年。贾族的后代贾玉见美少年才情超群，甚是爱惜就招赘为婿。现在贾玉处居住，并生育二子。蛟妖常年往往在春夏之交出游江湖，佯言经商，每次归来船上总装满珍贵的货物，贾府也深信不疑。

却说蛟妖负伤回府，合家皆惊。问其原因，妖说：这次出商遇盗，财物皆被强盗所劫，左股也被盗刺伤。贾玉叹息，急忙召医诊治。许逊闻知贾玉召医，便扮医至贾玉府，玉大喜即召其婿就医，蛟精觉察不敢出，许逊即同贾玉至后室，蛟妖欲逃，许逊紧追除之。

据《晋书》等改写

栖霞遇仙

许栖霞岐山人也，唐德宗年间曾中秀才，后中举人，再考进士不第，后暂居长安吴云观中。一日，欲速归乡奔丧。至市中挑选良马，但一连选取三马皆不中意，忽有一蕃人牵马而来，栖霞不能识别，观中有一道长察之曰：“大人如买此马，则大大有利也。”并说：“此马系良驹，真龙种也”。

市上众人皆不信此言，而栖霞却购之。不久，栖霞乘此马至蜀道往剑阁途中，不料马惊失足，连人带马坠入有数万丈深的山涧谷中，幸谷底有厚厚一层枯叶，故人马均未受伤，但深山幽谷中伸手不见五指，甚是昏黑。栖霞抬头往上看，但见一线青天，两边均是悬崖绝壁，人马绝无攀登之路。栖霞解下马鞍，让马任其择道探路。栖

岩腹中极其饥饿，幸在山谷中采栗食之，方解腹中之饥。人马在深山幽谷中逗留一夜后偶见一条石缝，于是人马穿过石缝到了一个山道，绕道发现一个山谷，过了山谷豁然开朗，但见桃花争艳，桃林中有一青石池，池旁有一石屋。栖岩牵马至石屋门口，见屋内有一道长，白鬓红脸，侧卧于床，两旁各有玉女一名相伴。

栖岩进石屋，欲拜见道长，二玉女问从何方而来。栖岩以坠入深谷之事相告。二玉女告之元君。元君召栖岩上前问曰：

“尔在人间有何嗜好”？

岩答：“喜读庄、老及黄庭经等诸书”。

元君曰：“此三书说些什么？”

栖岩曰：“《庄子》曰：真人息之以踵；《老子》云：其精甚真。《黄庭经》云：但思一部寿无穷。”

元君听罢曰：“子已近道矣！今相会乃天意也。”

忽然间二玉女上前报告，屋外有一名颖道长者求见，元君请而设座，岩见来者长眉、大口，相貌极其古朴，似有相识之感。元群问道长：“君何远道而来？”

道长曰：“特来拜见元君。”

元君便向栖岩介绍来客。栖岩细看道长，不觉大惊，此道长乃日前相马者。栖岩即上前拜之，此时有一童子告元君曰：

“今晚东海龙王请元君至曲龙山赏月。”元君就邀栖岩同游曲龙山，即刻两人同乘鹿龙而去，倾刻便至曲龙山，但见一派仙境，玉莹无尘，山间云凝迷蒙，元君命岩拜东海皇，皇曰：“尔是许长史之孙也！”岩曰：“吾少年父母先亡，不知先祖何官！”皇曰：“昨晚吾与汝祖同饮，尔祖也知尔今当来。”皇遂命仙童捧酒，东王、元君、栖岩共饮之。

元君问东海龙王近日海水深浅如何？东王曰：“今海水比前次吾辈相会之时已减浅一半。”

东海龙王命设玉宴，又命玉女作歌送元君，仙童击玉而和之，歌曰：

月砌瑶阶泉滴乳，玉箫催凤和烟午。

青域其人何处游，玄鹤唤天云一缕。

后东王、元君、栖霞均饮酒和歌。宴毕，元君、栖霞辞别东海龙皇两人乘鹿而返。不一刻两人已至洞府。栖霞再拜元君辞归。

元君命玉女牵栖霞马来。马至，元君指马曰：“此虽是君马，但此马原是吾洞之龙子，因其性暴烈，无故践踏稼禾而被吾谪于人间。今尔与此马有缘，故来相助也。”

栖霞至此方知马的来历。

元君曰：“君归人间后，此马无用，可以在江湖之边解索，此马即可化龙而归。”

栖霞领命遂跨马离去。

胡长仙

唐高宗年间，山东有个胡惠超，其人四十年纪，自述由卢山迁至鲁地，生得伟貌岸然，美须飘逸，乍看此人不甚伟长，但他在市集人群中始终高一头。城里有些长人予心不服，总要找他比之高低，而他总是胜者，要比任何长人不偏不差正好高一个头。众人迷惑而又惊奇，称他为“胡长仙”。若有人问他年龄几何，胡年年均答“五十二岁”。有一老者和胡相识已数十年，每问一次，每答五十二。所以他在街坊茶肆与众人闲谈，凡谈及前朝之事如数家珍，丝毫不差，如身历其时也。

一日，胡长仙路过某地见草丛中有遗骨数根。胡对路人说，此地下必有珠宝古物。路人不信。胡说若不信，可掘之。众人拿来工

具掘挖，未到一丈果见古物、宝物若干。人皆佩服他称胡为“天师”。

城外有一道观，名“游帷观”，其观梁斜门残，破旧不堪，胡惠超入内问观主何故破旧。观主说：

“此观建于初唐，年久失修，又无香火，无力修缮。”天师惠超说：“不妨，贫道可尽力而助。”

不到一月，天师果然运来一木筏的木材停靠在距观九十里外的江口，他命船工将木筏缚结坚固准备运到游帷观。至晚，天师口中念念有词，风雨大作，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彻霄不停。次日凌晨，风停雷止，江口的木材已整整齐齐积在观门外荒地上。观主及众道人大惊，向天师拜谢。有木料还需工费，没有工费请不了匠人技师，于是天师带领众人走往山下一块巨石前说：“修观工费在此石下，可掘之。”观主半信半疑，遂命道士掘之，没有挖几下，在石头下发现内窟有古钱约三四千枚，足可开销人工。数月以后游帷观修缮一新，煞是壮观，飞檐画栋，金碧辉煌。天师还命在观前凿了三口井，以备火灾。

唐高宗在宫中闻天师之盛名，召至宫中，惠超坚持不留宫中，只答应还山野炼丹而献。几年之后，天师炼就一丸丹药，献于皇上。高宗大喜，赠诗一首：

高人协高志， 山服往山家。
迢迢闻风月， 去去隔烟霞。
碧岫窥云洞， 玉龟炼丹砂。
今日星津上， 迎首望灵槎。

志在精诚

唐若山，唐睿宗时期先后任尚书侍郎，尚书等职。唐玄宗开元

年间外放润州太守。其弟唐若水为衡山道观道士，曾得胎元谷神之要，常被召入宫里说道谈玄。唐若山受其弟影响，颇爱黄白方术，所至之处必会炉鼎之客，即使其术无所可取，若山皆是以礼相待。日复一日家财告罄，仅靠俸禄勉强度日，然炼丹兴趣始终不疲。

一天有一位老叟，形容羸弱，枯首槁面，登门要见若山，若山迎入大厅，老叟自称有长生之道。左右听了暗暗好笑，风都吹得倒的人还奢谈长生。若山则恭恭敬敬将他留在府中。起初若山与他论说丹石，他缄口不言，淡而一笑。一月过后，老叟说：

“君家百口给养开支甚大，虽贵为方伯，财力并不绰余，时多亏缺，一旦赋闲、何以贍养。何况君又挪用库帑为数甚巨，何不忧之？”

若山暗惊他怎会知我挪用府帑，但故作镇静说：“我于此不久将有交待，所忧虑的是眼下还没有良计。倘若因此而获罪咎遭遣，我也甘心情愿的，唯是苦了一家百口，他们不明不白地遭冻馁之苦。”若山说完倒有些凄凉起来。

老叟哈哈大笑说：“不必再叹苦了，快取上酒菜共同进膳吧。”

若山虽被勾动愁肠，却不得不奉陪。平素他不饮酒，今日一反常态连饮数觥，顿觉醉意，然又不敢离席，一直陪着老叟饮到月上树梢。天空月色皓然，老叟携若山徐步庭除，踉踉跄跄地向丹房走去。进房老叟令若山取出药物，并唤仆人用铛锅铁器砌成丹炉，炉内布满燃料等物。此时若山猛地酒醒，但见老叟亲自于炉外周围布满柴炭并用泥土密封成一个土窑，又唤若山、仆人等背向窑炉，自己取出个小葫芦倒出两粒丸丹投入炉内，一会炉内烈火熊熊，随后封闭炉口，同若山等人上锁关闭丹房。

若山狐疑，迷惑地望着老叟。

老叟知其所思，对若山说：“你性情温和，无忿无恚，是仙家所重的。往昔炼丹，精诚之至，锲而不舍，故特来助你一臂之力。现在炉中所炼黄白之物共有两份：一份遗留给子孙，兼用于救济贫苦百

姓，一份偿还挪用的库帑。眼下你已没有后顾之忧，应当随我乘舟泛游，为去世之计。明天你我相会于江干中流，切记。”

第二天凌晨，若山开丹房启炉，所炼之物灿烂夺目，光芒四射，若山依旧封炉锁房。进入内厅唤齐老幼亲人，略作吩咐后即带领宾客幕僚登舟浮江而上。舟至金山、焦山之间，骤然江雾弥漫、咫尺不辨。唯独若山立于甲板看见老叟划一叶扁舟直抵舫侧，若山跃入小舟超然而去。迷雾渐渐消失，日照依然，众人发现若山无踪无影，非常慌张，再走进内舱，见案上有封书信。众人拆笺阅读，方知是一份送交皇上的辞官奏折。

遁井西川

马湘字自然，世居盐官县，祖父和父亲都是这里的小吏。马湘酷爱经史、文学，及长却好道术，但他从谁学道哪个也说不清楚。

一天县宰派湘出差西川，限令相当紧迫，马湘为此忧虑，却又无可奈何，不敢违令。出门这天，马湘北行二十余里，天色已近傍晚，他打算加紧步伐再赶一段路程。此时有一个道人朝他走来，道人似知他的去处，遂约他同行。马湘想路上有个伙伴有何不妥，就欣然应允。约摸走了半个时辰，天色已黑，他俩来到一口石井旁边汲水解渴，并商量去处。

“依愚之见，第一天出门尚不十分劳累，何不日夜兼程早到西川呢？”道人建议道。

“总是偌许路程，早一日晚一日也无济于事，不如寻个客栈养精蓄锐，明日赶程。”马湘答道。

道人微微笑道：“早一天，晚一天当然不必兼程，倘若夜间赶脚，明日抵达西川，岂可不为呢？”

“道长莫非戏我，此至西川千里八百，哪有一夜间即能抵川？”马湘认真地言道。

“我为什么要戏弄于你！若依我的法儿明早就可抵达西川了。”

“请问道长有何法儿？”

“走水路不就快多了？”

“言差矣，乘舟进川远远慢于陆路、怎么迅捷？另外这里无江无河又怎么行舟？”马湘反驳道人。

“有水不必行舟，也可通达呀？！”

“那水呢？此地无水！”

道人用手指着井道：“这里可是水否？”

马湘懵了，以为道人在说鬼话，不再答理。

道人见他灵根愚钝，只是说声：“你不走，我则自便。”说毕纵身往井里一跳。

马湘赶快阻拦，那里拦得住，又眼看着道人落井寂然无声，水波不兴，不知去向，便痴呆呆的愣着。怔了一会，头朝井里不住地呼唤，始终不见回答，于是他干脆坐在井口上沉思。猛然想到道人是方外之人，施行水遁法术，心里后悔遇仙不悟。想到此说也奇怪，身子不由自主地坠入井底，不省人事。

天明，马湘横卧于西川的府衙门前，睁开双眼、道长微笑盘坐他的身边，他忙坐起，道长用手一按，口中说道：

“且慢，待精神恢复以后再起来不迟。”

马湘不听，立即起身纳头更拜，要道长收他为徒。道长点头同意。

《续仙传》

落魄仙人

王昌遇，四川梓州人，是州府处理狱讼的官吏。一天，王昌遇把吃剩的猪蹄存在厨柜准备下餐再用。谁知他妻子却把猪蹄转放他处。王昌遇晚上回家用餐，吩咐婢女红莲端来猪蹄。红莲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便告诉主人猪蹄不见了。王昌遇大怒，认定是红莲偷吃了，红莲不承认，王昌遇使用竹鞭抽她。红莲熬不住痛，委屈承认。

这时候，王妻端出猪蹄，说：“猪蹄是我藏的，我是有心试试你的。难道你在衙门处理案件，也是这样妄加判断吗？”

王昌遇一时语塞，羞愧不已，此后办案也认真起来，对以往做错的，一概加以纠正。其他的作为，也按公道行事。

一日，有个道人吃醉酒，倒在街上，人们都称他落魄仙。当时正是白昭嗣节度东川，刘辟方以兵驻扎该地，夜夜宵禁，凡遇人格杀不论。王昌遇为牙校官，治理右厢，夜里率部经过这里，见道人形状，将他搀扶到自己家中。不料落魄仙醒来，口出污言，漫骂不休，还说：

“我有两只包裹、三两白金、二千铜钱，怎么不见啦？一定是你拿的。”

王昌遇也不争辨，如数给了他。落魄仙收下，起身告辞：“后会有期，咱们泸州再见。”

几年以后，王昌遇押解往年官服用剩的绢物送往泸州交公。但历年损耗无以计数，明显不足交敷，但又无奈，准备吃官司。他等人行颠簸辛苦，来到江安地带，忽然道中闪出两个人，手执兵刃，身背弓箭拦住去路。王昌遇吓得浑身哆嗦，不敢前进。只见其中一人对昌遇说：

“你不必害怕，我是落魄仙。”

说完就上前拉着王昌遇到往处，并设宴款待。席间落魄仙奉还金钱布帛，解释以前所诈就是为了弥补今天的不足。王昌遇大喜，收下钱物，补赏损失的绢物。顺顺当当地交了差。

王昌遇办完公差，又回到江安的道士那里，那道士对他说道：“神明靠看魂魄相传而成，通过有形的东西显现出来，而有形的东西经过修炼方成。现在我传你丹诀，自己回去修炼吧。”

昌遇受此点化，回到了家乡向官府交上公文和辞呈以后，上北郊的长平山修炼去了。

不识真人

沈麟，字廷瑞，筠阳人；唐代吏部侍郎沈彬的第二个儿子。沈麟自幼好学，及长尤喜道家虚寂妙理。沈麟孝敬父母，父亲沈彬去世后，沈麟结庐为舍，在墓旁守孝三年，以栖聚墓旁反哺母鸟的乌鸦为伴。丁忧以后，嗜酒好诗。

一次，有司审理案件，沈麟醉醺醺走进衙内，吏役见了同他开玩笑地讲：

“沈麟啊，什么时候成道呀？”沈麟也不示弱，随手在案几上写了几行：

何须问我道成时， 紫府清都自有期。
手掘药苗人不识， 体含仙骨俗安知。
书符解遣龙蛇走， 动印还教海岳移。
他日丹青谁是侣， 青童引驾紫云随。

沈麟自此跣足，日行数百里，往来玉笥山浮云林之间，栖野露宿。

南唐保大中期，沈麟到玉笥山精思院，在静室内修炼吐纳养生之术，若干年后负有诗真之名。

北宋太宗雍熙二年正月有个闾皂山道士曾昭莹造访玉笥山沈麟。半路上遇见一个道人，问道：“道长前往何处？”

道人说：“暂到玄都，然后再去庐山。”

说着将随身两卷《度人经》交给曾昭莹，临走吟道

南北东西事， 人间会也无。

昔曾栖玉笥， 今也返玄都。

云片随天阔， 泉声落石孤。

丹青人有约， 去采石菖蒲。

曾昭莹见其谈吐不俗，甚是惊讶。别后就赶程到精思院去拜访沈麟。不料道徒诉之刚不久出游。曾昭莹便取出经卷和诗文示于沈麟弟子，众弟子都认识这是沈麟的读物，曾昭莹便惆怅下山，半路遇到自己的弟弟，将拜访沈麟不遇事说了一遍，并将上山遇道人的情节也说了。其弟笑着说：

“你已见到沈麟了。”

曾昭莹不解。其弟告诉他，自己上山也遇沈麟，并得其一诗。诗写道：

虚劳莹瑛玉山前， 脱迹谁知已蜕蝉。

应是元神归紫府， 更无遗魂在黄泉。

药囊止有修丹诀， 尘世空留悟道篇。

堪叹浮生今古事， 北邙山下草千千。

曾昭莹仰天而叹，当面不识真人，真人决意绝世，恐怕再难有见的机会了。想到此偕其弟下山而去。

沉浮武陵

张白，字虚白，自称白云子，宋太宗开宝年间，兵事不断，张白正游武陵，住龙兴观。当地郡守刘墀、监兵张延福对他以礼相待。张白便将一册讲述养生之道的书赠于张延福，要他遵书行事以适行止。

张白深谙韬晦，终日沉湎于酒，酩酊大醉后在街上不问亲疏，见人就骂，人只以为疯人痴语，但被骂的人皆被他切中隐私，而不敢声张发作。

有一日，张白照例去崔家酒店饮酒，且巨觥大杯不知饮了多少，这天店主认真起来，向张白讨酒钱，伙计在旁倒有点不耐烦起来，他对店主说：

“道人固然善饮，但正因善饮而吸引不少客人，生意兴隆，已经赚了不少钱，何再计较他的一点酒钱？”

店主盘算一番，觉得有理，以后再不要张白的酒钱了。几天以后店主忽然发现自己店堂的墙壁上有一首张白题的诗，诗云：

武陵溪畔崔家酒， 地上应无天上有。

南来道士饮数斗， 醉卧白云深洞口。

自此，酒店的生意越发红火。

南岳唐允升、魏应时，对张白慕名已久，常约他同游四方。张白天资聪颖，才思泉涌，仅几天就作诗三百首，每首都以“武陵春色里”为首联，如：

武陵春色里， 十二酒家楼。

大醉方回首， 逢人懒点头。

是非都不管， 名利顿然休。

戴个星冠子， 浮沉逐世流。
诗作清淡，寓有人生道理，不同一般酒醉狂语。

神游扬州折琼花

张伯端，天台人。自小好学，儒、道、释之教经书无所不通，曾为十数年府吏，后游巴蜀，改名用成，字平叔，号紫阳。曾作《悟真篇》流传于世。

曾有一僧人，修习戒、定、慧三学，自以为已具上乘的坐禅功夫，能入定片刻之间神游数百里。

一日紫阳与僧人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很是投机，言谈间相约一同神游扬州去观琼花。俩人选一净室，相对闭目趺坐，神游扬州。

紫阳到达扬州，僧人已先他而至，并且绕琼花走了三圈。紫阳对僧人说：

“今日我和禅师神游此地，各折一花留作纪念如何？”

僧人称是，各折花朵而归。

不一会儿，紫阳和禅师在静室里伸腰而醒。

紫阳问：“禅师你那琼花在哪儿？”

只见禅师两袖空空，紫阳手中却拈着两朵琼花，并说道：

“现在学禅、学道都譬如你我两人，都有自己的不同奥妙，禅师对否？”

僧人会意地笑笑，从此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后来紫阳的弟子问起此事，说为什么两人同游，而在折花上却不同呢？

紫阳答道：“佛教偏于修心性，道教偏于修性命。修性，不见形影；修命，聚而现形。这就是禅师与我折花各异的原因。”

再则，道和佛本无二致，都注重性命双修。傅大士曾有诗云：‘六年雪岭为何因，只为调和气与神。一百刻中为一息，方知大道是金身。’正阳祖师钟离也曾说：‘达磨面壁九年，方超内院世尊，冥心六载，始出凡笼。’可见佛法也讲性命双修。偏于修性而不修命，在佛教里只是二等坐禅之法，就如道中所言的第五等鬼仙，是不为佛、仙所取的。无奈学佛学仙的人，根器各有不同，故而佛将学法分为三种，道将学仙的分为五等三千六百傍门。钟离真人曾说：‘妙法三千六百门，学人各执一为根。岂知学些仙诀，不在三千六百门。’可见只有性命双修，才能成仙成佛的。”

浮笠渡江

陈楠，字南木，又字翠虚，惠州博罗县向水岩人。宋代时期是个替人家围拉（盘拢）箍桶的箍桶匠，为人机敏善思，能出口成章。曾经作“盘枕颂”：

终日盘盘圆又圆，中间一位土为尊。

磨来磨去知多少，个里全无斧凿痕。

又作“箍桶颂”：

有漏教无漏，如何水泄通。

既能圆密了，内外一真空。

陈楠悟性、禀赋不凡，又擅长切脉、歧黄之术，为贫者治病，往往捻土为药，病人服后即愈。因此便有“陈泥丸”的称号。宋徽宗政和年间回到罗浮，整日披头散发，破衣烂衫，而来去匆匆。可是为人救难却十分神验。有一次，陈楠路过苍梧，恰逢当地发生旱灾，百姓踏地呼天，祈求上苍降雨。陈楠见状，手执铁鞭来到一个深水潭边，三挥两舞见有一条巨龙腾空而起，直上云天。一会儿，乌云翻滚，雷

电交加，大雨倾注在苍梧境内。百姓感激不尽，叩头拜谢。

陈楠在苍梧降雨后，翻越三山朝大义走去。走不多久，有一条大江拦住去路，其江水流端急，舟船无法航行。陈楠摘下斗笠，掷于江中，飞身其上，踏着滔滔巨浪，如履平地。但他刚过江走上大道，半路杀出一群强盗，陈楠也不拒敌，任其杀害。他的杀了陈楠后用土草草掩埋地下。可是到第三天，陈楠已在长沙。在长沙他戏弄冲撞节度使，被拘押邕州。在邕州三天，陈楠通宵达旦静坐，出狱这天，从口中竟吐出一些碎金，散给贫民。

陈楠自称沉浮人生四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赶漳州鹤会。会后陈楠口占绝句而去。诗云：

顶上雷声霹雳，混沌落地无踪。
今朝得路便行，骑个无角火龙。

身外有身

朱桔，号翠阳，世代代居住在淮西安庆的望江。他六岁父母双亡，生性聪慧，勤勉于儒学，尤其精通卜筮之术，两次乡试都未及第，学儒的志向终于无法成就转爱上道、释学问。一次偶然间，从池水中看见自己身影，突然有所觉悟，而踏访名山胜地。

戊子年，朱桔来到惠州的博罗。一天他在途中遇见一人，举止颠狂，手握一个桔状物，口中唱道：

“桔、桔、桔，无人识，只有朱姓人才知。”

行人不知其意，只有朱桔心中明白。他尾随至郊外，见四处无人伏地便拜，口中问道：“真人莫非是鞠君子吧？”

此人反问他：“你是什么人，怎知我名？”

朱桔将自己姓名及母亲在怀妊他时，曾有“鞠君子”来访之事

相告。道人笑笑说：“实有其事。现在你想得到的是金钱还是权贵，你自己挑吧，我会满足你。”

朱桔笑道：“人生富贵，恰如海中波浪，空中浮云，聚散无定。听说神仙有长生的妙方，我可以求得吗？”

此人默然不语。朱桔再次拜求，此人感动地说：

“所谓‘息’，就是‘自心’、‘元气’，它是虚无的根底，造化的主宰。升降离合，都是从心而来。芸芸众生所以迷失本真，轮回六道，流浪四生，都因不能明白‘自心’。一个人如果能明白自己的心，就能明白自己的性情；明白自己的性情，那差不多可成为圣了。不明了自己的心，也就不会得到正觉无上而至真的妙道。”

他说完指着山前一块巨石，约他明日再见。

第二天朱桔半夜时分就候在石前，他满意地说：“来得正是时候，你可往皖公山建一室自行修炼。到时将即会功成。”

朱桔遵从师命，回皖公山筑屋修炼。几年后果然道成。

壁牛食草

衢州的徐逢原，很喜欢与僧人、道士结交朋友。有一天，有个叫张谈的道人路过徐家门口，徐逢原同他交谈后就留宿家中。这张谈打扮清贫，虽是隆冬时节上身也只是一件单薄的青布道衣。同时他也喜吹笛，身边携带一支铁笛，每逢月末，即到深山里吹奏，直到翌日天明才止。

徐逢原喜习易卦，每日天色一晚关上房门独自演算。可是演算很久还是不得要领。张谈得知徐逢原学易心切，便隔着门对他说：

“演卦这种事怎么是你这么个书生能明白的呢！明天我来教你。”

第二天,张谈将演卦的规则传授给徐逢原。

传说张谈有一个徒弟,他秘藏一张画着牛的画,张谈与他的朋友笑着说:

“如将纸牛挂在墙上,一旁堆上青草,过一会儿青草不是被牛吃光就是吃去一大半,地上还会留下牛粪呢。”

众人不信,张谈命徒弟试验,他将画挂于壁上,旁边堆着青草,然后口念微词,牛果然如其说,活动起来。观者无不惊叹。

宋徽宗执迷不悟

林灵素,字通叟,温州永嘉人。赋胜聪颖,7岁能粗读诗书,相传苏东坡有一次看见他,就取一本历书让他朗读,竟一字不漏地通读而下。东坡不禁称奇地说:“这孩子的聪明胜过我的当年,必有富贵之日。”

不料林灵素却说:“我和你不一样。”

东坡更加诧异,便问:“何以见得?”

灵素说:“生时封侯,死而立庙,俱不足以贵。封侯徒具虚名,立庙充其量也不过是地下之鬼罢了。我的愿望是得道而仙。”

林灵素三十岁已通儒道经典,后来游历西洛时遇神人指点得道。

一天夜晚,徽宗与林灵素同游后苑,在一所楼阁旁立有一碑,上写“元祐奸党之碑”几字,林灵素心中明白,信手写了一首诗:

苏黄不作文章客, 童贯反为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 不知奸党是何人。

徽宗不解,第二天将诗文示于蔡京,蔡京看后惶恐不安,要求出京外放地方任职,徽宗不同意。

林灵素在宫中有一处静室，经常上锁，即使徽宗也不让进。蔡京知道，便在徽宗面前诬告：

“臣已派人暗中察查，灵素静室里悬挂黄罗帐，还有金龙床及朱红椅桌，莫非林灵素有谋反的念头。”

徽宗大怒，便要蔡京宣召灵素一起直奔静室，打开门锁一看，里面粉墙明窗，除两只桌椅外没有他物。林灵素要徽宗细看墙上挂的一道小符，符上有琼楼玉殿，中央画有黄罗帐，钱般大小，上书“天尊御座”四字。

徽宗惭愧听信蔡京谗言，便要杀他。灵素不愿因涉及自己而杀蔡京，便代为求饶，方得赦免。

蔡京此次免罪后，仍不思悔改，怂恿太子挑起佛道斗法。林灵素奏告徽宗说：

“臣当初是奉天命辅佐陛下，替天行道。不想陛下竟将国家大权委于国贼蔡京、童贯，不理国事，穷奢极欲，上天屡降天意，劝陛下远奸臣，用贤良，可是陛下置之不理。如此不修国事，远离民心，则灾祸难逃。”

徽宗见奏以后不理。

林灵素见徽宗只迷溺长生，不行善德，且将诸事委之太子，国势日益不堪，又上奏告退：

“陛下国事不修，百姓困苦，天以彗星惩戒，但陛下仍不积行善德以攘之太乙离宫，又不肯迁都避之人心，这也是苍天的舍弃。皇天虽高虽远，但人心近在咫尺，可以感应，人事不修，天心有应。要是说劫数难逃，陛下当留心于丙午、丁未两年的甲兵之灾，也许会胡兵长驱直入，血腥万里，其时两宫不能保守也。”

徽宗闻言失色，厉声问道：“汝何以知之？”

灵素答道：“陛下因何不知袁天纲《推背图》偈子所云：‘两朝天子笑欣欣，引领群臣流孟津。拱手自然难进退，欲去不支愁杀人’。”

臣灵素近来疾病在身，伏乞骸骨还乡。”

徽宗依然不准所奏。

这年冬天，谏官发难，上奏折子参劾灵素，罗列妄议迁都，妖惑皇上和改除释教名目，毁谤大臣等罪行。灵素闻知哈哈大笑，于是带领一个童子骑牛而去，隐居深林不出。

求神招死

从前，有个人叫郭声子，立志虔心学道，不断地祈祷北斗星君，如此一直持续了十七年。

一天，北斗星君怒气冲冲找到郭声子，责问说：“我北斗星君是专管检举揭发的纠察官，执法正直公平，日日夜夜，在九天间来回巡查，不管星宿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我都先知道，然后由我向上帝汇报。上帝也经常派遣天使仙官来考查我们这些纠察官，恐怕有偏私不正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时常担心自己做错事的地方。你是什么人，怎么凡俗愚蠢地夜夜给我们烧香？让天下都知道似乎在向我们请求得到什么东西，叫我们九个星辰偕多神都感到不安。如今上面惊动了金木水火土五斗星君，下面干扰了二十八宿群星，一起来问我：‘这个人无事生非，妄图扰乱我们天空，纠察官为何不先去杀掉他尔后再向上帝汇报。’我知道你是个凡人，不晓得其中缘故，并不是存在毒心，故意陷害我们。”

郭声子听后吓出一身冷汗，一再磕头陪罪，连连说道：“该死！该死！声子死有余辜。我多年来烧香供奉北斗星君，原想积功德而求得长生不老，不料适得其反，得罪了各位星君。现在只有拜谢，就是叫我死也无怨，只求不要得罪天上神仙。”

北斗真君说：“你招罪有三条：一是妄告无辜，你没有疾病和灾

难,而求告上天,上天去责怪或惩罚那个有司;二是你常烧香拜祭北斗,北斗星君会被众辰星纠缠,会检举我犯有与凡人私通罪;三是北斗星君是个女性,庄雅而纯净,你亵黷女神当有杀身之祸。此外北斗帝尊君和玉帝君,性情梗直,不喜欢无故干扰。我今天暂且放过你,以后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郭声子被放过后,活了下来,但寿命不长,没有多大年岁就死了。

《金锁流引珠》

樊夫人求雨

樊夫人本来是汉高祖的功臣樊哙的十二代孙女。她的外祖父王郇,是王乔十七代孙,祖传有气禁法术。樊夫人从小就失去母亲,由外祖父王郇收养。

她自小爱好读书,由外祖父教她,但十三岁时就休学,常常自己读六甲及《周礼》、《周易》、《六甲符书》之类。

有一天,忽然在树林边见到一个女人,年纪很轻。问她说:“你喜道术?”樊夫人说:“我虽年纪小,但特别爱好道术。”

女人说:“我是仙人阿王小,特来教你读道书。你今后空闲时就来这里,我一一给你讲解。”

从此以后,樊夫人一一依照仙女所教的方法,天天独自潜往树林中读书、练习。如此持读了二年,外祖母感到很奇怪,就不声不响地跟随着樊夫人后面,打算看个究竟。当她看到外孙女在树林里读书,而且有个女子在一旁陪着共同学习,十分高兴,不但不去惊动,而且不将这件事告诉家中任何一个人。

三年后,樊夫人读完了道书,也学会了道术。

魏文帝时，连续大旱七十多天，烈日当空，百里无云。魏文帝千方百计求雨，但都无法灵验。地方官就推荐说，王郤的外孙女学有道术，必定能够求到雨。魏文帝就命内妃赵丹请樊夫人求雨。樊夫人当时尚未出嫁，怕羞不愿出头露面去祈雨。

王妃说：“比如我生长在帝王家中，为了表示对百姓的眷念之情，没有什么可以忌讳。现在天旱这样严重，救人是积功德的事情，为了使天下百姓得到平安，又何必将自己的法术藏着不拿出来呢？”

樊夫人听了王妃的话，立刻向龙王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深潭水中，天很快就下起了雨。

过了两年，樊夫人十五岁出嫁到刘家，跟随丈夫外出做官。

《金锁流引珠》

风马牛不相及

马湘，字自然，是杭州盐官县人。他家世代都在县里当小吏，而独有马湘爱好经学、史学和文学，跟随道士到天下各地游览，后来又回到了江南。

一次，马湘在浙江湖州喝醉酒，掉进了霅(zhà)溪，几天后才出现，衣服丝毫不湿，坐在水面上而来，并说：“刚才是项羽召我去饮酒，差不多快醉了才返回。”

溪边观看的人围成了一堵墙，只见他酒气冲人，样子又疯又狂，过路人都随在后面看热闹。

马湘会很多道术，他到常州游览，正遇上马植以宰相遭贬而出任常州刺史。马植久闻马湘大名，于是派人去请马湘来见面。马植见到马湘，对他十分敬重，另眼看待。

马植说：“我有幸与道兄同姓，想同你结拜为兄弟，并希望向你学习道术，可以吗？”

马湘说：“相公，你是那个门族的？”

马植说：“我是扶风郡的。”

马湘开玩笑地说：“相公，你是扶风马，而我马湘则是马风牛，现在暂且相互了解了就行了，不必再去扯上是不是同姓。”

言下之意，就是说我马湘与你马植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马植仍将马湘留在衙门的书房里，更是器重他。

有时宴会中，马植请马湘露些小道术让众人开开眼界。马湘就在宴席上用瓷器盛土种瓜，一会儿就长藤、开花、结果，摘取下来给众宾客吃后，都称赞又香又美，与平常的瓜不一样。

马植说：“这个城里老鼠极多。”

马湘听后，用蹄筋敲击着盘子，长长呼啸一声。老鼠便成群而来，走到衙门南面伏了下来。于是马湘呼喊一个大老鼠跑近台阶前。

马湘说：“你们是天生的小动物，天已经给了你们谷物作食粮，为什么还要在房屋中打洞穿来穿去，干扰相公。幸而相公心地慈善怜悯，没有杀尽你们。你应该率领他们离开这里。于是大鼠回到群鼠前，如同叩头谢罪一样，最后集成大群，不知其数，出城门而去，从此以后城里老鼠就绝迹了。

《金锁流引珠》

长臂招祸

刘尽身材高大，多胡须，臂长过膝，长期住在武当山，离开襄阳有五百里路程。他能早上从武当山动身，傍晚时分能到达襄阳。他

没有什么道行，唯以医术救治百姓，给人施医赠药，任劳任怨而乐此不疲。

刘尽行医治病原本没有危害，但雍州刺史刘道产却非常害怕刘尽两条长臂。他在襄阳将刘尽拘留起来，押送给汉文帝，汉文帝命人每日早晨用囚车把他载往蒋山采药，傍晚将他押还廷尉收监。后来，刘尽感到自己的处境凶险，就将两卷药典交给狱吏，求他保管好，狱吏不敢接受，刘尽只好把它烧了。

一天夜里，刘尽忽然失踪了，但是监狱的门锁依然如故。门吏巡夜时发现刘尽，再投监狱。不久，刘尽被杀。

汉文帝为什么那样惧怕刘尽，雍州刺史又为什么害怕他两臂，这始终是个谜。

修静喜静

江苏吴兴名门望族的陆氏修静，从小就精习儒学，三坟八索、谶纬之学，他无不兼容并蓄，但认为，先天抚育化生混一精气与真宰，并不在三坟、八索、谶纬一类的典籍当中。于是他浪迹天涯，南往衡湘九嶷、罗浮等地，西至巫峡、峨嵋，恣意于青山碧水之间。

南朝宋代元嘉(424)末年，陆修静赴京城卖药行医，文帝久闻其名，邀请他入宫讲道，陆修静执意不就。待到“太初之难”(指南朝宋刘弑父自立之事)大作，人心惶恐不安，于是陆修静返还江南，继续云游名山胜地，也亟想找一块精修至道地方。其时宋明帝承袭上古轩辕皇帝的淳仁之风，以远古之心教化百姓，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礼相邀，陆修静仍托辞身心忧伤就像患了场大病，而不入京都。斋戒，兴宫筑馆，煞是端恭肃穆，却迟迟不肯应召。明帝犹不甘心，为他建观，至此他不得已而应召。与明帝对答皆符合明帝的心

意。明帝对他更加敬重。

陆修静进宫以后，不久明帝身体不适，陆修静为其治疗后，正值桂阳王构作乱，民间生灵涂炭，目睹于此，陆修静不愿再留京城。他对弟子说打理行装回山，众弟子不理解，并未照他的话去做。数天后他仰面躺卧，宽解衣带而逝。

《茅山志》

撰稿书目及参考资料

- | | |
|------|--------|
| 管子 | 续玄怪录 |
| 庄子 | 资治通鉴考异 |
| 吕览 | 神仙传 |
| 韩非子 | 洞仙传 |
| 淮南子 | 阮嗣宗集 |
| 列子 | 嵇康集 |
| 新书 | 吴越春秋 |
| 说苑 | 楚辞 |
| 尹文子 | 山海经 |
| 文子 | 博物志 |
| 慎子 | 曹子建集 |
| 子华子 | 世本 |
| 吕氏春秋 | 独异志 |
| 公孙龙子 | 云笈七签 |
| 抱朴子 | 太平御览 |
| 列仙传 | 太平广记 |
| 疑仙传 | 世记 |
| 续疑仙传 | 汉书 |
| 搜神记 | 后汉书 |
| 郭弘农集 | 魏书 |
| 集异集 | 晋书 |
| 博异志 | 唐书 |

新唐书
宋史
茅山志
金锁流珠引
太华希夷志
历代真仙体道通鉴

明皇杂录
酉阳杂俎
玉壶清话
谈苑
仙传拾遗